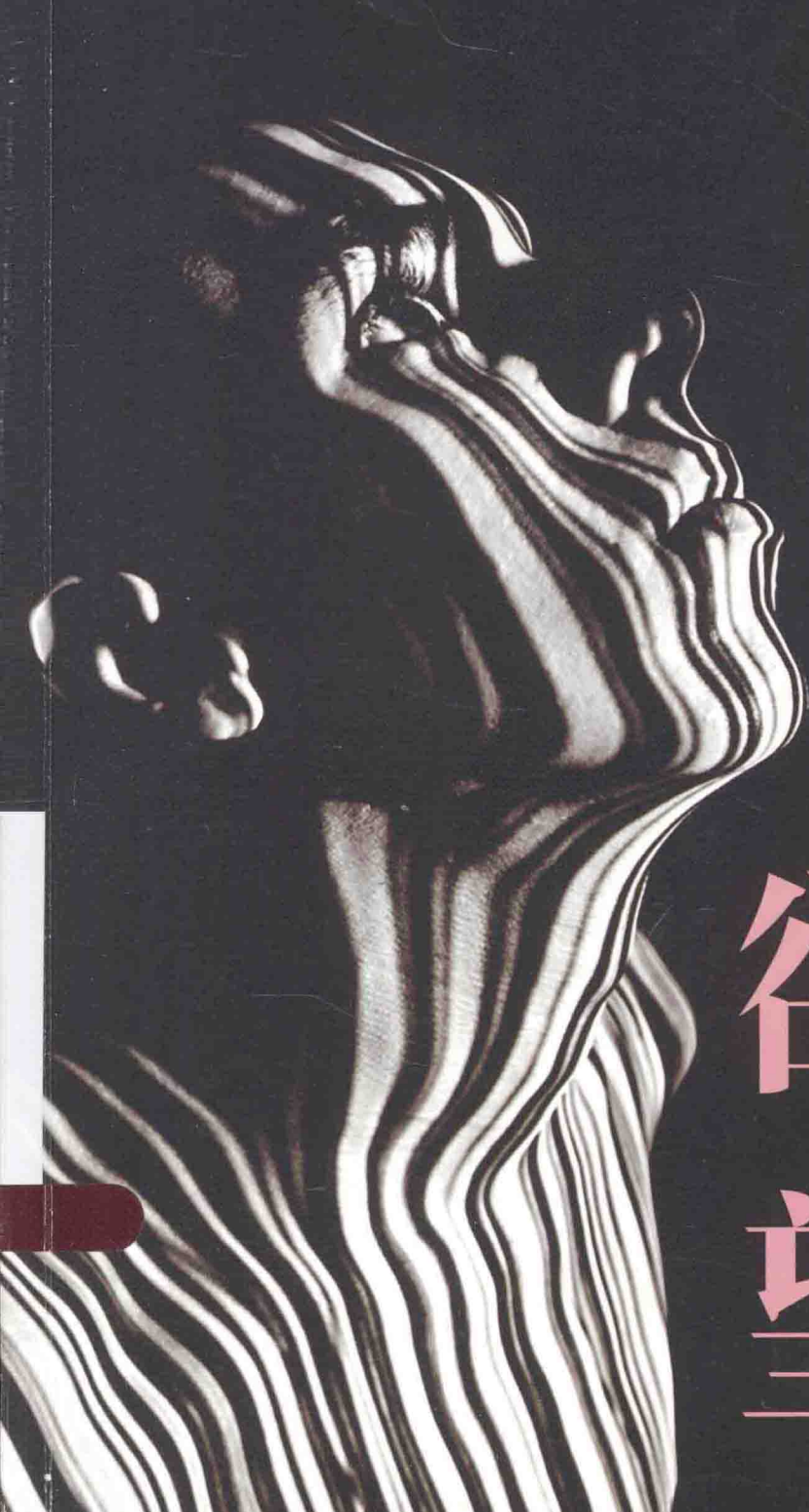


〔日〕小池真理子 著
林青华 译

欲望

上海文艺出版社



欲望王

〔日〕小池真理子 著 林青华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欲望/(日)小池真理子著;林青华译.—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ISBN 978-7-5321-5319-0

I. ①欲… II. ①小… ②林…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95024 号

YOKUBO

by KOIKE Mariko

Copyright © 1997 KOIKE Marik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OIKE Mariko,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4-291 号

责任编辑:秦 静
特约策划:蔡 耘
装帧设计:汪佳诗

欲望

〔日〕小池真理子 著

林青华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总发书处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5 字数 202,000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319-0/I·4219 定价:32.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1
第三章	62
第四章	110
第五章	156
第六章	212
第七章	253
第八章	278

第一章

1

此刻，我搭乘着与市中心背道而驰的电车。空调冷气很足的车厢内，乘客寥寥无几。

以为梅雨已过，连日近三十五度的酷暑却开始了。尽管东京的天空呈现出浑浊的白色，今天仍是没有一丝云彩。也许是日照过强吧，窗外流动的景色鲜明得不自然，看起来如同强光照射下的舞台布景。

要去见的人，为何这么在乎我呢？不明白。我一再问自己：见了又如何？我希望他问什么、说什么？

没有答案。没有什么要说的。也没有任何想听的、希望他说的。我只是觉得，想见那个人。

到了郊外小站，几个乘客下了车。打开的车门外头，看得见沿铁路线无数的向日葵花。一位年近五旬的女人走下站台，对着向日葵猛地撑开阳伞。

下一站也重复了相似的情景。再下一站也是。再再下一站

也是。

然而，新上车的乘客渐少。乘客只下不上，一留神，车厢里包括我在内，只剩下几个人了。

尽管如此，电车还是奔驰在夏日阳光中。

事情开始于大约一个月前的星期四。

那是一个雨天，我的工作单位——学校放假，因为恰逢创校纪念日；到了下午，我出门去涩谷，要给关照过我们的医生送点代表心意的东西。

天未大亮，我就给那位医生打电话，说丈夫突然胸口难受，对方二话没说就出诊了。他说是疲劳引起脉搏紊乱，不用担心，还开了安神的药。我道歉说一大早把人家拖来，他爽朗地笑着说，反正得早起打高尔夫球嘛。

跟这位医生相熟，大约是三年前。丈夫原本身体就不大好，状态不佳时就找他看，渐渐也就聊开了，也许是同龄人不太拘束吧。自那以后，丈夫就享有优先诊治的待遇了。

他热衷于高尔夫，老说“我手上就两样东西：听诊器或高尔夫球棒”，惹人发笑。送他的东西事前已经定了。我去百货商场的绅士用品柜台，买了高尔夫球服——淡绿色的 POLO 衬衣。

可能就在这种时候，平日里自己欠下了人情债的面孔，才会接二连三地浮现在脑海里。我想起要某人寄来新茶，自己打了个电话道谢，就没有下文了。又连带着想起，不久前结婚辞职的年轻女同事，从新婚旅行地米兰买了漂亮的围巾送我。

我在私立女子学校工作，这所学校是从初中到大专的。可我

不是教师。学校另建了单独的图书馆大楼，我是这个图书馆的
管理员。

也许是我平日里过着与热闹、辉煌无缘的生活吧，难得上一
趟街，想要买某种合心意的东西时，竟无从下手、一筹莫展。我
从地下一层到地上六层转了两圈百货商场，到拿定主意给熟人送
老字号店里的水羊羹、给女同事送淡雅的小花瓶时，时间已是
三点。

这是周日以外得以休息的宝贵一天，似乎得耗在杂事上了，
勾起我心里烦躁感觉。办完支付和寄送的手续，我走出百货商
场，往车站前的大书店走去。

从事图书管理员的工作，转眼就二十年了。谁都会说，天天
泡在图书馆的书堆里，休息日大可不必逛书店了吧。我浏览新出
版的书，挑几本拿在手上翻翻，又到按作家摆放的书架那儿扫一
眼。小说、非虚构作品、文库本、评论、诗歌、全集……依次在
店里看一遍，从没少于一个小时的。这是我小小的、不可或缺
的乐趣之一。

有时候，会邂逅寻觅多时的书、只能从二手书店弄到手的
书。也不知是什么潮流，出版社出版旧书怀旧版的多了起来。
我讨厌以“爱书之乐”一言以蔽之，但遇上这样的书，实在是
开心。

那天也一样。早前就想要、不知不觉中却已经看不到的、厚
厚的英国翻译小说，就摆在新版书架的一角，是怀旧版。

拿在手上的那一刻，我就放不下了。上下卷加起来七千六百
日元。我知道写入学校图书馆的购书单的话，毫无疑问就能收

到。可是，图书馆的书就是图书馆的书，不是私有物品。

有点在意不菲的价格，我还是拿着书去了收银台。

如果当时的收银员是个熟手，敏捷对应的话，恐怕我这一生再也不会如此鲜明地唤起那段记忆了吧。即使偶然想起一下，记忆肯定也渐渐模糊、失去轮廓，变得不大确定，区别不了是梦中所见、还是现实的事情。而没多久，也就可以跟年轻时的千万段苦涩回忆一起，锁进小盒子，封印起来了。

可是，我面对的这位女店员，让人觉得是新来的生手。不，说不定是兼职的学生吧。她不仅算错了钱，在套上书皮的时候，还弄出了折痕，得重来。

女店员脸红了，对我说了好几回“对不起”。看样子很紧张。

我不忍心正视她。我假装没察觉她的失态，心不在焉地看着摆在收银台的东西。

种种东西入目。书签、英语会话教材的广告小册子、有艺人签名的随笔集、新推出的中老年月刊杂志……

摄影展的折扣入场券，放在收银台的一角。那么一叠入场券，就塞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圆形笔筒似的塑料容器里。

容器上贴着纸条：“随意取用”。黏贴纸条的透明胶带一半已脱落，脱开的部分黏上了不知是尘埃还是手垢的污迹。

说不上是何理由，我抽出了一张来看。上面写着“东京回顾摄影展·已过去的宴会”。

摄影家的名字是小寺行秀。是我不知道的名字，没听说过，也没看见过。

这家全国连锁的大书店赞助这个摄影展，展期为两个星期。

看看日期，那天是最后一天。

“我拿一张。”

我接过包好书皮的书，对年轻的女店员说道。她嘴里说“请吧”，手上已接过下一位顾客的书，开始算书价了。

折扣入场券上写着：持此券入场，成年人四百日元的入场费减为三百五十日元……

并非得了五十日元的便宜，我就有兴趣去看一个陌生摄影家的摄影展。就连当初自己为何去拿这折扣入场券也不甚清楚。是年过四十五的我，从“东京回顾”这几个字感觉到乡愁了吗？或者，被“已过去的宴会”这个摄影展主题给吸引住了？

感觉两者都有，也感觉哪一方都不是。在一个雨天的休息日，我办完了事情，接下来该买菜准备晚饭了，于是去搭电车，下车后转搭公交车，义不容辞地回家去——也许，我突然讨厌这样子了。

摄影展在那栋大厦的顶层画廊举办。我搭电梯上到六层。

与顾客熙熙攘攘的其他楼层不同，六层悠闲、安静。出了电梯，夹着过道，右侧是画廊，左侧是用玻璃隔开的、什么也没有的空间。这空地方看起来是出租的店面，玻璃上到处贴了招租启事；卫生也没搞，铺了尘，看上去挺冷清。

画廊入口处没有人的动静。铺白色桌布的桌子上放着一个花篮，桌子旁的地上放着两个；花篮的花花哨艳俗，大半已失去了生气，开始枯萎。

桌子边的一道隔扇屏风后，一名中年男子避人耳目似的坐在椅子上，埋头读着一本厚厚的书。他上身穿一件旧的藏青色夏天

夹克，下身穿着牛仔裤。他不合时宜的阴郁视线在书页上移动，给人不好接近的印象。

男子看见我，慢吞吞地站了起来，我反过来向他点点头。我递上折扣券和四百日元，他窥看了一下铺了白桌布的桌子下面，取出一个方形皮盒，拿出五十日元找给我。

我说“谢谢”，他快地回了一句“请随意参观”。然后，他又面无表情地坐回椅子上，开始看书了。参观者就我一个，别无他人。

镶在黑色铁像框里的照片，按照拍摄年份排列展示。全都是黑白照片，看起来只是以题目“已过去的宴会”凑起来的照片展览——某人的婚宴、在新宿车站西口的反战歌唱集会、某人的灵前守夜、估计是年终大聚会的欢闹、左派学生的街头游行和集会、政治家在酒店搞的晚会、河边观看烟花的盛况、摇滚乐队演出时的狂热少女、头一次在涩谷举行的妇女解放运动大会……

我没找到那种解释作品的小册子。只是在展出的照片旁边，贴了块写了几行说明文字的白色牌子。但它不是具体说明拍摄日期或地点的，只是极简单的说法，诸如“一九六九年秋。在新宿西口。反战歌唱集会。”

全部作品有六七十件吧。很难说它们都引起了我的兴趣。展出的照片里，还混杂了许多挺不专业的抓拍照片。还有些照片令人觉得不知为何要特别带上“回顾”的意思。

可能是没有正经说明文字的原因吧。或者诉说时代的风景，对我这个年代的人太普通了吧。我没感受到多少对已逝时代的伤感。当然，如果是专家看的话，也许能看出不同的东西。然而，

我这个摄影门外汉就很难了。

画廊后头，看得见一个窗子。是高至天花板的窗，窗外的情况一目了然。雨势好像比刚才还大。参观者仍旧只有我一个。

我看看表。剩下的照片也就几张。我想，赶紧看完了走吧。

我加快脚步一张一张看过去，突然，我停住了脚步。一开始不明白那张照片是怎么回事。它只是跟许多其他的照片一样，拍了一大堆混杂的人而已。

可是，我的脑袋在读取照片内容之前，已经明白了那一切。我甩了甩脑袋。

“一九七八年秋。东京郊外的家。乔迁新居的游园会。”说明文上这样写着。

我屏息凝视拍摄的风景。这是我见过的照片。不仅如此，照片上的房子是我知道的房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象征我爱的人的房子。

房子正面，是三个高达天花板的两边开大窗户。这是座完全西洋式的楼房。对开折合的窗户敞开着，窗外是宽阔的露台。露台上有几张桌子，十二三名穿着讲究的人围桌欢谈。从露台走下四级阶梯就是庭院，这里也有十几人站立着，把酒谈笑。

天气晴朗，众人在地面投下长长的影子。一片晚秋阳光充足的午后风景。这是纪念极尽奢华的新居，在东京郊外落成的聚会……

站在院子里谈笑的人中，看得见我想忘也忘不掉的人的面孔。袴田亮介、阿佐绪夫妇。还有，秋叶正已……

在照片左边的一角，正已手拿香槟杯子，左半身出现在镜头

里，正无聊地仰脸抽烟。谁也没跟他搭话，他也没要向谁示好。看起来是要固守孤独。

另一方面，袴田夫妇在照片右边，向面前的客人报以热情的笑容。夫妇俩周围围着人墙。情绪恰成对照的男女分据画面两边，照片形成了奇妙的对称构图。

我记得。所有一切我都记得。

那天，阿佐绪觉得冷。虽说日照颇强，时而吹过的风却意外地凉。阿佐绪穿着七分袖的深黄色连衣裙，很好看；她在来客看不见的地方搓着手臂，笑着说“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那天，我也在这个家的某个地方。我应该在某个地方，看着与此相同的情景的。

这么一想，突然产生了错觉，仿佛地面突然缓缓起伏，我都站立不住了。

致青田类子：

前略。

谢谢来信。我吓了一跳，真没想到会在那样的地方见到你。你说八年没见了，我算了算，确实如此。太快了。

这中间，我打算跟你联系的，但眼下工作挤在一起，天天早出晚归，休息日就只是发呆而已。不仅是你，我给谁都没写信，甚至打个电话的心情都没有，处于自己都说不清、道不明的焦躁之中，过着坐卧不宁的日子。总之，很高兴在这样的時候，读到你的来信。

正如来信中所说的，我不适合那样奢华的地方，本该逃掉

的……而跟阿佐绪也没说几句话，却感觉内心里阿佐绪的影子，自那天起变得越来越大了。都一把年纪的男人了，却还被小毛孩时的一点思念牵扯着，实在惭愧得很。所以呢，说实话，我一直后悔不已，即使接到邀请也不去就好了。

不，说起来，我甚至后悔，那傻大豪宅委托我们建庭院的时候，没能阻止我老爸满口应承。要是我知道袴田的妻子是阿佐绪，就是跟老爸翻脸拉倒，我也绝对不接。秋叶造园有其他的活儿，实在犯不着接袴田家的活儿来干。

我知道事到如今说这些为时已晚。而且现实完全是另一码事。明知道老爸接的活儿是在阿佐绪居住的地方，浑身不自在，跟着老爸一起频繁出入袴田家。与其说是可悲，不如说是滑稽。没脾气。

说来，我只会对你说这样的心里话。我眼前浮现出你读到这里禁不住苦笑的面容。你要笑就笑吧。不知为何，我原本在你面前就毫不隐瞒的。是你勾起我的露丑欲呢，还是我身上原本就对你有特殊的依赖呢？这一点我也不清楚。

总而言之，我见了你，不知为何就想暴露自己。想必你是挺头疼吧。我一边觉得歉意，一边就这样一对你说话就没完没了的。明知是这样也没有办法。

你说在学校图书馆当管理员，这实在很适合你。读初中时，印象中你总是有点儿可怕。不是那种死读书女孩子的、顽冥不化的可怕。从那时起，你就有你自己的世界了。对于小男孩来说，那样的小女孩是难以理解的、可怕的。不过，你那么难以理解，我却能对你敞开心扉。这里头是怎样巧妙的心理作用呢？想来真

是不可思议。

由于天天干体力活儿，我现在肌肉发达、头脑简单。但愿头脑也麻痹掉就好了……可现实偏偏不依，一文不值的无聊神经，就会蠢蠢地支棱着。

但是，即便这样，对于周刊杂志上刊登的那张照片，我还是打心底里服气。因为做梦也没想到把我也拍进去了。它在痛切地告诉我，阿佐绪跟名人结婚了。换个说法，说他是“著名怪人”也行。不过，我并不讨厌那位怪人。

再联系。

秋叶正己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日

2

我返回画廊入口处，对仍旧埋头读书的男子说话。男子抬起头，挺费事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该怎么样才能跟小寺行秀先生取得联系呢？”

几乎在男子眨巴着眼睛的同时，画廊入口处传来热闹的说笑声。三位穿着讲究的中年女士，正往画廊里头窥探，犹豫着要不要进来。

周围响起金属般的笑声，仿佛一下子赶跑了寂静。男子瞥了一眼声音的方向。女士们继续发出嬉笑声，转身离去了。

“是关于里头那张照片的，”我说道，“就是那张新居落成纪念聚会的照片。如果能知道照片上的人的联系方式就好了。”

看他要说什么，我慌忙补充道：“真是很偶然，实际上我也出席了那个聚会——是袴田亮介先生家的新居落成纪念聚会吧？我记得很清楚。不过，从那以后，我就搞不清袴田先生的住所了……拍摄照片的小寺先生会不会知道……”

“我是小寺。”男子随即说道。语气中丝毫没有妄自尊大的影子，反倒是过于收敛、几乎有点低声下气的。

我做梦也没想到摄影家本人来做自己个展的接待。我有点动摇了。“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您就是……”

“哪里哪里。”小寺移开视线，不好意思地用食指摸摸鼻尖。

对话中断了一下。在六层的寂静中，回荡着馆内微微的嘈杂声，听起来像是远处节日活动的声音。

“很棒的摄影展。”我说了句应酬的话。

小寺没有回应这话。他反而摇摇头，“很不巧，”他说，“我也不知道袴田先生住在哪里。”

也不算是特别遗憾的事情。我甚至想，这位叫小寺的摄影家不知道袴田之后的情况反倒更好。因为也有可能听到这样的话：袴田先生已经去世了……我很难面对故人去世数年后才听说的情况。

“那张照片，是不是以前登在某本杂志上过？”我问道。

“是《周刊 SUNDAY》吧？”

“应该……对。是《周刊 SUNDAY》。我记得。”

“不过，这里的照片，跟当时刊载的不是同一张。因为登在杂志上的照片的版权，不属于摄影者，属于出版社。”

我点头：“说起来，是感觉跟杂志上的那张有点儿不同。角

度方面，是有那么一点……”

小寺想起了什么似的笑笑：“反正，这人建了跟三岛由纪夫一样的房子嘛。是个怪人。我听说他搞新居的庆祝宴会，就赶去了。很久以前的事啦。嗯，是什么时候？一九七九年？一九七八年？”

“是一九七八年。”我说。

小寺点点头。大楼外传来急救车拉响警笛驰过的声音。

我想找个话题，但想不出来。小寺之前坐的椅子上，放着一本打开的书。书名是《如同火焰》，是写女摄影师戴安·阿巴斯的纪实作品。银灰色的腰封上这样写着：

没人理会的嬉皮士，为何吸引了摄影家阿巴斯？

“嬉皮士”这个词，触动了我某个地方。我产生了流逝的时光汹涌而来的幻觉。

我深吸一口气，环顾四周之后，向小寺微笑，说道：“不好意思，打搅您了。意外地看到了老朋友的面孔，就激动起来了……”

小寺带着暧昧的笑意，没做声。恶劣的脸色，显示他长年过着不讲究的生活，但他的眼睛像刚点了眼药水一般清澈。

“今天是摄影展最后一天吧。”我说道，“在最后一天看了展览，见到了袴田夫妇的照片，真是一种缘分。谢谢您。”

我低头致意，正要迈步，小寺慌忙地叫住我：“您想要的话，我去找找看。”

“嗯？”

“我有个熟人，有一段时间跟袴田先生很熟。他在报社的学

艺部工作，说不定他知道袴田先生的联系方式。我帮您问问吧？”

要说我毫不迟疑，那是假的。想来挺奇妙的。我好想认准袴田已经死了。小寺又一次告诉我袴田死了的场面，是很容易想象的——我一时语塞。

“很简单的。我打个电话问问就行了。”小寺说着，摸摸夹克内兜，取出黑皮的名片盒。“只不过我这阵子没跟他打交道了。需要先确认他的联系方式。不过我们共同的朋友多，应该一下子就能搞到的。啊，这个是我的名片。您带名片了吗？”

我的名片盒放在了家里。我让他拿来纸笔，写下自己的名字和家里、单位的联系方式，递给他。

“您知道了吧？”小寺也没认真看，就把纸片折两下，放进名片盒里。“袴田家因火灾被烧毁了。”

“我知道。我记得大约是落成四年后的事情。”

“是啊。应该是那个时间。据说原址后来建了大专的女生宿舍。”

“这我倒不知道。”

“我也是听说而已。”

我点点头。然后，我做个看表的动作，其实没必要。

“那就这样啦，”我说道，“有劳了，等您的联系。”

小寺做了个暧昧的姿势，既不像点头，也不像躬身行礼，没说话就返回了座位。就在他要拿起书的瞬间，不知怎么椅子晃了晃，书滑落到地上。

对着他弯腰捡书的后背，我说道：“那要是三岛由纪夫的书，就是一个正道的通俗电视剧情节了。”

小寺回过头，眼睛睁得大大的，他马上明白我话里的意思了。他笑得肩膀都抖了：“您说得一点不错。确实，在这里，我要是看三岛的书，真是老套到家了。”

“您喜欢吗？”

“是说三岛吗？不喜欢也不讨厌吧——几乎没读过。因为即便在他建了跟三岛家一模一样的房子、舆论哗然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三岛由纪夫写了什么小说。要说我知道的、关于三岛的事情，”他说着，幽默地右手握拳，做了一个切腹的动作，“——也就是他切腹自杀了。就那些切腹和头颅的照片印象深刻。”

刚听到电梯前的喧闹声，就进来了一伙年轻人。四周飘荡着他们嚼的口香糖的水果香味。

我想再次向小寺道别，然后离开，但小寺忙着给新的入场者找钱，没看我这边。

致青田类子：

前略。

前些天辛苦了。做梦也没想到，阿佐绪竟是个撒酒疯的女人。我见过许多撒酒疯的人，她属于顶级的。

只不过——你也许又要笑我袒护阿佐绪了——我并不讨厌女人喝醉酒。该怎么说呢？因为人到这一步全无防备了，给人留下了带着悲壮的决心、毅然决然的印象吧。即便不是阿佐绪，我对女人喝醉酒也是很宽容的。

所以，如果你也醉成阿佐绪那样，甚至发酒疯，没问题的，请放心。可你也很能喝啊。而且脸不变色。

说起来，有时想起念初中时的你，休息时间里，你会从书包里拿出一本看起来挺深奥的书，埋头阅读，这也让我很佩服。记得吗？你一开始读书，阿佐绪肯定要去你身边，跟你说话、干扰你。你一点也没有不耐烦，合上书、很投入地听她说。我经常在走廊偷看你们，颇有兴趣地看着阿佐绪一脸认真，不知她在说什么。

那时候，阿佐绪被全班女孩子疏远呢。不，不妨说，是大家讨厌她。对你能毫无芥蒂接受这么一个阿佐绪，我也很奇怪。

总而言之，你落落大方，没有任何破绽。难以想象跟阿佐绪或我是同样的年龄。回想起青田类子这个女同学，我想说，你那有条不紊的喝酒法，正是你的风格。

那天晚上，跟你一起送阿佐绪回家时，来到大门口的袴田先生好像很生气呢。他想扮演明事理的丈夫，拼命掩饰自己，但眼睛深处看得见怒火。看来他不会想骂人或发脾气，就率性发作的。他是那种找出理性的方法并将它执行不误的人。

之前信上也说了吧，我不讨厌袴田先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想试试讨厌他。要我说的话，即使他建了跟三岛家一样的房子，他的审美品位依然距离三岛甚远。与其说相去甚远，毋宁说是两回事。他只不过是个爱出风头的怪人而已。说小看他也不过分。

何况，他对待阿佐绪的方式，怎么看都无聊得很。阿佐绪这种人，原本就不适合生活在冷清清的西式房子里，样样讲究死板的规则。吃饭时正襟危坐、膝上铺条白餐巾，不说话、眼盯汤碗，舀汤时不得弄出声音——你觉得那位阿佐绪能做到吗？

我觉得，之前她在我们面前暴露的丑态，反而才是她的本性。阿佐绪要放开自己，比如说吧，她就适合手抓汉堡大嚼，一边吻身边的男人，一边要对方舔去她嘴巴周围的番茄酱。

顺便说吧，人们装腔作势显摆知识、灵感的一切东西，诸如文学、绘画、建筑学之类，阿佐绪没一样感兴趣。对所谓的生活方式也不在乎。

确实，阿佐绪初中时钢琴弹得挺好。不妨给予好评。可是，我总觉得，她只是在键盘上滑动指头而已，她弹的曲子是谁作的、在音乐史上有何地位，她都不知道。

她不需要任何多余的东西。她只是对付不了自己天生的肉体魅力；她只要能逃脱贫穷和无聊，自由自在就好；她才不在乎别人怎么看。

袴田先生知道这些吗？他是明知如此还要把阿佐绪塞进他那种模子里吗？如果是这样，那就不可原谅，也是对阿佐绪这个人的冒渎——我也曾这样想而生气起来。

可说来也怪，我说了他这么多坏话，却没有憎恨他。有时候还产生了一种念头，仿佛在看镜子里的自己似的。我也可能一念之差，变成他那样。死抱着没意思的审美品位当宝贝，要把一切东西都塞进自己定的框框里。

他跟我相差几岁？三十？好像是吧。

我也想过，三十年之后，我也会建一所跟三岛家一模一样的房子吗？千万不要。我可没他那么爱出风头。

又写下了一大堆胡言乱语。一想到你会读，就很抱歉。请原谅吧。

稍后会给你打电话。想约上喝多少都没事的你，再去喝酒。

秋叶正己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日

3

大概是二十出头时开始的吧，我常常觉得，自己身在漫长的旅途中，并且是一次无所归的、无从想象尽头的旅行。

这样的心情，在结婚以后尤其强烈。在下班的公交车里，看着车窗外已经非常熟悉的街灯，就会想，自己不知何时，肯定又得跟这个地方诀别，去别的地方了。

要去什么地方，我也不明白，更不明白为什么会那么想。跟丈夫的婚姻生活很顺利。也跟旁人一样，买了单门独户的小小房子。夫妻俩的收入加起来，还住房贷款也挺轻松的。彼此都是三十过五才第一次结婚，虽没了年轻时的热闹劲儿，但相应过着没有争执、平静而满足的生活。

可我就觉得这也是旅行。生活里的一切，不过是旅途中发生的事情。心里总有一股类似焦躁的情绪，感觉自己另有所归，总有一天必然回到那里去。

周日下午，跟丈夫相对而坐，默默品红茶时，我也暗暗在想：自己跟这个人，不过是在漫长的旅途中，过一小段朝夕相对的生活而已吧？不知何时就跟这人挥手作别，又独自一人踏上没有目标的旅程，勇往直前，寻找那个多年探求的归宿吧？即使那是虚幻的，也无所谓。自己一定是在追求虚幻之中老死

的吧。

可我也曾有过一个时期，跟置身旅途中的感觉无缘。是二十过半、不到三十岁时的一段时间。那短暂的日子虽不足一年，但我切实地感到：我待在自己该待的地方。

那是短暂降临的幸福时刻。现在想来，苦恼本身是甜美的。可能跟普通的幸福无缘吧。然而，我那个时期，放弃了旅途漂泊。

那短暂的时间里，我得以心无邪念地委身流逝的时间。那一阵子，即便自己乘坐的小舟一下子变成过山车，倒栽向巨大的深潭，我也不喊一声，听之任之吧……

我爱上了秋叶正己。那不是寻常的恋情。那种恋情，我只能认为是掉进了爱的地狱。

但是，我并不是陷入了跟正己有肉体关系的地狱。我强烈地想要他，他也想要我，但“想要”的意思和行为，跟别人不一样。

因为正己是完全的性无能。

致类子：

前略。

前几天见了你回家，竟然睡不着了；我拿书来看，结果就一夜无眠。第二天几乎没合眼就去上班了，一整天困得不行。

最近老是在想你。你究竟是什么人。每次一见了你，我就把不同的无聊事情，倒水似的说出来，总是去烦你，搞得你无话可说。但好奇怪，我却觉得对你一无所知。

首先，类子，你太了解我了。明明都知道，却没有腻烦的样子。我觉得，我要是你，早就不耐烦了。

我给你写的、对你说的一切，包括这封信在内，不过是车轱辘话。不管怎么像模像样地表达、装成很玄乎的样子，又或者带着虚荣心，显示自己表达能力跟你一样甚至超过你，最终，我不过是对着你冒傻气、发牢骚而已。无聊至极的问题，非常愚蠢……

你接受了这么一个我。你没搞错吧，对至死都只能是个不完整的男人的我，你宽容了。恐怕，是出于我们从初中起就同班的交情吧。

类子，之前的那个晚上，很抱歉。看来我是过分来劲儿了。我面对你，那样巨细无遗地大谈我对阿佐绪那过分的欲望，实在太差劲了。

如果说这些的不是我，是其他人，那没问题。我觉得，那个程度的话，不要说男人，只要不是有洁癖的女人，也都能理解。喝酒聊天的话题，基本上也没有十分健全的。

可是，至少那不是我该说的。我没有说那种话的资格。想到这里，我就很惭愧。

我是男人，又不是男人。一想到这个，我心中就一片昏暗。黑暗太浓重，我什么都看不见。真的看不见。仿佛整个内脏都被黑暗包裹了。我自己变成了黑暗。

我只不过是被你同情吧。那也没关系。我觉得，我总是想见你。可与真的见阿佐绪相比，我约你、跟你谈阿佐绪更加开心。可能是你比任何人都亲切的原因。

跟你在一起的时间，对我而言真是无可替代。我也曾想，如果能够触摸你，可能更加美妙。实际上也是那样子吧。我觉得，如果我是个正经男人，早就追你了吧。很遗憾。

下次去看电影吧。可最近好像没有想看的电影呢。比起跟你两个人并排坐在电影院里，一只手拿爆米花吃，我还是想在某处幽暗的酒馆柜台前，跟你边喝杂牌威士忌边聊天，那样会更加开心。

总之，近期再约。

秋叶正已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五日

第二章

1

阿佐绪旧姓安藤。我是青田，正己的姓是秋叶。^①我们就读的东京都大田区公立初中没有换座位的习惯，即便有换班，座位就是按照点名册的顺序定。也就是说，我们三个人，从上初二那年春天换班变成同班起到毕业，一直是不离前后左右、凑在一起度过的。彼此间连擦橡皮的声音、削铅笔的声音、翻书的声音、肚子咕咕响的声音都能听见，想来挺好笑的。

面对黑板，是两边六排桌子，姓在“あ”的同学，占了教室右边的前面一半。我在前排右边，旁边是正己，背后是阿佐绪。

正己是年级委员长、学生会副会长、软式网球部部长，也是班上的明星，不，是全校女生的憧憬对象。他成绩好又不骄傲自大，还擅长管理——诸如调解纠纷、安排年级教师之类。幽默感

^① 这三个姓开头的日语发音均为“あ（阿）”。

也很强。他为人公道正派，言论观点中肯，另一方面又对另类思想很宽容。

尽管这样，我对他从没有高高在上的优等生的印象。当时，我作为爱读书的学生挺有名，但少年正己也爱看书，表现出了他有点儿内向的一面。

属于运动部、汗津津的少年，竟与爱读书挂上钩，这可能挺奇妙，也有点不自然。运动部的同学总是念念不忘自己的纪录，或者只在乎校内比赛、地区对抗赛的胜利。不论男女，运动部的人几乎全都跟读书这种磨性子的习惯无缘。

可正己就有这样与众不同之处，他跟这种奇妙搭配还挺合适。

有好多次，我看见他在课外兴趣班活动之后，穿着一身网球服，就躺在校园的树荫下，读书读到天色暗下来。说来，他也曾下午上课迟到了，尴尬地说是在午休时在楼顶看书，睡过了头。

教英语的女老师没训他，追问他看的是什么书。他用意味深长的目光扫一眼班上的同学，用平时那种诙谐的语气说：“老师要是知道是什么书，会吓得昏过去的。”大家哄堂大笑。

等他回到座位上，我问他：“其实是什么书？”

他说了我不知道的、某个外国侦探小说家的名字。因为声音小，我没听清楚。

我一直很后悔，如果再次问清作者、书名就好了。当时，我在跟他比读书量。如果他读的书是我不知道的，我就很生气，马上会去图书馆找来读。管它是侦探小说还是少年冒险小说，什么

都行。我不挑内容。

读完后，我也没想找人说说自己一知半解的感想。不跟他聊那部作品也行。也不是想看他吃惊的样子——“哟、你也读了？”我就是钻在一种牛角尖里：他读的书，我也要读。

我自己很清楚，那并不单纯是孩子气的竞争意识造成的。虽然承认这一点挺窝心的，但我大概从那时起，就喜欢上他了。

虽说他颇以读书量大自豪，但绝不会在教室里读书。上课时，他藏在桌子下偷看的，跟大多数男生一样，只是漫画书而已。那也许是他孩子气的一面。

记得那是马上要到暑假的一个大热天。放学后，下了好一阵子大雷雨。我没带伞，想起曾借给担任学生会委员的女生一把伞没收回，便走去学生会看看。

室内挺暗的。近处一响雷，室内就掠过白光。我原以为没人，但白光中浮现出一个人影，吓了我一跳。

是正巳。他挨窗站着，借窗外的一点光线，正读着文库本。

“在这么黑的地方，读什么呀？”我取笑他。

他没察觉我来了吧，吃惊地一转身，慌慌张张合上文库本——要在我看到以前。

我清楚地看到了书名，是三岛由纪夫的《假面告白》。

过了一会儿，我问：“有趣吗？”他不好意思地回答：“一般。”

亮过一道闪电，室内一瞬间变成游泳池底似的蓝色。是美丽的、深不可测的深蓝。紧接着是撼动大地的雷鸣。

女生惊叫着，从外面走廊跑过去了。我看得见玻璃窗外的屋檐，雨水像瀑布般流淌下来。

“有什么事吗？”正已问道。我点点头，说明了情况。

闪电又来了，室内又一片蓝。窗边的正已在昏暗中显得很苍白。他的身体一瞬间没了轮廓，变成了不具现实感的青色幻影。

我摸索着伞架，找到了自己借出的伞。我拿着伞，在门口处回头说了声“拜拜”。

正已点点头，随意地说“小心呀”。他没看着我，好像在留意着其他事情。

仅此而已。就这么点记忆，但直到现在，我还能清晰地想起那时学生会里水一般的蓝色、雷鸣，以及正已手上的文库本《假面告白》，只有书名部分是红色的，书签绳松开了，像稻草一样。

那个星期的星期天，我踩自行车去车站前的小书店，用零花钱买了《假面告白》。那是我跟三岛由纪夫初次相遇。

正已家从事造园业。有家长观学活动时，正已的父亲会出现，他耳旁夹着半截烟，脚下是干活时穿的那种胶底布袜子。虽然打扮大胆出格，却给人沉默寡言、不好接近的感觉。

正已长得快，是个高个子的健壮少年。他父亲的个子却意外地矮，甚至给人纤细的印象。他穿一身崭新的蓝工衣，上面印有“秋叶造园”的字。不知他是太倔还是不爱跟人打交道，观学活动一结束，他就叼着烟，匆匆忙忙弓着背，招呼也不打就走了。从他拒人于门外的背影，也能看出正已的家庭情况很复杂。

据说正已小学三年级时没了妈妈，由妈妈的亲妹做了继母。而继母似乎早就有一个过从甚密的男人。就在正已升初中的时候，继母失踪了，仿佛就等着这个机会似的。听说亲戚们找到她时，她已经跟别的男人有了家庭。

正已是独生子。不用说继母不在之后的情况了，自从亲妈死了以后，正已的所有事情，全部由一起居住的奶奶操办。

奶奶是京都出身，颇以名门之后自豪。早先，若没有奶奶出资，“秋叶造园”也开不起来。一开始就有好客户光顾，据说也是沾了奶奶那边的光。

我头一次去他在池上的家，是初三那年的夏天。房子是很旧的木建筑，带很大的土间^①。我知道了，在那里，他奶奶的住处有工匠，是所有住在这里的人的头儿，发号施令。

奶奶送来麦茶，顺便就在我面前大言不惭：“脑子这么好、这么受欢迎的孩子，去哪里找啊。”即便被正已说了些刻薄话，奶奶也毫不在意，反而像被宠爱的小猫轻咬手指般开心，高高兴兴地说着：“嘿，还说得这么绕。”

大概觉得我是正已带回来的女朋友吧，她直白地向我投来审视的目光。又装作不在意地向孙子打听我的成绩、我的家庭情况等等。正已干脆地拒绝了：“那些事，管它呢。”她就抿嘴笑着，一直用扇子给我和正已扇凉，不听到回答就不走开。

要说奶奶唯一的不满，就是正已没当上学生会会长，只是副会长而已。当时的学生会会长是隔壁班的女生，以成绩好闻名。正已的奶奶动不动就拉出那女生的话题，挤出讥讽的笑声说：“女孩子家，小小年纪就这么厉害，大了肯定嫁不出去啦。”

正已的父亲对奶奶的话保持沉默。我不大感觉得到正已父亲的存在。正已是在轻视父亲、害怕并反抗着奶奶的过程中成长的。

① 泥地的房间。

在旁观者看来，这是一个难说平衡的家庭。时至今日，我想，那阵子，学校里的正己并不单单是成绩受欢迎，还有一种大人般的平静，这一定是受家庭环境影响。

另一方面，某种意义上，当时的阿佐绪是跟正己恰成对照的少女。即使吹一下牛，成绩也难说算好。在五十人之中，名列三十左右或者之后，有时甚至从后数更快。

其中以理科最令她头疼。她是否能理解老师说的、教科书上写的，都很难说。

留堂补课、苦口婆心都白费。每次考试都得补考，每回补考，都手拿削尖的铅笔，带着一副全力以赴的神情坐在那里。但常常是连问题也没弄明白，交了白卷，事后要哭鼻子。

可她并不是讨厌学习、破罐破摔的学生。快考试了，她就满脸通红，以拼死的姿态跟教科书和笔记搏斗。她不怕丢人，频繁前往教师办公室，猛问老师问题。

可是，也许本身基本学习能力弱吧，无论多么努力，阿佐绪都是大幅拉低班上平均分的学生。

如果说，正己以其优秀的表现赢得全校学生——尤其是女生的极高人气，那么，阿佐绪就是以她性的魅力，让男生的目光锁定在她身上。

现在我也能回想起那阵子，男生们注视阿佐绪时的蒙眬眼神、半咧的嘴巴；回想起他们想掩饰受到阿佐绪性方面的刺激，在走廊的角落打闹，发出猴子一般高亢、吵闹的无聊笑声。

眼角细长、清澈的大眼睛，因为难以察觉的一点斜视，不时让人不知她在看哪里。略厚、肉感的唇，一笑就稍稍翘起，露出

雪白、令人感觉凶猛的小小门牙。

她并不胖。就一个开始在乎赘肉的少女而言，她算是偏瘦，却独具柔感和丰满感。身体的线条，没有一处是直线。来来去去的流畅曲线，勾勒出她的轮廓。

与此同时，她身上还有一种说不清的、类似绽开的东西。不妨想象一个要正规打好的结，不知不觉中松开的时候。阿佐绪常常是一副慵懒、无精打采的样子，这让她与年龄极不相称，突出了性方面太成熟的感觉。

上体育课时，男生都想看阿佐绪穿运动服的样子。黑色灯笼裤，配小领口的白色圆领T恤。也许原本尺码就小吧，或者阿佐绪长得快了，又或者衣服洗过缩水了吧，穿灯笼裤的阿佐绪非常丰满，甚至有淫荡的感觉。

到游泳时，穿泳装的阿佐绪，连体育老师都挪不开眼睛了。深蓝色的学校泳衣，阿佐绪一穿上，胸口就有很深的乳沟。一站起来，后背就有成人似的凹坑。形状好看的臀部，仿佛水面上浮着的大桃子，凹凸有致。那种和谐很完美，绝对想不到她是一位十四岁少女。

一个说法传遍女生中间：还是单身的男体育老师，用下流的目光打量安藤阿佐绪穿泳装的样子。这个说法是对的。阿佐绪曾对我说：“体育老师在泳池里碰了我那个地方。”

我问她：“碰哪里啦？”也许不该这么直接地问吧。可我显然是性方面成熟较晚的人。被碰了哪里？我无法想象。不知她是否明白我，她只是带着某种意味垂下视线，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从那以后，有游泳项目那天，阿佐绪就请假不上学。男生们

哄然：“嘿，今天又看不到安藤阿佐绪的半裸体了。”

开始有男生趁阿佐绪不上学之时，在众人面前模仿阿佐绪。在学生服胸前塞进一团毛巾充作乳房，摆出烦恼的模样，扭着腰在黑板前面走给别人看。每次教室里都爆出哄堂大笑。男生拍手叫好，女生也笑着，彼此递着厌恶的眼色。

直到现在我也奇怪，阿佐绪那么老实的乖孩子，就因为过分的成熟模样，被同龄女孩子所讨厌、疏远，遭白眼、被吃醋。

谁都讨厌阿佐绪散发的雌性气息。阿佐绪只是很普通地走路，少女们却认准她的走法很特别。阿佐绪只是普通地笑、普通地打瞌睡、普通地跌了跤，她们都视为阿佐绪为男生的特别表演。

也就是说，阿佐绪称得上朋友的，就我一个，别无他人。

阿佐绪的父亲是个企业家。人家问她父亲是干什么的，她一概回答“做生意的”。

记得阿佐绪父亲在蒲田车站附近有一间小巧别致的公司，有数名员工，生意不错。大概是经营房地产业务。阿佐绪的母亲也常常跑公司，极少在家里。

我去她家玩过无数次。她家是全桧木两层楼房。宅子由深黄色高墙围得严严实实，门扉上面有正规的带瓦屋檐；可以一边泡澡，一边眺望有竹筒敲石^①的庭院。大门口铺了虎皮毯子。客厅放置了钢琴，垂着巨型枝形吊灯。这个样样东西都奢侈的家，看起来空空的。

① 庭院设施之一。流水以竹筒传送，竹筒满水时翘起倒水，又因重力落下，击石发出响声。

家里有一个住宿佣人，是个年轻姑娘。她的名字叫“君子”，阿佐绪“小君、小君”地喊她。

我去玩时，君子就送茶和包子来阿佐绪的房间。她虽个头小，但胖乎乎的，是个娇媚的可爱姑娘。她生在秋田县，未脱口音，也很好玩。当时，阿佐绪的哥哥二十二岁，在父亲的公司做事。听阿佐绪说，君子迷上了她哥哥。

君子姑娘有点儿像阿佐绪，有种松弛的感觉。手上空闲了，就待在她厨房边的小房间里，一边吃粗点心，一边懒散地翻阅女性杂志。到了阿佐绪哥哥要回来的时候，就啥事都不干了，把衣服整理一番，薄施口红。哥哥要是对她说了什么，她就脸红得有点滑稽，垂下视线。

“我哥好像不大理会小君。”阿佐绪笑嘻嘻地说道。

然而，阿佐绪没看准。这是许久以后的事了，最终，阿佐绪的哥哥趁家人不在家时，潜入君子的房间，两人发生了关系。君子欣喜若狂，提出结婚。然而，在阿佐绪的哥哥看来，那只是一时发泄欲望而已。他冷冷地拒绝了，君子在失望之中，可能想要制造乱子吧，跟阿佐绪的父亲也发生了关系。

不久，君子发现自己怀孕了，她悄悄做了流产手术。阿佐绪的母亲扬言要解雇她。于是，安藤家从此闹翻了天。

不过，我不清楚这个过程。初中毕业后，我没多久就跟阿佐绪疏远了，尽管高中时期见过两面，但到重逢为止，有一大段空白。

成绩不出色、干什么事情都不如人的阿佐绪，唯一一项特技，就是自小学习的钢琴。

她也曾两眼生辉地说，将来要上音乐大学，做一个钢琴家。

不仅是钢琴，所有乐器演奏、唱歌、读谱，样样她都展现出一流的才华。

也就是说，只有音乐课，才是阿佐绪个人的表演时间。据说音乐老师对阿佐绪的钢琴评价很高。上课中间，不时让阿佐绪演奏一下。

对琴键前春风得意的阿佐绪，男生神魂颠倒，女生带着嫉妒，假装强忍哈欠。

那是全身心投入的华丽演奏。一敲错了琴键，阿佐绪就微微耸肩，咬咬嘴唇。

那时的阿佐绪很可爱，很美，神圣而骄傲。

无论多么招同性的嫉妒，阿佐绪具备同龄少女怎么努力都没有的魅力，这是事实。暗地里思慕她、耽于性幻想的男生不计其数。

正已也是其中一个。阿佐绪曾说“秋叶君写信给我”，让我看他的信。那是初三的秋天。信是装在白色方形信封里的两页便笺，里头是用心弄成散文诗似的句子。难说是情书，不过是泛泛罗列了华丽的句子而已。

阿佐绪说，信是放学后在书包里发现的。她要我分析信的内容。

“喜欢你嘛，还用说吗？”我说。

我也察觉，正已从那时起就很在意阿佐绪了。尽管他跟任何人一样，取笑阿佐绪非凡的风韵；跟任何人一样，不讳言阿佐绪是自己的性幻想对象。但他的玩笑中，却能感觉到没那么简单的、死心眼的热忱。

终于有一次，阿佐绪随口说：“要是秋叶君的话，感觉也不

妨交往……”阿佐绪就是阿佐绪，我感觉那时她倾慕着正己。随着放学后书包里塞入的假散文诗信的增加，阿佐绪也大为动心了。

她对我说：“是他的话，我觉得最棒了。”

我使劲地答了一句：“嗯，我也这么认为。”

自己永远不是正己的性幻想对象，连可能性都没有——我清楚得很。对方是个优秀的英俊少年，他被认为有魅力的阿佐绪强烈吸引，正追求着阿佐绪。阿佐绪也回应了。我还能有别的回答吗？在我看来，二人也很般配。

后来，常常看到放学后，正己和阿佐绪并肩走出校门的身影了。阿佐绪是个老实人，把好友和新交的男友放在天平上，老老实实在地选择了后者。

我跟阿佐绪渐渐疏远了，也失去了去彼此家的机会。

升学了，我和正己分别上了不同的市立高中，阿佐绪则进了以音乐教育著名的私立女校。据说她爸爸为了让女儿入读那所学校，投了惊人的一大笔钱。

阿佐绪没有写信的习惯，我偶尔想念她、给她写信，她也从不回信。我没生气。对我来说，阿佐绪从未成为我生气的对象——我可以发誓。我羡慕她的次数倒是数不清。可是，一次也没有生她气、恨她。从一开始，阿佐绪对我而言，就是完美的肉体，再无其他。我内心的某处相信，阿佐绪在精神上是缺席的。

但这是个奇怪的说法。我为什么会喜欢一个没有精神、只以肉体存在的同龄少女呢？

这实在解释不了。不过，倒是可以这样说：阿佐绪是个好懂

的人。老实、坦率、直爽。不读书，不会深究一件事，怎么感觉就怎么说，后悔、用心计、造谣之类的行为全没有。自己肉体要求的東西，她就坦然認可。她是不以按本能生存为耻的人。

我喜欢这样的阿佐绪。即使在那一瞬间，我知道了颇有好感的正已选中了阿佐绪而不是我，我的感觉也没有改变。

我们住在同一个区，却也没有偶遇。时隔一年，有了阿佐绪消息。那是在一九六八年，读高二的春假。

说是三月份，还有寒意。周围已经暗下来了。阿佐绪在电话里一听见我的声音，就哭了起来。她像是用街上的公用电话打的。买晚餐的人的嘈杂声，像蜜蜂振翅般“嗡嗡”地传过来。在阿佐绪的泣声背后，大声播放着“粉红杀手”乐队的热门曲子《恋爱季节》。

阿佐绪声音颤抖着，万般无奈地说：“正已被车撞了，很严重，可能会死。说是伤得好重，还活着真是奇迹。”

据说，那天早上，正已骑车出门，在十字路口被闯红灯右拐的汽车撞倒，立即被送进了医院。

我猛然间还反应不过来。老实说，我没感觉“出大事了”。除了事关人的生死，任何事情都不能让我震撼。

跟正已或阿佐绪疏远有一年了。不用说阿佐绪，我连正已都快忘掉了。我也不知道二人至今还交往，想象不出往日喊“秋叶君”的阿佐绪，到现在直呼他“正已”，二人之间有了何种进展。

阿佐绪问我能不能马上过去。“我在医院里，正已奶奶好难相处，什么都不告诉我，也不让我见他。我好担心，不知怎么办。类子，求求你，过来吧。陪陪我。”

阿佐绪最后又加上一句：“这种事情能依靠的，只有你了呀。”她说着又痛哭起来。

正已被送入的市立医院，位于大田区雪谷。之前我父亲患胆结石，也在这里住院。我因为多次过来探视，很熟悉这家医院。我告诉她在一楼大堂等我，便收拾了一下匆匆出门。

抵达医院时，四周已笼罩在黑暗中。阿佐绪一看见我，就跑过来，把脸埋在我肩头。男友处于生死之间，自己却一身惹人注目的打扮——鲜橙色迷你对裱裙，配很显线条的紧身高翻领毛衣，实在很像她的风格。

她抬起泪水弄脏的脸。“类子，久违啦。”她说，“很抱歉没写回信。我这个人，没回你的信，但回了正己的。不对劲儿吧？好奇怪。”

据她说，刚升高中那阵子，环境变了，彼此都挺忙，不能多见面了。正己转而书信不断，阿佐绪是收三封、回一封的频率。她跟正己一下子拉近了距离，是在夏天之后。阿佐绪坦白说，那年新年期间，新年拜神回来，二人头一次接吻了。也许觉察此时倾诉太诗意、太不合时宜，她一边说“好怪吧，说这些好怪吧？”一边不住地痛哭。

不久，正己的奶奶和父亲现身大堂。我和阿佐绪一起打了招呼。因为他们二人都神情沉重，失去了打听伤势的机会。

事后得知，正己骨盘骨折，尿道严重损伤。我只跟阿佐绪去探视了一次。隔了一些时间重见正己，感觉他初中时的相貌中，流露出了成熟大人的、忧郁的东西，话也少了。

正己大约在医院住了两个月左右吧。上高二后，阿佐绪告诉

我，正已出院了。我很形式化地寄了一张祝贺出院的卡片。都不记得是怎样的卡片、写了什么话了。正已没有回复。

第二年，东京大学学生斗争运动激化、停止招生那年的夏天，阿佐绪难得地写了信来。字向右上斜，颇有振奋的感觉。她写道：“我现在有交往的人，跟正已分手了。”为何分手，是吵架了、还是自然结束，她全都没有谈及，只有关于男友的无聊事，文辞稚拙，想恭维一下都难。

新欢少年叫什么名字？一郎？次郎？太郎？我记得是个简单得像开玩笑似的名字。我们当然也没有见过面，之后也没从阿佐绪口中再听说过那个名字。

2

有时我会这样想：我跟正已还有阿佐绪，从一开始就被某种无形的线拴在一起了吧？尽管明知这不过是滑稽的少女式的伤感，还是怎么都摆脱不了这种感觉。因为我们三人之后的重逢，往往是可怕的偶然在起作用。仿佛这是早就注定的，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

一九七〇年，我考入东京都的私立大学文学部。就是发生日本赤军派劫持“淀”号客机^①那一年。校园斗争蔓延日本各地，已是难以收拾的末期状态。

① 一九七〇年三月三十一日，日本恐怖组织赤军派劫持日航客机“淀”号，飞往韩国，最后劫机者释放乘客，前往朝鲜。

我所在的高中好不容易举行了毕业典礼，可中途变成了造反派的煽动演说，充满常见的起哄和叫喊。我冷眼看着狂怒的教师们脸色苍白，没有任何感伤，带着奇妙的干巴巴、透明般的感觉离开了学校。

在大学，我进了戏剧部，但并非原先就对演戏有兴趣。戏曲是读了一些，也不算热衷。对容貌没自信的我，更不可能期待在舞台上让众人瞩目了。

我心里有个模糊的想法：自己应该待在一个有文学、文字、讨论、某种青涩气氛的地方。当时提及戏剧部，与通称“社研”、“落研”的社会科学研究会、落语研究会、新闻会一起，都是校园里标榜先锋的俱乐部。不仅在我的大学是这样，其他大学也大致相同。

入学几天后，在到处是各部门广告牌的校园里，我看见一个手持戏剧部旗帜、只穿一条裤头、浑身洒满金粉的男生，以及一个烫了卷发的嬉皮士女生，演着看不明白的小故事，说是“街头戏剧”。看上去他们对逸出常轨的东西非常卖力。

一身金粉的戏剧部男生不慌不忙地扯着我的手，娘娘腔地小声说：“哎，小姐姐，一起来干点有趣的事情？”他化了妆，眼睛旁边画成黑色，就像是狸猫。

尽管他夸张地扭捏作态，但怎么看都只像个做摆设的狸猫。我觉得很好笑，笑了起来。

“哎哟，笑什么呀？有那么好笑吗？”

我忍着笑说：“我从前有个和你很相似的储钱罐，是金色的狸猫……”

他做了一个从头顶塞入硬币的动作，叹了一口气：“好可恶！你怎么那么说嘛。咱好歹是个舞蹈演员啊。不像吗？”

“像储钱罐。”我这么一说，他笑了起来，拉起我的手：“喜欢你，可爱的姑娘。打算加入哪个俱乐部呀？还没决定的话，就我们吧。很开心的。好吧？好吧？”

我想含糊地点一下头，他却高声大喊起来：“好啦，决定啦！”

“哎哎，她说加入呢！一位——有请！来，去那边写一下姓名。你的名字？青田类子？念‘RUYIKO’，挺不错的名字嘛。很上口，有点儿异国情调。取英文名的话，是‘路易丝’？我叫阿馨。稍后请你喝咖啡，来俱乐部室，好吧？”

“阿馨”是他的艺名，真名是大熊刚，一个挺豪气的名字。我去了俱乐部室，他用一个有茶垢的大杯子冲速溶咖啡请我喝。我跟大熊当天就很熟络了。

大熊比我高一年级，我们同是文学部的学生。他洗掉金粉，恢复本来面目，看上去是一个极普通的年轻人，模样招人喜欢。当然，他的娘娘腔只是表演技巧之一。

聊天时说到就读的高中，又提及之前的初中。

“哟！”大熊发出惊讶之声，“你读那所初中的话，说不定认识一个叫秋叶正己的人吧？应该读同一年级的。”

“认识，”我说，“同一个班。”

“真是奇遇！”大熊向我递烟，我抽出一支，他用一旁的廉价火柴给我点上。“我有个小一岁的堂妹，叫朱美，也算得上美女吧。人家说她是咱大熊家族的变异品种哩。她现在跟秋叶在谈

恋爱。”

据说大熊的堂妹朱美正在读高中，为参加模拟考试而上补习学校。有一次，旁边坐的人是正已，两人自此熟悉起来。

“那家伙那么有男子气概吗？以前就是那样吗？”

“对呀。他是我们全校女生向往的目标。”

“实在是没脾气。照堂妹的说法，模拟考的时候，他走过走廊，一路上女生们全都神魂颠倒。”

我说了初中时正已的情况。正已是学生会副会长、网球队队长、运动能力和学习都很优秀……

“奇怪呀。假如他那么优秀，不至于搞到复读吧？”

“秋叶君高考失败了吗？”

“嗯。我堂妹最终啥都没考上，从春天起，他们两个亲亲热热地上补习学校啦。是去约会还是干什么，我就知道了。”

我想，正已高考失败，肯定是那次事故造成的。我想起和阿佐绪去探视他的那天，他一副恹恹的样子，仰躺在病床上，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腰部骨折康复，肯定很花时间，恢复到原来的生活状态，肯定吃了不少苦头吧。不过，我没跟大熊说这些。

从偶然认识的人口中，出乎意料地听到正已的名字，但我的情绪没有波动。事故后，正已与阿佐绪分了手，和叫朱美的女孩子谈恋爱这件事，也不过是像读周刊的八卦报道一样，略微激起了我一点儿好奇心而已。

并非没有想念之情。然而，我没特别觉得心动。我才十八岁。那时的我，跟大多数同龄人一样，都是面对现实活着，甚少

回顾过去。比起几年前的伤感，现在，此时此刻，自己眼见、耳听、手摸的东西，绝对有魅力得多。

那一年夏天，快八月底的时候，戏剧部照例组织夏季集训。地点在伊豆的下田，搭巴士走约一个小时。那是一个朴素的海边小镇，我们租下一所家庭旅社，记得共有二十二三人参加了。

一个星期的集训，要说干了什么，就是大白天就喝啤酒、去游泳、在海边午睡。集训计划里也安排了上午做发声练习、一起阅读戏剧理论著作、讨论学园祭的演出节目等等，但大家从没试过按计划行事。晚上则是另一番情景，晚饭的餐桌随即变成了热闹的宴会。

每一天，我们面前就只有太阳、蝉鸣和沙滩大海，以及廉价威士忌酒。只有不着边际的胡侃瞎扯，不厌其烦地持续着。

当时，戏剧部有两个女生加入了“越战和平联盟”，还有一名男生是“中核分子”^①，整天郑重其事地端着白底黑字写有“中核”的头盔。

大家就归还冲绳、越南战争、教科书问题等等，议论得热火朝天。话题漫无边际，有人提起某个话头，就有自以为是者高谈阔论；正议论着，有人突如其来插个笑话搅和了。不知为何，这种话题让当时的学生热血沸腾，包括嘴里说对政治完全没兴趣、不屑一顾的女生在內。

不久，话题甚至延伸到本校的“全共斗”^②的小道消息。说是

① 中核，正式名称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学生同盟中核派”。

② “全共斗”，“全学共斗会议”的简称，是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六九年影响很大的日本学生运动组织。

停课斗争的高潮中，某某和某某有了肉体关系，某某则跟好几个活跃分子发生关系，怀孕流产，因不知父亲是谁，诸如此类。男生发出没品的笑声。属于我的学姐的女生们，一下子脸孔正经起来，仿佛有亲身体验似的窃窃议论起正确的避孕方法。

想来，对我而言那真是一个难以忘怀的夏天。时至今日，我仍可清晰回想起我的感官所记忆的、那个夏天的一切。潮声、潮味儿、汗水、晒裂皮肤的太阳、伸出食指就有蜻蜓停在上面休息、蜜蜂嗡嗡的振翅、松树林傍晚传来堆叠般的日本夜蟑的鸣叫声。还有，大家无聊的笑声、啤酒的泡泡、厕所里熏人的酒气、扇扇子的声音、房东大婶点燃的蚊香的烟、风铃的声音、雷阵雨……

第四天中午，有电话找大熊。只有正屋有电话，房东大婶一喊，大熊便应声过去。

我那时碰巧在正屋后的鸡舍前。鸡舍里有一只脾气暴烈、高傲的斗鸡，它吓唬其他公鸡，把一只最漂亮的母鸡据为己有。

大熊接完电话，从正屋出来，对我说道：

“你在那里干什么？”

“看一只斗鸡。它好厉害，好帅哩。它喜欢这只母的，其他公鸡一走近，它就凶巴巴地瞪着人家。”

大熊跟我一起窥看鸡舍，他说：“果然，颇受青睐嘛。”

斗鸡就在我们面前咕咕叫着，袭击别的公鸡。鸡舍里闹腾起来。虽然羽毛飞扬起来，但打得不太狠。公鸡退缩到鸡舍的角落，开始梳理羽毛。斗鸡挺胸引颈，高唱一声，仿佛在炫耀胜利。

我和大熊面面相觑，笑起来。

“朱美马上要来这里呢。”

见我不作声，大熊泄了气：“你不记得啦？是我堂妹朱美呀。跟你初中同学谈恋爱的……”

“噢噢，”我说，“你说她‘来这里’，是说她已经在附近了？”

“近得很。刚刚她从下田站打来电话，说今晚她要住在这里。还说只有晚饭是一起吃，然后分开活动。还是个浪人^①啊，真有福气。啊，对了，这么一来，我得吩咐大婶，今晚晚饭加两个人了。”

大熊转身要走，我喊住他：“你说加两个人……她不是一个人来？”

“理所当然的吧？要是就她一个，没必要先做铺垫嘛。”

“先做铺垫？”

这是一个没有风的炎热日子。我们是在家庭旅馆和正屋之间的中庭，藤蔓缠在老竹上的牵牛花、唐菖蒲、稚菊等等，四处杂花竞艳。

镀锌铁皮的杂物屋反射着夏日午后的阳光，亮灿灿的。大熊在这反射光中眯着眼睛，苦笑着说：“没听明白呀。”他说：“你也会的，像朱美这么大的女孩子呀，要瞒着父母跟男友在外面住时，该用什么方法？最好就是利用朋友或者我这样信得过的堂兄，对吧？”

“明白啦。”我说着，深吸一口气，微笑，“是跟秋叶君一起来的。”

^① 日本应届没考上大学、自行准备再考的俗称“浪人”。

“没错。”大熊说，露齿而笑。“不好意思，你帮我报告一下部长吧，今天晚饭加两个人。当然啦，说费用让他们自己出。”

“明白。”

大熊匆匆跑去正屋那边。

秋叶正已和朱美二人抵达家庭旅馆，是过了约一个半小时后。大熊浑身是汗，给聚拢来的众人介绍他们俩。

听名字引起的想象，感觉朱美是阿佐绪那样容貌艳丽的人，但实际上她与阿佐绪正好相反，是清秀、拘谨的美人。

黑发剪成及肩的娃娃头。身子偏瘦，明眸细长，饱满的小红唇令人想起偶人，给人天真的感觉；有点儿任性的做派像少女似的。

要说正已，身体棒得令人想不到他曾遭遇那么严重的事故。一身黑色 POLO 衬衣配白色棉布裤子。衬衣前面敞开着，微露里头健壮的胸肌，而他也真是帅呆了。

他一脸灿烂笑容走过来，对我说“嗨！”时，我很艰难地才把视线从他胸脯微微渗出的汗珠上挪开。

“好久没见啦。还好吧？”

“挺好。”我有点儿冷淡地答道，“真是做梦也没想到，我们在这种地方见面。”

“我也是。”

“原本就是冲海来的吗？”

“是啊。”

“这里怎么样？”

“好地方啊。我喜欢。”

“是吗？太好啦。”

正已又微笑了。我故意用护士的眼光，把他上下打量了一遍，说：“秋叶君，长个子啦？体重也增加了吧？变得魁梧起来啦。”

他突然做了个鬼脸，指指腰间：“其实呀，发生事故做手术时，我顺便请人家把那地方弄了一下。”

“那地方？”

“对，就是那地方。后来就以讹传讹，女孩子们围着我转。为此我得把身体锻炼好。不得不魁梧啊。”

我瞥他一眼：“骗人吧。”

“骗人的。”

我们一起笑出声来。他从衬衣前胸兜里取出香烟，点燃。吐出的烟在打开着的房间窗外画了一个大大的弧，消失了。

我问他：“那次伤得很重啊。身体怎么样？”

“全好啦。不好意思啦，你来探视，又写了祝贺出院的卡。我都没回信感谢呢。”

“不用啦。”我说着，远远确认了朱美在跟大熊说话，就压低声音说道：“不过，你好像很热心写给阿佐绪吧。”

正已开玩笑地滴溜溜转动着眼珠子，说：“要命。你都知道了。”

“你的新女友挺棒的嘛。”我用视线示意朱美，寻求赞同，“我听大熊君说了。他说是个美人，一起上补习学校。”

“是去年夏天吧。在相邻座位模拟考试。考完后硬是请她喝咖啡……就这样子了。”

“今晚住哪里？”

“还没定。这一带尽是家庭旅馆，没有日式旅馆啊。可能非得返回下田不可了。”

正好此时，朱美的视线离开了大熊，望向我们这边。

正已向朱美闭起一只眼睛示意。朱美的脸颊，像用刷子刷过一样呈玫瑰红。她微笑着，老练地回以秋波，又再面对大熊。

一下子就知道，朱美正迷恋正已。但是，正已又如何呢？当时不甚清楚。

“出去一下？”正已说着，在一旁的铝烟灰缸里揉灭了烟蒂，“你有公务在身的话，就不打扰了。”

“啥正事都没有。你看见的，每天就这么一副自甘堕落的情景。”

“那，去海边吧。刚到这儿，还没看海呢。”

他们要逗留多久、这次小旅行的费用怎么凑的、以什么借口应付他自己的父母出来的——这种同龄朋友谁都会问的、很自然的问题，我一个也没问，就跟他往外走了。我觉得礼貌上要邀上朱美，四下里寻找她的身影，但她可能跟大熊去了正屋那边，没找到她。

3

不知往哪里走的，我们一边天真无邪地说笑，一边在烈日之下，走在阳光反射很强的乡间道上。一不留神，我们走到了防波堤延伸的、安静的一角，而不是海边沙滩。

就在那里形成了小小的海湾。也许是立着“禁止游泳”的牌子，看不见人。白色混凝土堤坝上，茂盛的树木伸出枝杈，形成一圈圈光斑。

我们在堤坝上并坐下来，面朝大海。这天没有风，海面风平浪静。眼前只是一望无际的、盛夏的海……深蓝色的世界。

“身为浪人，可我却一个劲地读书。”正已眯眼看着大海，说道，“你呢？”

“一样。我以为加入了戏剧部，读的书会不一样，但也不是。”

“最近读什么书？”

“逮着什么是什么啦。安部公房啦，仓桥由美子啦，还有大江健三郎、高桥和己、安德烈·布勒东、鲍里斯·维安……萨冈之类。”

“三岛呢？”

“三岛由纪夫？读了，很喜欢。”

我回想起初中的那一幕。如果不是那一天，我在学生会室看见了读《假面告白》，我读三岛由纪夫可能会更晚一些——我忍耐着没说出来，反问道：“你呢？”

“都读了。前不久读了《春雪》。我直哆嗦。”

当时，三岛由纪夫推出“丰饶之海系列”，发表了一部又一部长篇小说。因为我也读了《春雪》，我们聊了一会儿这个话题。

正已说，他最喜欢松枝清显和聪子在雪天第一次接吻的场景。松枝是《春雪》的主人公，侯爵家年约二十的年轻公子。在放下了车篷的人力车里。两人膝上盖着膝毯。车夫问：“上哪

儿？”清显答：“哪儿都行，一直走。”第一次接吻之后，一拉起车篷，漫天大雪包裹了二人。一张口，雪片就飞进了嘴里。“刚才，雪飞到这里……”聪子指指自己胸口……

他说，那个场面的感情描写，实在震撼。“我觉得，仿佛嗅到了聪子这个人胸脯的气味。”

他突然不说话了，不知是否害羞了。我也没做声，等他接着说。波浪打在堤坝上，发出“哗啦哗啦”的、催人入眠的柔和声音，渗入到我们的沉默里。身后的杂树林里，蝉在声嘶力竭地鸣叫。海风吹着皮肤有点发黏。

眼前的正已收敛了之前的明朗，变成一个内省、安静的青年。他捡起混凝土堤坝上的小石子，奋力扔向大海。小石子被溅起小小涟漪的海面吸走，消失了。

“告诉你，”他用有点孩子气的、显得笨拙的玩笑腔调说，“我打算这次旅行结束后，就跟朱美分手。”

我看着坐在身边的他：“开玩笑吧？”

“真的。已经决定了，做就是了。”

“为什么？你们挺般配的。”

“般配？看起来真的般配？”正已转向我，唇边浮现出冷笑。

“看起来是啊。”我说着，耸耸肩，“反正般不般配，对你们本人是无所谓的。”

“那也是。”正已噎了一口气，收回视线，“我受不了欺瞒的关系。”

“什么意思？”

“违背意志和感情，到哪步是哪步，糜烂沉沦下去的关系，

我可不行。我希望自己的事情自己决定——什么都是。”

我沉默了。这不是我该插嘴的事情。干涉这种事不关己的男女问题，指手画脚，我从来都不喜欢。

“结婚都说到啦。”他带着几分嘲笑的意味说，“今年春天。将要开始灰色的浪人生活的时候。所谓女孩子的心理，也许就这么回事吧，可我无法想象。结婚？免了吧。我才快十九而已呀，小毛孩一个。”

“真喜欢她的话呢？”我尽力开朗地问他，“热恋之中，人家提到结婚，你没明确拒绝吧？”

稍微沉默之后，正已缓缓摇头：“不知道。我觉得那感觉跟你说的不一样。”

“比如说吧，阿佐绪怎么样？跟阿佐绪谈恋爱的时候，她提结婚的话，你会怎么样？”

他在堤坝上缓缓地伸腿站起来，舒展身体。清澈洪亮的声音从他形状好看的唇间如连串珠玉进出：“对方是阿佐绪的话，就另当别论了。”

“瞧瞧，”我取笑他，“你真心喜欢过阿佐绪呢。”

正已没有回应这话。我们一沉默，杂木林的蝉声就大起来了。不间断地涌来的微波，在防波堤上发出有规律的、清凉的声音。

他深吸一口气，说道：“久违啦。”

“嗯？什么久违？”

“海呀。”

那时，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也说不清的、奇特的心的战栗。

那是细微的、细微到察觉不到的嫉妒、悲伤、空虚。无异于应已习惯的感情。我这个人，总成不了人生剧场的中心人物。好的话，不过是配角；坏的话，也就是跑龙套。有我没我，大戏照样向前推进，迎来结局。

然而，很久以后，我也曾这么想：正因为我只能跑龙套，正已可能才信任我的。心里话，还是对跑龙套的人说为好。向大戏的中心人物、主角们说，是有危险的。主角懂算计，可能会利用人家的心里话。

另一方面，跑龙套的决不会这么干。能私下里倾听心里话，他会觉得很光荣。隐身在幕后，悄然为了某人而活着。那是真跑龙套的，是跑龙套者的使命。

那天，六时许开始的家庭旅馆晚餐，成了欢迎二位闯入者的大宴会。除了啤酒、廉价威士忌，还有人弄来一升瓶的日本酒。

拿掉隔扇的客厅里，桌子摆成一长溜，正已和朱美算客人，安排居中，隔着桌子对面坐。有人起哄说，二人吃过饭出门，就有一个火爆的晚上了，此刻这点时间，就分开一下吧！众人附和。结果，正已和朱美二人的席位没并排坐，成了后来发生之事的起因。

我是一年级生，应和其他新人并坐恭陪末席的，但部长悄悄吩咐：“你去坐老同学旁边。身边都是生面孔，挺可怜的吧。”

原先坐在正已旁边的二年级男生为我空出位置。正已正对面是朱美，朱美身边是大熊。

男生们围绕着朱美，问题接二连三。朱美似乎也能应付。

朱美认真地回答问题，有人给倒啤酒就谢绝说“我不能喝啤

酒”，但也不忘给旁边人斟酒。关于跟正已的关系，即便人家问得有点露骨、不得体，也优雅地保持微笑。她随即大获众心。

我看得出，朱美不时向正已投去困惑的目光，不知是否不适应过分的喧嚣。我感觉她是说“早点离开、返回下田吧……”，但也可能不是。朱美始终很开心的样子，大概那一晚也置身年轻人的亢奋中吧。看上去原本要和正已住酒店的目的，也都抛诸脑后了，这在正已也一样。

得益于相邻而坐，我跟正已就继续聊只有我们明白的、初中的旧事。往日的记忆，回想起来没有脉络、没有界限，尤其一说到阿佐绪，正已就变得话多起来。仿佛连朱美在场也忘了，时不时一愣收敛一下，打住话头窃笑。

“简直就像背着老婆说旧相好的事似的。”

这话说得没错。啤酒的醉意，让不习惯的我，有点儿比平时大胆起来。

我问他：“那，你让我听你说这些，我算什么？”他迟疑片刻之后，答道：“战友。”

“什么意思？”

“你是给人这种感觉的女孩子。就是可以一起去战斗的女孩子。对男人来说，这样的女孩子很难得。”

“呵，是吗？也就是说，没有动人姿色吧？”

“怎么会呢？”他说，一副很认真的样子，补充道，“你误解啦。”他那副认真的表情，反而深深伤了我，但他并没察觉。

举座欢腾、宴会高潮的时候，有人提议：放烟火吧！从家庭旅馆走五六分钟的地方，有一家杂货店，出售大大小小的烟花。

一年级男生被派去买烟花，他一回来，大家就在房前放起烟花来了。朱美兴冲冲地走出外廊。没见她找人问，返回下田的最后一班车是几点。

正己的目光追随着朱美的背影，脱口而出喊我：“类子。”

这喃喃自语似的呼唤，刹那间，让我胸口一热。“怎么啦？”我回头问，他颇有意味的目光缠着我，小声说：“好热。出去吧？”

我看出他凝视我的目光里，藏有一种暴力的光芒。我身上掠过畏缩、后退的感觉。

然而，那也是一瞬间的事。他随即表情柔和起来，微笑着说：“走吧！”他很有年轻人的直率，拉起我的手。

原打算跟部长或副部长报告一下再走。但是，他们都出外廊了，正要给粗筒的烟花点火。朱美和众人都堵住耳朵，离得远远地看着。我们谁也没说，就出门了。

家庭旅馆背后就是汽车通道。我们过了马路，有默契地走向跟海相反方向的山坡。山坡中间，有一所祭氏神的旧神社。是前一天吧，我散步时发现的。

我问他：“我带你去，害怕不？”他说：“笨蛋，那玩意儿有啥好怕？”然后，他突然止步，俯视着我，带着老成的微笑。

“你看什么？”

他“噗”地笑了一下，说：“类子，你长漂亮啦。”

“尽胡说。这样吹捧得不到什么东西。”我笑道。一边笑，一边感觉心开始怦怦跳。

我背过脸，加快脚步。他马上追了上来。空气晃动，正己的

汗味儿类似日晒的味道，直冲鼻腔。

我们并肩走，进入兽道似的、窄小的神社道。藏青色的天空上，扁扁的月亮出来了。家庭旅馆院子里的笑声渐渐远去。周围的昏黑浓重起来。苍白的月光渗入昏黑之中。草丛里，虫鸣不绝于耳。

神社道上，不时亮着电灯泡的路灯。一离开路灯，四周又沉入黑暗中。只能依赖月光。

神社挺简陋。没铺小卵石，反而长出一大片杂草。也许是被繁茂的树枝遮挡了，阳光照射不到，黑乎乎的布施箱长了青苔，发出霉味。

听我说部长明天要在这里测试大家的胆量，正已就说：“我要在的话，得第一名啦。什么妖魔鬼怪，我一点都不怕，没有任何感觉。”

“那你也参加，如何？”

“参加不了。”他说着，又定定地看着我，似乎心不在焉。

神社也跟神社道一样，只立着装着电灯泡的路灯。路灯黄黄的光线下，我感觉咽喉堵得慌，移开了视线。

“明天回去啦。”正已说着，靠近一步，仿佛追踪我挪开的视线，“很遗憾，只有今晚能待在一起。”

我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含糊地点点头，微笑。

“坐一下？”正已指指草丛中的石碑。

看来是建神社时，镇上竖立的纪念碑。一些不平整但表面平坦的大石头围着石碑，埋入地面。我们在石头上并肩坐下来。

正已从兜里掏出烟盒，向我递烟。从高三起，我不时背着父

母抽烟。我真正有抽烟习惯的，是自这一天起。

我把烟吸进去，缓缓吐出。心情很不平静。有些模糊的神社里，没有任何东西可驻留目光，我看着草皮上倒映的树影，虫鸣声充塞耳鼓，越发心里忐忑。

因为正已太长时间不开口，我就脸朝前方直直腰，装着开朗的样子说：“没想到你要成为浪人。感觉你是一炮而红、考上东大的。”

“哪有那么顺当的。”

“大家都这么觉得啦。”

他静静吸气，缓缓吐出，在呼气中弱弱地说：“某些地方、某些事情不对劲了。”

我弹落烟灰，看着他：“事故受伤的事吗？”

他没回答，吸一口烟，在肺部停留了好一会儿，才一下子吐出。沉默持续着。他的表情似乎更严厉。我假装没注意到。

“那天真吓了一跳。阿佐绪突然打电话来，说你受了重伤。她这人，之前信也不回一封，突然就说这种事情，太像她啦。正好是傍晚，我……”

就在这时，我感觉到强烈、炫目的视线。我突然不说话了，胆战心惊地看着身旁的正已。他的眼睛闪闪亮，鼻翼一张一合。

我笨拙地对他微笑说：“你怎么啦？”

正已盯着我，呼吸粗重。是很作秀的呼吸，似乎要确认自己有横膈膜似的。他两边肩头起伏猛烈，鼻翼随之张合，像个鼓风的胶囊一样。

我害怕了。一瞬间，我忘记了对方正已，以为那是黑暗中

不明真相的怪物，正要变身为魔鬼。

我喊他的名字，想要证实这不过是开错了玩笑，他一把揪掉我手上点燃的香烟，红红的烟头被扔到黑暗的远方，熄灭了。

我想站起来，但已经晚了。他的身体突然压过来了。我们从坐着的石头上翻落地面。

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把我按在地面上，仰脸朝天。他的脸就在我跟前。他的脸热得可怕，像一个高烧喘息的人。在夜露打湿的草丛中，他热乎乎日晒味儿的肌肤，发出烤糊硫黄似的气味。

我正要扯嗓子喊“别胡来！”，他的唇粗暴地压在我的嘴上。牙齿和牙齿猛烈地碰撞。他的肌肤像是嵌入我两边鼻孔里，一瞬间，我呼吸不了。

他的手已在我衬衣里头。我乱蹬腿也无济于事。我觉得自己身上压着铁块。他的体重、臂力太可怕了。

呜咽回荡在我身体里。他要对我干什么，想想都厌恶。太无聊了。太愚蠢了。他的行为里，没有丝毫温柔，有的只是兽性的卑劣。

他的手粗暴地玩弄我的乳房。又去拉开我穿的宽松长裤的拉链。我怒喊道：“住手！”我发出惊叫。四周响起连自己都毛骨悚然的尖叫声。

正已发出剧烈的喘息声。一瞬间，我脑子里像快进录像带一样，出现了迄今熟知的正已的形象。

都是骗人的，我想。帅气、好成绩、众人倾慕的秋叶正已。思维能力强、感情丰富、人品好、无可挑剔的秋叶正已。完完全

全是骗人的，假像而已，我想。

眼角流出泪水。热乎乎、黏糊糊的泪水，感觉不是眼泪，而是血糊。

正已压在我身上，腰部大动着，开始脱裤子。

不知是汗水还是唾液，水滴从狂喘的正已脸上滴落在我脸上。我像个婴儿一样放声大哭。

直到那时，我还没有性的经历。对我而言，所谓性的体验，只是在读过的众多小说、凑零花钱上电影院看的电影和偶尔翻阅的杂志里头。

“被强奸”这个词浮现在脑海。我第一次明白它的意思。真是噩梦。

视野里布满树木繁茂得吓人的叶子。通过树梢的间隙，看得见月亮照着美丽的夜空，还看得见眨眼的星星。树木枝杈在夜风中一摇晃，星星便应和似的散发出皎洁的光芒。

我瞪着双眼仰望夜空之时，正已的动作突然停止了。停得很突然。就像发现了什么，不高兴了，或者说碰上了搞不定的难题似的。

我很无知，心想：强奸完了？然而，身上没有一处疼痛。内裤也没被剥掉。只是，大腿处感觉有濡湿夜露的草凉凉地牵拉着。

他逃走似的从我身上移开身体，背向我，抱着膝头。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我太没有知识了。我甚至想：他在戴避孕套吗？可是，他不像在做那事。男人袭击女性时，会特地戴上避孕套吗？他的后背微微颤抖。

我欠起上半身，拉拉弄乱的T恤衫衣角，窥探他的情况。刚才听不见了虫鸣声回到耳中，也能清晰地听见风吹过树梢的声音了。

正已发出啜泣的声音。肩头和后背僵硬、颤抖着，就像一个马上要呕吐的人。

“对不起。”他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对不起，请你原谅。”

我咽一口唾沫。声音干干的。我想说什么，但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的后背突然开始摇晃起来。他嘴里发出笑声。他边笑边转向我。“你笑我吧！我呀……我嘛，不能性交哩。”

他说了什么？我不理解。“什么？”我问道。他的笑声压住了我的问题。

“弄得一塌糊涂，吓你个半死，最终，我什么也做不了。我这身体，一辈子跟女人做不成事——就是那次事故啊。因为那次事故，我就察觉性无能了。”

尿道损伤……我回想起他发生交通事故时，阿佐绪那样解释他的伤情。我的医学知识是空白。然而，“尿道损伤”这个词，让我突然想到，也许就导致了他说的结果吧。

“做什么都无济于事。”正已突然板起面孔，“医生也换了几个，问了各种解决办法。也尝试引诱女孩子，不仅仅是朱美。发疯似的向各种女孩搭话。约她出来，晚上到公园散步、接吻……但还是不行。心里头像一只发情的狗啊。可是，至关重要的……至关重要的……我的……”

他帅气的脸开始扭曲。汗泪俱下，再用脏手擦了，脸颊上有

好几道泥印子。看上去不像是十九岁的男子。他简直就是个五岁的孩子，因玩泥巴深陷泥潭，哭泣求救。

所有念头——愤怒、恐惧、轻蔑等等，全都从我身上消失。面对这么短时间里发生的一切，我失去了回顾、分析、得出结论的力量。我只是凝视着面前这个涕泪沾襟、变小了一圈的帅气的男子。

“对不起。”他猛地低下头，向我鞠躬，“跟你聊起来，心情变得很特别。当时觉得有希望。跟你的话，也许能成事，就……没可能。因为我不行的。可是，以为能行。真蠢。”

我还是沉默，他轻轻抬起头，咬着嘴唇说：“如果你想把这件事情告诉大家，你就做吧。告诉朱美也行。或者，报警也行。是我做了人家那么干、我也无奈的事情。”

我摇摇头。不知何故，我流出了眼泪。神社的电灯泡的光亮，在泪水中晃动。

草丛中响着虫鸣。夜很静。吹过的风中，潮水味里嗅得出微微的秋息。

“伤着了吗？”正巳问道。轻微的、叹息般的声音，但我听得很清楚。

我又摇摇头。他从裤兜里掏出手帕，递给我。是蓝色格子纹的手帕。我用它擦了眼泪和汗水，擤鼻涕，在他面前整理衣服。

“类子。”他说，我看着他。我等他接着说，但最终他什么也没说。

他在前走下神社道，裤子臀部沾了好几根枯草。我想对他说一声“沾了草”，但不知为何最终也没说出口。

我们返回家庭旅馆时，烟花已经放完了，被灌了啤酒的朱美在宴席的一角，拿坐垫当枕头沉沉睡去。

小熊问我：“你们究竟去哪儿啦？”很生气的语气。

我说：“散步。”小熊定定地看着我的脸，然后不快地移开目光。

那天晚上，正已和朱美在我们家庭旅馆打通铺，第二天一早，没吃早饭就走了。我起床时已经不见了二人的身影，问谁都不知道他们的去向。

我谎称被虫子咬了，明白自己从耳根红到太阳穴。我马上下了海。

波浪冲刷着身体，感觉前一晚在神社发生的事情，已恍如从前。对正已没有任何怨恨，也不觉得可怕。非但如此，连自己都吃惊：昨晚的事甚至开始变成一个甜美的记忆了。

难以置信，可那时，我开始在想象中重现当时正已身体的重量、正已肌肤的气味、正已嘴唇的柔软、狂烈的喘息，正已有点过于粗鲁的爱抚……

我仰浮在风平浪静的海面，用手指抚着胸前红红的吻痕。指尖在那里并没有任何粗涩、隆起的触感，只有自己平滑的肌肤。可我简直感觉正已刚刚把濡湿的脸凑上前、吻在上面。

致青田类子：

好几次给你写信，写了撕掉，撕掉又写。又感觉用写信这种女人的方式请求原谅实在卑怯，干脆放弃一切联系罢了，却仍然要写。你笑话也好，轻蔑也好，总之，只求你读完这封信。

那天一早，我就跟朱美离开家庭旅馆，返回东京了。很抱歉没打个招呼就走掉了。

我做了怎么道歉、怎么请求原谅都不可挽回的事情。关于此事，我不想啰啰唆唆写些辩解的话。实际上，我做了无法辩解的事情。对不起。我只能这样说。

我感觉身体异常，是出院后不久的事。你可能也知道，但凡年轻男人都经历过的、早上惯有的事情，没在我身上出现。我认为受伤之故，且看看再说，但无效。

我也不能跟爸爸、奶奶说，更不能跟当时交往的阿佐绪商量。百般苦恼的结果，就是忍着前往医院。反复做了好几个检查，也咨询过好多次。最后，主治医生一脸同情的样子，以无情的声音、高傲地向我说出“阳痿”二字。

据说，没有机能性异常、原因不明的阳痿，通过心理治疗有九成痊愈。不过，我被告知，我的阳痿是事故时阴茎血流障碍所致，很遗憾没有康复的可能性。医生宣称，我的情况是非常少见的，只能说是运气不好，即使动手术治疗，能够恢复日常性行为的可能性近于零。

那天，久违地见到你，聊得很开心，我老看着你的身体——请原谅我失礼的说法。你出落得很有女人味，即便不是我，一般男人看你也是这样的吧。

我已经跟你说过，我没有连性兴奋的感觉也失去。虽然那只是在我头脑里的兴奋，并不能期待有身体的反应，但那确实确实是性兴奋，在这一点上，我跟其他健康的男人没有区别。

约你外出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身上的兴奋达到了极限。类似

饥饿感的东西一下子膨胀起来。不，正确地说，你那天晚上很有魅力。要是一般的男人，一定会在黑暗中拥抱你、吻你，跟你约下一次，然后分手，可我做了蠢事，没有按照顺序来。

明知这样说不礼貌，我还是照实说了。男人哄女孩子时的必经阶段，我全都没来得及体会。

你能否理解呢？我想：就现在，就这一瞬间！总之，是最后关头了。我全神贯注于自己下半身，脑子都乱了。虽然医生说没有康复的可能性，可我希望出现奇迹。那是我最差劲、不可原谅、无可分辩的行为。

我想起你衣服凌乱、呆呆瞪着我的神情。每次想起，我都再次认识到自己的丑陋、滑稽、可悲，陷于一种窥探阴森洞穴般的心情里。

期望你对我那时的状态能理解一点，于是写了这些。写完又觉得，是不是什么都不写好一点？说不定，你接到这封信本身，就很不好受。

你跟我不同，肯定会有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人生。你没有任何道理，要听我说这些脏乎乎、惨兮兮的心里话。

忘掉吧。我只能这样说。

祝愿你幸福和健康……

秋叶正己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五日

附记：我跟朱美分手了。她很责怪我，奇怪的是，她认定我们分手的原因在你身上。她明确问到，那个晚上，我是不是跟你溜出家庭旅馆，到海边之类的地方亲热、发生性关系了。只能说

她是胡猜乱想，可要真是那样，我多么开心！朱美对我身体的情况一无所知。她打算跟我举行婚礼之前，要我保持干净的关系，是清洁的白马王子。我很感谢她是个性方面未成熟的女孩子，在男女关系上，可以沉浸在少女般的想象之中。

4

那一年的十一月二十五日，三岛由纪夫在市谷的自卫队驻地剖腹自杀。

我想起正已，当天晚上，给他家打了电话。他奶奶接的，说他不在家。她问我是哪位，我报上了名字，她似乎不记得我了。

我请奶奶转达我来过电话。然而，直到第二天，正已都没来电话。

报纸杂志一窝蜂报道三岛事件。从各个侧面分析、评论三岛这个作家的文章，与可笑的现场照片一起充塞媒体版面。

我尝试重读《春雪》。读一遍，再回头读正已喜欢的段落。我不明白，用这么美的文字写出这个美丽故事的作家，为何非得切腹而死呢？我也不想明白。在那里，只有凝缩了的美。

很想跟正已聊三岛由纪夫。我给他写了信。想写的东西太多，但写起来时几乎都没说，只是简单的寒暄问候和近况报告。

付邮后一个星期，我每天都等着他回信，但他没有回信。

时光荏苒中，我感觉关于秋叶正已的记忆又淡薄了。大二那年春假，我在戏剧部学长小熊刚的公寓里，跟他有了肌肤之

亲。我喜欢大熊。他对我说，从第一次见我时，就非常在乎我了。

有点儿笨拙但真挚的关系开始了。我们天天在俱乐部室见面，隔一天在校外约会，以每三天一次的频率在他的公寓一起吃晚饭。

过家家似的晚饭，从过家家似的对话开始，到急不可耐的大熊把嘴唇贴在我颈脖的瞬间，就宣告结束了。他四席半一间的公寓里，床铺总不收拾，一旁是斑斑烟迹和面条油迹的炕桌。

大熊每次在那湿湿的被铺上跟我亲热，就反反复复说：“我爱你，我爱你。”我也一样。不说出来心中不安。

只有一次，大熊问我在伊豆集训的晚上，我和正已做什么了。我撒了谎。

“我们去神社拜神啦。祈求第二年秋叶君高考成功。”

“噢。可是，回来得很晚啊。”

“是吗？走得慢吧。路上差点迷路了。”

“那地方不可能迷路呀。去神社只有一条路吧？”

“你还怀疑我啊？”

“怀疑什么？”

“怀疑我和秋叶君嘛。”

“嘿，”大熊咂咂舌，说，“别说蠢话。说什么朱美跟那小子分手，是因为你——我从没那么想，也不想那么想。”

“对呀。理所当然的嘛。”

我撒娇地拥抱他，他紧紧抱着我，在我耳边小声说：“类子、类子，你别走啊。”

每当他这样对我，我总是莫名地想哭。我把脸埋在他胸前，一动不动。小熊开始爱抚我。快感在我身上扩展，仿佛涟漪荡开去。

偶然也有，跟小熊亲热的时候，我脑子里浮现出跟正己的往事。

他很想这样做的，我心想，不由得难过起来。身为不同性别的女人，我也明白了正己的凄凉、难受。

“爽吗？”有时候，我问刚离开我身体的小熊。

尽管这露骨地问法像个卖春女，小熊还是纯真地回答我“很好”、“棒极了”，等等。

我心想，希望能让正己这么说。他会多么欢喜，多么如释重负啊。

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何会对一个并非恋人，甚至什么也不算的男人这么想。论情论理，我都不必如此关心他。我没有任何理由，必须得跟他一起担忧、承受他不得不接受的残酷命运。

然而，尽管明白这一点，我还是偶尔会想起正己。每想起他，便推想他有多绝望。

要是没跟小熊体验性事，也许我也不会这样。我之所以自认为多少能理解、想象正己的苦，也许是我自己知道了性的快乐，并开始享受它了。

秋叶正己的模样，就这样以不自然的方式，悄悄栖居在我身上。

第三章

1

我爸爸在纤维企业工作，妈妈是主妇。有一个小我四岁的弟弟。贫困、疾病、家人间的矛盾……这些都没有经历过。我家是个典型的平凡家庭。

我明知是必然，但时不时感觉自己的经历很没劲，甚至觉得低人一头。平凡，在我的价值观里，曾是一种罪恶。

我不知多羡慕阿佐绪或者正已的家庭。阿佐绪的家人一身暴发户气味，不体面，感觉不到丝毫美感。另一方面，正已的家庭尽管有档次，却有点缺乏爱，充满冷淡的空气。

幻想自己置身于这种不舒适的环境里，是我的乐趣之一。在我头脑里，构思了几出悲剧。这悲剧故事构思在游戏般的空想中，因为不具备实感，总有点甜美的苦恼。在想象中，我成了阿佐绪，成了正已，经历着充满孤寂的、波澜起伏的人生；我再放弃那一切，返回自己现实中的家、那充满温馨的客厅。

有一次，在饭桌上，处于逆反期的弟弟把有茶的茶碗扔向妈

妈。茶碗打在妈妈手臂上，掉在榻榻米上。妈妈默默盯着弟弟，睁大的眼睛落下了泪水。

弟弟转过脸，说：“我讨厌老妈的眼泪。”妈妈想说话，嘴巴一张一合，但语不成声。短暂的沉默。妈妈突然站起来，弓着背，从厨房门走了出去。

我内心叫好。心想，这下子自己家里也终于开始不安宁了。不安和期待，让我心里怦怦直跳。

然而，妈妈不久就若无其事、一脸清爽地回来了。就像吃饭中途去了一趟洗手间而已，带着一丝不好意思的表情继续吃饭。

茶水应该不太烫，不知何故，妈妈手臂上好长时间都留有一道细长的烫伤疤痕。妈妈时不时骄傲地展示这道伤痕，手掩着嘴，挺得意地嘻嘻笑。

爸爸见了，也一起笑。弟弟也说“有什么好看嘛”，最后也笑起来。有点儿做作的家庭温暖。明知这有点做作，可家里四个人全都能正经八百表演这一招，我家就是这么个稀有家庭。

一九七二年，我大三那年春天，爸爸调职到札幌分公司。还在读高中的弟弟跟父母一起移居札幌，我在井之头线沿线租了一间四席半的公寓，开始一个人生活。

跟大熊的关系仍持续着，但自从我一个人过日子后，关系开始有点不自然。大熊之前很方便，随时可用公用电话打到我家。即使我不在，妈妈也会认真告诉他我的行踪。现在公寓没电话，跟我联系不便了，他对我起了猜疑。

他目光炯炯地质问我：“你某月某日晚上在哪里？某日下午为何不来俱乐部室？上个周日跟谁过的……”紧接着，他冷冷地

盯着我，掉头就走，没有音信。到这个地步，大熊在俱乐部室见了我，也一言不发，惹来知情者好奇的目光。

一天晚上，大熊不知从哪儿借来一辆小轿车，开到我的公寓前，把我载到附近的一块空地，然后向我提议：“我们在这里一起死吧！”

看着他把预备的软管接上排气口，要把废气引入车内，我还是不成熟吧，糊里糊涂就真觉得，也只有一起去死了。

我明白两人之间的热情在消失。然而，我讨厌老于世故地大谈解决方案，或者假装冷静地拖下去。一是我学不来，二是觉得这样太不纯粹了。

我说得写遗书，返回公寓后，取出稿纸，但就在此时，突然发生大地震了。简易的木建筑公寓晃得很厉害，我们紧紧抱在一起，等待震感过去。

最终，地震也没怎样就过去了，而这成了改变心情的绝好机会。我们不想死了，面对稿纸写不出东西来。他扫兴地开着借来的车子到奥多摩兜风，再返回。

大熊在公寓门口放下我，说：“再见。”时值黎明时分，东方的天空开始露白，漂浮着暗红色的云。我也说：“再见。”那是意味深长的“再见”。他神情悲伤，但什么也没说，发动了车子。

自那以后，我不再见大熊，偶尔在俱乐部室看见，也就打个招呼。那一年，我退出了戏剧部。

是否加入一个俱乐部，学生生活很不一样。我远离俱乐部活动，生活为之一变。朋友来往少了一半，后来，我大学的课，也只上必需的最低限度。

我偶尔也想念大熊，想见他。但每次我都问自己：是真想见大熊，还是仅仅为了排解孤独而已？答案总是后者。

我去图书馆读书，又天天跑电影院，找花钱不多的电影看。我原本就喜欢耽在读书这种纯粹个人的快乐中。在大学期间考一个图书管理员资格的想法，始于这时。

我明白，喜欢书，并不一定就要做图书管理员。图书管理是服务业，必须能隔柜台跟任何一种人对话，也不允许单凭个人决定书的价值。还有人断言：尤其不适合不爱跟人交往、封闭、内向的人。我想，这么说，自己也许做不来，但也没想往别的方向走。

我之所以希望去学校图书馆，而不是公立或私立的普通图书馆，是因为我自以为是地想象，规模小的图书馆，个人自由度大。取得了资格，我就去考在东京市内的私立 K 女子学院的校图书管理员，这所学校是从初中到大专的。新录用一人，却有上百人应征，我完全不敢想的，不知为何就录取了我。

这是一所想吹牛都难的、档次不高的学校，但也许是有历史且毕业生中不少是原华族^①的千金小姐吧，学生都是家境富裕的女孩儿。可能是捐款多，学校各处设施都很完善。其中，独立建设的大圆顶式图书馆美丽壮观，以藏书丰富著称，不仅国内，连国外也有同行来参观。

早上八点四十五分前到位，摆好当天的报纸就开馆。我可利

① 日本一八六九年授予以往的公爵、诸侯的族称，一八八四年规定为五个爵位，对国家有贡献者也予列入，成为有特权的社会身份。战后于一九四七年废除。

用休息时间和午休时间，放学后学生就来得少了，也就教师或教授们不时来查阅一下东西。手头空闲时，我可以尽情搜寻想读的书。

四点多分闭馆，五点整已经收拾完毕踏上归途。不左顾右盼径直回公寓，自己做饭，去澡堂，十二点上床。相当一段时间里，我的生活大致就是这样子。

工作了半年后，攒下几个钱了，我退掉一直住的房间，另租了在五反田的、别致的高级公寓。房间是七席左右的单间，有三席大的厨房兼餐室，带浴室洗手间。

房间朝北，是个一整天都没有日照的、有点暗的房间。窗外的中庭有一棵大樱树，一到春天，开出一树绚烂的樱花。到晚上各家亮灯的时刻，之前沉入昏暗中的樱树，就在光线中白白地凸现出来了，一下子巍然耸立。此时，我就把椅子搬到窗边，独自喝着啤酒，什么也不想地眺望朦胧的夜樱^①，忘却了时间的流逝。

因为寒暑假和春假都跟学生一样放假，每次放假我就回父母住的札幌的家。连休日时，我就独自来个短途旅行。学生时代的朋友来电话就去吃个饭，或者跟学校同事去喝个小酒，这些是偶尔为之。

连我在内，学校的图书管理员共四人，都是女性。最年长的算是头儿，三十几的有两位，我肯定是最年轻的。因为除我之外，其余三人都结了婚、有家，没法悠闲地聚齐出去喝喝茶，私

① 日本人有夜晚赏樱花的爱好，但因须在月光皎洁之夜，可遇不可求，近来多以打灯光代替。

人交往很少。

我跟能势五郎一下子热乎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能也因为我身为年轻女孩，朋友却少，预约表上总是空白，生活老实清淡、一成不变之故吧。

能势是教世界史的老师，属于学校高等部。他比我大六岁，有一个刚满三岁的女儿和刚怀上第二个孩子的妻子。

他常来图书馆查找世界史文献，有时我也帮他一点忙，于是就熟悉起来了，这是我们关系的开始。他算是个小个子，但样样运动拿手，练就了结实的身體，颇为匀称。

教师爱穿黑褐色西服，能势却总是穿白色翻领衬衣，配牛仔褲似的窄裤子，打扮得年轻、率性。天冷时，上面套一件色调好看的夹克。一头随意的长发接近衣领，虽难说是帅哥，但还是颇有派头的。曾经听学生们议论说，这位老师不大爱说话，挺酷的，不好接近。

一九七八年五月。到了快闭馆的钟点，能势冲进图书馆来。他是来归还世界史的书的，但说今天一定要找到接下来用的书。我们一起去开架书库找的时候，同事们陆续下班走了。

外头已经暗下来，连学生的身影也看不见了。虽不到开暖气的地步，但到了日暮时分，还是冷飕飕的。匆匆走过地板的脚步声也沉寂了，窗外微微传来的、遥远的城市喧嚣也显得有些悲凉。

没找到要的书。他看看手表，说：“我开车来的。送送你吧。”在依赖的心理作用下，我轻易就答应了，这是因为自己太想得到温暖吗？

他问我：“家在哪儿？”我告诉他住在五反田的高级公寓。他文雅地笑着说：“你饿了吧。让我请你吃饭吧，感谢你帮我找书。”

那天晚上，能势载着我，到目黑一家精致的小意大利餐馆吃意大利面条，又坐他的车返回住处。距能势傍晚在图书馆说“送你”四个小时。我做梦也没想到，这短短的四个小时，能势改变了我之后的生活。

不仅如此，真无法想象，我跟能势的幽会，最终结果是第三次见到了正已。

如果我没跟能势好、那天没跟他在小石川后乐园散步，我就不会见到阿佐绪。而如果我没见到阿佐绪，恐怕永远也不会再见到正已。

2

没多久，能势就以每周一次的频率上门了。他一般是在周六晚上来，过了深夜就回去。每四次有一次过夜，这种时候会一起待到周日下午。

不知他是怎么跟妻子解释的，“不在场理由”似乎很完美。住下过夜时的他，跟必须回家时的他不一样，神色特别安稳自在。

我跟能势之间的关系，用语言解释很简单。让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肉欲而已。

每周的星期六，我去买回晚餐食品。用吸尘机清洁地板，洗

刷好浴室，洗个澡，这时候，门铃就该“叮咚！”地响了。

我打开门，能势不做声地进来。一如往常的能势……在学校常见的、白色翻领衬衣外套夹克打扮的能势，我却已经在那一瞬间，穿透能势的衣服，看见了他的裸体，嗅到了他肌肤的气味。能势已经不是教师。他只是一个雄性，没有姓名，没有住址，什么都没有。

能势反手锁上门。在狭小的玄关，视线交错，仿佛怒目相向。我们只用目光确认彼此期待沉溺于赤裸的本能。

能势以略为粗鲁的动作揽我近前。然后，一张嘴把唇贴在我脖颈上，与此同时，一边爱抚乳房，一边慌乱地脱掉鞋子。

我的身体被能势包住。脑子里火花四溅。感觉整个身体被暗夜的海吞噬下去。我们无言地拥抱、喘气、发出短促的声音，瘫倒在凉凉的、亚麻油毡的走廊上。

多少次，我奇怪地听见从自己的喉中，迸发出不像是自己的、不雅的欢喜声音。我有一种幻觉，越是沉溺于能势的身体、沉溺于肉欲，我自己的身体就越是充满了锯末。

跟能势待在房间里的时候，我忘记了思考，连感情也失去了。我变成了“雌”的容器。那容器里头，锯末“咯吱咯吱”响着塞进来，容器渐渐沉重，变得无精打采，最后，都弄不清自己是动物，还是微生物，或者只是一块石头而已了。

我们在走廊亲热之后，洗个淋浴，喝啤酒，吃简单的晚餐。然后，一般是没等吃完饭，就急不可耐地伸手扑向对方的身体，餐具咣当，酒瓶歪倒。缓过神来，我们已经在床铺上，一边弄得床垫嘎嘎响，一边喘息。

之后，有个短暂的睡眠。从睡眠中醒来，又伸手扑向彼此的身体。如此循环往复。

在我们之间，几乎没有像样的对话。短促且没有意思、算不上逗笑或婴儿学语的寥寥几句话。或者是类似叹息的窃窃私语，有助于酝酿性事气氛的那种。假定我们之间有沟通，大致也就这程度。

也就是说，我时不时弄不清在自己房间里的男人是谁了。他是自己学校的世界史教师，他已经结婚，兴趣是滑雪和潜水，喜欢的国家是希腊，学生时代读了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很感动，这些关于能势五郎的、所知不多的了解——同时也毫无价值，我全都忘掉了。他只是一团肉，被上帝选来点燃我的身体。

一九七八年九月。就这么个能势，周六之夜住在我的房间。翌日，我们在小小的厨房隔桌子相对而坐，用勺子吃切成两半的葡萄柚时，他难得地提议：“去外面走走？”

我不大清楚他为何那样说。前一天晚上，我们做得比平时还疯。

的确，暑假期间，我们相见次数骤减。从八月中起，我回札幌探视父母了；我返回东京时，他又带孩子回老婆娘家，所以好些日子没有见面。

也就是说，是在时隔半月、一个可以从容相对的晚上，但即使那样，我们也太动物化了，以至于害怕起来：我们脑子没事吧？老实说，我内心里，厌倦了室内弥漫着性事后的甜腻腻的馥味儿，也厌倦了在空调房里不知冷热地赤裸着身子，床上乱糟

糟，或者淋浴多次，肌肤发胀。

是能势选了去小石川后乐园。我也不知道，为何非小石川后乐园不可。只是想散散步、吸吸新鲜空气的话，有数不清的庭园可供选择，不必去后乐园。要以距离来算的话，白金的自然教育园也行，芝离宫庭园也行。或者在我公寓周围走走也不错。

时间已是下午一点。“原想说驾车到箱根附近兜风，”能势说道，“不过，这样的时间出发，回来就太晚了。”

于是，他装作偶然想起似的，提出了小石川后乐园。

那时候，能势跟老婆孩子住在西池袋。他是驾车来的，跟我在小石川后乐园外分手之后，走首都高速回家，比较方便。我想，他可能是因此选了小石川后乐园的。

那确实是胡猜而已。不过，对我来说，能势有老婆孩子，自己成为他的出轨对象，原本就不具任何意义。我也曾想过，他可能是因为妻子怀孕、在家里性生活不如意，才往这里跑得勤吧。奇怪的是，即使我这样想，心里也没产生凄凉之感。

首先，对于能势的妻子，我没有可称为嫉妒的感情。同时也没有罪恶感。

“我反而是做了他老婆的替身。”奇怪的是，我这么一想，更激发了对能势的性欲。这显然跟独占欲不一样。

我原本对能势一无所知。也不太想知道。这是很奇怪的。相比之下，我却想毫无遗漏地知道正巳的每一件事。正巳油然而生的念头、莫名地掠过正巳心中的情感、无法解释的种种情绪——一切都想知道。

我想要的不是正巳的肉体，是藏在他肉体底下的、深处的

一切东西。仿佛想成为他的眼睛、他的头脑，化身为他的感受本身。

面对正已时的我不一样。正已的肉体——皮肤、肌肉、温暖触感、弹性——对我而言，只不过是覆盖正已自身的、美丽的面纱而已。我赏识、怜爱面纱，但不激发肉欲。我试图跟正已本身，跟成为正已核心的、肉眼看不见的某种东西交合。

这尝试本身已带给我无上的陶醉。实际上，是能势不可比的……

市内道路比想象的要通畅，我们抵达小石川后乐园时，刚过两点。

一个美好的晴天。因是星期天，还担心会拥挤，但买了门票进去一看，也就稀稀落落几个散步者而已，没有团体游客，庭园里一片宁静。

这里是水户光圀^①邸宅旧址。对我来说，这里是没有来过的地方，但能势如何就知道了。他没翻在门口领的导游图，而是自信地迈着步子，遇上在树荫下的长椅上认真画画的人，他就远远窥看，然后对我表达干巴巴的感想：“挺棒的”或者“不大行”。

树木茂密处响着慵懒的蝉鸣。不时吹过的风，提早带来了秋凉。红紫色的胡枝子花也开始有了。

看着左边长满巨大莲叶的莲池，走过小小的太鼓桥，正要从白丝潭边走过，能势说：“你看！”

① 指德川光圀，是德川幕府时代，日本贵族英雄人物的代表。

望向能势指的方向，只见一家人站在池边，撕了面包片往水里扔。有大人腿脚般粗的大鲤鱼纷纷聚集而来，搅动着水面。五岁左右的小女孩发出金属般的嬉笑声，把一整片面包扔了下去。鲤鱼军团咬住面包片，享用起来。小女孩欢笑蹦跳。

“好像有鳖呢。”能势说道。

水池里有一个叫“蓬莱岛”的小岛，还竖立着一块要烂掉的木牌，写着“请小心鳖”。

离开鲤鱼军团一些的水面上，隐约看见龟甲似的东西。“在那里！”我说着，指着鳖鱼。

能势突然抓住我的食指，嘴里说“这样手指要被咬啦！”，塞进嘴里去咬了一下。我笑着抽回手。能势也笑了。可是，笑声被白丝潭不间断的流水声盖过，随即听不见了。

那里很难下脚。我留心着脚下不被绊倒，跟能势手牵手跨过沿溪流的小踏脚石。

能势故意要把我推下踏脚石。我咋呼起来。可是，咋呼声之中，有种不真实的感觉。我不大喜欢能势在外头这样装普通恋人的模样。

不久，我们来到一个别致的松林广场前，看见一对男女缓缓向这边走来。

我猛然停住。前面走来的女子见了我，也马上止步。

“熟人？”能势问道。

我没有回应。我不出声地微笑着，咬着嘴唇径直向她走去。

满脸天真的感动，先走过来的是她。“类子？是类子吧？”

声音、说话方式、牢牢吸住别人视线的美丽……一切都没有

变。我使劲点头。

阿佐绪压抑不住兴奋地拉起我的双手，喘着气说：“哎呀呀，真的是类子啊。竟然会在这里碰上！究竟怎么回事？”

从旁看来，阿佐绪的美更出色了。少女时代的美简直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她就如鲜花盛开。一朵花，芳香飘逸，色泽艳丽，同时还能感觉到美妙触感似的。

太想念了，心怦怦直跳。她干爽柔软的手不肯放开我。

她涂了浅桃红色甲油的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颗款式高雅、设计简单的钻戒。身上穿一件丝绸柔质的米色连衣裙，不突出身体线条。脚蹬一双浅口轻便鞋，与衣服同色，鞋跟不高不低。化了充满透明感的妆，正适合初秋的下午。没烫的栗色头发笔直，在颈项处结了个好看的发髻。我马上感觉到，阿佐绪的生活环境与以前有了差别，开始了不同于以前的人生。

能势背向我们，站在有些距离的地方。我在意着能势，做了个仰望天空的样子，说：“这么好的天气嘛。”阿佐绪随即说了声“我们也是”，一下子回过头去。

她身后是一位仪表堂堂、高个子的白发绅士。记得他穿淡绿色的夹克，配做工讲究的浅茶色裤子，衬衣领口露出苏格兰围巾的花纹。袴田不年轻却打扮花哨，那种旁若无人的表情，更让我忘不了。

他那种表情，并非对年少者居高临下，也不觉得是过分的自我意识。硬要说的话，有点类似死板的英雄主义。这说法有点奇特，就是拼死也要自我陶醉、告诉自己非这样做不可的表情……当时他那种表情，后来牢固地形成了我对袴田的印象。

“正好，我来介绍——这位是袴田先生。”

我猛然想到，袴田一定是阿佐绪的经济后援。他不像是阿佐绪的恋人或者单位的上司。既不像是亲戚，也不像阿佐绪的恩师之类。袴田对阿佐绪，明显相当于父辈……不，年龄之差更大。

“袴田先生呀，”阿佐绪瞥我一眼，说道，“是我的 fiancé^①。”

腼腆的表情，感觉有些做作。我正迟疑是否该说“恭喜”，阿佐绪接着说：“下个月就举行仪式啦。哎呀，类子，从那时以后，发生了好多事情！我最终也不得不放弃了音乐的道路……其实呀，父亲的公司破产了。还不止呢。真的发生了很多事。父母离婚了，妈妈说跟哥哥在纽约开日本料理店，一去不回。加上三年前，父亲卧病在床，最终也去世了。哎，你记得吧？我家有过佣人的？”

“小君吗？”

“对，对。还记得呀！出事牵扯到小君了。父母离婚，原本就是为了小君。所以……”

“一肚子话嘛，”袴田打断话头，说道，“我在车上等吧。”

我没觉得他是烦躁。他嘴边浮现出温和的笑容，看阿佐绪的目光深处，充满了威严。

阿佐绪有点慌张似的，对袴田说了声“对不起”。她说：“不好意思，久别重逢，忘乎所以啦。啊，我忘了介绍——嗯，这位是青田类子，我初中的同学，关系最铁啦。”

① 法语，未婚夫。

“初次见面。”我郑重地致意。袴田微笑着，向我投来少见的直率、真挚的目光。简直就是日夜思念、终于得见渴慕之人的那种目光。

“请多关照。”他说着，伸出手，“我是袴田。我们有机会一起坐下来慢慢聊的，说好了啊。”

“噢噢。”我说着，低头看着他伸出的手。知道他是要握手，颇为吃惊。我慌忙伸出右手。

袴田的手厚实、温暖，带着微微潮气，能感觉出外科医生或者雕刻家的手那种奇妙的纤细。

带着热忱地握手，时间长得以为他不会放开了。我正困惑地寻找该说的话，接下来的瞬间，他失去了兴趣似的、粗鲁地放开手，说了声“那就告辞了”，冷淡地移开了视线。

阿佐绪对着袴田步向白丝潭的背影，大声说：“我马上就过来！”

袴田照旧向前走，挥一下右手，示意“知道了”。

“他挽救了我呢。”目送袴田离去，阿佐绪转向我，说道，“他是精神科医生。我患严重失眠时，人家介绍认识的。啊，你别误会了，不是说他给我治好了失眠的意思。是其他意思的挽救。说捡回了一条命也行吧。不过，怪怪的吧？”

“他很绅士呀。”

“你看他多大年纪？难以置信吧——今年五十八啦。比我大三十一岁哩。”

我没吃惊，即便阿佐绪说要跟大她五十的男人结婚，我也不会吃惊吧。我倒觉得，长大成人的阿佐绪，似乎更适合年龄差距

大的、父亲似的男人——不，甚至是祖父似的男人。

“比跟小三十一岁的人在一起，要好得多吧。”

我开玩笑地说，阿佐绪笑得肩头直晃。“你胡说啊，类子。”她说，“我才二十七呀。要是小我三十一，他还没出生哩。”

阿佐绪笑一阵后，咳嗽了几下，把脸上的散发拢到耳后，眯着眼睛看我，说道：“不过，他这人太挑剔了。你看，我这副打扮、这副模样完全不是我的趣味，是他的趣味。他最讨厌我穿开领衣服或显身体线条的衣服。他说‘你有些地方，原就显得低档。所以，穿衣得注意’。我勉强照他说的呗。连说话措辞，都被彻底教了一通。我对他，必须得说敬语哩。还有呢，我只好放弃弹钢琴了。袴田呀，什么都得是最好的。他说，要是听音乐，就得上音乐厅，听正经演奏家的演奏。不听三脚猫功夫的玩意儿。所以，我没法让他给我买钢琴。”

阿佐绪说着，没显得有多不满，又眯着眼仰望天空。“不过，我也抱怨不得吧。因为我也不是坚持要弹钢琴。既然他救了我，就照他说的做吧。要是没他，我这时的生活，还是在城市边缘的酒馆里，穿着粉红色裙子，弹唱《My Way》呀《The Memory of San Francisco》之类。于是乎，可能跟那酒馆的某男侍应什么的发生关系，怀上孩子，男的溜掉，自己门都出不了，没有钱，在奶瓶旁边灌酒，然后酒精中毒死掉。”

“好可怕的想象力呀。”我笑道。

阿佐绪深吸一口气，边呼出边说：“不是想象。我真的过着类似的生活。”

“你打过弹唱的工？”

“噢噢。弹唱还是好的啦。还得给醉醺醺的客人伴奏呢。到我出场时，店里的妈妈桑就用麦克风向客人介绍我，这样开头：‘这位是艺术大学钢琴专业的才女……’中间话头一转：‘……她曾努力要走专业路，可惜没成功，对吧，阿丽萨？’于是客人哄堂大笑。”

阿佐绪浮现出自嘲的微笑。“阿丽萨是妈妈桑取的名字。每天晚上，都有客人约会。因为拒绝也烦，不时应酬一下。深夜请我去吃寿司，吃完就上酒店房间。休息日就约我打高尔夫——就是这样过日子。”

我微笑着说：“那，你并没有怀上店里男侍应的孩子吧？”

“有一个人对我挺好的，他向我求婚，甚至租了很好的公寓给我。我这人，想有很多孩子的呀。五个、六个都行。如果我怀上了孩子，我可能就会跟他结婚了。”阿佐绪突然挪开视线，嘟起丰满的柔唇，“可是，也不知是运气好还是不好，我没怀孕。我现在想啊，无论怎么样，怀上就好了。”

“为什么？”

“你知道的呀，类子。袴田那把年纪啦，可能要不上孩子了。”

“五十八的话，不还是正当年吗？”我说，“这个年龄的人跟年轻太太生孩子的，太多啦。”

阿佐绪点点头：“是啊。”

她向我露出一个透明的、好看的笑容，看着我点点头，像要自我确认似的。

一阵干爽的风吹过，一瞬间，把阿佐绪宽松的褶裥裙吹得紧

贴在她身体上。之前遮掩住的身体曲线清晰显现。令人目眩的美丽线条。

“哎呀，抱歉抱歉，”阿佐绪笑道，“太想念你啦，都是我一个人在说话。你怎么样？你一直没介绍嘛。那边那位是谁？男朋友吧？”

那时候，能势坐在广场的长椅上，抽着烟，望向菖蒲园那边。看得见没有花的菖蒲园里，几位工匠在收拾庭园。

“不是。”我笑着否认了，“他是单位里的朋友。刚好有事要见面，碰巧天气好，就过来走走。”

“不寻常嘛。”

“要是男朋友或者 fiancé，早给你介绍啦。”

阿佐绪的大眼睛调皮地闪着，一下子拉起我的手，说：“坐一下？”她指指旁边的长椅。

我们在长椅上坐下，微笑着，重新打量对方。我掏出烟盒打开，问她：“抽吗？”阿佐绪抢了过去，说是袴田不让她抽烟。

“我们早点相遇的话，就能请你来参加订婚仪式了。”阿佐绪美美地吐出烟雾，说道，“是在八月份，还能调整的。袴田喜欢排场，发了三百份邀请。你信吗？我邀请的人，尽是在之前的夜总会干的女招待呀、妈妈桑呀，还有在店里认识的、刚出道的歌手之类的。人数也少。袴田那边可不得哩。什么参议院议员呀、大企业老总呀、同行的医生呀……”

此时，我突然觉得“袴田”这个姓有点印象。“袴田先生，莫非就是著名医生袴田？媒体上经常说起的……噢噢，名字叫……”

“亮介。”阿佐绪吐着烟说道。有几分粗鲁的语气中，带着对自己人谦逊的味道。

袴田亮介作为精神科医生广为人知。他在日比谷拥有豪华的诊所，耗时的治疗细心热忱，但一天只接受几个人的预约，也因收取天价诊疗费而出名。为此，我也曾看到某杂志揶揄他说，他的患者只能是特殊职业的人或者带有不能曝光的秘密的人，例如政治家、企业老总、艺人等等。

“刚才见面的时候，我没留意呢。既然如此，该有个盛大的婚礼啦。”我说道。

“累死人。现在就烦透了。而且呀，我好想穿结婚礼服的，他说不行，得梳文金高岛田^①发型！类子，是我穿呀！试过了，一点都不合适，烦死人。”

我微笑着说：“没关系啦。你穿什么都合适的。”

“我现在穿的也合身吗？”

“当然，很棒。”

“不会土里土气的？”

“哪儿的话。感觉是一位富豪高雅的少奶奶。”

“不显老吗？”

若是别人——美貌跟阿佐绪可有一比的女性朋友，我听她这样问，一定很烦吧。可阿佐绪是认真的。她真的问我自己作为女人的价值。

“还是一样啦。”我笑道，“不但不显老，你坐在这儿，回头

① 日本女性传统发型之一，高发髻。

率还是百分之百。”

阿佐绪把盛在手里的烟灰轻轻倒在地上，看着我说：“类子，你跟以前比，一点没变。”

“怎么说？”

“你总是让我安心。”

“真的是这样嘛。”我说，“又不是撒谎来让你安心。”

“你真好。”

阿佐绪说完，也许有点儿害羞吧，突然面向前方做了个跟打扮不相应的、轻佻的小姑娘的表情，叼上半截烟。

“没能请你来订婚仪式，不过十一月里，家里有个小型聚会，你一定得来。”

“什么聚会？”

“是纪念新居落成的聚会。袴田正在建一所房子，跟三岛由纪夫家一模一样。你知道三岛由纪夫吧？是个小说家，切腹自杀了，脑袋‘骨碌’一下……”

我忍住笑点头，阿佐绪衔着半截烟，不慌不忙地在白色手袋里摸摸，取出红皮本子和圆珠笔。“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给你寄邀请函。”

我照吩咐，在本子上写下公寓地址和电话号码，递给她。阿佐绪不经意地望望本子，笑得有点无奈。

“袴田呢，就爱读书，都是挺难的书。其中尤其喜欢三岛由纪夫的书。我最讨厌读什么小说，对三岛由纪夫，也就在周刊杂志的卷首图片专栏看见过而已，就连他的家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听袴田说，三岛死的时候，他忽发奇想，要建一所跟三岛家

一样的房子。”

“三岛家？没见过实物，倒是在照片上见过几回。”

“怎么样的？听袴田说过，可他用的词儿太难懂。”

解释起来很麻烦。我不觉得用“维多利亚王朝的房子”或者“洛可可风格的房子”这种词汇，阿佐绪能理解。

“是白色墙的漂亮洋房呀。”我答道，“你肯定也喜欢。”

“听说要建一所跟作家的家一样的房子，我就想象是日式旅馆似的房子了——日式感觉的呀。他说完全不一样。”

“不仅仅不一样啦。似乎在三岛由纪夫家，连一间日式的房间都没有吧。”

我这么一说，阿佐绪咕哝道：“我也喜欢榻榻米房间呀。”她嘟起涂成橘色的丰满嘴唇。

提到了三岛，我不可能不联想到秋叶正己。事实上我也想到了。可是，那时的我在乎的，反而是能势。

能势正好坐在我们正对面的长椅上，叼着香烟，伸长下巴看天。他手撑没靠背的长椅，两腿分得很开，挺着胸脯。衬衣前胸清晰地凸显他的厚实胸板。

难以置信的是，我眼看这样的能势，产生了钝痛似的欲望。那阵子，我简直是一只被荷尔蒙驱动、向他扑去的小动物。我不觉得不厌其烦地要他的身体是很滑稽的，是无谓且可耻的。

“我该走啦。”阿佐绪看看她带金锁的、椭圆的漂亮小手表，说道，“要是太磨蹭，得挨袴田训斥了。见面太好啦。不可思议的偶然呀。十一月一定要来。之前也可能打电话。好吗？”

“那当然。”我说。

可是，之后，在庆贺袴田新居落成聚会的邀请函寄到之前，阿佐绪没联系我。当然，我也没给她打电话。因为当时太突然了，我忘了问她现在住哪里，是否已跟袴田同居、往哪儿打电话能联系上她。

目送阿佐绪小跑着远去之后，我走去能势坐的长椅。他问是谁，我简单说了阿佐绪的情况。

能势几乎没听。他在长椅上搂过我的腰，手的动作有点儿黏糊。

熟悉的欲望旋涡，涟漪般在我身上荡漾。我确认周围没人，探出身子，双手去搂能势的脖子。

唇贴耳垂蠕动时，能势身体有点僵硬。“傻瓜，”他小声说，“别诱惑我。这么着，不又要回你房间了吗？”

“不想吗？”

“今天这就得回家。否则……”

“否则呢？”

“……我可能变成残疾人。”能势说着轻轻一笑。

从菖蒲园后绕过，穿无花的藤架和梅林，我们又返回白丝潭前。给鲤鱼喂食的一家人仍站在同一地方。四周围一圈人，看来一群鲤鱼大张着嘴、争夺面包屑还颇有趣。

水池边上，一丛鲜红的石蒜刚开花。在一个平静的秋晴下午，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喂鱼情景中，凸显着这么一丛花，仿佛有点不吉利。

我和能势并肩走向庭园出口，突然想起，在三岛由纪夫死前留下的作品《天人五衰》里，有一段写到了小石川后乐园。

本多繁邦用一生续写轮回转生的梦，进入了老年。他将美丽

的孤儿安永透收为养子。这个安永透产生了奇特的冲动，想要野蛮伤害对他倾注少女纯真爱情的百子。百子长得漂亮，有教养。有一段描写二人漫步小石川后乐园的情景。

我记得，那也是在秋天。当天回家后，我翻阅了《天人五衰》。虽说是秋天，但不是九月上旬，那里面描写的，明显是进入十月后的、仲秋的风景。

那是即将闭园的黄昏时刻。有一句描写“天还亮，昏暗却已迫近”，其后，三岛由纪夫接着写道：

“我们三言两语交谈着，脸靠得好近，却感觉像从地狱远方彼此呼唤着……”

自己跟能势在庭园长椅上脸庞贴近时，也是这样。彼此近得气息相闻、身体挨碰，却感觉我们不过是从地狱远方伸出手来。过分沉溺于肉欲，也许我们二人，连彼此是在地狱深渊寻求对方都不知道。这么一想，一下子很不开心。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我除了跟能势相会以外，几乎不会去想他。回顾跟能势的情事，也不曾有身体火烧似的感觉。

床边床头柜抽屉里的避孕用具小盒子，或者浴室小壁柜里、白色搪瓷杯的能势专用牙刷，以及他在超市买的浅褐色毛巾布睡衣，对我而言，只是跟众多日用品同样的东西。

不见能势的时候，我的身体就像不晓得欲望的、少女的身体，质朴而干爽。我每天早上七点起床，去学校图书馆上班，在庞大的书堆里整理书籍，心无旁骛，空闲时间里读书，回到家洗个澡，又读书。几乎不跟人打交道，也没感觉有必要。

周日独自上街，进咖啡馆，花时间品尝咖啡。然后转一圈书

店，在钱包容许的范围里买新书、看喜欢的电影，把在电影院没吃完的爆米花撒给公园里的鸽子，搭电车回家。

就这样一个星期过去，到了周六，能势又出现了。在玄关迎接能势的那一刻，我就把一周来漂泊其间的故事世界、影像世界和现实世界完全忘掉了。

轰轰烈烈的肉欲支配了我。那一瞬间，我感觉爱着能势。事实上，我在心底里怜爱能势，嘴里念叨着“我爱你、我爱你，别离开，你哪儿也别去”，等等。

能势也回应同样的话：“我不走啦。怎么会走？类子、类子，我只爱你……”

可是，我们彼此都明白，话中有假。时间一到，能势穿上内衣，穿上衣服回去了。我赤裸的身体披上睡衣，送他到门口。

只有那时略感寂寞。虚无感、孤独感像雾霭一样围绕着我。

然而，当确认能势出门而去、脚步声渐远之后，我锁门挂上链子，熄灯返回寝室，五分钟不到，我已经忘掉了能势。放喜欢的音乐、抽烟，裹着带有能势气味的床单、在台灯下开始读没读完的书时，我很快回到了原本的我。然后，半是寂寞，半是由此而松一口气地想：噢，到下个周六的一个星期，又开始这样平静的日子了。

那是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为止的我。

3

三岛由纪夫在东京马入建成维多利亚王朝的洛可可风格白色

公馆，是一九五九年的事情。

新居落成之初，被杂志刊登在卷首图片栏里，一时成了社会上的话题。我当时才上小学，没有印象了。看到杂志上刊登的三岛邸宅照片，是很久以后的事。

既不是长满爬山虎的砖砌厚重建筑物，也不是美国家庭剧中所见的、带草坪和游泳池、有大窗台的西部建筑物。怎么看都好，也就是一所日本人把认识上的西洋美来个彻底表现、人工味道极浓的房子而已。

似乎有恶评说，那装饰过分、金碧辉煌的邸宅，不像文人的家。但仅以照片所见，我颇不以为然。庭园里怀抱竖琴的阿波罗雕像也好，二楼窗子突出的露台也好，室内放置的猫足洛可可风格家具也好，大理石桌子也好，高高的烛台也好，全都按照主人的意思，安置得宜。从那里，只能感觉出似是而非的花哨与豪华和走向死亡的平静。

听说三岛是个被死亡的念头缠绕了一生的作家。为了隐藏陶醉于死、不顾一切扑向死亡的自己，他必须用人工的铠甲守卫在身边吧？否则，他连写作也做不了吧？

一九七〇年晴朗的十一月二十五日早上。碧蓝的天空下，三岛身着楯会制服，决然赴死。同志的车子来了，他站起来，眼望虚空，打开仿洋房的白色门扉——恐怕是镶玻璃的，走出外面。门扉在他身后关闭，这是最后一次，再不会由他亲手打开了。在那一瞬间，邸宅时光停滞、凝固于沉默之中，迄今倾注于它的一切情念消散了。

我并没有目睹三岛由纪夫这般身影，但岁月流逝的今天，在

我的想象中，三岛由纪夫最后一天的身影，与袴田或秋叶正已的身影重叠在一起。

如果说，最初也是最后、体现三岛牢固美意识的、具体的城堡……就是三岛邸宅，那么袴田邸宅所为何来？如果它是用于隐藏某种东西的城堡，袴田亮介需要隐藏什么呢？另外，邸宅里被作为活美术品的阿佐绪，对于袴田而言是什么呢？每每念及阿佐绪，脑子里扭曲的想念就增长起来；而秋叶正已出入袴田邸宅，呼吸着那里的空气，是什么感觉呢？

时至今日，我还得不出这些问题的答案。

在我记忆中的风景里，唯有袴田亮介这个人，把三岛由纪夫的精神、三岛由纪夫透彻的美的意识当做借来的衣服，穿在身上，假冒了秋叶正已的容姿，潜藏在模仿那位奇特文人邸宅的房子里而已。

十月中旬、秋意正浓的日子里，我收到了阿佐绪的邀请函。她和袴田联名邀请我参加新居落成纪念聚会。

邀请函装在纯白信封里，信封是横式的，厚实、好看，用红蜡封缄。邀请函上简短地写着，为纪念袴田邸宅落成，拟于新居举办小小游园会，然后是一句玩笑话：“不问性别便服即可，男士晚礼服、女士晚礼服、牛仔裤、迷你裙，不胜欢迎。”因属无主持人、无致辞者的率性聚会，可在下午一点至三点之间自由出席，更可中途退席。有一点我马上明白了，这是个不拘一格的奇特聚会。

我几次窥看信封，心想阿佐绪附有什么信息吧？但什么也没

有。我在一同寄来的回邮明信片的“出席”处画了个大大的圈，加一句“期待当天见面”，付邮了。

袴田的家谱说得俗点，属于“统治集团”——支配者阶层之最。

他祖父是原银行董事长；他父亲袴田总二郎是次子，做过医院院长，成为医学博士；嫁给他父亲的女子，也出身名门。

总二郎有艳福，婚后频繁传出绯闻，后对叫绫乃的舞台新星动了真情，轰动一时。绫乃与总二郎生下的，就是袴田亮介。

总二郎认了亮介，给他“袴田”的姓。然而，不得不息演、以“妾”的名分度日的绫乃，后来病倒了，在亮介六岁时去世。

绫乃死后，总二郎接回亮介，在总二郎家与其他同父异母兄弟姐妹一起生活。据说继母是个老实人，没有虐待继子，但也没有爱；她对亮介说话，措辞总是跟对别人家孩子一样。

只有父亲总二郎溺爱他，在教育方面不惜金钱。他跟同父异母兄弟一样，有自己的房间，在同样条件、同样教育环境里成长。父亲建议他做医生，而他自己觉得，要做就做精神科医生。这恐怕也是他成长于复杂的环境、平日里就感觉到精神上无形的扭曲之故吧。

亮介原本成绩就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之后，进入东大医院精神科工作，后留学法国。回国后，三十七岁时有总二郎的帮忙，在日比谷开了袴田诊所，是专门治疗精神疾病的。

也许是没有遗传父亲总二郎吧，他在对待女性方面很晚熟，四十岁上，才终于跟一个来诊所治疗轻度抑郁的年轻女患者恋

爱、结婚。这位女患者是名气颇大的美术馆馆长的女儿，门第无可挑剔，是人人看好的婚姻。

可是，这位妻子八年后患乳腺癌死了，也没留下孩子。

这些是我当时了解的、关于袴田的所有信息。几乎都是从阿佐绪那里听来的，或者正已从父亲那里获悉的一星半点，又或者是杂志报纸刊登的、刚好被我看到报道。

我不记得我曾跟袴田本人认真说过话。即使去阿佐绪家多了以后，我也没跟袴田一起吃过饭、一起喝过茶。充其量也就打个招呼，那也是因为袴田甚少待在家里吧。

袴田不放弃傲慢的诊疗原则，就是说，不是患者挑医生，而是医生挑患者。另一方面，对他自己挑选的、为数不多的患者，他则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去治疗。紧急时，即使半夜三更也跑去诊所；一大早被吵醒也没有一句怨言。原本休诊的周日、节日，是否休息视患者情况而定；也会前往患者请求的地点。

我上他们家玩，偶尔在走廊或者楼梯上跟袴田擦身而过，袴田总是和蔼可亲地眯着眼睛，跟在小石川后乐园头一次见面时一样，像好朋友重逢一般兴奋，投来直接的目光，说：“哎呀呀，欢迎！”

“哎呀呀，欢迎！”除此之外，我从他嘴里听到过什么话呢？他曾喊过我的名字吗？说“青田小姐”也好，说“类子小姐”也行。他想到过，我这人也是有名字的吗？

对袴田来说，把我归入妻子阿佐绪的老朋友的范畴，已经足矣。

然而，对我来说，袴田绝对不是让我头疼的人。正已在信里

反复说，这个袴田他讨厌不起来，我也是。

不论何时见他，都感觉他控制得很好。经历了非常事的人，终能显示出达观平和的精神世界。然而，袴田是与达观无缘的人。

在他身上，只能感觉到彻底掩饰自己的、沉重的铠甲。他在自己披的坚固铠甲上，描画了美丽的装饰；他这种人，喜欢不被人看透铠甲地活着。

我认为，他身为精神科医生，却憎恶人的精神。他从事错综复杂、一团乱麻般的精神治疗，却始终有一种要呕吐的感觉吧？

情绪、神经、感受这些玩意，对于袴田来说是马粪不如的东西。他只愿承认实在的美。可以看得见、嗅得到、摸得着的东西……即便那是死了的、曾是无机质的东西。至少，这些东西比名为精神或感受等等的蠢物，更为强烈地吸引他。

袴田曾对正已这样说：

“就这样看，你是个完美的帅小伙。可是，很可惜，有些地方糟蹋了美。”

那是在二月一个结冻般的夜晚，阿佐绪、正已和我一起去喝酒，到了深夜，我们把醉倒的阿佐绪送回家的时候。刚进玄关，阿佐绪瘫倒在地上，正已想抱起她，刚拉起她的手腕，袴田从里面走了出来。

正已草草打了个招呼，看着袴田，追问道：“什么意思？”他感觉这话有点儿带刺。

袴田瞥了一眼醉得不省人事的阿佐绪，骆驼咀嚼般蠕动着嘴巴。严厉的表情，像砂糖溶解般变得柔和了。“别凶巴巴的，我嘛，只是说，你是个帅哥。”

“承蒙夸奖。”正已定定地看着袴田，说道，“可是，您话里的意思，我……”

“人家说你帅，你就凶巴巴的。有些愚蠢的女人，人家不夸她的能力，说她美女，她就生气起来。可我没想到，连你也是这样啊。呵呵。”袴田眯着眼，转瞬间，像哄小孩似的盯着正已，笑了一下。最后的“呵呵”，略微感到一丝卖弄。

阿佐绪被正已拉着手，身体大幅左右摇晃，她轻轻打了个嗝儿。袴田向正已伸出手，用手指头示意把阿佐绪交给他。正已刚将阿佐绪交给袴田，阿佐绪便瘫倒在袴田怀里，鼻尖撒娇似的贴在袴田的脖颈。

“是精神啦。”袴田别过脸，像避开阿佐绪熏人的酒气似的，说道，“这么说可能有点失礼，在我看来，你脆弱的精神，抹杀了你可贵的美。”

正已面无表情地站着。袴田突然浮现痛心疾首一般的笑容：“我说过头了吧？”他又说：“总是窥探人的精神，没啥好主意。希望你别不痛快。”

可正已表情依旧。袴田微微“嗯哼”一下，便轻轻抱起阿佐绪的身体，显示了超乎他年龄的臂力。

“有劳二位照顾，不好意思。我来抱她进房间。应该请二位喝杯热咖啡的，不巧佣人已经回房休息了。”

“不打扰了。”正已说道。

“那就失礼啦。”袴田说着，背转身去。

那是一个冰冷的夜晚。走到外面，正已跟我并肩走着，我记得他嘟囔“精神”这个词儿时，呼气白蒙蒙地围绕着他的脸。

这奇怪的说法，也许是个突如其来的想象吧。然而，我敢说，正已和袴田有一个共同点，这是确定的。

也许出于偶然吧，通过阿佐绪这个女性，他们强烈地感到，无意中共同拥有着各种各样的意识片段。而这些东西，呈现在他们都爱读的作家——三岛由纪夫的许多作品中，与三岛本人特有的美感和美学共通。我现在也这样认为。照这样去想，我那般爱慕的男子——秋叶正已之谜就解开了。

4

袴田邸宅举办新居落成纪念聚会，是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虽然邀请函上写着“风雨不改”，但那天跟前一天一样，是晴朗的秋日。

袴田邸宅位于川崎市多摩区边上、与宫前区交界处。

在小田急线的向丘游园站下车，走路不需多长时间。但我觉得看着一旁的生田绿地步行挺寂寞的，一次也没这样走。与之相比，我从田园都市线的鹭沼站或者宫前平站叫出租车更方便。

驱车走东名高速、在川崎立交下来的话，也就十分钟距离而已。自从坐正已的车子、跟正已一起前往袴田邸宅多了之后，我就不用去最近的车站、再叫出租车了。

袴田邸宅坐落在充满田园风景的小山丘上，与生田绿地相连。沿生田绿地开上弯弯曲曲的陡坡，再过一段未铺设的路面，来到尽头的角地。隔着未加装饰的黑色铁门，看得见白色墙体的建筑物，确实如我从照片上所见，跟三岛由纪夫的家一模一样。

可是，我觉得宅邸面积足有三岛家的两倍——不，三倍吧。

大门口有崭新的石板引桥笔直通向邸宅，宽度足够一辆车子轻松通行。沿引桥右侧是端正的石砌勾栏，勾栏外，右侧是从房内可出入的庭园，左侧是人行道和铺设同样石板的小广场。广场上放置着与石板地同样石材的窄长石凳。

举办那次聚会的当天，鲜红的大枫树，来劲地在石凳上方高高伸开枝杈。谁也不去坐石凳子，只有落叶不断飘零，铺在冷冰冰的石头表面。

这是个阳光普照的日子。金秋澄澈的天空，让万物的轮廓都清晰呈现；在光和红叶树木的围绕之下，袴田邸宅的白色墙壁，令人感到某种仪式的庄严。

广场后头是与邸宅并立的大车库。车库二层是住房，从车库出入。一眼就看出那是袴田家佣人的住处，但也不觉得是给佣人的简陋住房，而是色调与邸宅外墙协调的、别致的小住宅。

然而，美丽的、笔直耸立的白色围墙外，有一片缓缓倾斜的杂木林。邸宅背后也一样，茂密的树木与生田绿地相连。宅地前未铺的路面，像田间小路一样，在斜面的梯田中蜿蜒通向山脚，可谓绝好的眺望角度。如此悠然的牧歌式风景，和奢华的维多利亚风格邸宅，令人感觉有不协调之处。

陆续驱车到来的客人打扮光鲜，他们在大门口下了车，高声谈笑着，过引桥而来。铺石板的广场开放为停车场，但开车来的客人们几乎都嫌在大门内停车麻烦，就在大门外的路面上成纵列停了车。为此，大门外排了一长溜车子。几名男子跑来跑去，不知是瞧热闹的，还是媒体的人；两名穿制服的保安应该是雇来

的，他们像宫殿卫兵似的，站在大门口两边，关注着周围。

由山头一角修成的宅地，原本应有无数高高的树木围绕。然而，也许是袴田的趣味吧，或者说，袴田认为是三岛由纪夫的趣味吧，树木无一例外都作了精心修剪，去掉枝杈，呈现出人工盆栽的模样。

镶玻璃的大门向两边打开，与通向阳台的其他出入口一样，有圆形的博风窗。打开的房门前，一名佣人模样的男子在迎客，他穿着黑色西服、打着黑色蝴蝶结。他快速地确认客人递过来的邀请函，见客人手上拿着外套或者披肩等随身物品时，就迅速接过来，用衣架挂在门旁的衣橱里。这人面无表情，他麻利的动作，令人想到训练有素的酒店侍者。

我在宫前平车站打出租车过来，在大门旁下了车。我走过引桥，来到门口，那男子低声说“欢迎光临”，郑重其事地看着我，接过我递上的邀请函。

“您是青田类子小姐，东西可以放在这里，有需要吗？”

“哦，我没东西。”

此人年龄不好推测，不知他是青年还是中年。他皮光肉滑，三七分的头发黑油油，可他却显得疲惫，有一种阴郁、老迈的气息。他有一双水汪汪的黑亮大眼睛和一对粗粗的眉毛。鼻梁高挺，有一张帅气的脸庞，但无论他待在哪里，那里的空气就像薄纱披在他身上，让人对他视而不见。

“您要先看看屋内的话，在这里就行。”

我一看，入门处立着一个小小的牌子，上面写着：“希望入内参观的来客，请向管理员提出。但是，只限于一层部分。”

“入内参观”一词，令人联想到旅游景点的寺院佛庙。我一时无语，男子脸上浮现出冷冷的微笑，直挺挺地站立着，干咳一下，仿佛决心不等到我的回答不动弹似的。

这时，屋里头有人的动静。“类子！”阿佐绪的声音惊动四周。

“好啦，水野。她是我的朋友，我来带她看。”

阿佐绪穿一条深黄色修腰、少女式的七分袖裙子。艳丽的、鼓起的裙子下，穿着地道的衬裙。她从玄关里头向我跑来，裙裾略微提起，看得见重叠数层的蕾丝。

在小石川后乐园重逢时，阿佐绪梳的是成熟的发髻，这天也是一样，但一丝不乱，更显出她小脸的美。

眼前仿佛就是一个大芭比娃娃。我露出笑容，接受阿佐绪的欢迎——她飞跑过来，把高跟鞋穿成拖鞋的模样。

“恭喜你呀，好棒的房子。”

“可是，就是有点儿死板。我就喜欢运动衫牛仔裤、随便躺卧的感觉。”阿佐绪嘴里说着，无所谓地打量自己穿的一身，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啊，介绍一下。”她瞥了一眼一身黑西服的男子。

这时正好没有来客，那男子想检查一下挂衣壁橱，停住手，往阿佐绪这边回过头。

“这位是水野先生，是袴田的司机兼秘书。他跟袴田打交道的时，比我要长百倍——从前一位太太时起。对吧？”

阿佐绪这么一说，叫做“水野”的男子向我格式化地点点头，然后把客人的薄白披肩小心地在衣架上挂好，放回壁橱，说道：“不是的。我在这里服务了十年，是在前一位太太去世

之后。”

阿佐绪明显不服地说：“是吗？”水野关上壁橱，转向阿佐绪，默默地、缓缓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道：“是的。”带着教导似的语气。

阿佐绪突然拉起我的手，走到玄关外面，在石板步行道上漫步起来。

“那家伙，真叫人头疼。你看他，笑也不笑吧？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那种小看人的说话腔调。”

“他十年前就做袴田先生的秘书了？”

“对。他今年四十岁左右吧。从前是国会议员的专职司机。那位议员是袴田的患者，因此就认识了……也不知道看中他什么。袴田雇用了水野夫妻呢。他太太叫初枝，是管家保姆。我来以前，饭菜都是初枝做的，袴田好像很习惯她的烹调。所以，现在也全都是她在做。我嘛，一来我懂的菜式很有限，二来每天准备饭菜也很繁琐，就正好了。”

阿佐绪带我到红叶枫树下的长凳边，抬头望着树说：“真漂亮。”她又说：“这一个月来，我忙得不可开交……结婚仪式、蜜月旅行、搬家等等，不知道这棵树叶子这么红了。”

风呼呼吹过树梢，枫叶飘落。门外依然人声嘈杂，但外墙为避人耳目而建得很高，从我们所在的地方，不知道是什么人聚集在邸宅前面。

“很高兴你来。”阿佐绪郑重其事地说，转向我。她美丽的脸庞上，落下透过枫树的斑驳光影。她不知为何像在哭泣。

“结婚仪式很豪华，这个家也样样都豪华，客人天天来……

可是，我却觉得寂寞。这是为什么？”

“你累了吧？”我说，“瘦了点？”

“嗯，有一点。”

阿佐绪突然摊开裙子蹲下，像在路上玩滑石的孤独少女一样，捡拾掉在那里的枫叶。

“从前的朋友都避开我，说跟嫁入豪门的女人没交集。如果你今天不来，我就孤零零一个人了。”

“说什么呀。不是有袴田先生吗？”

“那也是。”

“你呀，诸多不满。”我对她笑着说，“你跟从前一模一样。”

一对刚到的夫妇穿着讲究，从我们旁边快步走过。他们对阿佐绪点头致意。阿佐绪慌忙站起来，像提线木偶似的笨拙地躬身还礼。

“遭报应了吧？”阿佐绪说道，“唠叨这种事情，可要遭报应的。得当真才行。咦？”

阿佐绪突然把手里的几片红枫叶往我手上一塞，把视线挪到我背后。我也顺着她的视线，转过头来。

那天，我穿着得体的套装。条纹米色西服上衣，配同色西服裙，胸前有小缎带的白色丝质罩衫。上下一套的西服是参加晚会用的，省去了搭配的麻烦，但我这一身跟阿佐绪相比，感觉不仅色调、设计不合适，简直就无地自容。

不合时宜的凄惨突袭了我，就是在这种时候，我第二次与秋叶正已重逢。

正已由保安带进门来，他看见我们，突然停步。他瞪大了眼

角细长的、澄澈的眼睛，随之从他柔若橡皮的嘴唇上浮现出难以察觉的微笑。这笑容渐渐成形，他难以置信一般迈步向我们走来，爽朗地“嗨！”了一声。

他的视线短暂地在我身上礼貌性地游移。他表情复杂，带着羞怯因而显得困惑似的。他耸起双肩，维持着笑容，深呼吸。然后，他把目光从我身上挪开，郑重地在阿佐绪跟前一站，轻轻地行了个礼。

“今天过来恭喜你。”

“好久没见啦。”阿佐绪说道。

我不明白正己为何在这里，不明白他为何对阿佐绪说“恭喜”。我只是茫然地打量着二人。两人很般配。我再一次被极不合时宜的情感突袭。

“高中一直到现在，真是久违啦。”阿佐绪重复道。

正己点点头，忽闪着好看的长睫毛，用食指尖抠一下鼻子，说道：“老爸感冒了。他说‘人家大喜日子，不出席是失礼的，你去吧’……像我这样子来，不要紧吧？”

“当然啦。”阿佐绪说道，“我不是给你也发了邀请函吗？跟你爸联名的。”

“不，信封上只写了老爸的名字。”

“撒谎吧？”

“真的。”

“哎呀，是我不好。我弄错了。不好意思啦。”

正己笑笑，然后说：“恭喜你结婚。”听起来像是附带说的，也像在拼命压抑自己的感情。

阿佐绪应该详细解释了袴田从什么渠道知道“秋叶造园”、如何委托他们模仿三岛家进行设计的，但我记不清楚了。大概是一位跑三岛家的建筑公司“S建设”的人介绍的。

实际上，当时的“秋叶造园”不但业务精湛，而且老脑筋的正已父亲一丝不苟的态度在委托人中间悄然获得好评。袴田要仿建三岛邸宅时，肯定对房子和造园的细节都有要求，可能这时候听说了颇受好评的“秋叶造园”，就决定委托他们。袴田当然不知道，“秋叶造园”老板的独生子，是自己新婚妻子阿佐绪的初中同学、曾在神社接吻的男朋友。

“我完全忘了要跟你说这件事。”阿佐绪天真地笑了，“这宅子的庭园是秋叶君的爸爸修建的，秋叶君也没少帮忙。袴田也夸他技术精湛。”

“你继承家业啦。”我仰头看着正已，说道。

他穿着双排扣夹克，配浅青灰色裤子，打着领带。他锐利的目光瞥了我一眼，让我想起在伊豆时那种扎人般可怕的眼神。他好像成了习惯似的深吸一口气，轻轻一笑，说道：“人生，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曾管着秋叶家的正已奶奶五年前已去世。父亲也接着病倒了。当时正已正要从东京都一所私立大学法学部毕业，便常代父亲带工匠们做业务，一来二去的，等父亲病愈，家业也离不开他了。

“这棵枫树是我栽的呢。”正已仰望长凳上方，自言自语道，“它是山里自生自长的，老爸喜欢它的树形，就带回家栽种。这么动人的枫树，可稀罕了。”

我用指头玩弄着阿佐绪塞过来的枫叶，说道：“是啊。”

树高约五米吧。枫树向左右自在地伸出枝杈，仿佛一个人脚踏大地、自豪地仰天伸开双手。

曾几何时，谁都相信正已必定以头名毕业，应届考上东京大学，在人们羡慕的、扬名立万的路上飞奔。我难以置信，这样一个他竟然挖起一棵在土里长得好看的枫树、运送、重新栽种、满足地夸赞着它的枝杈。

体力劳动练出的肌肉，以及紧绷的腹部，透过他的衣服呈现出来。实际上，他比在伊豆相见时更魁梧，晒得恰好的肌肤也都新鲜水灵，由此而散发出某种莫测的愁苦伤悲。我联想到雕刻艺术中的青年形象：与苦恼难分难解的、难以言喻的官能……

因水野大模大样地走过来，我们的谈话中断了。水野称阿佐绪“太太”：“先生在庭园叫您。”

阿佐绪神色不安地点点头，仿佛表示对“太太”的称呼难以置信似的。她对我们说：“那我们稍后再聊。”

水野跟在转身返回邸宅的阿佐绪身后。看得见阿佐绪直接从勾栏走去庭园。水野迈着方步，消失在玄关后。庭园里，众来宾各自端着饮料谈笑，从我的角度看不见袴田的身影。

“你还好吧？”正已收回目送阿佐绪的视线，问我。

我点点头。

“奇遇啊——在这种地方遇上。”

我还是点头。

他在晴空下，目眩一样眯眼俯视我，欲言又止。

我脑子里翻腾着在伊豆的记忆。然而，我没打算提及任何让

他回想起伊豆的事，也没说三岛由纪夫在市谷自杀那天晚上，我曾打电话到他家。

有一种事到如今、夫复何言的感觉。阿佐绪重逢正已，可能短暂地沉浸于又酸又甜的伤感中。重逢少女时代动过心的异性，谁都有一番伤感。何况还跟这位异性在一段时间里交往很深呢。

然而，我没有任何该感伤的余地。我跟正已之间什么也没有。从严格意义上说，没尝试过发生事情。除了在伊豆那愚蠢的一幕和之后正已寄来的一封道歉信，以及他坦白了性无能的秘密之外。

“房子完成之前，我参观过里面一次。”正已没看我，注视着邸宅那边说道，“二层是袴田先生的书房，一层有书库。书库里已经放满书了吧。”

“可以参观的呀。”

“是吗？”

“不过，只限一层。”

“噢噢，”正已说，“去看看？”

“你喜欢书看来没变啊。”

“我也就这么点乐趣。”

正已那么说着，定定看了我一下。我呼吸困难起来。我正要移开目光时，他用几乎听不清的声音说“我去看看”，迅速离开了我。

庭园里，宴会正热闹。小圆桌和椅子在露台和庭园随意摆了好几处，每张桌子都挤满来宾。

庭园中央设了台子，摆有三明治、菜肴吐司等小吃；露台

上，估计是为当天雇请的侍者按宾客的要求制作饮料，诸如鸡尾酒、软饮料等等。

阿佐绪与袴田并排穿行于宾客之间，微笑寒暄。袴田穿着有四颗金纽扣的深蓝色双排扣夹克，远远看去是一对活力十足、虽年龄差异颇大却挺般配的夫妇。

也许是袴田妙语不断，周围不时响起女宾客的笑声。与叉子触碰碟子、玻璃杯往桌上搁的声音交汇在一起。

鸟儿在某处尖声鸣叫。干冷的风吹过，围绕邸宅的所有树木枝杈摇晃，响起类似海边涛声的声音。把周围染成姜黄色的宁静秋日，开始在石板引桥上拉长影子。

我漫步走过石板，从玄关进屋。不见水野的身影，只有两位初老^①女宾客一边对日常用品赞不绝口，一边一只手端着盛蔬菜吐司的小碟子，对某人窃窃私语。

5

要说袴田邸宅的日常用品、装饰品，那是多得说不完。其中给我强烈印象的是绘画作品。

客厅的天花板是个楼梯井，与上二楼的阶梯相连。不用说阶梯的墙壁，就连客厅后头的餐厨范围，宽阔、带扶手的楼梯拐弯处，还有化妆室里，甚至洗手间的一角，都挂满大小小、各种各样的裱画。恐怕不比要模仿的三岛邸宅少吧。

① 开始进入老年的年龄。

画作几乎都是描绘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洛可可时代的。瓦托的《恋爱游宴》和普桑的《酒神祭的狂欢》。后来正已说了这两幅画，它们便铭刻在我的记忆里。

这两幅画挂在客厅通向楼梯的墙壁上。瓦托的画描绘了幸福的热恋男女聚集的田园风景。画面上和风吹拂，充满清水凉意、衣袂窸窣、小鸟鸣啾。画作仿佛相信并且高声宣布：世界就在这里，一切可怕的、悲伤的、虚无的事情都不会发生，我们的爱情永远持续！纯朴的稚气给人深刻的印象。

普桑的画描绘了树荫下杂乱的男女饮酒跳舞的情景。画面洋溢的华美高雅、自得之情与瓦托之作很相似。我错过机会问，这些是原作还是仿作，或者复制品。不过，即便是复制品，也都装上了沉重的哑色金边框，比原作更堂而皇之地挂在邸宅白墙壁上。我回想袴田亮介的趣味时，首先想到的不是古董陶瓷摆设，而是这两幅跟他不搭调的优雅之作。

我独自在客厅转悠，看一眼楼梯前立着的、写着“往里谢绝参观”的牌子，寻找书库。明知正已在书库还想去，只是想调整一下，以单纯的老朋友身份跟他聊聊天。

自己拘泥于在伊豆的往事，想来不开窍。就那件事，他已郑重道歉，自己也接受了。只因是没有思想准备的意外重逢，就还在乎着，实在很滑稽。

书库朝北，在露台的反方向，是邸宅的里侧，马上就找到了。书库在有点儿晦暗的小走廊尽头，旁边是储藏室，门缝里可见还没整理的、搬家用的纸箱子堆积如山。

我知道正已在里面，所以轻轻敲门。“请进。”里面传来正已

含混的声音。

书库约十五席大，比我想象中的小巧得多。不过可能因为天花板高，感觉挺宽敞。书架摆放得像图书馆一样整齐，全部固定，靠墙以外的书架从天花板固定，防止它们倒下。有两个可开关的横窗。外面光线几乎不能射入，天花板上的苍白荧光灯照遍室内每一个角落，有点不习惯。

一瞬间，我想起自己工作的图书馆里，只摆放世界史方面图书的小小一角，由此连锁反应地进一步想到能势。那一年的五月，能势和我偶然地、避人耳目似的在那一角的书架前，在苍白的荧光灯光线下，肩头碰肩头地一起找书。那一刻，造就了彼此沉溺肉体的机缘。

“不简单，”我浏览着书架，边走边说，“几乎门类齐全啦。”

书库除我们以外，别无他人。脚下没穿拖鞋，地板的寒意透过长袜传来。正已站在靠近门口的墙边书架前，用心地看书脊，对我的赞叹轻轻点头。

“我呀，现在在图书馆工作。”

“管理员？呵，厉害呀。哪里的图书馆？”

“学校的图书管理员。是在学校图书馆工作的正式馆员呢。”

“结婚啦？”

“还没。”

你呢——我想反问他，但慌张之下没说出口。

正已不该跟人结婚。他虽然有魅力打动所有女人，但不能成为她们的结婚对象。至少，对于希望在大家祝福中结婚、生儿育女、过着平静的家庭生活的女人们而言，正已是没有用的男人。

我察觉自己浏览的书架，几乎全放着三岛由纪夫的作品。

“都是三岛，”我仰头看，“收集这么多，壮观啊。”

“嗯。”正已点点头。好一会儿，我们不做声，望着全都是三岛作品集的书架。

有硬盒子的精装本、选集、全集不用说，各部作品一概齐全，还有出成文库本的、后来改封面出版的作品，一起摆在同一个书架上。还有关于三岛由纪夫的评论集、三岛出演的电影剧本。也就是说，这里是三岛由纪夫爱好者收集的、三岛由纪夫的宝库。

有些我读过、手头也有，但绝大多数我没有看过。我当时实在没有逛旧书店、搜罗高价初版书的经济条件。我手上的书几乎都是文库本。

而袴田所拥有的三岛的书，全是有硬纸盒的、32开精装本。日光把书脊晒成了红茶色，如此在书架上一字排开，让我仿佛听见超越时空飞舞在从前的奇妙的风沙声。

正已突然伸出手，轻轻抚摸我面前书架上的精装本，那是黑色书脊、函装的厚厚四册书。就是三岛由纪夫自尽前一直在写的《丰饶之海系列》四部曲——《春雪》、《奔马》、《晓寺》、《天人五衰》。

“以前跟你聊过《春雪》吧。”

犹如在心中迸发似的，记忆复苏了：“当时，听你说喜欢的情节。记得你喜欢主人公松枝清显跟聪子在人力车里的场面吧？大雪天，两人在那里初吻……”

“记得很清楚啊。”正已微笑。有点隔阂的笑法。我马上明

白，他也碍着八年前伊豆的那件事。

我直视着书架，露出笑容说：“对我来说，三岛由纪夫跟你是真有缘。”

因他不做声，我仰头看看站在我身旁的他，说道：“我给你家打过电话呢。在三岛死的那天晚上。”

“三岛死的晚上……一九七〇年的十一月二十五日？”

“对。”

“我不知道。”

“是谁接电话？”

“是你奶奶。”我说着，目光回到书架上，“我请她转告我来过电话，看来她忘掉了吧。”

“实在抱歉。”正已恨恨地说，“那阵子，奶奶对我身边的女孩子搞了许多鬼名堂。我事后知道都很愕然。”

“那，你看到我寄的明信片了吗？”

“明信片？”

“哈哈，同样的下场。”我窃笑起来，“不过，不要紧的啦。没什么内容的明信片……只是不由写了：想跟你聊聊三岛的死。”

“是吗？”他轻轻点头，又一次说，“实在抱歉。”

过了一会儿，他像是豁出去了似的、以决然的姿势从书架上取出了《天人五衰》。“我呢，”他打开函套，翻到后面的书页，说道，“我买这本书的初版时，想起了你。噢噢，初版发行是一九七一年的二月吧。记得我是三月买的。突然想见你，想打电话。不知为何，当时没有勇气。”

“为什么需要勇气呢？”

他手上拿着翻开的书，抬起脸看着我，有点调皮地笑了。“你也许会冷淡地挂掉电话——被你这样对待，也承受得起的勇气啦。”

淡淡的、轻松的说法，任何人听见了也不至于发窘的男女关系。

“我又不是甩你的前女友。”我也想轻松地配合着他的腔调，手指玩弄着一直在手上的枫叶，说道，“不过，一想起三岛由纪夫，我也想起你啦。真的。自那时起，已经八年过去了。”

正已轻轻从我手上拿过枫叶：“这，是我栽的枫树吧？”

“就石板长凳边的那棵枫树。刚才阿佐绪捡的。”

“我栽的，阿佐绪捡的，你拿着。真有点儿不可思议啊。好像初中时代回来了的样子。”

我张嘴要说“又不是三角关系”，话到嘴边忍住了。不但不是三角关系，我们那时各自分离，只是三个点而已。如果那以后也仅是三个点，不即不离、在成年人常识范围内行事的话，我们的人生大戏将大不一样吧。

书库门响起静静的敲门声。虽不是在干坏事，但我和正已却都吓了一跳，正了正姿势，看着门口。

水野探出头来，瞥了我和正已一眼。“打扰了，”他说，“因为听见了说话声……”

“不可以到这里来吗？”

我这么一问，水野做出“没有的事”的表情，说道：“当然不是。这是先生引以为豪的书库。二位随意参观。”

水野退下了，没有关书库的门。是故意不关呢，还是粗心而

已呢？总之，这举动令人觉得有点讽刺，仿佛这么做是袴田家的规矩。

“矿物似的家伙。”正已嘟囔一声，把《天人五衰》装入函里，放回书架。

我们离开书库，一起走去庭园，跟袴田寒暄，加入聚会圈子。大约两点半之后，风变得有点冷。阿佐绪来我身边，搓着七分袖的手臂说：“冷呀。鸡皮疙瘩起来了。”

是真冷呢，还是婚礼以来一直延续的、过度的紧张感造成的呢？阿佐绪光是喝强烈的鸡尾酒，因醉意眼眶也红了。一对老夫妻说要感冒了，中途进了室内，除此以外，全体宾客照样在庭园里吃喝喧哗。

以我所见，谁都跟阿佐绪说话，谁都在谈论阿佐绪，而谁都一边为袴田的财力惊叹，一边私底下嘲笑他的奇思异想。要说袴田，则始终威风八面地接待宾客们，妙语不断，人家要握手就伸出右手，谈话间隙吃吃碟子里的东西，干杯，吸烟。不时突然陶醉于自己的杰作、忘了自己是谁似的，以少年惴惴的目光，仰望新落成的邸宅，一副忘情的样子。

邸宅前绵延的梯田和杂木林受着西晒；在一片金黄色之中，像舞台徐徐落下大幕一样，庭园开始投下影子。如同滴下的墨水，一点点向周围扩展。不久，太阳倾向西面的杂木林，不仅是庭园，连邸宅也一下子笼罩在秋天的影子里。

最后留下的只有我。秋叶正已何时走的呢？阿佐绪来我这里，问“秋叶君呢？”的时候，已经不见他的身影。

看来阿佐绪应酬时几乎没吃东西，客人走了以后，她老说肚

子饿。阿佐绪向我介绍了水野的妻子初枝，她请我吃她让初枝做的、小小的海苔寿司和豆腐味噌汤。我坐在邸宅厨房的圆椅子上，跟阿佐绪面对面吃喝时，袴田进来了。他看见我们，看看我们吃的东西，没做声走了。

我那时才知道，袴田完全只爱西餐，他最讨厌阿佐绪把日本老百姓的食物当零食、在厨房餐桌以外的地方吃。

第四章

1

水野的妻子初枝，是个肤色白皙的细眼女子，宽腮、有点儿兜嘴。个子、手脚、脸庞，样样都小。细看属于五官端正的，但因为脸孔太小了，减弱了其存在感。

问她什么，她就很干脆地一一道来，应答郑重、清晰，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话。她总是一副心藏秘密、避人耳目过日子的样子。实际上，除非必要，初枝甚至不与我们视线相交。

对于美，袴田有与众不同的执着。至少，他讨厌华美的东西、品味拙劣的东西、花哨抢眼的东西。初枝若非拘谨缄默的清秀女子，恐怕不会跟水野一道，夫妇俩一起被袴田雇用。即便雇用水野，他们夫妇得住进袴田家，但初枝若非被袴田看中，肯定也不会被委以家务。

初枝比水野小两岁，当时是三十八。这个年龄身上却没有赘肉，晃动着围裙蝴蝶结的瘦削腰身，从后面看就像少女一样。

我记得她的齐肩秀发，是在颈后扎成一束的，用发卡随意固

定散发。她化了淡妆，但不在意打扮。从来都是白罩衫黑裙子。

不过，这身打扮很轻柔。瘦小的身子忙碌着、默默操持家务的背影，确实隐约透出某种不为人知的、奇特的风韵。

阿佐绪早就疑心，初枝与袴田之间存在自己不知道的关系。而这种猜疑又常常借酒力带有狂暴的妄想。

“可能袴田现在就背着我，暗地里跟初枝发生关系。”

阿佐绪好几次对我和正己这样说。她越是醉得厉害，语气就越是否定。最后甚至说出：就在此刻，趁着自己不在家，袴田绝对在家里的某个阴暗角落，避开水野耳目，与初枝苟合；他们一边亲热，一边还发出讨厌的叫声。诸如此类。

我之前所了解的阿佐绪，绝非偏执的女人，也不是有啥说啥的女人。虽不在乎地说过别人难以启齿的事情，但那只是开玩笑时的故作惊人之语，类似少女的自曝丑事癖。

一个佣人女孩子，由于跟阿佐绪的哥哥、爸爸都发生了关系，导致他们一家离散，这样的经历，到了阿佐绪身上，简直就是肥皂剧的剧本。看似沉溺于自己的悲剧、但绝不会被拖累的才是阿佐绪；与此同时，对于自己到手的幸福，也没有特别陶醉，淡淡地接受任何命运的，也是阿佐绪。

不过，即使是这么个阿佐绪，看来也潜隐着某种激烈的、超乎常人的想象力。也许她由于与袴田结婚，环境为之一变，迄今隐藏的性格的一部分表现得膨胀起来了吧。

阿佐绪开始对初枝胡思乱想，是后来发生悲剧的导火线。直到最后，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那种地步。每次回想起阿佐绪越喝脑子越清醒，脸色苍白，反反复复唠叨自己与袴田的婚姻生

活时，我就深深地后悔。

我当时只以为，阿佐绪是为了吸引我和正已的注意，说话夸张而已。阿佐绪对私生活的不满，跟正已的不满完全是不同的类型。每次听阿佐绪抱怨婚姻生活的寂寞，我就想到正已听了必然会引起憋闷，反而为正已的苦恼而难过。我看的是正已，不是阿佐绪。从一开始，我眼里就只有正已。

尽管如此，那阵子，我们只觉得被编进了以袴田这位怪人为中心的、逃不了的法则和改不了的秩序之中。我们自己变成了经过精心计算的复杂几何学图案。而像是魔鬼附体般，疯狂地在一块布上一再编织莫名其妙的图案的，也是我们自己。

袴田新宅纪念聚会之后，我和正已、阿佐绪之间，不算写信、打电话的话，约有一个半月的空白期。

我们三人再次相约聚首，是在年底的十二月二十六日。之前我出了点情况。在圣诞平安夜的三天之前，能势的妻子生下了第二个孩子。

基本上是按预产期的，但我把能势妻子预定生产的日子完全忘掉了。听见来图书馆的学生在议论“听说能势老师有了第二个宝贝”，我才想起来：是吗，到这个时候了啊。

能势在我听到议论的第二天，来了我的住处。不提好像不自然，我就说了声“恭喜啦”。能势小声说“傻瓜”，脸上浮现出可怜又很困惑的奇特表情，拥抱着我，在我耳边说：“好想见你。”

生下的是男孩。我问他：“像你吗？”不过是表示一下关心而已，他却再次说“傻瓜”，也许是太想掩饰难为情的笑吧，眼睛

很滑稽地瞪着我。

他拿了上等香槟酒来，说是提早一点庆祝圣诞节。我们喝了那酒，爱抚彼此的身体，在一如往常的亢奋中躺倒在床上。

也许是心理作用吧，我感觉他的身体有甜腻腻的气味。我用鼻子蹭着他的胸脯、说“有点奶味儿”时，能势猛地撒开身子，脸上带着罪恶感似的。“对不起。”他说，“可能是刚才待在婴儿室里。先洗个澡就好了。我去洗一下吧？”

“没事啦。”我笑着说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开开你的玩笑啦。”

能势没有笑。随着脸色阴沉下去，他揽着我腰部的手停止了动作。在小桌子的灯光中，只有他的眼睛像水一样闪烁。

我照旧脸带微笑，双手搂着他的脖子，轻咬他的耳朵。在轻松的前戏中来这一招，他有时会兴奋得有点不好意思，但此时的能势却没反应。

我骑在他身上，吻过他的上半身。没有冒出热气、潮气什么的，干巴巴的、静默的身体在被单里歉意地蠕动。

“对不起。”能势说道。不合拍的笑容挂在他脸上。“不知怎么搞的，今天好像……”

我轻轻撤离身体，在床上坐起来。我伸手到小桌上拿过香烟叼了一根点上，赤裸着站起来，走到窗边，坐在椅子上。有好一会儿，我隔着玻璃窗看着中庭一棵光秃秃的樱树。

我察觉自己在哭，吃了一惊。渗出的泪水，一会儿变成了滂沱泪雨。我发现自己压抑着呜咽哭泣起来。

我可以发誓，我对于能势是个结了婚的人、他妻子生下第二

个孩子、他带着乳骚味来我房间，一点也不觉得愤怒、悲伤或者孤独。对我来说，能势从一开始就是跟别人结了婚的男人。他可以随意跟那人生孩子，我对此没有不满。我从心底里觉得无所谓。

那时候，我之所以觉得悲从中来，是因为能势不能跟我亲热。除此以外，没有任何理由。

一见面就疯狂地黏在一起、不停地发出欢喜之声的能势，于我而言，至少那一瞬间必须是为肉欲而生的男人。绝不能是为世俗烦恼所困的无聊男人，他不能因为妻子生孩子，来到情人的房间就为此心里有疙瘩不能成事。

“类子，”能势蹑手蹑脚来到我身旁，从后面抱住我整个身体。“对不起啦。不要哭。我只是有点儿累。马上就恢复了。真的。”

我拭去眼泪，挂上微笑，为哭泣表示歉意。我没想用语言抽象地跟他解释哭泣的理由。对能势不需要语言。能势是交欢对象，不是说话的对象、互相理解的对象。

我穿上内衣，套上乱扔在一边的毛衣。然后去厨房，切奶酪，和橄榄一起搁在咸饼干上面，跟冰箱里的啤酒一起搬到床上。接着播放唱片，关掉室内所有灯，拉开所有窗户的窗帘。

枯萎的樱树在各家灯火的映照下，隔着窗户清晰可见。我们就像在电影院观看荧幕，默默眺望着樱树，喝啤酒，吃饼干。

喝掉了第二罐啤酒，能势抖抖饼干屑，上了趟洗手间。他痛快地撒尿回来，突然用生气一般、包含杀气的目光打量我。

伤悲一下子离我远去。能势开始疯狂地爱抚我。那是为交合

的交合，为快乐的快乐，而不是其他别的。

他像野兽一样要我。我也要他。

“我爱你呀，类子。”能势嘟囔着，“爱着你，爱着你，只有你，只有你……”他喊着，咆哮着，就像一头野兽，在这之中，他到头了，我也到头了。

几天之后，我跟阿佐绪、正已在六本木见面，一起吃饭。

阿佐绪在夜总会弹钢琴打工时常去的店叫“克拉拉”，打着南欧菜的牌子，却是一家大众化的店。它是在旧大楼的地下一层。假的柱子和常春藤蔓布满天花板和墙壁，用折叠式的藤网围住各张桌子。看来这种廉价夜总会一般的设计，反而降低了店的品味——就是这样的店。

虽在年末旺季，店里除我们以外，别无顾客。阿佐绪说：“今天我请客。”吃完一道菜，她就和颜悦色地喊来中年店主，点下一道菜、饮料。

曾女装打扮、以同一店名在六本木开同性恋酒吧的店主，即使改了店名、留起胡须、穿上一身黑西装，也改不了性取向。他摆动着兰花指，一一解释菜单；他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正已。

“哟，这位跟阿丽萨小姐是什么关系呀？”

阿佐绪被提及从前的艺名，她先仔细叮嘱了“别再用这称呼了”，然后向店主介绍了正已。“他是我初中的同学，秋叶正已君。现在跟父亲管理造园公司，袴田家的庭园就是请他做的哩。很帅吧？看上啦？”

阿佐绪这么一追问，店主不知是表演还是真情流露，脸红着

说道：“请多关照。”扭腰向正已躬身致意。“叫我克拉拉好吗？哟，真是好身板。我问一下，您身高多少？”

“一米八再加几毫米吧。”正已和蔼地答道。

“一米八！”叫“克拉拉”的店主夸张地手按胸脯，像热衷歌剧的少女般眨着眼睛，“好棒！不过，咱没福分啦。一定炙手可热，不得了啊。阿丽萨结婚了，不可能了。噢，明白了。这位小姐，是现在的恋人吧？”

我知道这只是应酬顾客的话。他觉得不这样说的话，这伙人中就只有我没被谈及，所以特地说上一句而已。可是，我在乎正已怎么回应他的话。

正已的视线从我身上一扫而过，脸上浮现出无懈可击的、社交性的笑容，说道：

“她呀，我正要去追的，让你给暴露了。”

“哎哟哟，原来是这样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克拉拉爽快地笑着，开始给我们分发拿来的热毛巾。

那天晚上的正已，穿着一条细条纹深灰色灯芯绒裤子，配一件淡黄色的粗毛衣，一副不讲究打扮的模样。隔着柔软的毛衣，清晰地看出他强健的身体，即使不是克拉拉那种人，也能注意到。分布全身的美丽的肌肉。青春无限的性能量，令人联想到快乐和放荡……造园的工作锻炼了他的肉体，看上去洋溢着不知疲倦的生命力。

克拉拉一边给正已递毛巾，一边露骨地窥看了一眼正已的下腹部，说道：“哟，这位好像有大毛巾了。”

一瞬间的事情。最先笑出来的是阿佐绪。阿佐绪笑啊笑啊，

笑个没完。发神经似的笑声长久地持续着，最后，她双手捂着脸，拭去眼角的泪水。

“你这克拉拉，讨厌！什么话嘛，没品位！”

“我失礼了。”克拉拉憋着笑说道，“可这位先生真是太棒了。一想到他必定拥有好家伙，天天晚上使得欢，我就垂涎三尺，忍不住看了一下。不好意思，说了没品位的话。大家别受影响。”

我觉得我没看正己，他也没看我。然而，我的耳朵捕捉到正己天真无邪的健康青年的笑声。

在不知道正己身体缺陷的人中间，对正己开这种无罪的小玩笑、说些双关语，迄今究竟有过多少回？若无其事地听、不时以更厉害的俏皮话回敬、起哄大笑、以此与众人合拍——我联想到这时的正己的苦楚。我想，这个人，处于安慰、激励绝对达不到世界里。不知为何，我心头突然热乎乎的。

另一方面，阿佐绪看起来纯粹是对付不了自己的肉体。她身穿花哨的七彩珠片黑毛衣，配牛仔裤、短统靴，令人联想到爱玩的年轻女孩子，为了跟泡自己的男人去酒店，事先在手袋里放好了避孕用具。

阿佐绪大吃大喝、高谈阔论。喝掉啤酒、红酒，基本扫清桌上的东西之后，阿佐绪不要饭后咖啡，要了白兰地。

顾客就剩下我们了。店内播放着与季节不合拍的、慵懒的波萨诺瓦舞曲。

正己以开车为由，几乎没喝酒。我想，回程他得送阿佐绪了吧？他一开始就这么打算，所以开车来的？或者有其他意思？只有他一个人免了酒劲之下的唠叨。

我虽未至阿佐绪的地步，也开始醉了。我有点害怕正已显然冷静的自我意识。

他热心倾听阿佐绪小女孩一般的胡扯，问到他时，他就热心回答，但听来就像是事先确定的台词。我这样想：他照本宣科地回答，其间细致观察眼中的事物……

阿佐绪呆呆地望着我和正已，说道：“今晚好开心。”她咕嘟着：“好久没这么开心吃饭了。跟袴田一起，老挨他批。什么刀又用法不当啦，喝汤别弄出声音啦，别吃得太快啦。”

阿佐绪手舞足蹈地跟我们学在家吃饭的情景。餐桌在客厅深处。在六人椭圆餐桌就座时，必定是分坐两端、面对面。桌子中央有一个点燃的烛台和一个插有应时花卉的银器。摆放着正式晚餐用的碟子、刀叉。一开始吃饭，初枝便往来于厨房和餐桌间，一样一样上菜。

“初枝呀……”阿佐绪微微摇头，不屑地嘀咕道：“服务时，初枝几乎不开口。真是个好性子的人。可是，袴田对初枝‘噢噢’、‘哦哦’的，夸她做的菜呢。瞧她那时的得意模样。脸都红了。连袴田都暗笑。”

“那是你吃醋啊。”正已带笑道，“一直以来，袴田先生都是吃她做的菜，而不是你做的。一定很没劲啦。你做就好了嘛。这么一来，也不必无谓地吃醋了。”

阿佐绪喝掉杯中的白兰地，说道：“根本不是什么吃醋！”听她的语气好像在生气。“那两个人，就是不对劲。他们俩站在一起，看上去比我还像一对夫妻。下次你们来的话。仔细观察观察好了。我老实说，那两个人真的有问题。”

“说啥蠢话嘛。”我一笑置之，“谁看都是你，她跟你没法比的。”

“不是那个问题啦。跟我相比，有人更喜欢初枝也不奇怪吧？”阿佐绪愠气地说，她把掉在桌上的面包屑归拢起来。眼看她眼眶湿润、鼻翼鼓起，大滴泪珠落在归拢来的面包屑上。

桌子是四人方桌，阿佐绪旁边是正已，我坐在她对面。我看看正已，正已也看看我。我们彼此默默移开视线。

十一点了。店主克拉拉连影子也不见，不知去哪儿了。只有波萨诺瓦舞曲仍在店里回荡。

阿佐绪大声抽着鼻子，说道：“一年过去啦。”然后不知怎么想的，突然撒娇似的往旁边的正已身上靠，无力地把下巴搁在他肩头。我感到冰激凌融化垮下时的危险。

也许可以解释为青梅竹马呀、对惯熟异性没分寸的亲昵表现……

然而，阿佐绪这个动作，一定给了正已无边的快乐。这么一想，我突然被奇特的哀伤情绪攫住。那是类似于嫉妒的哀伤。

重见之后，正已在第一次写给我的信中，表明仍对阿佐绪有好感。对于绝无可能与阿佐绪交合的正已来说，恐怕他已在想象之中，无数次与之交合、相拥。难以想象，若得以一亲阿佐绪芳泽，于他是多么销魂的快乐啊。

我不愿看他那副美人肌肤近在眼前、自己欲望翻腾却没有出口的样子。他的欲望失去了表现手段，如沉渣般沉淀下去。他只能默默承受这样的沉渣。我想，正已这副模样，我能不知道最好。那是想象不出的炽热情感。我慌张起来，不知如何是好。

“跟正已结婚就好了。”阿佐绪的声音变了调。不像开玩笑也不像真心的口吻。“对吧，类子？就那么跟正已交往下去，高中一毕业马上结婚就好了。”

正已静静笑着，说道：“都是你甩我之过。而且就是一封信。事到如今却这样说。”

“我为啥会那样干呢？”阿佐绪目光茫然，“我那时好喜欢你的呀。可为啥那么干了？我完全不记得了。噢噢，跟正已结婚就好了。什么袴田，实在不行。这家伙，比起我，他更喜欢初枝呢。你信吗？结婚之后，他只亲热了我一次。就一次。我想早要小孩，想得不行，可就搞一次，成什么事嘛！——不不，不是年龄关系。说我淫荡，无心情亲热。——他明明白白说的哩。很过分吧？我只是跟他撒撒娇而已嘛。所以呢，他私下里跟初枝亲热。他这人，只喜欢初枝这样老实、被动的女人。”

我不合时宜地来了兴致，问道：“你主动时，袴田先生拒绝？”

阿佐绪点头：“他呀，喜欢性冷淡的女人。叫床简直是岂有此理。更别说女方提出要求，那绝对不行。哎，正已。跟你的话，马上会有孩子吧？我想要孩子，想要好多孩子呀。”

阿佐绪猛烈摇晃上半身，双手拉住正已的胳膊，潸然泪下。正已垂下视线，用没被拉住的手，轻抚阿佐绪穿的黑毛衣袖子。我喉头哽咽地看着。

阿佐绪发起酒疯来不得了。她的话语渐渐支离破碎，稍后便胡闹起来，失去意识。之后，我们好几次陪伴她、照料她。然而，阿佐绪总带着一种说不清的凄绝感，而不仅仅是借酒泄日常

之愤。

面对这种情景，我很难过。阿佐绪哀怨之深……想要孩子，却连怀孕的机会也不给，这样的失落感，总是勾起我的、由正已带来的失落感。

直到最后，阿佐绪也在追寻与袴田生儿育女、经营平凡家庭生活的梦想。而正已也直到最后都在追寻失去的、性的骄傲。

在这一点上，二人有些相似；形式虽不同，但本质上都只有所追求的性功能。

2

离开“克拉拉”时，已过零点。阿佐绪说，顺路再去一家认识的店；但她话刚出口便已意识模糊，站立不稳。我和正已必须一左一右搀着她、哄着她，走去附近大楼停车场、正已停车之处。

大街上人很多，处处有年末匆匆的痕迹。醉汉发出怪叫，身着华美大衣的年轻姑娘搂紧电线杆呕吐。一伙中年男子不知为何扭着身子大声嬉笑；两个情侣相拥消失在小径深处的昏暗之中。

阿佐绪一个劲地拧着身子要避开我们的搀扶，再三说“别碰我嘛，真烦人”。她虽然这么说，但我们某一方一撤开身体，她便伸手过来要攀住，好几次脚尖着地，差点儿摔倒。正已牵着她的手，要拖她走，但他这么一来，阿佐绪就去搂他，嘴里喊着小孩子的话“我要抱抱，我要抱抱”，死乞白赖。

正已脸上浮现出苦笑，一言不发。我也沉默。寒冷的夜。冻

凝的深夜寒冷之中，只有我们三人嘴里呼出白蒙蒙的气息。

正已的车子是天蓝色大众。我让嘟嘟囔囔的阿佐绪在后排躺好，自己坐在副驾驶的位置。

在车里谈什么呢？在后排的阿佐绪入睡、安静下来之后，我们说了许多话。可我记不清了。

在袴田新居落成纪念聚会上重逢，之后有过书信往来，但像这样相邻坐在车里，首先感到的，只是奇特的难为情。我太想掩饰这一点，不着边际地四处扯，正已也予以回应。

实际上，没能说两个人单独的话，也没打算说。尽管阿佐绪在酣睡，但在这种时刻，我和正已之间，有难以抹去的疏远。

这也不奇怪。我们越是不想翻起八年前伊豆的记忆，彼此间越是强烈意识到那件事情。明知彼此都害怕，回避溜出这个话题来，又怎能深入过去的共同回忆呢！我们那个时候能放心交谈的唯一回忆，只限于初中时代，但就连那些事情，也只能想是事后发生在正已身上的悲剧的前兆，我不能坦然面对。

抵达袴田家，是深夜一点稍过的时候。这里气温比市内还要低个一二度。邸宅周围刮着干冷的冬天寒风，冻凝的天空中星星闪烁，在蜿蜒的梯田对面，可见城市稀稀落落的灯火。

我先下车，按了大门的对讲机，一个男人的声音回应，是水野。

看来他还没回自己房间，在等阿佐绪。水野一身秘书打扮，黑西服加白衬衣；他来到大门口，从里面打开门。

阿佐绪依旧大醉，酣睡不醒。拍她喊她，她都不睁眼。正已把她的手搭在自己肩上，想把她从车里抱出来。

以正己的力气不难抱出阿佐绪，但此时水野无声地上前来，说“我来”。

正己第一次见水野时，就形容他“矿石似的家伙”，我也有同感。以后也没变。水野身上完全没有人的反应。既不会对阿佐绪的大醉苦笑，也不会担心她的身体、显示不快。他只是面对当天自己最后一件工作，把阿佐绪像卷毯子一样抱起，匆匆大步走过引桥，向宅子走去。

后排座位上还扔着阿佐绪的手袋。我慌忙捡起手袋，向水野追去。

宅子门口出现了袴田的身影。薄毛衣加裤子，身上披一件一望即知的高档丝绒睡袍。袴田看看水野，看看阿佐绪，顺带着看了我一眼，脸上浮现出极不痛快的苦笑。

正己追上我。他喘着气，向袴田躬身致意：“有点过了头，很抱歉。”

初枝从里头跑出来，给水野帮忙，去脱阿佐绪的鞋子。这么晚了，初枝仍系着围裙，手背有水滴，仿佛刚才还在洗东西。

我向初枝递过阿佐绪的手袋。初枝点头接过去，没有做声。

阿佐绪睁开眼睛，歪着脸张开嘴。不知她是哭还是笑。她喉咙沙哑，连喊要喝水。水野不慌不忙地回里头去，随即端出一杯水来门口。

阿佐绪就着初枝的手喝水，似乎突然察觉是初枝，说了声“不要”，厌恶地推开初枝的手。杯子差一点从初枝手上掉落。透明的水花泛着冷光，溅落在地板上。

“好像我把老婆害得大发酒疯了。”袴田话中带笑，命水野把

阿佐绪送往二楼卧室。

水野点头小声应诺，再次轻轻抱起阿佐绪。这让我联想到把不听话的孩子扛起来打屁股的动作。

阿佐绪双手拍打水野的后背，两脚乱蹬。她穿的黑毛衣扯起大片衣裾，侧腹至后背的肌肤暴露，在玄关的灯光下白晃晃的。感觉那是平滑好看又丰满的肌肤。

一想到这肌肤婚后只被袴田爱抚过一次而已，我就感到不可思议。这肌肤至少得有人去爱抚才是。每天每夜。即便不是袴田，也有别的人，很想爱她的某个人。

我移开了视线。

袴田眯着眼轮番看我和正已。“要二位大老远送回来，不好意思。来杯咖啡吧，喝了再走。或者喝茶？初枝，请二位到客厅，来点热的……”

“已经很晚了。”正已制止了初枝，她正匆忙送来拖鞋。“是我们不好，把阿佐绪留太久了。我们告辞了。”

袴田不动声色地说：“很讲礼貌啊。”

“不，真的……很晚了。”

“是吗？那就不强留了。你也喝了点吧？小心驾驶才好。”

正已点头一笑，说道：“祝您新年快乐。”

袴田也那么嘟囔了一句，言毕即转过身去，仿佛我们本来就不存在似的。未几，传来拖鞋上楼梯的声音、他和水野在楼梯转弯处低语的声音、开门关门的声音，然后一片寂静。我和正已一起走出外面。

水野夫妇在车库上的房间没有亮灯。只看见一条晾在窗外、

忘记收回的花毛巾，冻得硬邦邦的，在风中摇晃。

初枝把我们送至大门外，我说了声“晚安”。初枝也郑重地道晚安，僵硬地躬身致意。发卡没拢住的颈后散发蓬松着，我这才知道，初枝的头发有点儿天然卷。

出了大门，一坐进汽车里，正已便说：

“简直是方向错误的推测。”

“嗯？哪个方面？”

“阿佐绪呀。她说初枝跟袴田不对劲，可我实在看不出来。要说不对劲，反而是水野吧。”

“阿佐绪跟水野不对劲？会吗？”

“不是。不对劲的，其实可能是袴田和水野。”

我吃惊地看着正已，他迅速发动车子，用力挂挡。

袴田和水野可能是同性恋关系，这一假设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实在匪夷所思。而感触尤深的，是正已扭曲的感受——看人所不看、听人所不听，他独特的观察角度，突然让我心中一凛。

“为什么这么觉得？”我饶有兴致地问。

“别那么认真啦。”他浅浅一笑，“只是想象而已。”

我之所以不想马上回家，并非为想象袴田与水野的关系的好奇心所驱使，也不是借着酒劲。醉意已经全消。不但没有醉意了，头脑还特别清醒。

“真想找个地方抽烟啊。”我说道。

现在想来，那是极其笨拙的、无知少女式的邀约方式。话说出口的瞬间，我就为这话露骨又没品位而厌恶自己。

能抽烟的地方有的是。大路沿线霓虹灯晃眼的酒店小房间，

又或者，五反田我的住处……

然而，那时的我理所当然地并不自觉是在邀请正已。我只想跟他待在一起、在一起说话。只需区区十几分钟吧，我只想两人在一起，静静地说话，以消除堵在他心头的、过去的疙瘩。我觉得，至少该尽早那么聊一聊。

正已说了声“明白”，在邸宅前的道路上，把车子掉过头。车头灯的光线，划破昏暗，前方绵延的梯田如同撕破的照片，被切成了一小片一小片。

汽车开过未铺设的路面，奔驰在邻接生田绿地的路上。下了大斜坡之后，车子又开上路面尚未铺设的坡道。当时，那边是作为新住宅地迅速开发的地区，但一眼望去，只有几幢崭新的待售住宅聚在一起，此外就是寂静的道路。昏暗的灯光照出的，尽是黑黝黝的平整土地。

正已紧握方向盘不做声，我也不说话，看着满车窗夜的昏黑。我不知道他要去哪里，但我没有不安。为何有必要不安呢？从那时起，我已经……不，准确地说，在袴田新居落成纪念聚会上与正已重逢之后，我觉察自己已被正已强烈地吸引。

汽车走在小路上。路窄得对面汽车好不容易才能相错而过，但行驶了不到四五分钟，突然来到了开阔的地方。

传来轮胎碾过小石子的声音。车头灯照射出地面枯草和一片萧瑟的树木。

汽车一再前进、后退之后，停了下来。正已拉起手刹，熄灭车灯。我瞠目而视。

眼前展现出一幅无声的、充满光点的全景画，在冬日澄澈的

黑暗之中眨动。来往车辆的尾灯，形成弯弯曲曲的红线，向四面八方伸展。散布的路灯和家家户户的灯光与之相连，越远光点数目越多，远方天空布满光点。既有星星般不停眨动的光点，也有像是贴在黑色衬纸上的金色贴签般纹丝不动的光点。蓝色光点、橙色光点、大的光点、模糊的光点……布满天空的星星和这些光点相融合，形成圆而巨大的宇宙；此时此刻，宇宙静悄悄地呈现在我和正已眼前。

“真美。”我说道，“你怎么知道这地方的？”

“夏天去袴田先生家修庭园，有时回家较晚。我焦急找近路，结果迷路了。那时候，偶然地摸到这里来了。”

“城市夜景我看得多了，但这里与众不同哩。不过这里也跟乡下夜景不一样。”

“感觉像俯视一个美妙的山水盆景吧？小小的，却光彩夺目。那么辉煌闪烁，却寂静无声。”

“太棒了。”

“我原想不告诉任何人的。”

我问：“也不告诉阿佐绪？”

“跟阿佐绪两人来这种地方，停车驻足，然后又能怎样？”

“为什么？”

“嘿，”正已笑了，是有点儿夸张的、自嘲似的笑。“沉溺于浪漫的氛围，战战兢兢地接吻，探手到裙底……往下，我该怎样才能好？我不想被阿佐绪瞧不起，什么都不想让她知道。”

正已想说的东西，一瞬间如电流般掠过我全身。然而，我没有给予回应。我打开膝上的手袋，取出香烟，递给正已，各自用

打火机点燃。烟圈绕车内一周，消失了。

正已熄灭发动机。渗透四周一般的寂静扩展开来。

“我一直想说出来。”我深吸一口气，边呼出边说道，“以前那件事。我，一点也没有介意，也没有困扰，但也没有因此就忘了，清晰得有点可怕的样子，仿佛是昨天的事情。”

正已默默面向前方。听得见冷却下来的发动机发出微微的金属声。

“不过你别误解，并不是介意所以记得，正好相反。真的，不骗你。”

“噢，”正已说道，“很高兴你这么对我说。”

“回东京之后，认真读了你的来信。典型的你的信。你想说的我都明白……那个……关于发生在你身上的情况，后来我也不时想想。挺怪的，我跟你又不是情侣。”

正已打开车内烟灰缸的盖子，一边弹落烟灰，一边深深点头。“告诉你有趣的事吧：自那以后，我一次也没跟女人亲热过。”

我觉得应该说话，却不知说什么。我把烟灰弹落烟灰缸，深吸一口烟，目光移向挡风玻璃外的开阔夜景。

“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并不是因为害怕跟女人亲热、模仿一下性交，也不是翻腾在脑海里的欲望波澜平息了。非但如此，我明白欲望在加速扩张，甚至觉得我的肉体终要被欲望吞噬。无处排解的欲望啊。不过，一旦驯服了它，也不算什么。只要我老老实实待着，欲望这玩意也知道分寸。所以，非要跟女人亲热不可的焦躁就消失了，这么一来，也就无心真正尝试跟女人亲热了。”

我还是沉默，正已突然看着我，问道：“你呢？”

“我？”

“自那以来，恋爱了许多次吧？”

“没那么多次。”

“现在呢？”

“现在？没有啦。现在的只是……”

“性伴侣”刚要说出口，被我咽下了。感觉这腔调只适用于电视八卦节目或周刊杂志。至少，这样判断能势，不仅对能势，对我们二人建立的关系也像一种冒渎似的。

我换了说法：“现在的是……刚有了第二个孩子的已婚者。跟所谓‘恋爱对象’有些不一样吧。他对家里找到适当托辞的时候，我们每个月见两三次面。很淡的关系。”

“跟他的性事还行？”

“你一下子问得好直接。”我瞪大了眼睛，“心跳加速了吧？”

“你掌握了男人的秘密，被他问什么，都不怕吧。”

“好，我明白啦。我回答：性事最和谐啦。恐怕没有更合适的了。”

“哦，好嫉妒。”

本非说好笑之事，不知怎么，我却觉得好笑得不行。我笑得肩头晃动，正已也被引得笑起来。我们面面相觑，交换着突如其来的、亲密的笑。

正已向挡风玻璃伸出双手，翻动手心手背。

“这双手……”他说，“刚才在六本木触摸了阿佐绪的身体啦。”

正已微笑着，双手扳着座椅头垫挺直身子。坐垫发出衣布摩擦声。他说道：“感觉到啦。那是性感的极致。”

他理应只能抽象地谈论性感，或者说，只有抽象谈论这一方法；而他竟然真正触及了阿佐绪的肉体、实际感受了阿佐绪的体温。一瞬间，我对那肉体产生了强烈的嫉妒。与此同时，我的目光无法从他触及阿佐绪肉体的手移开。我凝视着他按在座位头垫上的手。

那手虽然骨节突起，但大而美。它既摆弄泥土、枝叶，也适合爱抚女人的肌肤。但同时，这双手从未用于与女人共享快乐。

我希望它一直这样子的念头纷繁错乱。我很清楚，面前这位帅哥的眼中的不是我，而是别的女人的肉体。我为此感到嫉妒，同时，他嘴里吐出的所有话语，听起来又可怜又可爱，令我烦恼。

凌晨三点左右，我们驶上高速公路，与搭乘醉酒守岁顾客的出租车相反，驰向东京市中心，踏上归途。

车子送我到五反田住处前面，我打开车门要出去，正已伸出右手，说道：“晚安。我很开心。新年怎么过？”

“我后天回札幌，四日回来。”

“在那边怎么过？”

“不知道。无非就是就着暖炉饮酒、读书而已吧。错不了的。”

“我也差不多。祝你新年快乐。”

“你也是。”

话说完了，手仍握着。僵硬、黏糊糊的握手。

喘不过气来。我松开手，看似轻浮般活泼地踮踮脚，大幅度地挥手：“拜拜！”正已轻按喇叭，开走了。

令人吃惊的是，我房间的门锁开了。我战战兢兢推开门，灯光明晃晃照着水泥地板，有一双熟悉的鞋子。

能势换了条纹睡衣，敞着胸，在床上睡成一个“大”字。他感觉到我的动静，睁开眼睛，像小孩子发烧说胡话似的说：“妻子明天出院。”他还说新年假期了，有一段时间不能见，好歹过了今晚吧。

我突然被紧紧抱住，被拉到床上、脱去衣服。熟睡中的他身体发烫。

我去哪儿了之类的，他都没问。他不做声，像个半睡的人无意识的动作，一边猛蹭床单，一边爱抚我的身体。

我伸手关掉床头灯，周围笼罩在昏暗中。应已疲惫的肉体燃烧起来了，快得难以想象。火势渐渐蔓延，不久便熊熊燃烧。

在黑暗中，当我觉察自己正与秋叶正己的幻影交合、而非能势时，我的高潮冲至顶点。

3

那时候的阿佐绪，经常酗酒胡闹，弄出麻烦。也许是我脑子里烙下了这么个阿佐绪的记忆吧，她不施粉黛，紧皱双眉、笨拙地遣词造句吐露心声时的样子，反而在我的回忆之中更加可怜、难受。

进入新年，是一九七九年第一个周日。阿佐绪打电话来，热心邀我去家里玩。

刚有了第二个孩子的能势，前一天的周六也没见人影，我自己一个人。恰好有想看的电影，我正准备出门。阿佐绪的话语里，少有地给人冲动的感觉。我取消了电影，前往袴田家。

那是个有点冷的下午，好像随时要降雪似的。据说袴田为了上电视直播节目，前一天就带了水野去京都，要到周一才回来。

也就是说，家里只有阿佐绪和初枝。我被带到一楼无间隔式的客厅。

客厅不太大，两边打开的门上，是人字形装饰顶窗，窗子细长，与无间隔的空间颇为般配，是个雅致的地方。窗子外面，看得见带勾栏的石砌露台；露台再往外，可看见枯草覆盖的冬日庭园，灰灰的。

在大块大理石的壁炉装饰中间，煤气暖炉冒出蓝色火焰，我和阿佐绪一沉默，就只听见“滋滋”的煤气声和置于暖炉上的陶瓷座钟的滴答声。一个过于寂寥的宁静的下午。

没过多久，初枝端上红茶和点心，摆在洛可可风格的大理石桌子上。初枝穿着校服似的深灰色百褶裙，系一条有白色褶边的围裙，看上去像年龄不详的乡间朴素女子。

阿佐绪一边点烟，一边高高架起腿，对初枝说：“别跟袴田说。”初枝把壶里的红茶斟到两个杯子里，脸带柔和的笑容，应道：“是。”

不知阿佐绪在想什么，她突然把烟盒往初枝面前一递：“来一支？”动作很粗鲁。

“嗯？”

“你也抽吧？袴田不在，尽管抽，没事。”

初枝小心翼翼地放下玻璃壶，再次微笑道：“谢谢您啦，我……”

“抽烟总会的吧？你不抽吗？”

“年轻时抽过几回，但跟自己体质不合吧，感觉不舒服，就没抽。”

“是吗？果然。袴田赏识你哩。”阿佐绪说着，盯着我，耸耸肩，“总之，他最讨厌抽烟的女人。”

初枝把勺子放在茶托上，一边递给我们，一边可笑地说：“不抽烟的女人很多，不只是我。”

“那倒是。但总之他是非常赏识你。他老是说，你菜做得好，尽心尽力，不说话。”

不知初枝是否没听出阿佐绪言外的讽刺意味，她化了淡妆的白皙脸庞一下子兴奋地微笑起来。然后，她说了声“不敢当”，向我和阿佐绪客气地、静静地颌首致意。

做法的确清爽、无可厚非，但怎么看，我只觉得不过是一个培训成功、有分寸的佣人所为。

不过，等初枝走出客厅，阿佐绪便悄声说：“你看见了？”

“看见什么？”

“变漂亮了吧？这家伙，竟然变得娇媚了呢。走路、谈吐、眼神、行礼，样样都是。”

“是吗？我没看出有什么特别。”

“稍后再仔细看看吧，类子。有这心理准备再看看，谁都看得

出来。”

“是吧。初枝此人，之前不是这种感觉吗？”

“嘿，完全不同。身子不见胖，却鼓起来了。尽管那样，腰却还是那么细，胸好像变大了……”

说到这里，阿佐绪突然打住，目光从我身上移开，脖颈转向玻璃窗。优雅地夹在她指间的香烟升起紫烟，向着映照出旧式枝形吊灯的略感寒意的天花板缓缓消散。

“说不准呢，”她望着窗户，低声冷冷地说，“说不准那家伙……不会是怀孕了吧。”

“她怀孕？”

“袴田呀。可能她跟袴田有了孩子……”

停顿了一秒，我笑了起来。阿佐绪哀伤的目光看着我。

“你为什么笑？有这可能吧？”

“完全——没有啦。身边有你这样美丽的妻子，袴田有何必要与她发生关系嘛。”

“因为初枝性冷淡呀。因为袴田爱好嘛。”

“适可而止吧，阿佐绪。初枝是否性冷淡，你证实了吗？”

“那倒没有。”

“那你为什么认定初枝是性冷淡？”

“因为袴田喜欢她……”

我喝了一口红茶，缓缓地把杯子搁回茶托之后，看着阿佐绪说：“哎，阿佐绪，我觉得你得有一种热衷的爱好才好。在家里无所事事，老想着一件事情，摆脱不了，就会胡思乱想了。”

“我胡思乱想？你真那么认为？”

我使劲点了点头，说道：“很丢人的胡思乱想啦。别说出去为好。否则会被说是脑子坏了。”

尽管我那么说，但反过来我又掠过一丝说不清楚的难受。袴田和阿佐绪的婚姻生活固然因某种原因产生了裂痕，他和阿佐绪至少表面上保持着与婚前不变的良好关系。即便如阿佐绪所分析，他是个喜欢性冷淡女人的男人，但他追初枝、最终致其怀孕的事，从常识看难以想象。

然而，时至今日，我在某种程度上肯定地认为：袴田是跟谁都不想有肉体关系吧？跟阿佐绪也好，跟初枝也好，跟其他女人也好，非但如此，他到那时为止的人生里，没有一刻跟他人有过健康的性爱吧？

对他来说，性爱的愉悦，与其他许多情感一样，是近不得的腥臭之物吧？他连性爱也像可以分析的精神一样，纳入一道公式里，一直装在漂亮盒子里摆放着吧？

与此同时，从小盒子掉下来的东西，一切不可分类的东西，他不管三七二十一都全部扔掉。像怪物一样变大的、活生生的人的感受，是袴田比什么都害怕、厌恶的。问题也许正在于袴田从一开始就严重扭曲的、非凡的、自大的美感之中——我现在这么认为。

也许是我当即断言初枝怀孕是胡思乱想，阿佐绪安心了，她恢复了笑容，推荐我吃点心。我们好一会儿喝着茶，默默眺望灰色的庭园，或吃一块巧克力点心，或抽一支烟。

楼梯旁的墙壁上，挂着金色画框的普桑和瓦托的绘画作品。室内的一切东西，都按照一定的规矩各得其所。没有一件多余的

东西。所有物品都收拾齐整，不张扬，装点得宜，不露一丝破绽。整个客厅，不，整座邸宅置于某个不健全的时代错位之中。

“我想要一个父亲。”阿佐绪冷不丁说道，“现在也想要宝宝，想死我了。真的。不过，如果那不可能的话，好歹有个父亲吧。遇上袴田的时候呢，我想，这个人也许至死都会跟我在一起，只在乎我，只指点我、批评我。他那时真是让我有这种感觉的人。我太开心了。我死去的爸爸——你知道的，他就会算钱。我有一种心思：要是有了袴田似的父亲，多高兴呀。我接受他求婚的最大理由，就是这个……现实没那么理想就是了。”

“就‘只指点你、批评你’这一点来说，袴田先生不是有像父亲的地方吗？”

“噢噢，那不同。”阿佐绪摇头，“怎么解释你才会明白呢？对，对于袴田来说，我就像只小猫小狗，或者一匹马，是那样的东西。他就像饲养我的主人。”

对于一事物，阿佐绪绝非擅长用确切的语言表达自己想法的人。然而，我很理解那时她想说的话。非但如此，我觉得除了阿佐绪，谁也不能那么确切地描述袴田这个人。

实际上，袴田的举动不像阿佐绪的父亲。他教阿佐绪礼仪，教他自己编的规矩，严加指点，这里面时时带有主人驯马驯狗的冷漠。

“可奇怪呀。我唠叨了这么多，却没觉得这婚姻失败了。”阿佐绪在椅子上突然换了一个不拘礼的姿势，对我笑，“这没错吧？袴田救了我呀。并不是钱的问题，是别的方面，袴田帮了我啊。要我还是一个人，现在都不知是什么样了。那时我就像个孤

儿。我很脆弱，没人保护的话，我活不了。这么一想，我就充满了感激之情，变得坦然了。”

这是不能照话本身意思接受的独白。她一边这样说，表情一边透出掩饰不住的阴郁。我感觉那不是跨过了什么大不幸的人显示出的阴郁，而是正处于不幸之中的人显示的走投无路的阴郁。

“我决定了，到春天就买车。”阿佐绪喝掉快凉了的红茶，突然挺直腰背，开朗、自豪地大声说。“MG的跑车。两人座那种。袴田呀，讨厌那种车，说“给你买辆外国小轿车吧”。可我弄不了那样的高档车。奔驰、宝马之类，我完全没兴趣。我原想开敞篷跑车，好歹在高速公路上飞驰一回。等车买来了，类子，首先请你坐。到了夏天，跟正已三个人去露营吧。”

我插了一句玩笑话：“不是两人座？怎么能三人露营呢？你打算把正已塞进行李箱吗？”

从不久前起，阿佐绪把秋叶正已直呼为“正已”，而我直呼其名这是第一次。这种亲密的称呼，不经意从自己口中说出，我自己也吃惊、难为情起来。

阿佐绪笑了，说道：“那么，那时候就连同正已的车，两辆车一起去好了。重的行李都让他的车子载，我跟你呼啸而去。正已那辆大众，追不上我的车——肯定的。好痛快！”

阿佐绪拈起点心吃，把指尖黏的巧克力粉末擦在牛仔裤膝盖上。她突然双手一拍：“对了！叫正已来这里吧？”

“现在？”

“今天是周日，他应该不工作、在家里的呀。把他叫出来！”

他可能说太冷、不想动了，我就跟他说，怎么着也得出来！”

“管它下大雪什么的，阿佐绪一个电话，他就飞奔过来啦。”我取笑道。

阿佐绪心里明白，却佯装糊涂：“咦，为什么？”

“你明知故问啦。”

“什么嘛，从何说起？”

“正已呢，对你至今好感没断。为了你，他不惜赴汤蹈火……”

“你怎么知道这些？”

我想告诉她“他心中对你念念不忘……”，但突然间我闪烁其词。“那些事不该说”的道德感中，潜藏着自己与正已共有那个秘密的喜悦。在这一点上，比起阿佐绪，我与正已接近得多。这个位置可不想让给阿佐绪。

我笑着打马虎眼：“你问为什么……我也不好说。只是有这种感觉。”

“只是感觉的话，还不能肯定吧？”

“不过，要真是那样，怎么办？还凑合吧？”

“会怎样呢？”阿佐绪说着，做了个滑稽的表情，眼珠子骨碌一转。不好意思的笑容取代了接下来的话。

阿佐绪迈着起劲的步子走去房间的角落。然后，她在洛可可风格的、优雅的电话桌上拿起听筒，回头对我一笑，说道：“不过，我也喜欢正已呀。十分喜欢。”

很稚气的说法。里面只有对帅哥男友的笃爱之情而已，感觉不到任何除此之外的隐秘情感。

正已在家。阿佐绪用盛气凌人的命令口气，说：“马上过来这里。类子也在呢。好吗？马上过来。下雪？不算什么啦。不在乎啦，来吧。没问题，嗯？”

女王式的口吻，不大适合阿佐绪。她对男人的风情里头，常常带有哀怨的成分。无论说什么，无论多么强势，她身上栖着一只鸚鵡，总是反反复复念叨着“爱我、亲我”。

阿佐绪放下电话，指指窗外说：“哎哟。”

寒冬萧瑟的庭院里，看得见白白的东西不断飘落。这是个没有风的日子。四周树木纹丝不动，感觉厚厚的雪天低垂笼罩，仿佛把手伸出窗外即可触及。

正已驾着天蓝色的大众汽车抵达袴田邸宅，是大约一个小时之后。阿佐绪叫住要迎出去的初枝，自己披上带兜帽的红色短大衣，飞奔出去。

天开始黑了。雪意外地下个不停，已开始将周围铺得白蒙蒙的了。围绕邸宅的萧瑟杂木林如同黑白的速写，看上去失去了现实感。

正已把车开进门，在石板地上悄然停好，下车。阿佐绪恳求他：“求你啦，让我开一下嘛。”

正已指指飘落的雪花：“开玩笑！我提心吊胆，途中几次想绕上铁链子^①呢。即便是东名高速公路，只要雪再稍微积厚一点，就要关闭了。怎么可能这种时候……”

① 防止轮胎打滑的一种做法。

“我好久没开了嘛。说好到春天就要袴田买车子，不现在就练习可不行。”

“你悄悄借用袴田先生的车子不就行了？”

“不行呀。水野不允许。”

“你几年没开了？”正已问道。

“七年左右。”阿佐绪答。

正已爆出大笑，说道：“七年没握方向盘的人在这种日子开车，知道会怎么样吗？不行不行！这辆车子才买不久，不想给你弄坏。”

“怎么开我记得很牢。只在庭园的引桥上来回开，怎么样？这里头很安全吧？我保证不开出去。当然，你不在旁边不好办。如何？正已，可以吧？”

阿佐绪呼出白气，双手插兜，像小姑娘一样蹦蹦跳跳。看得见她敞开的红色短大衣里头，两只乳房像沉沉的果实般晃动。分明是初中时的阿佐绪在那里。

正已认输了吧，他苦笑着把大众的驾驶座让给阿佐绪，自己坐到副驾驶座。很快，车子发动了，车头灯亮起。

发动机反复几次熄灭之后，车子缓缓地、笨拙地滑行起来。雪花纷纷之中，只有两人同乘一辆车的情景，怪异地出现在我眼前。

阿佐绪紧张地握着方向盘，车子随即发出无情的呻吟停下。阿佐绪笑了。正已一副无奈的模样。阿佐绪再次发动车子。轮胎打滑。

车子开近玄关门廊，拐弯掉头。发动机又熄火了。二人的笑

脸浮现于灯光中。

那时候，我伫立在雪中，看着二人的样子，此情此景突然唤醒心中一个美丽的画面——那是三岛由纪夫的《春雪》：降雪之日，主人公清显和所爱的聪子同乘一辆人力车，奔走在雪中。在一张盖膝毯子之下，二人膝头触碰。他伸手到温暖的膝毯里头，握住她的手指。雪片落在他眉头上。他感受着顺眼睑而下的冷意，在冲开雪天奔跑的人力车里，生平第一次把自己的唇印在她的唇上。

大众的驾驶座和副驾驶座一瞬间因晃眼的灯光而看不见了。我觉得看见一个幻影：正已和阿佐绪在映雪的光线中，手拉手，唇相贴，就这样驰向远方。

4

那天晚上，我和正已在袴田家吃了晚饭。看样子阿佐绪事先吩咐了初枝，菜单上全是日本菜。细长椭圆的六人餐桌很好看，摆上了色彩丰富的盐烧鱼、慢煮烤鱼、干烧等等。

餐桌上没有烛台，也没有铺在膝上的餐巾。阿佐绪胃口大开，说：“好开心在家里吃饭不用装腔作势！”我觉得她的生活很不自然。

她说，无论袴田多忙，晚饭都要跟阿佐绪两人在自己家里吃。然而，有时因为工作，开饭很晚。这种时候，即便九点、十点，阿佐绪都非得空腹等着他归来不可。

空空的胃里，塞入浓汁西餐，为压住油腻不停地喝红酒，不

知不觉就喝过头了。阿佐绪笑着说，那种日子，夜里便消化不良，老做可怕的梦。

饭后，帮初枝撤下食具之后，我们去了二楼门厅。要看NHK教育台九点开始的、袴田上的对谈节目。

在袴田家，电视机不放在重要地方。据我所知，那么宽敞的邸宅，只在相当于二楼楼梯平台的门厅放置了电视机。而且电视机本身，并非迁入新居的同时新买的，明显是旧型号。因是生活必需，只好塞进家具缝隙里的感觉。

听阿佐绪说了，知道袴田讨厌八卦信息、无聊剧集、各种搞笑的低俗节目。然而相反，格外喜欢利用电波将自己弄得很戏剧化的，也是这位袴田。

袴田上电视，常常附带严苛的条件。他只接受单独采访或者对谈节目。采访者、对谈的另一方，也必须是名气大的文化人。另外，除非具备条件，否则不理睬商业台制作的节目。他愿意接受的，多半是NHK台的，而且只限于夜间较好时段播放的、有格调的节目。

“直到现在，我看袴田上电视时，心里都忐忑不安。”阿佐绪说道，“有时播出的样子好怪，有时担心他说走样了。明明我用不着操心的呀，好奇怪。有时候很难为情，看不下去。”

从二楼门厅处，隔着扶手看得见楼梯井，可俯视其下有暖炉的客厅。这里和一楼的客厅一样，也放置了洛可可风格的家具。两张带扶手的长椅，一张并排坐了我和正己，另一张阿佐绪坐。

隔着带蕾丝边的窗帘，看见窗外白雪茫茫。三人突然都不说话时，门厅边的墙角橱上的旧座钟，走动时的滴答声格外地响。

阿佐绪为了驱赶寂静似的打开了电视。像是走了调的日本音乐响起。屏幕上打出大大的字幕：“周日访谈系列——冬之京都”，袴田亮介 / 泽村善三。

泽村善三是比袴田大一轮的著名作家，文坛重镇。他跟袴田一样，喜欢不时上一下这种电视节目。他有许多作品受了莫利亚克、福楼拜等法国心理小说的影响，他那种修饰多、追求华丽的文体，也是袴田的嗜好。

访谈设定在冬季京都，作家和精神科医生在一所有名的禅寺相对而坐，饭后一番侃侃而谈。其中，我记得的袴田的话没有多少。

“社会上爱提教养，我对此有点不理解。当然，我也喜欢收藏绘画，附庸风雅地收集稀有版本什么的。可是，我断然拒绝沉溺于教养。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不过是那么干开心，所以那么干了。不开心的事情，不论多有价值，我都没有兴趣。我的选择标准只在于：开心或不开心。”

“呵呵，”和服便装的泽村善三温和地点点头，说，“你很爽快啊。”

“我这人，不信意识形态的玩意。不，与其说不信，不如说，我迄今一次也没有想过为意识形态而生。这种说法是傲慢，但我不相信人的精神这个东西。我相信的，只是人的外表。”

“这看法很有意思嘛。你身为精神科医生，却不信精神，实在很有趣。是什么理由呢？”

镜头在房间里一转，从正面捕捉袴田的脸。他说：“三岛由纪夫也写了，基督教发明精神之前，人不需要什么精神，活得很

满足。三岛之所以敬爱希腊人，是因为他们是相信表面的人种。他说，那是伟大的思想。这警句太有名了，我也完全赞同。思想这东西，本来就该是那样子。因为不是精神制造思想，而是外表产生思想。”

“傻愣愣的？”

“对。完全正确。就是傻愣愣的。”袴田笑道。大板牙很显眼。“就是像赤子般坦然，当察觉时已经那样子了。这才是人的骄傲吧。依赖于精神的话，那就好事了。人的精神是个矮子。矮小，因此而厚颜无耻，只会远离逻辑性。我因为工作的缘故，清楚得不能再清楚了。不知您是否理解。正因为我知道这一点，才有了治疗的意欲。对于对精神抱有偏颇观念的患者，我就能感觉到深切的爱。假如从一开始我就相信精神是伟大的，我早就会对自己的工作绝望、收手不干了。不那样的话，我可能也得萎靡不振地拍精神科医生的门啦。”

泽村大笑起来，咳嗽般肩背猛颤。袴田也附和着笑，笑声无忧无虑的，像个少年般。

镜头不时突然想起似的，转向打了一点灯光的简朴庭园。雪不停地下。那是一个笼罩在昏暗冬天中的美丽庭园。两人谈话中途停止时，画面转向客厅火盆上的风雅铁壶，发出柔和的烧开水声。

“为什么？”阿佐绪的视线对着电视画面，用含混的声音说，“袴田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呢？”

“因为你漂亮嘛。”正巳马上说。我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

阿佐绪下巴一收，盯着正巳，问道：“就这个原因？”

“全都因为这个啦。”正已干脆地说，“你不喜欢他这样？”

“不喜欢，就因为这个的话。漂亮女人这世上多得是呀。”

“袴田先生对于美，是很挑剔的。明白吗？对于他来说，只有阿佐绪是完美的。”

“骗人。”阿佐绪说着，扭歪了脸，“我什么地方完美？脑子不好使，父母死掉了，没什么地方好的。袴田的亲戚们都瞧不起我呢。说我没教养，没身份。”

“那些事没有关系。”正已静静地说，“脑子嘛，袴田先生是不相信的——刚才不是说了嘛。能让袴田先生认可价值的，只有美丽的东西。而且呢，他所谓本身的美，必定是外表体现的。不是内在，只在外表。他肯定是这样相信的人吧。所以，他就选择了你这样的人做妻子啦。”

“不明白。”阿佐绪突然嘟囔道，像一个甩手要哭出来的孩子似的，“我太蠢了，肯定的。我不懂你们说的话。袴田说的话，我也全都不懂。有时觉得像听外语似的。”

弱弱的笑容挂在阿佐绪嘴边，就像是忍着蛀牙的痛楚、努力想笑的人的笑容。

“不明白就不明白好了。”正已露出掩饰的笑容，叼上一支烟点燃，“你呀，待着就够了。完全不去想那种事情也没关系。”

阿佐绪寂寞地微笑着，悄然站起来，关掉了电视。正好是袴田的脸部特写，“噗”的一声消失在笼罩屏幕的黑暗之中。

周围重归于寂静。响着旧座钟的秒针声音。一楼客厅的煤气暖炉继续烧着，煤气的“啞啞”声不断。

“喝点咖啡？”

不等我和正已回答，阿佐绪就站起来，手放在楼梯扶手上。
“好吗？喝吧？”

于是，她像逃避什么似的，慌慌张张地跑下楼去了。

不久，远远听见阿佐绪喊“初枝、初枝”的声音。走廊上有小跑的动静。不久声音远去，除了微弱的关门声之外，听不见任何声音了。

我看看正已。正已也看看我。我们交换了一个没有意思的微笑，仅此而已。

邸宅里，有难以察觉的、薄如尘埃般的冷淡。我想，希望早点离开。

返回一楼客厅，话语甚少的三人喝了咖啡。昏暗的窗玻璃上映着庭园的黄色灯光。大雪抹去了声息，一切处于静寂之中。

先告辞的是我。雪还在下，有必要在轮胎上绕上铁链子。正已穿上大衣，走到外面。二十分钟后，他回来了，全身散发着雪的气味，一边喘息一边对我说：“我送你。”

雪积了三厘米厚，依然没有停止的迹象。阿佐绪在毛衣外面加了毛披肩，送我们至玄关门廊。她怕冷地搓着胳膊，踮脚站着。之所以没有一句“我好寂寞，你住下来吧”，是因为初枝在她身后吧。

在初枝面前，阿佐绪一定不愿意显得软弱。她拿出女主人的雍容，窥探一眼车子里头，说：“小心开呀。关照好类子，把她送到家啦。”

正已将停在玄关门廊前的车子缓缓掉头。在冰冷的车里，暖气开到了最大。在暖风机的呼呼声中，我打开车窗挥手。

站在阿佐绪身后的初枝，此时突然慌慌张张地冲出通道来。

“我忘了打开大门的锁，请稍等。”

“没关系，我来开。”

不知是否没听见我的话，初枝艰难地在雪地里跑动着，来到大门前，把门打开。雪花把她的头发弄出斑白。百褶裙的裙裾扯起，底下细而矫健的脚柔韧地活动着。

大雪纷扬中，初枝默默地向车子深鞠躬。

昏暗中白茫茫的雪，让袴田家显得像孤立于世尽头的宫殿一样。周围的杂木林掩埋在昏暗中，前方蜿蜒的梯田白白的，看起来像砂子的斜坡，而不是田地。斜坡前方什么也没有，只有白白的东西不断降下，压缩、覆盖了昏暗似的。

车子即将开上宅前道路时，我向后回望。我看见在玄关门廊下，阿佐绪站在黄色灯光下的样子，让人觉得那剪影是个黑色偶人。

那是僵立的孤独。一说到“孤独”这个词，我就想起那个大雪之夜阿佐绪的身影。阿佐绪怯生生、孤零零地站在雪中，像个被抛弃的孩子。

我不知道有比阿佐绪更加渴求朴素爱情的人了。阿佐绪竭尽全力追求的，是平凡的家庭之爱。就是报纸的家庭栏目、女性杂志的特辑喜欢报道的、类型化的“温馨家庭”的幻影。她把这个幻影作为一个梦想持续地追求。

然而，从一开始，袴田就生活在跟阿佐绪相去甚远的另一个世界里。永远不会相交的两条线，因为不会相交，而刺激着袴田刻薄无情的美感。

阿佐绪化身为陈列柜里的美丽艺术品。谁也不可触及，当然，她也不能怀孕。

阿佐绪是青瓷壶、螺钿小盒子、瓦托或普桑的绘画。

5

那天晚上，正已驾车送我回到公寓前，我请他进房间。我没有瞬间的迟疑，反而觉得理所当然，全因为大雪的缘故。

东名高速公路已经禁止通行，去往市中心的国道，不断发生轮胎打滑的事故。各处路肩都有闪烁红灯的警车在限制道路通行。不时有车子一边打滑一边驾车蛇行。大街上不见行人，路面的车辙很快就有新的雪堆积在上面。

雪是停不了了，但也不至于一个小时之后就到了不能行车的地步。深夜十一点，说不上太晚或太早的时间段。这样的晚上，人家送我回来，我请喝一杯咖啡，正常得很。

让正已在狭小的餐厨室椅子上坐下，趁他点烟的时候，我打开暖气，迅速把寝室凌乱的东西收进壁橱，烧开水冲咖啡。

正已没对我的房间发表任何感想。他轻松自在探头看看放了床的单间，问我：“看看书架行吗？”我一点头，他就进了房间，浏览了好一会儿书架上的书，不时抽一本看看。

那时，也许会有能势的东西落在房间里，对此在乎的人看了，一眼就明白：此处有男人来往。

然而，我没在意。我在乎的反而是：他从我书架上抽出了什么书在翻动着呢？

我冲了咖啡，倒进同样的马克杯，加入砂糖、牛奶，摆在餐桌上。我说声“请吧”，但他不知是否没听见，照样定定看着手上的文库本。

我走到他身边，窥探一下他手上书的封面。是三岛由纪夫的《禁色》。

“为什么在这里划线？”他指着一处问我。

厚厚的书开头部分的某一页，用红色铅笔轻轻划了线。我不记得是何时划的。然而，那显然就是我划的。

被别人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问为何在此划线、什么意思，恐怕很少有人马上答得上来吧。我有时是划感兴趣的话或者句子，有时是遇上与平日所想接近的句子、为其表述明晰所动而划线。

我突然不好意思起来。我要从正已手上抢过书，正已发出笑声，说“也没啥嘛”，把《禁色》高高举起。

“我很有兴趣，看看你为何在这里划线。”他说着，退后一步，清清嗓子，不慌不忙地朗读起三岛由纪夫的文字。

“所谓精神性的女性这玩意，是女人的怪物，不是女人。甩俊辅的女人，只限于顽固地不理解其精神性的女人，而精神性既是他唯一长处、也是他唯一的美。但那才是真女人、地地道道的女人。俊辅只爱美丽的女人、只爱梅萨丽娜^①——自足于自身的美、不认可通过精神性作任何补充的必要性……”

我静静地坐在床上。床罩下鼓起的被褥因我的分量可怜地凹

^① 古罗马皇帝克劳迪乌斯的妻子，有“荡妇”的说法。

陷下去。

正已温和地微笑着，手拿文库本，靠窗站着。窗外，可见下个不停的雪，弄得黑夜白茫茫的。

“简直是在说阿佐绪啊。”

“嗯？”

“要描写袴田先生眼中的阿佐绪，可能就是这样的吧。刚才看到这个部分时，我这么想。”

我从床上站起来，说道：“确实是啊。”

“试试把这本书的俊辅换成袴田，就很清楚了。”

“我也不知道是否意识到这些才划的……完全不记得了。我有个习惯，喜欢了就乱划。”

我从正已手上拿回书，目光落在他读的段落上。我摇摇头。

“我划这些线，是在重见阿佐绪之前。那时还不知道袴田此人。”

“噢噢，真的？”

“第一次读《禁色》，对了，记得是三岛死了三四年之后。也许有重读，但我第二次读时很少划线，所以……”

“那么说，”正已说着，斜靠着窗，双手抱着胳膊，饶有兴趣地打量我，“也许类子的预知能力很强。”

“也许吧。”我答道，露出戏谑的笑。我就像个少女，特别在意刚才他喊我“类子”。

返回餐桌，我们面对面地喝咖啡。开头，话题集中在阿佐绪或者袴田上，后来变为三岛由纪夫的小说、三岛出演的电影等等。

正已健谈。字正腔圆、滔滔不绝。出现他很想说服我的问题时，他就盯着我，用更为抑扬的声音，配合手势，有条有理地叙述起来。

我回应着，忘了时间的流逝。话题更为广泛，不久还扩展到幼稚的文学理论。我重新冲了咖啡，上了一碟巧克力薄甜饼。咖啡和碟子不久就空了。

我或附和几句，或谈谈自己的看法，又去倒第三杯咖啡，上一碟垒成小山似的带壳花生。无论桌面放了什么，正已都不瞧一眼。面前放任何东西，他都无所谓，坦然地往嘴里送；他神经质一般地不停剥花生，源源不断地提供新话题。

我明白自己的眼睛从未如此明亮。那是喋喋不休的语言洪水。想说、想倾诉的事情，像风暴一样在胸中翻腾。平日所感所想，没头绪的事情等等，一对正已说出，在心中马上鲜活地、神奇地条理清晰起来。

也许那不过是知识性游戏而已。但至少里头没有装腔作势、超乎必要的抽象性。我也好，正已也好，都老实地说出了自己具体的思考。越是那样，我们彼此就越是接近，感觉有一条看不见的线在拉近我们。

然而，不管多么强烈地拉近，两人之间不可能发生什么。我想，那时候我第一次鲜明而强烈地意识到他肉体上的问题……让他绝望、让他成了虚无主义者的那个问题。

明知不能发生什么还强烈靠近的事实，把我弄得有点狂热。冬夜，暖烘烘的房间里只有两个人，几步之遥的邻室就有床……可我们理应不发生任何事情。

与二人滔滔不绝的狂侃正相反，安静的、激起肉欲的感觉在我身上慢慢扩展。那是跟能势之间决不能回味的一种性感。

我打开电冰箱，看看里头，问：“要啤酒吗？”

他说“好啊”，被香烟熏得眯着眼睛，从玻璃壁橱取出两只玻璃杯。他使劲打开我递上的啤酒罐的易拉环，把啤酒倒进杯子。

琥珀色的泡泡涌出，落在桌子上。他不在乎地拿起一只杯子递给我。我们面面相觑，像共犯似的笑笑，碰一下杯子。

“高兴啊。”正已说道，“跟你这样说话很高兴。”

“我也是呀。”我说着，垂下视线，稍停又抬起脸。他很放松地靠坐在椅子上，手拿杯子看着我。

“跟你说好笑的话吧。”

“什么话？”

“关于 stamp test 的。”他说着，喝了一口啤酒。他看着我，使坏地笑着，形状好看的唇上带着泡泡。“别名：夜间 INKEIBOKKI 测试。”

我追问道：“你说什么测试？”

正已用手背拭去唇上的泡泡，再次缓慢而大声地重复了同样的话。“夜间阴茎勃起测试。为了确认是否失去了勃起能力，接受那种测试。这件事情好奇怪。”

我意识到自己唇上浮现的笑容僵硬而不自然，但还是尽量笑得走样。

正已看看我，脸不改色、坦然地微笑着。那绝非自嘲的微笑。跟快活地对我说自己的生活时的微笑一模一样。

“是这么回事：你知道人类睡眠有快波睡眠和非快波睡眠

吧？简单地说，快波睡眠是深度睡眠，非快波睡眠是浅度睡眠。男人呢，在睡眠期里，会无意识地勃起。你经验丰富，是知道的吧？”

我笑了：“我算不上经验丰富啦。不过，这点知识是有的。”

“果不其然嘛。”他取笑地点头，“那么呢，不可否认我也有那种可能性，不得不做这个测试。知道怎么做吗？”

“佩戴某种器械吗？”

“器械？什么器械呀？”

“我不知道。像小小的环状东西、可计算大小的……”

“安上那种东西的话，疼得勃起不了啦。”

“那么，涂抹什么胶冻状药物吗？不是有女人涂在脸上的美容液吗？睡前涂上那种东西……”

我说着说着就要笑了。我双手捂着脸，伏在桌子上忍住笑。

“那我问你：涂上药物，怎么确认有没有勃起呢？”

“干了就知道了吧？”

“为什么？”

“因为硬邦邦的，会掉下来……”

“没勃起也掉吧？”

“是吗？我没试过，不知道嘛。”

“我也没试过呀。”

我们相视爆笑。笑得太厉害，眼角都带着泪花。呼吸困难起来。我用指尖揉揉眼睛，催促正己：

“正确答案呢？”

“邮票呀。之所以叫着‘stamp test’，就是这个原因。”

“贴上邮票，看它破没破吗？”

“嗯，很接近啦。不过，不是一张邮票。是把五张连续的邮票，在睡觉前卷在阴茎中间，用胶带固定。早上起床时，查查邮票打孔线是否断了。要连续做三个晚上。”

为什么呢？不大明白理由。听正已说这件事，我一下子想到能势。要是能势，一定会把邮票全扯断，连打孔线相连的痕迹都不留吧。

我很明白，这件事情并不好笑。对于正已来说，是深刻得不能再深刻的事情。然而，我像好友间互说荤段子时一样，忍不住笑。

“对不起，”我笑得喘不过气，说道，“可实在搞笑……”

正已静静眨着眼睛，看着我。

“我很高兴，”他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你笑了。”

笑声突然止住了。我咬着唇，盯着他。想再说一声“对不起”，可怎么也说不出来。

他耸着肩，目光从我身上移开，想起什么似的高声一笑。“不知是谁想出来的，挺原始的方法吧？不过，很好懂，有说服力。想到的人了不起。”

“听起来，是很色情的检查嘛。”

“才不色情，是滑稽。”

“不，我不那么看。印出来的邮票打孔线，是一点一点撕破的吧？——在床上被子的黑暗之中。搞成影像特写的话，绝对是超现实性感的极致啦。”

“这种时候，使用的邮票，得是歌麻吕那种美女浮世绘才行。”

“可能是法隆寺宝物殿的画，或者镰仓大佛的画也行。”

我们嘿嘿地笑，边笑边注视着对方。攻击对方、越发离谱的

玩笑、触发彼此突发奇想，我们之间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亲密感。

结果如何……我想这样问，但感觉答案不问而知。而且不出所料，关于测试结果，他一句没提。

我想，我跟这个人，无缘分享肉体愉悦。这么一想，里头点着了静静的火，火随即无声燃烧开来。

先看表的是他，在快凌晨三点的时候。

“要回家吗？”

正已点头：“想聊个通宵的……”

“我没事哦。”

“可你明天还有工作吧？”

正已不等我回答就站起来。“承蒙款待。”他说，“再待下去，我就不想走了。”

我打开寝室的窗，窥探外头的情况。雪光映出光秃秃的樱树，伸展黑黝黝的枝杈。雪停了。

我送他到公寓入口。门卫室的小窗下了黄色帘子，里面寂静无声。建筑物内外没有一丝人的动静。

“晚安。”正已在玻璃自动门前停步，转头向我，说道，“再见啦。”

从他的表情里感觉到不忍离去之情，只是我一厢情愿的错觉吗？我几乎忍不住要请他“留一晚”，我向他伸出手。

他盯着我，伸出手，一下子紧握住。一想到自己唯一触到的正已的肌肤、正已的温暖，都在这只手里，便感到可怜。

玻璃外看得见的街市，仿佛被雪掩盖了污迹般，特别干净。他放开了手，转身，迅速迈步走向苍白的雪地。

第五章

1

正己曾对我说，他希望是一件物体。他说，想到自己是物体，心情轻松；想到自己是人，就收拾不了感情，乱糟糟……

他的理想，是活得像物体那样，像岩石那样，像面前的玻璃杯那样。那是只有他明白的对待自己的办法。他恐怕是通过把自己比作物体、当成物体对待，学到了爬出绝望深渊的方法。

比起轻松的博爱、友情、无谓的多愁善感，他更喜欢人身上显现的冷酷无情的言行。比起自然而然的活法，他更适合在合理计算之后行动。那才是接近物体的、必要的第一步。在这一点上，袴田和正己真的很相似。

即便那是他为了生存下去而呕心沥血装的样子，我也觉得正己已基本完美地扮演了他自己。面对我，即便不是发牢骚，而是掏心窝子时，或者说沉浸于浪漫气氛之中时，他恐怕都十分使劲把自己当成物体控制。

而我接受这样的他。不是接受作为物体的他，而是接受不得

不作为物体的、他深深的悲哀。理解并共同承担——这一切举动，才可算是对我而言的爱。

那一年一月到二月底，我和正已、阿佐绪三度聚会。三次见面都是在那位克拉拉经营的六本木南欧菜餐厅。

吃完饭后，到其他店去喝酒。开车来的正已面色不改，但阿佐绪的喝法是伤心的喝法。阿佐绪醉得神志不清，都不知所云得要失态了，我们好不容易把她弄上正已的车，送回袴田家。

那时候，我也在车上。因为正已说，这样子在袴田面前，比起他独自送阿佐绪回去好交代。

送阿佐绪回家时，若我在旁，不用担心袴田产生多余的猜疑。他似乎觉得，只要袴田没起疑心，他就可以像迄今为止那样出入袴田家，保持跟阿佐绪的联系。

我从不觉得袴田是个爱嫉妒、控制欲强的男人。至少不觉得他会计较、为了妻子跟初中同学出去喝酒、被男人的车子送回来而生气。

不过，正已挺在乎袴田的反应。他是害怕袴田对他抱有损害名誉的戒备心理？还是背负想做情夫而不得的宿命的他，害怕被袴田视为情夫？无论如何，他在这一点上，远比我有常识。

我接受了那个角色。不是为了他，完全是为了自己。即便明知自己对于正已而言，只是求方便的存在，但送了阿佐绪回家后，有那么几十分钟能跟正已两个人坐在车里，对我来说都是无比的快乐。

袴田总是在家，到玄关来迎接我们。水野夫妇大致上那个时

间已经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所以袴田邸宅那宽阔的玄关门厅，只有袴田一人。门厅总是灯火通明。

因为太亮，走廊的角角落落，连镶瓷砖的水泥地的角角落落，都显得明净亮堂，像刚用清水洗过一样。在这样的地方，袴田跟我们打招呼，做出一个大方迎接妻子的、善解人意的丈夫的表情，看看大醉的阿佐绪，露出苦笑。

跟袴田快活、有力的腔调相反，他总显得有些萎靡。发红的眼睛底下、袋子般松弛的皮肤，不健康又油腻腻的。那浮起的油腻散漫反射着玄关门厅亮晃晃的光，有时觉得很像刚哭过。

袴田对正已像说话剧台词似的放言“你的精神糟蹋了你的美”，也是那样的时候。

那是个寒冷的夜晚。那天的寒冷我记得很清楚。不是冻凝似的寒冷，而是刀尖猛扎般的寒冷。

你的精神糟蹋了你的美……不知道正已是如何承受袴田这句话的。我们后来没有谈过这件事。

聊天的机会有的。也不是绝对回避的禁忌，是随时可提到的话题，不知为何，我害怕把袴田那时的话，再在正已面前提起。

这句话里体现出了袴田自己。袴田是怎么看别人的，尽在这一句刻薄话中。

袴田看穿了正已。他们没怎么聊过，而且袴田不可能知道正已的性功能缺陷，这个不可思议的家伙，却看穿了正已的一切。我感觉到袴田身上有可怕的东西。我觉得袴田是个可怕的人，只在那时，之前之后都没有过。

袴田也曾邀请：“很冷，进来暖和一下？”正已每次都找理由

拒绝。袴田没再坚持。

打了招呼之后，我跟正已并排外出。实在太冷了，以至于仰望夜空中闪烁的星星时，一瞬间以为星星冻得快掉下来了。

有勾栏引桥延伸到大门口，也许引桥上冻凝着夜露吧，走上去感觉有点滑。我说了声“滑！”，实际上并没有滑动，但正已一把拉住了我的手。

我笑了一下，没有特别的意思。仿佛是个信号，正已放开了我的手。

仅此而已。虽然只是这样子，但那一瞬间，透过大衣和毛衣传递到我胳膊上的、正已的温暖一直都在，随后变成了甜美的麻痹。

回程就两个人时，我变得很健谈。我率先提出种种话题，正已反倒是听众。

我叼上一支烟，他肯定会说“给我来一支”。我往他唇上塞一支烟，用打火机给他点上。车里的音响一直在放音乐。是正已在家里把LP唱片转录到磁带上的曲子。高速公路绵延不断的路灯，拖着柔和的光尾巴从我们旁边流走。那是无上幸福的一刻。

随着车接近五反田，不知有多少次，我想邀他——“上来喝杯咖啡？”有时话哽在喉咙口，呼吸困难。

然而最终，我没能说出那一句话。正已美化、理想化、头脑里编织的恋爱故事的对象是阿佐绪，不是我。又不是大风大雪，一个女子邀一个男子深夜进屋喝杯咖啡的话，一般来说只有一个意思。

收到这样的邀约，正已肯定很郁闷。他恐怕比谁都拒绝成为通俗爱情剧的主人公吧。

车到五反田公寓前，我总是很雀跃地说声“谢谢”。发动机低鸣着。寒冬的气息从打开的车门外猛扑进来。

我一手拿包、在座位上挪动要出去时，正已的手肯定一下子伸到我面前。

握手是那时我跟正已唯一的肌肤接触。我尽量雀跃地、装作不在意地使劲握他的手。百感交集地说声“再见啦”，他也重复同样的话。

说不上是谁先松开手，我下了车，目送他离开。隔着车后窗，隐约见他仍面向前方、向我挥手。我也向他挥手。

然而，车子很快驶入光影混杂的深夜街头，分辨不出来了。我转身踏上公寓楼入口的台阶。

那种时刻，我肯定会想到能势。越是见正已、越是跟正已交谈得多了，跟他分别之后，我就越迷恋能势的身体。我心里头想，回家时，像某一次那样，能势光着身子在床上就好了。能势不做声闭着眼睛、在床上等着我就好了。

可是，除了周六晚上以外，能势很少来。开门进房，果不其然，没有能势来过的痕迹。房间跟我一早出门时一样，沉浸在寒冷的冬天空中。

现实的能势不在眼前，我却想要他的肉体，对他感觉到异样的欲望，这是第一次。平时他不在眼前时，我几乎不会想到他。

独自在没有能势的房间里，我打开暖气，拉上窗帘，把浴缸放满水。我想浸在冒着热气的浴缸里，做白日梦似的想想正已。尝试在脑子里重现那天跟正已聊的所有事。

正已的声音、腔调和话语复苏了。简直就像在喜欢的作家的某部作品里，用红色铅笔在某页某个句子下划线似的，我在心里给正已的话划线。划好，回头读一遍。它撼动和勾起了我身上的某些东西。我的思考、我想的和他想的重叠在一起、合二为一。知道了这些，我充满了难过的喜悦。

我忘了时间的流逝，就这样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泡着，醒悟时浴缸水已经凉透了。

2

可能要出事——我第一次有这种强烈的预感，是在二月最后一个周六。

阿佐绪打电话来我单位，说她瞒着袴田，下午请正已教她开车。袴田晚上跟客人吃饭，带客人回来最早也得七点，这段时间可以很轻松，方便的话让我过去。

这是个晴朗的日子，让人感觉到阴历三月的温暖。一想到能见正已，我的心中涌起暖流。

周六中午就下班。我在学校食堂跟学生一起吃了简单的午饭，来到涩谷，顺路去了百货店，想买蛋糕做礼物。

橱窗上映出自己的模样——身穿一件旧茶褐色大衣，这个样子让我失望。至少这不该是我呈现给正已的形象。

胸前该有一条令人心动、联想到春天色彩的围巾……我寻找着，时间就过去了。我抵达袴田家时，已经过了三点钟。

迎接我的是初枝。她说，正已已经到了，和阿佐绪一起驾车

外出了。

我独自被领到客厅，在平时坐的椅子上坐下，等待阿佐绪和正已回来。

特意买的樱花色丝质围巾，没能让正已看到，就交在初枝手上。初枝一见跟大衣一起递过来的围巾，少有地搭了腔：“颜色真漂亮！”

女人之间的调侃脱口而出：“要是男朋友送的，可以开心一下。”

“不是吗？”

“遗憾呀，自己买的。外面很有春天的感觉了吧？我也想要漂亮的颜色啦。”

“好漂亮的颜色！”初枝认真打量着围巾，带着小心的微笑。

初枝敏捷地挂好大衣，她的侧脸露出一种我和阿佐绪这个年龄的女人所没有的沉静。然而，这样幸福的放松状态，却让我想起阿佐绪的胡思乱想：她好几次提到“袴田私下里跟初枝睡”。

确实，初枝有令人想入非非的地方。依然看不出她着意于穿着，发型、化妆全不讲究，不见一丝女性打扮的痕迹。但置身阳光明媚的袴田邸宅，在人造洛可可风格的房间里，初枝给人身穿妖衣的淫荡人偶之感。

实际上，那天隔着玻璃射入客厅的光线有些晃眼。庭园的枯草坪上，看得见小鸟飞下来啄食。白日变长了，那个时刻，邸宅里里外外仍都光灿灿的。

初枝为我把咖啡端上桌面的时候，外面响起了汽车的声音。隔着窗户，我看见正已把天蓝色的大众静静停在石板地上。

玄关响起阿佐绪高亢的笑声，但她随即拖着笑声向我小跑过来。

“类子，你听我说：正已这家伙，竟然说我初中时的运动神经跟小猴子一样。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吗？他说，我就像泡山上温泉的小猴子一样，上游泳课时，就只会泡在泳池里。”

“说来也是啊。”我笑道。

在泳池里，阿佐绪好不容易做到了双脚交替打水。因为她不会换气，自由泳、蛙泳都不行。还是单身的体育老师，得以接近阿佐绪，个别指导换气。

他得以接触阿佐绪的身体：或在水里大方地托她的细腰，或硬拖她到水深处放开手、接住害怕得扑上来的阿佐绪。他脸上红红的，鼻翼一张一合。他当时二十五六岁吧，皮肤白皙、胸毛茂密，是适合做歌舞伎女角的那种男人。

“差一点就滑进水沟里头去了。”正已对我做了一个厌烦的表情，“我说‘打右转向灯’，她开了雨刮；等信号灯，她跑出线三米才停……我真怀疑她这个样子，还能考出驾照。”

“我说了有驾照，可没说真能开呀。”

阿佐绪嘻嘻地笑，高兴地接过我递上的蛋糕盒，把脖子上的白围巾一扯，扔在地上，打开盒子，发出少女般的喊声：“哇，很好吃！”

阿佐绪身上是强调腰形的窄牛仔裤，马海毛短式圆领白毛衣，同材料、同色的卡迪根开襟毛线衣；微烫了的头发自然披肩。看得出，只要她一动，柔发就搔着她好看的锁骨。

她朝里头喊一声“初枝”，声音中透露着女主人的威严。然

后，对上前来的初枝吩咐：“这是类子送的，请给我们上咖啡。”阿佐绪喘息着，脱下卡迪根毛衣。

像一个向观众显摆丰满乳房的女演员似的，她瞬间大显胸部的轮廓，正已向她投以露骨的目光。那眼神，就像尚未有性经验的少年，看成熟女人身体时那样。

然而，阿佐绪没有察觉正已的视线。实际上，在车来车往的外头马路上开了车，她正处于轻度兴奋状态。她叼上一支烟，动作粗犷地将它点燃，手舞足蹈地向我报告今天跟正已经历的小小冒险。

正已时而一起笑，时而附和，但明显心不在焉。他抱着胳膊，斜靠在窗子上。我很清楚，他假装眺望庭园、被草坪上的小鸟所吸引，其实全神贯注于阿佐绪。他要把阿佐绪手指头的每一个动作、阿佐绪衣服的窸窣声、阿佐绪的气息都灌注在记忆里。

从我坐的位置，只能看见正已逆光中的站姿。他眼中只有阿佐绪。我噎住了似的看着他奇特的、没有表情的目光，如同平静的湖面。

袴田带客人回家，是在过五点的时候。本来七点左右袴田才会带客人回来，我们此时正要起身告辞。

“哎呀，欢迎光临。”

见我们慌慌张张从门厅取出大衣穿上的身影，袴田满脸笑容地说。“今天暖和呀。动一下就出汗了。哟，客人在呢，阿佐绪却不见人影啊。她去哪里啦？”

阿佐绪一见水野驾袴田的车子开进邸宅，就从房间飞奔出去了。因为袴田邀请的客人到了，她还穿着牛仔裤。

“她更衣去了。”我答道。袴田发出含混的笑声，像从魁梧的身上撕下薄薄的海苔似的，缓缓脱下黑色羊绒大衣。“肯定一身牛仔打扮、疯姑娘似的吧。真是没办法。我一没看紧，她就尽买小丫头爱穿的衣服回来。”

“因为她穿什么都合适。”我出于礼貌回应。

袴田猛然看着我，眯着眼睛说：“哎呀呀，失言失言。我不是在说你。我只是想说，穿衣服讲究 TPO^①。”

“哪里，没关系，我知道的。”我笑着对他说。那天，我也穿了牛仔裤。

“我时不时得在家里，像这样子请客人吃饭。”袴田突然凑近我，窥探着外头，低语说，“里头也有一本正经的客人。不论人家多么死板，作为邀请方，我们得尽量配合人家的教养、品味和审美，这是礼仪嘛。”

“我明白。”我重复道，再一次对他微笑。

亮着灯的玄关门厅站着人。是水野领过来的、当晚的客人。是一对看起来挺有品位的、年届初老的外国夫妇。我记得他们用英语说过话，但忘了是哪个国家的人。

客人夫妇看见我和正己，亲切地点头致意，并不只是出于礼貌。他们向袴田问了什么。袴田回答了，但声音很低，而且喉咙深处带着笑，我没听到他说了什么。

水野向我和正己轻轻点头，然后像在一流酒店接受过完美培训的员工一样，对客人夫妇说了一两句英语，接过了他们穿的大

① TPO，即时间（Time）、地点（Place）、场合（Occasion）。

衣。丈夫是黑色晚宴服，妻子是亮闪闪织金的、银灰色长连衣裙，据此可知那天的晚餐绝非做样子。

初枝没露脸，水野一个人引导客人去客厅。看来是初枝匆忙收拾了我们刚才留下的乱搁的咖啡杯和堆满烟头的烟灰缸，从玄关门厅窥探到的客厅，已经恢复清爽，是充满洛可可装饰的、袴田风味的空间了。

我乘正己的车踏上归途。道路拥挤。那天在高速公路收费站排队时，正己着了魔似的，老说袴田太爱演戏。

尽管这样，他却不是小看、轻视袴田，也不认为袴田让人难懂。非但如此，他还表现出了对袴田深入的理解。

“袴田先生搞的那所房子，对他而言也是演戏嘛。”正己说道，“那所房子，整个都成为了他演戏的空间。你感觉到每个房间、每个角落，全都被纳入那个空间了吧？一踏入其中，那里就已经是按照袴田先生的剧本进行表演的舞台了。就连我们这样的外人，一到了里面，也成了袴田先生写的剧本的一部分。当然了，阿佐绪也好，水野夫妇也好……”

这是个温暖的晚上。窗缝里透入的夜晚气息，让人感觉到渐渐接近的春天。

“为什么？”我问道，“为什么袴田先生喜欢让家、人与人的关系、生活方式……人生的一切，全都变成演戏呢？”

“因为他要求守秩序嘛。”正己说道，“他自己很混沌。袴田亮介此人，只存在于自己搞出来的、自己的形象之中。就跟不存在于现实中一样。”

你也相似——我正要这么说，张嘴那一刻，轮到我们交费

了。为了递给收费员路卡和钱，正已把车窗开得很大。城市的噪音涌入车内。我什么也没说。

每条路都拥挤不堪，车到我五反田的公寓时，已过七点。我要下车了，我们在车内转头相视，像往常一样握手。

正是晚饭时间，正已又不像晚上有事的樣子，两个人一起找个地方吃饭也行的。

但是，那天晚上能势要来。一想到很快他就来了，不知为何，遗憾的感觉向我袭来。比起见能势，那天晚上我想跟正已在一起。我还想过，或者就这么跟正已走，稍后再给在房间里等待的能势打电话，告诉他晚点才回来。

然而，没能那样。我跟正已分手，返回房间。

我做了一下晚饭的准备工作，等着他。但八点、九点，能势都没露面，也没有任何消息。这种情况很少有。

我想，弄错约定的日子了？但是，回想一下，跟能势约的，就是那个晚上，我不可能听错的。

要是这样，只能是他会错意，或者忘记了。也许遇上突发事件？也许因为我，家里闹起来了？也许遇上大麻烦、没法联系？——这些我想都没想。这样的想象折磨过很多女人，但是，就能势而言，我没被那种想象折磨过。

我有意无意地再等等看，到了十一点，我实在不愿再等了。我刷了牙，整理床铺，开始在床上读书。

门铃声大作，就是在这样的時候。是能势。

他散发着酒气，踉踉跄跄地站在门口，一副没好气的模样，食指轻轻点着我的额头。

“他是谁？那个男的。嗯？”

听到这句话的瞬间，他要问什么我全都明白了。

但是，我装出不明白的样子。

能势开起了尖酸的玩笑：“我看见啦，看见啦。你水性杨花。”

“讨厌。”我对他撅着嘴，“你说什么呀？”

“蓝色的大众。闪闪亮。究竟在里头干了什么？老实回答。”

“那辆大众……”我语焉不详，心里头匆忙想象着：我在车里头跟正已握手那段时间，能势在某个地方目击了。

想到能势目睹我跟陌生男子在车里亲密握手很长时间，悄然离去、借酒消愁，但还是不想回家，在这样的深夜里上门问罪……我觉得他好笑又可怜，同时还很郁闷。

那郁闷不是对男人占有欲强、责难女人的郁闷，是出于担心也许会因正已而失去能势而产生的郁闷。

我那时候还不想失去能势。不，换个正确说法：不想失去能势的身体。

“老实说吧。你老实说的话，我原谅你。我不会问第二次。”

这说法，仿佛在某个地方练习过千百回了。

我对他笑，说道：“是初中同班同学嘛。你不是知道我有个跟精神科医生结婚的朋友吗？在小石川后乐园偶遇的……今天我去她那儿玩，碰巧他也来了。他住池上，我说跟我住的地方很近，回程请他送我。你怎么看见了也不打声招呼？之前上哪儿去啦？怎么醉成这副样子？”

能势面带怒容，一把扯下皱巴巴的蓝色窄领带，凑近我的

脸，低声说：“混蛋！我醉成这样，是因为你在别的男人车上，满心欢喜的样子！”

我沉默了。他酒气很大，可我还是从中嗅出了平时他要开始性事时的甘泉似的气息。

“最近你有点奇怪。不，你不必否认了。实在是很怪。”

“我哪有什么怪的？”

“你别说了，是很奇怪。我很灵敏的。有些不寻常，有些奇怪。”

“你究竟要说什么呀？你说清楚吧。”

“我没想要说什么。”他不屑地说，“没什么可说的。我知道，装没看见就没事了。所以，我没打算上来的……可是，我来了。凄惨吧？傻傻地流眼泪。”

能势扭曲着脸。我害怕了，他不会真的哭起来吧？一想到他要在这种地方，为这种事情嚎啕大哭，就觉得非常别扭。

从没想过自己跟能势会发生这样的争执。我想，假如他嫉妒正己、在我面前大醉大哭的话，会一下子打消我对他的留恋吧。

然而，明知那样，我依然很留恋他。即便只是作为性伴侣，对我来说也是不可替代的人。没有人能代替他。能势就是能势。

我说道：“别站在那儿，进来吧？”

能势害怕地缓缓摇头。仿佛摇快了，脑袋会掉下来似的。

“不，我回家了。”

“就喝一杯咖啡吧？”

能势没回答，充血的眼睛瞪着我，粗鲁地慢慢拧着我的下

巴。我身体歪斜着，被按在门口的墙壁上。

我虽然不害怕，但很疼。“好痛！”我小声叫道。

他的手指抠进我的下巴，嘴唇凑上前。他瞪着眼睛，窥探我。

粗暴的狂吻开始了。他似湿又干的嘴唇变得硬硬的，像鸟喙似的啄我的脸。

他一边那样做着，一边开始用潮乎乎的手指依次爱抚我的腰、臀、胸，有暴力感、又因此而具有挑逗的意味。剧痛般的感觉，像火柱般贯穿我身体的中心。我不明白那是什么。虽不明白，喘息声却涌上喉头。我扭动身子，克制着。

能势一只手伸进我肋下。那只手隔着睡衣使劲揉乳房，但下一瞬间，他迅速闪开身子。就像这才知道自己爱抚的是不吉利、不该碰的东西似的，他用沉静如沼泽般的眼睛瞥了我一眼，突然打开大门冲了出去。

连叫住他的时间都没有。走廊上传来能势的脚步声，那声音渐渐远去，很快就完全听不见了。

我呆立在门口。没有悲伤，也没有生气，更没有惊恐不安，什么都没有。在我身上，只留下疼痛一般、焖烧不断的欲望无处可去。

懒得去想事。我锁上门，放下防盗门链，回到床上。闭着眼睛躺了好一会儿，但毫无睡意。

我爬起来，倒了杯威士忌，直接就喝。边喝边看着窗外的樱花树。没有醉意。

能势在嫉妒我，我很滑稽地想到这样的事实。

如果告诉他，你所怀疑的蓝色大众车主，是做“邮票测试”时一张邮票的打孔线都弄不破的人哩……不知能势会作何反应？就这样他还嫉妒吗？要说嫉妒，他究竟嫉妒什么呢？爱慕一个绝不会有肌肤之亲的男人的女人，会激起能势这种立场的男人嫉妒吗？如果会的话，那种嫉妒的根源是什么？

我自三岛由纪夫自杀那天后，到这一晚为止，都没给正已家打过电话。正已也没有给我打。然而，那天晚上太想听见他的声音了。

已经过了深夜零点。我拿定主意，打开通讯录找出正已的电话号码。如果是别的人接，就挂断。

响了三次铃声之后，正已本人接了电话。声音沙哑，显得很困的样子，但没有不耐烦的感觉。

“不好意思，这么晚打给你。”

“哪位？”他问道。不是戒备的声音。非但如此，声音里有些期待的热情。

轻微得不易察觉的失望埋在我心底。胸口掠过类似疼痛的感觉。然而，那疼痛也是甜美的痛。“抱歉不是阿佐绪，是我。”

“类子？”

“对。睡啦？”

“不，没哩。在读书。怎么啦？有什么事吗？”

“没有啦。”我深吸一口气，问他在读的书的书名。是我不知道的作者写的社科类书籍。

想就那本书找些共同话题，但没做到。也没有关于其他书的话题。我默然。一瞬间，话筒里传递着窘迫的沉默。可那也是因

为想说的话太多而造成的、发烧般的沉默。

“明天一起吃饭？”我一气说了出来。

说完之后，连自己也吃惊：说出了意想不到的话。并不是为此打这个电话的。不想被误解。但是，想到“究竟会被误解什么呢”，就连自己也不明白了。

我感到狼狈，正已却马上响应了：“好啊。说真的，今晚送你的时候，犹豫着要不要邀你吃饭呢。”

“邀我就好了嘛。”

“哦。”

“今天一个人吃的。”

“哎呀，真该邀你的。”

胸中荡开了暖洋洋的涟漪。那涟漪，瞬间就清除了之前我身上燃烧的欲望……被能势点燃、成凄凉余烬般的欲望余韵。

“别像袴田家的晚餐会似的，”我说道，“在一个轻松的地方吃吧。”

“好。但‘克拉拉’就免了吧。”

“嗯？”

“一去那店，就感觉不对劲。那位胡子大叔好像对我有意思。”

我笑了。笑的同时有一种冲动，想加上一句：我也是。

我要真说出了口，正已将会作何反应呢？他会掩饰着困惑，假假地嘿嘿笑，说“说哪儿的蠢话嘛”吧？然后我马上会轻佻地回以“当然是说笑啦”之类吧？刚来初潮的少女和不可自拔的自慰少年之间的对话……

“我明天不开车啦。”正已说，“没有醉醺醺的阿佐绪，我就跟你慢慢斟细饮吧。”

安稳的幸福感在身上回荡。我们约好明天傍晚在涩谷见面，就挂了电话。

3

第二天，我一早就照镜子。我很少出门前照这么长时间镜子。

能势老是说我穿得显瘦。穿了衣服的我，与其说显瘦，不如说显得寒碜。实际上我跟同年龄段的女人一样，没穿衣服的话，也有该有的肉，但隔着衣服就看不出来。阿佐绪无论穿多么不显身体线条的衣服，都能令人感觉丰满。而我就没有那种感觉。

一想到这一点长久以来是我的心结，我反而开始在乎，试穿了一件又一件毛衣、套装、西式短上衣等等，每件都在镜子前左看右看。一边照镜子，一边就想起前一天正已在袴田家盯着阿佐绪时的火辣视线。

想到那股视线就是激起正已欲望的视线，我就郁闷。比如说吧，能势绝不会用那种目光看我。不仅能势，我所知道的男人，面对在意的女人那激发欲望的肉体，也绝不会用那种目光。

性功能健康的男人，无论看了多么非现实的美丽乳房、颈项、性感的腰肢，都认为那是现实的东西。即便那只是杂志照片或电影场面，他们都知道，那些肉体现实地存在于某处，而不是人偶或者凭空画出来的图案。

所以，他们的自慰，是很现实的。即使是想象中的肉体，对他们而言，都是处于现实延长线上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射精后的性兴奋过去之后，一切就归于平常了。

然而，正已不能这样。对他来说，一切美丽的东西、能激发欲望的东西，从一开始就只是虚构的东西而已。不仅仅是没有射精功能，正由于他不具有“性对象是现实的”这种认识，他的兴奋没有尽头，一直持续到他自己厌倦那个对象为止。

这样的他，对我来说性感得一塌糊涂。他的性没有开始，相应也没有完结。越是感觉他对阿佐绪的热情没有尽头，我就越是被他强烈吸引。我希望跟他分享一切：所见所闻、所触所感，所有一切想得到的东西。它带给我异样、病态的昂扬感。

看自己远不如阿佐绪的身子，我照着镜子想：他会怎么想？想知道自己在他心中的位置。略去恋爱、热情等一切浪漫情感，我就想知道他看我这个人时的眼神有多深、有多厚。

最终，那个晚上我决定穿的是平淡无奇的毛衣加裙子。不是临近春天时穿的那种毛衣，而是又厚又长的，这是因为毛线的粗重可以掩饰寒碜的感觉，而且使胸部看起来丰满几分。

在涩谷见了面，正已带我去的，是位于青山的大西餐吧。现在的话，应该叫咖啡酒吧吧。那时候还没这叫法，在通往地下的、带点神秘感的狭窄楼梯外，有一块管状霓虹灯装饰的招牌，说不上是美式还是欧式，也不知是雅是俗。

店里挤满跟我们同代的男女。除了几个包厢和柜台位之外，有两张一次性可坐二十来人的巨型圆桌。桌子中央挖通成圆形，

里头放了许多高高的观叶植物。

我和正已在那种圆桌坐下点了几样菜之后，喝了啤酒。也许是因为天花板高或者跟邻座有间隔吧，店内的喧哗听起来就像远处蜜蜂“嗡嗡”的振翅声。

振翅声的间歇里播放着爵士乐，烟雾缭绕。近距离的许多人大半是情侣，这样的情景缓和了几分我的紧张感。

实际上，我很紧张。我不知道跟正已混在人堆里并排坐、吃饭喝酒，为何让我这么紧张。我甚至想，即便在自己房间或者某处不正经的酒店房间，跟正已赤裸相对，也不至于这么紧张吧。

“你能喝呀。”正已看着我，“总是让我吃惊。说不定比我强呢。”

“比比看？”

“不不，打住。照顾阿佐绪一个就足够了。”

我由啤酒转为杜松子酒加汤力水，又叫了杜松子酒加柠檬，聊起这样的鸡尾酒在学生时代多有魅力。原为缓解紧张而猛说话、为掩饰而喝酒的，空腹喝下的杜松子酒却早早发力了。醉意上来的速度叫人吃惊，我不久就飘荡在朦朦胧胧的世界里。

我没自觉已经醉了，只发现已从紧张感里完全解放。不久我就开始沉溺在幸福的错觉之中，仿佛其他一切风景都已消失，时间停止、万籁无声，只有正已在自己面前。

是我先说起阿佐绪的。是我怂恿正已具体说出对阿佐绪的肉欲的。他不过是照吩咐说了而已。没错，那些话绝不是他开始说起的。

“阿佐绪的脸、头发、脖子、胸、屁股、手脚……这里头，你觉得最性感的是哪里？”

正已想了一下，回答：“哪儿也不是。”

“我明白了。那我来猜猜看：阿佐绪的下巴、阿佐绪长汗毛的脸蛋的颊骨、阿佐绪的锁骨，然后是……阿佐绪手指的关节、脊骨、肋骨……”

“尽是骨头啊？”

“骨头性感嘛。硬硬的，有好看的弧度，仿佛看得见，其实看不见。还有，摸起来硬邦邦……”

我说着，突然回想起昔日戏剧部的大熊，他喜欢抓住我露出的胳膊，咯吱咯吱地摇动骨头。在不收拾的脏床铺上，他把我的胳膊摆在窗口射入的细长光线中，反复说“类子的骨头。感觉到了，感觉到了”。

“可是，跟骨头不能性交呀。”正已挤出笑容说。

我看着他。他直着腰，唇边带笑。“所谓性感嘛，我觉得，是指女人的性器官而言吧。”

“性器官？有点怪诞嘛。”

“才不呢。你看看阿佐绪的性器官吧。不是挺性感吗？”

“你看过？”

“傻瓜。”他侧着身子，笑得肩头晃动，“怎么可能嘛。想象啦。”

“没看过，怎么想象啊？”

“我能看见。就像是熟透了、水分饱满的无花果。摸一下，胖乎乎的，看起来甜甜的，忍不住要剥去薄皮、含到嘴里。不

过，平时包裹着几重内衣、长袜子，但那玩意就跟心跳一样、始终不明不白地怦怦跳。象征阿佐绪的就是这个吧。没其他。”

“好吓人，我要打冷战哩。”我做了个胳膊起鸡皮疙瘩的样子，“比如说吧，阿佐绪的胸部，性感得连同性的我都想摸一把。嘴唇、后背的线、侧腹的线都是。我原来觉得，这些该是阿佐绪的象征吧。”

“那不同。”正已断然说，“简单地说吧，阿佐绪的存在本身，就是性器官。胸部呀屁股呀某处的线呀，这些全部包含在性器官之中。阿佐绪，整个肉体都是性器官。仅此而已，不用说的了。没必要了。她每次张嘴说话，我感觉都像性器官在一张一合地动似的。她一走路，我看起来是性器官在走。明白吗？极致了吧？”

他说完，把手上的香烟在烟灰缸里揉灭，淡定地碾碎熄灭的烟蒂。烟丝散落在烟灰缸中。

“从前就是？”我静静地问道，“从初中时起就这样想？”

“那时我还没遇上交通事故嘛。我只是像一般的少年那样，想象着阿佐绪的裸体手淫而已啦。”

我默然，正已高声“哈哈”一笑，说道：“我每次见阿佐绪呀，总是提心吊胆的。阿佐绪说的话，听进去没一半。她说什么，是无所谓的。无论阿佐绪说什么，她的价值是不变的呀。我只盯着她的眼神、手指头，或者嘴唇的皱纹。然后就琢磨：哎哟哟，不行啊，如此鲜活的性器官无遮无挡暴露在公众面前，有问题啊。有一次，我好想给大醉的阿佐绪套一条能包裹她全身的巨大裤子。好淫秽啊，阿佐绪。嗯，只要她在，就淫秽。存在本身

就是淫秽。”

然后，正已开始具体谈对阿佐绪的欲望。他说，只要说起阿佐绪，就联想到跟阿佐绪的性交。他还说，想象着自己让想要宝宝的阿佐绪一刻不停地怀孕，就仿佛赢得了世界；他断言，天性色情的阿佐绪的极致，就是她怀孕临盆时的肉体吧。

那狂热的诉说方式，简直就是点燃的导火索直奔爆炸的一瞬间。阿佐绪、阿佐绪……这个名字从正已嘴里反复蹦出。他脸颊通红，眼睛发亮，像着了迷似的，不知休止地分析阿佐绪的性感。

“袴田先生为何没让阿佐绪怀孕呢？不可思议啊。”正已向后一仰，说道，“阿佐绪呀，就是为接精液、怀宝宝而生的女人。淫秽的女人很多，但她恐怕是其中最淫秽的。袴田先生恐怕不懂得，她那种淫秽有多伟大、多美好。他明明比谁都有才能理解外在的美，但到了性方面，简直就是晚熟。所谓性，是很单纯的呀。因为单纯所以美。袴田先生脑子那么好，怎么不明白这么简单的事情呢？不可思议。”

“要是你，一定无数次让阿佐绪怀孕了。”我说道，“阿佐绪跟你之间，十个宝宝都有啦。”

“生不了十个吧。”正已说道，“确实，每次见阿佐绪，我都把全身作为阴茎塞进去，但不会塞满的。在阿佐绪生殖器的皱褶里，还有更里头的皱褶，没完没了。我产生了无限的欲望，可怕的是那里面没有终止啊。如果我也有射精能力，也许阿佐绪终其一生，都在怀我的孩子。”

我点头。明白懒倦的、饥饿感般的东西在身体深处萌芽。然

而，那不是鲜活的饥饿，完全只是头脑感觉到的饥饿而已。我觉得，在这么情色的气氛里，身体却干巴巴的。

“我说的挺没品吧。”正已突然声音低沉地说，好像醒悟了似的。

我们跟前放了一个心形小玻璃烟灰缸，烟蒂堆成了小山。近处走过的年轻女服务员过来更换。

“打扰了。”姑娘口齿不清地说。我们心不在焉地看着她涂了银色指甲油的手，把堆了烟蒂的烟灰缸更换为空烟灰缸。

“没品？不能这么说吧。”等姑娘走了，我说道。

“我醉了吧。怎么说到这上面去了呢。”

“是因为我问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不，不是。我是自说自话。”他说着，静静地看着我，“希望没使你难受。”

“我干吗难受呀？挺有意思的。”

他缓缓地摇头，说道：“没啥意思。下流的话。挺无聊的。”

沉默在蔓延。我正要张嘴说点什么的时候，正已低声匆匆补充了一句：“对不起，类子。”

类子……这呼唤强烈地震撼着我。无法言喻的难过，灼热地穿过我的胸膛。

“别为这样的事情道歉，”我乘着朦胧的醉意，一口气说了，“我很开心知道你想的、感受到的事情。我想多一点、再多一点了解你。所以呢，任何事情——下流、无聊、没意思的话都好，能跟你说话，我都很开心。”

短暂的沉默之后，正已说道：“我也是。”闪亮的目光一瞬间

跟我的视线交缠，但很快就消失了。

那时候，刹那间我想触摸他。很想触摸他青灰色毛衣下的、布满美丽肌肉的手、肩、胸，以及发出温暖语言的、形状好看的唇。

我觉得能触摸他的话，会更了解他。我会着急，就像话越说得彻底、越不明白对方的时候。

然而，绝不是唤起性饥渴的那种着急。证据就是：那天晚上要回家了，我跟正已走出店门，第一次轻轻拥抱时，我的肉体在性的意义上，几乎毫无反应。

因为醉了吗？是吗？为此欲望没点燃吗？或者，是因为我对正已的欲望，从开始就压抑着吗？

永远不会有答案。现在，时至今日，我还不能正确分析，那时的自己，那段时间的自己，究竟对正已抱着什么样的欲望。

凌晨一点已过。结了账，两人并肩走上店里又窄又陡的台阶，我们不约而同停住，面面相觑，交换了一个年轻人的、幽默的笑容。

踏上台阶，看见了马路。看来我们在店里期间下过雨，路面闪闪发亮。路人的脚不时在视野里横过。远远听见汽车的声音。

“类子，”正已突然一只手把我揽到胸前，低语道，“我好喜欢好喜欢你。”

突如其来。没有惊讶也没有什么。我由着他。

一个短促、简单的拥抱。脚很不听使唤。他把我再一次搂起，笑着说道：“危险啊。”

正已穿的皮夹克要支撑我的体重，发出小老鼠吱吱叫一般的

声音。那声音和马路上的雨声重叠了。

上完台阶，来到马路上，我们等出租车来。下着寒冷的雾雨，周日的深夜，街上的霓虹灯看起来朦朦胧胧。

类子、类子……记得正已喊过我好几次。我那天晚上喝了几杯鸡尾酒、几杯啤酒、几杯兑水威士忌呢？不记得了。

有生以来没那么醉过。醉得几乎失去意识了，我却在蒙眬的视野中只盯着正已，只听正已的声音。

到了五反田，我拒绝了想要送我回房间的正已，下了出租车。自己也不知道为何那么坚决地拒绝，只是反复念叨着“今晚足够了，跟他约会够开心了”，清醒过来时已是早上。

可笑的是身上的衣服一件也没脱，一只鞋子在床上，另一只不知为何扔在浴缸里。

我喝了浓咖啡，服用阿司匹林，洗了淋浴。正准备上班，电话铃响了。是能势。

“我打过给你。”他说道，“看来昨晚很晚呀。”

看样子是上班中途用公用电话打来的。话筒的另一头不断传来车子往来的噪音。

“跟朋友去喝酒了。”我说道。话一出口，脑子就阵阵作痛，有轻微的昏眩。镜子映出自己的一身内衣。刚要扣好的文胸脱开了，乳房暴露。

“上次很抱歉。”能势说道，“想跟你道歉，就打了电话。”

我该怎么回答？正说不上来时，能势说：“我今晚过来，行吗？”

我闭上眼睛。我明白自己拒绝不了能势的请求。

“我正在更衣呢。”我说道，“光着身子呢。”

我只是想说“冷啊，我得挂了”而已……他好像误解了。“哎哎，类子，”他说，“我今晚过来啦。一定。”

电话那头挂断了。我放回话筒，对镜扣好文胸。

我想着那天晚上能势来到这个房间、解开同一个文胸扣子时的情景。这么想着的同时，又回想起前一个晚上正已喊“类子”的声音。正已说了，“我好喜欢好喜欢你”。

我仰望天花，突然觉得要被撕裂开来。

4

越是跟能势保持不变的肉体关系，像一只被装在口袋里逃不掉的老鼠，反过来我就越是想正已、需要正已，像堕入情网似的。渴慕的程度日夜加深。而且，我越是渴慕正已，越是需要能势。

跟正已有了深入的精神交往，我留下了说不清的、肉体疼痛一般东西。这种疼痛，我在能势的臂弯里压住了。

我知道，跟能势一起以压制肌体之痛，接下来意识中留下了大大的空洞。为了填埋这个空洞，我又需要正已。我知道，自己正分裂为两半。

白天，我在学校图书馆整理书籍的时候，突然想起遇到能势那天的事。曾在这个世界史的专门书架附近，跟能势一起时而弯腰、时而踮脚地寻找一本书……那时能势穿着雪白衬衣、腹肌隐约可见的样子竟历历在目，又想起他走近时带着一丝酸甜的体味。

不经意地浏览在图书馆晦暗一角的日本文学书架，找到三岛由纪夫的著作，手指在书脊上滑动，就想到了正已。在袴田邸宅的书库里，和手拿三岛《天人五衰》的正已聊了什么，我尝试让每一句话重现，恍如昨日。

那种时刻，我暗自回味正已的缺席。没有欲望的烧灼，对正已安静的渴慕越发厉害。

期望见他，看见他的脸，听见他的声音，跟他说话。然而，所期望的仅此而已。如果正已恢复了性能力，此假定成立，我不会想他。我可以发誓，绝不会那样去想他。对我来说，他一开始就不是性方面的存在，正因为他不是，才越发让我狂想。

收到正已的信，是在青山西餐吧约会、我大醉而归那天的五天之后。信上写道：“跟你度过的时光，对我真是无可替代的。”

我无数次读这封信。已经没有必要探寻字里行间隐藏的意思。“如果我是个正经男人，”他写道，“一定拼命追你。”

我想，如果这不是情书，那什么才算情书？我脸上火辣辣的，坐立不安。

第二天是周六，下午有空，我期待正已也一样。在收到信的那天晚上，过了九点，我给他打电话。

正已不在家，他跟父亲一起去见造园的客户。接电话的是住在家里的女佣人。女佣人带着东北口音，声音嘶哑；她把正已称为“哥儿”，把正已父亲称为“当家的”。

我拜托她说，我晚睡，迟了也没关系，请回个电话。

她问：“是当家的吗？”我答：“不是，是正已。”女佣人和蔼地说着“好的好的，我转达”，挂了电话。

我怕水声掩盖了电话铃声，在厨房洗刷时，把电话机拉到旁边来搁着。上洗手间时，把浴室门开着。

过了十一点，还是没电话来。我开始在床上读书，电话机搁在旁边。句子不进脑子，反反复复读同一个地方。刚想为何如此心神不定，正已就浮现了，他对我说的独白似的话语，信上的一个个句子，取代了书上的字，塞满了我的脑子，翻腾起来。

电话总是不来，我却完全没有焦躁感，没有左思右想电话不来的理由。

那时的我，不管何时都能够安静地等待正已。如果跟我说，这个电话你得等半年，在这半年里，我也可以毫无疑虑地等待吧。

电话搁在旁边，我呆呆地看着它。电话机是很常见的有黑色拨号盘的那种。我想，这个黑疙瘩远远的那一头，有一个正已，他会把这个电话机“嘀铃铃”弄响。心底里翻起柔波。不知何时我就这样睡着了。

第二天周六，我一到单位，早一步来的同事说“青田，你的电话”，一边示意一边递给我话筒。她一只手捂住麦克风，有点神秘地笑说：“是男的，第二次啦。十分钟前也打来过。”

圆顶图书馆里，带着春天气息的光线透过窗户玻璃灿烂地射入。我背对同事们，把感情压抑在喉咙深处，故作平静地说“喂，喂”。

“早上好。”传来了正已的声音。“不好意思，昨晚没给你打。我回家十一点了，佣人阿姨说，不知谁来的电话，没问就挂了。还说应该是打给我老爸的。今早我细问她，她才说也有可能是打

给我的……真是服了她。”

太幸福了，我觉得好笑：“说起来，她没问我的名字，我可能也忘了说名字。她问是当家的还是哥儿，当时我是说了正已……。”

“那位阿姨住了两年了，还是记不住我的名字。直到现在还是喊‘哥儿’。真是烦人。”

我问：“那，你怎么知道是我的电话？”

有几分之一秒的空白。他说：“我知道。”

“是吗？”我说。包含着强烈热情，又带着昔日宁静依恋的幸福感，如无声的洪水般向我汹涌而来。

“我刚才给你住处打过电话啦。不过你已经出门了吧……”

“谢谢你的信。昨晚想跟你说，就打了电话。”

不便细说。同事们已经着手工作了。

“类子，”正已说道，“今天能见面吗？”

意料之外的请求，我沉默了。正已似乎误解了我的沉默。

“哦，有约就算啦。我现在出去办事情，三点钟结束。我只是想，只要你方便，我去一下你工作的图书馆而已。”

“你过来吧。”我留意着同事们的耳朵，快快地说道，“今天是星期六，图书馆只开上午半天，但我在这里等你过来。知道地方吗？大概几点？”

“我开车，四点能到吧。”

“明白。”我说。又简单指明了校园里的外来停车场和图书馆后头的出入口。

我放下话筒的瞬间，同事按下了馆内天窗上装的电动百叶

窗。灿烂的阳光洒下来，化作无数闪亮的针束，柔和地刺着我的眼睛。

正午图书馆关门，同事们回家之后，我在学生食堂用过午餐，在校园里散散步，返回了图书馆。四点前的时间很容易打发。我在空无一人的图书馆读书，喝杯速溶咖啡，眺望三月的太阳在玻璃窗上一点一点从左到右移动。

到了三点半，我突然想起还要检查没归还的书。我一手拿着纸板，查看开架式书架，开始对照没归还的几册书和借出卡。

激动的心情始终没有消失，但不至于乱了方寸、集中不了精神。我每十五分钟看一下手表。只有等待的喜悦。

四点稍过，窗外出现了蓝色大众。我往窗边走，看着大众停在外来停车场边，正已下车、锁车，他一边迈步走，一边眺望周围的风景。

他没梳理的头发上缠着印花头巾，卡其色的肥大裤子配黑色T恤，脚下是帆布胶底鞋。他新奇地止步仰望圆顶图书馆，没注意我在窗户里头看他。看来他工作完没换衣服就开车来了，裤子上远远就能看到污迹，T恤上有汗、起皱了。我第一次看见他穿工作服的模样，仿佛另一个自己不知道的正已，我慌了，竟不知如何是好。

周围还很亮。看得见停车场边栽种的几棵紫杉树周围，有无数小鸟飞来飞去。正已又迈开步子。

不久，后头职员出入口传来开关门的动静。传来胶底鞋“吱，吱”走在走廊上的声音。我凝视着由出入口通向图书馆的门。心脏静静跳动着。膨胀着幸福感的心脏，感觉已推上喉头

了，但仅此而已。我将以春海般温暖平静的心情，对开门进入、注视着我的人说“嗨！”的正已，笑脸相迎。

胶底鞋的声音停住了。在他背后，木门合页嘎吱一声关上了。圆形天花板的每个角落都回响着一声“嘭”，渐渐消失了。只留下了悄悄的、神秘的寂静。

他空着双手。卷起的黑色T恤袖子下，伸展着粗大、健壮的手臂。汗毛覆盖着手臂，但汗毛不是黑的或褐色的，仿佛一层奇特的、带着透明感的薄纱。

衬衣领口不挺，可能多次随意洗过；敞开的胸口呈现象征生命力的大喉结和饱满的胸肌。印花头巾包着的头发，像淋过雨、没梳理自然干的那样，硬邦邦的。长了点胡须的下巴、油腻的鼻梁、形状好看的颊骨、平缓的额头、一直诱惑我的嘴唇，每一处，都带着汗腻和尘土。我嗅到了潮湿的落叶、太阳、雨水、他本人熏人的体味。

他活着。他活着，呼吸着，成长着。长着无可挑剔的肉体的青年人，就站在那里。

那时候，夕阳突然隔窗射入，正好令正已站的那一块金晃晃的。他微侧着脸，目眩似的眯着眼。

那一瞬间，我憎恶他的肉体之美。那是我永远不能抓在手上的美。他只是永远“在那里”，不会融入我的肉体里。

无法言喻的难受，让我胸口发热。真想跟面前这位美男子合二为一！我几乎是突发热病似的想道。

可是，我那时所求的，并不是跟正已肉体的交合，完全是精神的交合。肌肤接触虽无所求，但的确情欲勃发。情欲强烈得让

我羞耻，我必须手捂着嘴，按住身体深处涌起的甜丝丝、潮乎乎的喘息声。

我想跟正已共有一切东西、分享一切东西、理解一切东西。如果为此需要千言万语，那就二十四个小时不停一直跟他聊下去。如果有必要听他说话，那无论二十四小时也好，一个月也好，一年也好，我都会一直听下去。胸口热涨得要裂开。无奈眼前蒙眬起来。

“怎么啦？”正已问道。胶底鞋擦着地板。他向我走来。

我深吸一口气，露出笑脸，然后离开窗边。“欢迎光临。”我开玩笑说，“如何？像那么回事的图书馆吧？”

“真是吓了一跳。”他说着，仰脸环顾一下周围的书架。“藏书有多少？”

“大约八万。在学校图书馆里头，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哩。地下室有闭架式书架，可以用升降机运书来这里。我想让你看看的，可惜闭馆时，学校管理室会来人锁上地下室，规则是这样……”

正已对我的解释点头，用心地一一查看开架式书架。他的胶底鞋擦地的声音，加上我的脚步声，在圆顶天花板混合回响。

正已在日本文学的角落止步，眺望着集中了三岛由纪夫作品的一角。

“不说也知道你在这里啦。”我取笑道，“三岛作品很齐全。不过在学生中的人气就差一点。说是汉字太多。要说这所学校的水平，也许这么棒的图书馆放在这里可惜了。”

正已从书架上抽出几本三岛由纪夫的作品，翻一翻，抽出封

底内侧的借出卡看看。

“借出次数多少不同呢。《潮骚》最多。其次是《假面告白》吧。《丰饶之海》系列几乎全新。”

“有一个学生虽然没借走，但独自在这里读得很入迷。是这个春天升上高三的学生。她说毕业前要读完全系列四卷。”

“怎样的人？”

“不起眼的学生。瘦瘦的，梳辫子、绑蓝色缎带，不大笑、显得挺认真的。跟我们那一代的文学少女比起来，感觉是更古老的时代的文学少女。”

“她为什么不借走呢？”

“在自己房间一个人阅读三岛由纪夫，会想死掉。所以，只会在旁边有人的图书馆阅读——她这样说过。”

虽然曾跟她这样交谈过，但现在我竟然想不起那学生的名字和面容。实在是个朴素、不起眼的学生，是那种从毕业相册里也很难找到的少女。

但是，她肯定跟众多在校生成生一样，生活在挺好的家庭环境里。高中毕业后，直接升入本校的大专。成为大专生之后，她不时来图书馆，神色凝重地读三岛由纪夫。

大专毕业典礼即将举行的二月一个下雪的早上，在巢鸭一间老旧的情人旅馆里，她跟恋人服大量安眠药自杀。小伙子是国立大学在校生。男方捡回一条命，她回天乏术。

事情轰动校园。但除相关人士以外，别人都不清楚她自杀的原因。有传说她严重抑郁，但也不确定。有人说周围反对他们结婚，也有人活灵活现地转述说小伙子是同性恋，甚至是死硬右翼

分子等等。

我甚至记不清那学生选择死之前，是否读完了《丰饶之海》系列。因为她没借走，只在馆内阅读，借出卡上没有留下她的名字。加上她死的时候，我自己也正处于极度混乱的时期。我试想过，是否《丰饶之海》的什么东西，或者三岛由纪夫作品中的某些东西让她决意去死？然而，最终没有答案，时至今日无从知晓。

窗外射入的夕阳拉得更长，馆内书架拖着长长的影子。正已没说话，缓缓移步，眺望一架又一架书的书脊。从右到左，视线静静移动。我跟在他身后，拉开一点距离。

我自己的鞋声“嘎达嘎达”不规则地持续着。随之降临的寂静没了回声。

在英国文学的书架前时，鞋声突然没了，正已回头向后。

“类子。”他说道。声音似喃喃细语，但清澈如早上的小鸟叫声。

我离开他一点站着，仰望着他。

我们右侧是高高的书架，左侧是没有窗户的墙壁。这里斜阳照射不到，弥漫着有点发霉的书的气味，令人想到晦暗的阁楼间一角。

“怎么啦？”

他眨着眼睛，憋着什么似的紧闭双唇，视线不在我脸上，而在虚幻的远方。

我又问了一次：“怎么啦？”

他一只手猛抠印花头巾下的头发，仰天长吁一口气，说道：

“我一直想着一件蠢事。”

我默然，等待接下来的话。很奇怪，我本等不及的，却仿佛能等个三十分钟或者一个小时。

他的样子好像要哭出来了，缓缓向前，重新注视着我。他低声断断续续说：“能要你的话，不知该有多好……”

突如其来，但完全不是严厉的口吻，也没有羞涩。他就像个坦白恋情时的少年般刻板认真。

我觉得，无数思想、知识、概念、往昔的风景、诗、历史、悲剧、喜剧，悄然围绕着我，和正己。写下这些东西的作者、诗人、小说家、思想家的灵魂的呢喃，变成了嘈杂的、不确定的声音传来。就我们两个人，同时被时间洪流和魂魄所包围。我突然远离了现实。

正己刻板认真的眼睛盯着我，轻轻向我伸出右手，手掌向上。我看着那只手，然后抬头看他。

“类子。”他使劲挤出我的名字。

我被吸住一般走过去，把自己的手放在他的手掌上。两只手掌之中，我的体温和他的体温合二为一。他像在体会温暖的感受一样，好一会儿没有动，过了一会儿静静松开手，恋慕地抱住我的腰。

我们的身体抱在一起。透过他穿的黑T恤，他颤动的肉体的温热传递到我的胸脯。他的汗有点日晒的味道，令人想到在盛夏日头下的拥抱。

他的嘴唇凑近来，轻轻触碰我的唇。我的唇像蝶翅碰着的花瓣，轻轻颤动。我的唇放松，要接受他。他比之前稍微热情地压

上来。然而，仅此而已。

嘴唇分开，我们注视着彼此。呼吸有点急促，胸脯热得发痛。我知道鼻翼不停地掀动。

“正已。”我呼唤道。

他点头，撩起我垂下额头的头发，手指怜爱地爱抚我的脸。

我身上没有产生性的兴奋。至少肉体没有要求。那是不可思议的、神秘的体验。肉欲没有产生，却有一种灵魂呼吸着，满足地膨胀着，涌至喉头，要变成巨型珍珠脱口而出的感觉袭来。

那时一片惘然。然而，到如今，我可以清楚地断言：我那时迎来了最高层次的精神高潮。

“正已，正已，”我呼唤着，把脸埋进他的胸脯，“我解释不清。对你说这种事情，你可能不解。不过，是很奇特的感觉。身体和心四分五裂，可我很想要你。”

我等待着“我也是”的回答。然而，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用力搂着我，不作声。

之所以大多在见正已的日子晚上约了能势，是因为我跟正已逢周六有机会见面。

那天也一样，能势晚上七点要来我房间。到正已提议找个地方吃晚饭、我不得不拒绝时，我心里很乱。

被正已问“约了情人吧？”我不得不暧昧地点头，好狼狈。

我对自己说，正已不会嫉妒我的性伴侣，因为他爱慕的对象不是我，绝对是阿佐绪；一想到如果正已忌讳能势、疏远我，我就受不了。

正已那时在心里如何摆放能势这个人，到如今已是永远的

谜。我没怎么跟正已说到能势，甚至能势的全名叫能势五郎，正已可能也不知道。他不会没兴趣的，但他不大爱聊那种事。

可以认为那是一种分寸，也可以视为冷淡。话说回来，我也不主动对正已说能势。在这一点上，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是平分秋色的。

感觉能势会盯上我，所以我避免让正已送我回公寓，在五反田的站前就下了车。我买了简单的晚饭材料，回到房间，没多久，能势来了。

“我今天住下。”他说道。究竟是妻子带孩子回娘家，还是有了好借口，他没细说。他给浴缸放好了水，邀我一起泡。

我脱光了，站到浴缸里，他细细打量我全身每一处，假作爱抚，检查起颈后、腋下、大腿内侧、脚趾头等等，细心得可怕。

“你在看什么？”我问道。

“哈哈，”他笑了一声，“检查一下你有没有外遇的痕迹。”

“结果呢？”

“看来没有啊。”

“傻瓜，”我说道，“怎么会有嘛。”

两人一起进了浴缸，不但水溢出来，还挤得动弹不得；我们就在浴缸里互相取笑，笑着笑着沉湎于彼此的肌肤。

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我为何对这个肉体欲罢不能。能势的肉体总是吸引我。不论何时，不论刚刚有过什么事，我面对能势，轻易便能陷入忘我的境地。

放好脚踏垫，一切安定下来。我精疲力竭地躺在浴缸里，这时能势说话了：

“你变了。”

我一惊，抬起脸。能势在浴缸里托着我的身体，豆大的汗珠在眼皮下流淌。他轻轻一笑：“变啦。”

“什么变了？怎么变？”

“你最近为什么那么强烈要我？”

“讨厌。我一直想要你的嘛。”

“那不同。”他说，“跟你以前的要法不一样。怎么说呢，你那要法，感觉就想忘掉一切似的。”

“是吗？”我笑着掩饰道，“一定是你启蒙的。”

“会吗？”能势含蓄地笑，使劲把我抱起，哗啦一下走出浴缸。

“我不想把你交给其他男人。”他在狭窄的浴室地板上把我放下，说道，“我知道这是已婚男人的自私，可还是这么想。”

“我这么需要你呀，有问题？”

“不知道。”能势说着，哀伤地俯视着我，很少见。情事之后，光着身子、站在湿漉漉的浴室里，面对面这样对话，想来真是滑稽。

我轻轻踮起脚，吻了他的唇。

那个晚上到早上，我跟能势又来了两次。像能势说的，我忘我地、疯狂地要他的时候，脑海里只想着正己。

5

除了跟能势来往，我当时跟单位的教师、职员，没有私下的密切接触。

并不是特意避免人际交往，也不是刻意求孤独。我是很想普通通过日子的，但我周围就是没有一个热闹的圈子。

是因为我没有与人交往的强烈诉求呢，还是我身上有点什么让人敬而远之呢，我也不知道。我跟他人之间，常常会有一条无形的线，区分了彼此，始终只是彼此微笑而已。

单位里的初中部、高中部专任教师里，跟我属同一代、应有共同话题的女教师有四人。其中一位结了婚，其余三人独身。

通过图书馆业务，例如商量对付老不还书的学生、丢了书的学生，不知不觉中跟她们可以随意聊天了。在学校里碰面，会停下来说说闲话。在学生食堂遇上了，会一起吃午饭，不时还会喝咖啡。

可是，我绝少跟她们在校外见面。既不会在休息日打电话长聊，也很少被她们约去喝酒、吃饭、聚会什么的。

我这人不大在意跟周围的人来往。对没有朋友这件事不焦虑，并且觉得挺自在的。我没什么根据，就认为她们也是这样。

但是，我也没有因此就被认定是难交往的人或被疏远。我只被认为是读读书、看看电影、满足于过平淡日子、有点儿不合群的女人而已。跟能势的关系在学校里没有任何议论，恐怕也是这个原因。

私下跟正已频繁见面的那年的四月上旬，那四位女教师中的一位要结婚了，请了我出席婚礼。

她在初中部教英语。小个子、娃娃脸，挺受学生欢迎。她跟我的关系，是诸如偶尔在学生食堂坐在一起吃饭，或者上班途中偶遇、说好 AA 制打车来学校的程度。

因为彼此不了解，我接到喜帖时，还奇怪她为何请我。不过稍后听说她的对象，是人所共知的大商社会长的孙子，我就明白了。

显示一下盛大婚礼、幸福生活，是健全的想法。这种算得上世俗、健康的面子，在阿佐绪身上体现的形式不同，也见怪不怪。正因为我原本就欠缺这样一种健全，所以并不讨厌有这种虚荣做法的人。

婚礼请了学校大半教职员，能势当然也在名单之中。如果那天不是能势夫妇都被请了，婚礼后我会跟能势过夜吧。即便出席二次会^①，也会说好溜掉，在我五反田的公寓碰头——他对妻子找借口是很方便的。能势跟我，也许就能跟平时过周末一样，在我房间待到第二天中午。

然而，新娘子姐姐的孩子跟能势的孩子一样大，上同一所幼儿园。因为这层关系，能势的妻子跟新娘子的家庭平日就有交往。因此，能势夫妇都被邀请出席婚礼。

结果，那天晚上我不是见能势，而是见正己。

我跟正己之间，以那天晚上为界，产生了一个起爆剂似的东西。这个起爆剂威胁的不是我，而是正己自己。它在看不见的地方渐渐改变着形状。

那是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号称东京樱花此时最盛。我回想那天真是不可思议，若非英语教师举行盛大婚礼、请能势夫妇出席，我应该不会约正己见面的。

^① 宴会完了之后，接着再找地方聚会。

我还曾想，即便不是那个晚上，总有一次会跟正已那样子的。然而，我们一天天遭遇的、小小偶然的累积，若放过了不可思议的、仅此一回的瞬间，那同一瞬间也许永远不会再来了吧。

那天晚上，我和正已尽量都那样做。我们至为美妙和绝望混合的一瞬间，若非那晚不会发生。一想到同样的夜晚不会再来，那天的偶然，至今让我胸口发热，同时隐隐作痛。

婚礼从星期六下午三点起，在赤坂王子饭店举行。仪式比我想象的远为盛大。新娘子单位的客人安排了三张桌子。幸运的是，我和能势夫妇不在一桌。

新郎新娘的坐席离得太远，除了新娘子的盛装之外，我什么也看不到，新郎的脸也看不清楚。新娘子三次退席更衣。在新娘中途退席期间，出席客人们在暗下来的会场，观看了新郎新娘单身时代的录像。挺无聊的录像。

在暗下来的会场里，只有能势所在的一桌，因为放映机的光线照射，被凸显出来。能势跟妻子并排坐，膝上抱着大女儿。能势看着录像笑，妻子也配合着掩嘴笑。

我在想，我为何置身能势跟妻子在一起的场合，也能无动于衷呢？也许我没爱着能势。

可为何每个周末都那么想要能势的身体呢？为何我不想失去他、他因正已暗露妒忌心时我就感到不安呢？我不明白。

干事邀我去二次会，说二次会包下了六本木西餐厅，其他单位的人几乎都去。我说有约，婉拒了。能势恰好在旁听见，瞥了

我一眼，面露不悦之色。

婚礼结束不久，我下到饭店一楼。在大堂，能势正跟妻子、同事们谈笑。我向能势点点头，但求他脸上的困惑不要被他身边的妻子看破。

能势的妻子穿着淡紫色套装。她是个感觉挺苗条的小个子女人，以我的审美观，算是个相当不错的美女。事前就听能势说，去年年底生下的小宝宝放在娘家了。旁边站着眉眼很像能势的小女孩，很黏爸爸，一直拉着能势的衣裾，连声喊“爸爸，爸爸”。

那就是一幅家庭风景画。我竟能像陌路人似的看着能势跟妻子、女儿在一起，又好笑又不可思议。

“是哪位？”妻子向能势询问我。能势快速地说了什么。能势的妻子深深点头，露出亲切的笑脸，向我鞠躬行礼。我无奈再次笑笑，向能势夫妇点头致意，快步走出饭店。

跟正已约了六点整在新日本酒店的酒吧见面。那天事先的安排，是在酒吧小坐，找个地方吃过饭，然后去看千鸟渊周围的夜樱。

离约定时间有近一个小时。是令人想到初夏的、清爽的傍晚时分。我悠闲地散着步，消磨时间，进入一木路，一家家逛小店，往TBS^①方向走去。街上满是人，很热闹，不知是去看花，还是看完了花回来。

不知道现在那家店还在不在。我不记得准确地点了，甚至不

① TBS，东京广播公司的简称。

记得是沿一木路还是一条内街了。在没有明显特征的、细长大楼的二楼，有一家从天花板到地板全镶玻璃的咖啡店。

那是一九七九年的事。大楼一楼是一家小古玩店，店里带有六十年代的气氛。磨砂玻璃上映照出远处大楼和春天夕阳下的二楼店铺，跟一楼又黑又亮的店铺氛围颇不协调。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不由得在大楼前放慢脚步吧。

古玩店旁边有一条通二楼咖啡店的狭窄楼梯。我不经意地看看楼梯，视线移向镶玻璃的二楼店铺。就在这一刻，我难以置信地停住脚步。

隔着咖啡店的玻璃，我看见了正己的身影，他面桌而坐，目光落在文库本上。几秒钟后，他也发现了我。

我看见笑容在他脸上缓缓展开，他的表情变得像要接受世上一切般的恍惚。一阵强烈的狂喜掠过我全身。在意想不到之处邂逅的喜悦袭来，为此我几乎当场瘫坐下来。

难以解释。那的确是性方面的狂喜。既是正己肉体上的禁忌带来的狂喜，也是没有伴随性反应的、其他某些东西。只能说……那是完全没有性动作、安静且持久的强烈兴奋状态。尽管如此，我陷入从未经历过的官能性感觉中，自己也非常混乱，不知如何是好。

正已使劲向我招手，做手势让我上去。我呆呆地看着他。

“怎么啦？上来呀！”正已再次招手。一群年轻人高声笑着从我身边走过。

我清醒过来了。感觉有一小块热乎乎的东西从喉咙深处直坠下腹。我走上古玩店旁边的楼梯。正已站起来迎接我。他很美，

充满了性的魅力。

在咖啡店的谈话，没有特别值得记下一笔的内容。说来不外是世界上所有恋人意外相逢时充满兴奋之情的、极普通的、幸福而健全的对话。

“真巧啊！”正已说了句谁都会说的话。好一会儿，我们互相细说相遇前在哪里、做了什么事情。那天，早早从工作中解放的正已五点前已经抵达赤坂，在书店找了书后，就在偶然看见的这家咖啡店里消磨时间。

聊什么都开心。我跟正已详细说了那个婚礼的情况。从全套菜单，到一个个出席者、跟同桌人聊的内容、场内放的音乐，事无巨细都说给了他听。一边说着，我一边甚至想，那天的幽会就一直聊这些也行。正已热心听着、笑着、点头，间或说说中肯的感想。

六点半之后，我们离开这家店，往事先说的新日本酒店走。街市向晚更添活力，飘荡着倦倦的、甜丝丝的春宵气息。

我们像普通恋人那样紧挨着走路，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正已像往常一样打扮不拘，牛仔裤配夹克衫；跟我为出席婚宴特地穿的裙子非常不协调，但置身于往来的人潮之中，我们也不显眼。

想象我们也是正常的关系——没什么大不了的障碍、只考虑往下发展的良好关系，我置身于自己也难以置信的幸福感之中。阿佐绪从我脑子里消失了。正已也不提她。不但阿佐绪，连袴田、生田绿地旁的袴田邸宅也都不提。我们只说我们的事，像普通恋人一样。

从新日本酒店的大堂右边往里走，有一间酒吧。让人感觉又大又晦暗。柜台有一对、雅座席有两对上了年纪的男女。雅座席的顾客都是外国人。

我们坐在柜台席，要了咸狗（saity dog）。掌管柜台的，是一个瘦削的、打着领结的白发男子，他着了魔似的始终在擦杯子，仿佛世上的乐趣就只有擦杯子似的。

因为在婚宴上吃过东西，我饱饱的。正已点了几个菜，但他也没怎么动筷。酒吧没有大吃大喝、显示旺盛食欲的氛围，但他没怎么吃东西，应该也不全是为此。那天晚上，他到了酒吧之后，明显跟平时有点不同。

“最近我老在想，”他突然轻轻地说，“想跟你的事。”

喷溅似的热流淌过胸口，消失了。别说正已那晚跟平时略有不同，就连我也一样。我兴高采烈。我告诫自己：他不是恋人，只是发小、无话不说的男性朋友而已，但不管用。

我情绪高昂，追问道：“跟我的？什么事情？”

“很早以前的种种事情：初中时跟你说过话，之后在伊豆家庭旅馆偶遇，在袴田家的聚会上重逢，等等。”

我差一点冲口而出“我也一样，最近想的都是你”，最终忍住了。我不知道他要说的事情。也许他说的是跟我期待的完全相反的事情也说不定。尽管充满浪漫气氛、万事俱备，可在正已面前脸红耳赤、小女孩般地陶醉于恋爱话语，可能太性急了吧。

我故意开玩笑：“老回想过去的事情，是测试记忆力吗？”

“就是啊，”他苦笑着说，“我一个劲地傻想：你在什么地方生活、想什么、怎么感受的、怎么长成了今天的你、跟我有过什

么来往之类的。”

“怪人。回想那些事情有什么用呢？”

正已看着我，然后视线从我的额头慢慢移动到下巴，像在鉴赏我似的。他垂着视线，嘴唇几乎没动地说道：“我羡慕你。”

我默然。果然跟期待的回应不同。兴高采烈的情绪急速刹车，看不见的寂寞抬起了头。

“什么呀，”我无力地笑道，“我可不是被羡慕的人。”

短暂的沉默之后，正已从我脸上挪开视线，说道：“恐怕我，是喜欢你的。从以前一直……”

我等着他接下来的话，但他沉默了。我又要了一杯咸狗，看着白发侍者在擦亮的杯子边挤柠檬、涂好盐，心里头期待着：时间就这样子停止就好了，把正已刚才说出口的话凝固为永恒不变的石头就好了。

“阿佐绪的确激发了我的幻想。从初中起就是，现在也一点没变。不过，从我身体变成这样之后，对她的幻想变得越发猛烈。因为太猛烈，我时不时会想：阿佐绪这个女人不是这个世界的女人吧？可是你不同。你是现实的人。现实地在这里。此刻就在我面前，听我说无聊的话。”

酒吧侍者机械性的动作、彬彬有礼地把杯子放在我面前，转身离开。我怔怔地面向前方。

“我跟你海聊过。今后也会吧。但是，语言是空的。尽管这么觉得，我却只能用语言诉说自己。我想，如果能够不说话就了解你，该有多好啊。”

“什么意思？”我问道。

他唇边浮现出闹别扭似的笑容：“就是它原本的意思。”

“就是说‘肉体’，对吧？”

“类子。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年轻男女，把肉体和精神分开想，是很不幸的。要是健康的人，二者是自然相联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能分开想，我也能够做到。”

“你是为我着想。分开来想，是因为这个。”

“不是。”我语气粗暴地说，“那是误解。我只是……”

“我之所以说羡慕你，是因为你是个健康人。你健康光彩，坦然面对欲望，充满人生圆满的力量。”

“我看起来那么粗蛮？”

正已一口气说了那些话，转向我，寂寞地微笑着，说道：“大概是我身上愚蠢、膨胀的念头，产生了对阿佐绪的执著。它持续到现在，今后也会是那样子吧。毫无办法。不过，对你的感觉是另一回事。阿佐绪是我的观念制造的幻觉，我自己也类似于自己制造的幻觉。但是，你的确就在这里。只有你是活生生的人。我呢……希望是个能爱你的男人，跟迄今爱过你的所有男人一样。能那样爱你的话就好了——我打心眼儿里这样想。”

嘴里就像涌起一团东西似的。我咽下它，舔舔嘴唇。两手抱着杯子，伸出下巴仰望天花板。不那样的话，我怕要哭出来。

我点上烟，吸进去，默默面向前方。柜台那对中年男女走了，三个五十岁左右的男子取而代之走进店里来。三人坐了雅座席，把图纸似的东西铺在桌面上商量起来。

“你试试呀。”我僵着身体、战战兢兢地重复道，“像从前在

伊豆试过的那样。假如我身上有什么能稍微激发你心中的形象，那就在这形象还在的时候，用我来试试。”

正己没有回答。沉默持续了很久。酒吧侍者忙碌着倒啤酒进杯里、准备腰果小食、示意负责雅座席的侍应生。年轻侍应生把这些放在托盘里，送到商谈中的男人的桌上。店里轻轻播放着走了调似的、电子琴演奏的老电影音乐。商谈中的男人们吆喝了一声：“来吧，干杯！”听起来特别分明。

正己的沉默挺吓人的。我心想：是我说得不对，冒犯他了吧？肯定是。

我这样想：也许他对于我的印象，绝非性方面的。说起来会有美丽的色彩，有时也感觉到浓厚的性气息，但实际上也许只是对“无话不说的重要女性朋友”诉说友情而已。

当你无奈性方面永远无能时，任何人说“试试看是不是真无能”，都会让你有被冒犯的感觉吧。不管是用多美好的辞藻说出来，某种程度上，绝对是对性无能者的侮辱。

假如正己追逐性的幻觉、把观念放大、跟观念玩耍着过，我在他面前也得那样学。我跳进他的观念中、一起追逐幻觉，才是对他的爱的表现，绝不该提“试试吧”这种生硬的话。

“对不起。”我瑟缩不安地小声说，“我说了蠢话。你别那副为难的模样吧。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不，”他说，“我没事。”

“不，是我不好。对不起。”

“你为什么道歉呢？你根本就没说什么蠢话呀。”

正己叼上烟、点燃，吐出大团烟雾，然后走下吧凳。一副生

气的面容。

我问他：“去洗手间吗？”“不。”他说着，走出了店门。

过了八点。酒吧渐渐热闹起来。女顾客抹的香水味儿弥漫，不知何时，电影音乐变成了现代爵士乐。

正已很快返回，他一坐上吧凳，便说“走吧”。做作的表情里，感觉有奇妙的、发烧似的东西。

“怎么啦？这么突然？”

他从夹克兜里掏出门牌钥匙给我看。门牌上刻着数字。

“我要了房间。”他说。

6

房间像有点儿被过分日晒而发红似的，带着些泥尘味。不大不小的房间里，有一张双人床。床罩是褐红色的，和地毯的颜色一样。

尽管室内一切都搞得很干净，但处处都带有怎么擦也擦不掉的污迹。拉上窗帘，打开窗边的大落地灯，那些污迹就不显眼了，但取而代之的是墙上浮现出来的污迹。

总之是一家旧旅馆。据说不少人长期租此作为办事处。与其说是旅行者歇脚的房间，毋宁说是匆忙的经商者暂度一夜的房间，或者是在都市海底、萍水相逢的男女匆匆销魂一刻的房间。

我和正已在落地灯旁的扶手椅相对而坐。感觉突如其来的沉默，让房间沉滞的空气越发凝重。

“喝点什么？”我问道。“好。”正已点了头。我打开房间里的

冰箱，取出啤酒，倒进两个玻璃杯。

滑稽又无所事事的时间在流逝。然而我沉默着。

我打算顺从他。假如他想像伊豆之夜那样，向我扑来、按倒我、粗暴地脱掉我的衣服，我乐意顺从。

我从没有以正己为对象寻求性愉悦。我只是经常寻求正己这个人。

然而，我不知道得费多少口舌、如何表达，才能让他相信这种感觉。假如他说“你爱着我的话，请出示证据”，我回答“那就死给你看”，真死给他看——我身上翻腾着这种愚蠢的、小女孩的焦躁感。

“奇怪呀，”正己突然嘟囔道，“我即便跟阿佐绪在一起，也从没想过真的拥有她就好。不过，面对你就不一样。我就想拥有你。我有一种感觉……我能拥有你，面对你会发生奇迹。”

微笑像影子一样呈现在他的嘴角。正己从扶手椅里站起来。落地灯在我坐的椅子后面。他凑近我，一边俯向我，一边摸索落地灯的开关。

我闻到了正己身体的气息。混有清爽的汗味儿、太阳的味儿、香烟的味儿，以及甜丝丝的护发品般的——那是呛人的、真切的男人肌肤气味。

灯熄灭了。周围一片晦暗。只有床边的电子钟的光，黄黄地浮现在昏暗中。

他保持着那种姿势，吻我的脖子。为了支撑自己的身体，他一只手按着椅子扶手，另一只手有力地抬起我的下颚。跟在图书馆一角的轻吻不同，实在的男女接吻开始了。我像鹤一样仰起

嘴、努力回应他。

正已湿滑的唇打开了我的唇。他的手落下来，开始爱抚我裙子里的乳房。透过薄薄的布料，他肌肤的温暖轻易传到了我的身上。

他伸手到我后背，开始拉拉链。因为不顺利，我帮了他。

裙子从肩头滑落。发现我上半身只有内衣后，他意外敏捷地脱掉了内衣。

“呵呵。”正已一把抓住我的乳房，发出微微的喘息声。那喘息声让我欢喜、给了我勇气。我伸出两手，抱住了他。

我们就那样相拥着躺倒在床上。脱去褐红色床罩的是我还是他？发现时，我们已脱去彼此的衣物，纠缠在床单与床单之间。

甜美陶醉的感觉持续着，仿佛砂糖溶化之时。他的爱抚确实让我有那种感觉。我的肉体接受他的爱抚，坦然作出反应。然而，我在这过程里脱离了陶醉，处于异样的冷静中。

我一直闭着眼睛，害怕从他偶尔俯视我的目光里，读出不安的焦虑和伤悲。我在昏暗之中，通过五感推测他的状态。我尽可能地在不侮辱他的程度里、在不让他觉得害羞的程度里帮他，调节好他内在的兴奋状态和肉体的平衡。

他的身体无可挑剔。肌肉结实的线条，让人想到他平日的体力劳动。他的脖子有干草般干燥的味道。他发出的喘息声带着性感的味道。他的爱抚情深意厚。那种分量、生命力本身实在的弹性……他的肉体，是地道的肉体。蠢动着、带着情欲、流汗咆哮的肉体……

他的肉体实在完美。只除了一点。

过了多长时间呢？他突然离开我的身体，仰面躺下。急喘起伏的胸口上，浮现豆大的汗珠。

他没说话，一只手搁在额头上，一动不动。

我等他呼吸均匀之后，轻轻把自己的身体贴近他的身体。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想，说什么都是假的。可是，只有一句话，就算是假的也不要紧。我不忌讳地说了。

“我爱你。我只想着你。”

他默默地拿下搁在额头上的手，轻轻揽着我的身体。手指的动作像哄小孩子似的。

他的横膈膜大动。鼻孔断断续续呼气。

“对不起。”他说。

我想，他可能在哭。我害怕去证实。在只有电子钟光亮的昏暗中，我屏住气息。

正已既没有抽鼻子，也没有身体僵硬地呜咽。然而，那时，他的确在哭。他肯定是硬压着气息装作平静，不让我知道，在昏暗中瞪着双眼，要把昏暗看透似的哭着。

奇迹没有发生，但我没受任何屈辱。我身上只留下了无法表现的、毫无出路的、近乎狂热的爱情。

那天晚上返回公寓之后，我关了房间的灯，坐在窗边的椅子上，眺望矗立在中庭的老樱树。樱树承受了各家各户透出的灯光，悄然立于夜的寂静中。

这是一个没有风的夜晚。看似薄蜡工艺品的樱花在那里纹丝

不动，就像是黏在风景上的。

我清晰地重现一切——接受正己的接吻、爱抚、他身体的触感、手指的动作，其实，对我而言，这些是梦中的幻觉，只不过是幼稚的性梦而已。

在我身上，如篆刻文字般清晰地刻下了那天晚上正己说的每一句话。如果说，正己让我感受的一切官能性风景是幻觉，那么他说的话、他做的一切事情，对我而言就是鲜活的现实。

而我就是爱这个现实。

致青田类子：

每次想起你躺在床单上的身体，我就脸红。在你面前，我就像不上发条就动不了的笨人偶。

你很温柔，拼命给我上发条。去掉关节的锈、打磨上油、让我平稳运转。不过，我的发条一下子就停了。而且还落得满身大汗、奄奄一息。

你的困惑非常明白。道歉也许弄错了对象、也许有别的说法。不过，我只想到对你说一声“对不起”。

不会有奇迹发生的。我很清楚。不过，我想说不准呢？面对着你，我就那么想了。你让我有这种感觉。请你明白，这一点是真的。

我时不时这么想：我真是个活人吗？我彻底残缺了。十六岁把残缺作为宿命背负了。我说不定早死了，如同书房可悲的亡灵，把观念像舰艇上过节拉的飘飘彩旗一样拖拽着，装成活着的样子而已吧？

对我而言没有现实感的，不仅是女人。一切事情感觉都不存在。我就像在艰难、笨拙地描图，只活在自己创造出来的观念世界里。

我之所以喜欢沉溺在知性里，是因为我知道，即便只是暂时的，知性会救我。所以，无论多麻烦的书，我都整晚去读。幸福的人边吃点心边看爱情剧叹息的时候，我读着满页汉字、不知所谓的书，把自己逼入知识的昏暗地窖。

不是因为脑子好，也不是把沉迷知性作为夸耀、装门面。我只是希望逃脱没有实体的自己。

我真正希望沉溺的，只是活女人的肌肤啊。类子，如果能够沉溺在你的肌肤里，如果能让阿佐绪怀孕……不知想过多少次！

知性和理性不时让我发笑。那种东西马粪不如。所以，到了早上，我就从昏暗的地窖里爬出来，什么也不想地投入工作中，只要能活动肉体就好。

父亲挺吃惊的，说从没想到我如此醉心于这个工作；但并不是我的才能和努力让我继续作为造园业者的工作。正是我内心轻蔑的知性和理性，讽刺地成了我肉体的原动力，让我不能停歇而已。

我必须在脖子上挂着“不可能”的牌子活下去。绝不可能，却要摆出可能的面孔活下去的荒谬……

我假装接受这种荒谬，昂首挺胸。像只虚张声势的蠢公鸡一样。公鸡不能飞、不能展翅，只是打鸣，毫无用处。只是瞪着天空、做虚幻的梦：什么时候能飞起来就好了。

类子，尽管这样，我对你还是只有感谢。那天晚上你好

温柔。也许我该觉得，光是能那样拥有你，已是幸福。肯定是的。

你的乳房很美。你的腰弹着我，你的肌肤包容我。你的气息好香。我很了解你了。

不过，我并不觉得这就够了。你活着。每日每夜，你在增殖，在成长。我想了解这样的你。了解成就你的肉体的你自己，恐怕是现在的我唯一可做的事情吧。

对不起啦，类子。我对你只有歉意啊。

秋叶正已

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

三年后的一九八二年二月八日，新日本酒店发生火灾，烧死了很多人。我独自听着这条消息，想象自己跟正已过夜的那个房间被烧毁、烟雾弥漫的样子。

然而，无论如何发挥想象力，我能想出来的，只有褐红色的床罩和污迹斑斑的地毯。于是，那记忆中的风景里，只有正已的喘息，就像男人的狂喜似的，带着莫名的不祥轰响。

第六章

1

袴田亮介这种男人，是让人联想不到家室之累的男人。我很难具体看出他身后拖带着时间的累积。

但他并不要隐藏自己或搞神秘。尤其对于新闻媒体，他坦然直率。身为精神科医生，他更爱自命为艺术家，接受关于文学、艺术、音乐等的采访，作出连学者、诗人也自愧不如的、非常抽象的回答——他毋宁是个喜欢自我表达的人。

袴田所拖拽的时间河流比实际上更难以看出，尤其表现在阿佐绪身上。

阿佐绪虽然发各种牢骚、不满，但另一方面，却极少对袴田的过去发表感想。关于袴田去世的妻子，我一句具体的话也没听她说过。

不仅是对袴田如此，阿佐绪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人活着，都得在流逝的时间里，跟许许多多的人结下各种缘分——但阿佐绪绝不这样认为，在她而言，人全是单纯的生物，以善恶、好恶之情

分辨着道路，走到现在而已。

也就是说，阿佐绪对袴田过去的解释，就像是重新就业时提交的履历，或者登载八卦报道的周刊杂志的报道而已。

也不过如此：袴田，生于大正九年十一月。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专攻精神医学。毕业后在东大医院工作，后留学法国。回国后，在日比谷开设精神专科诊所。昭和三十三年，跟一名来诊所看病的患者结婚。结婚八年后，妻子死于乳癌。妻子死后他一直独身，家中杂事交给了水野夫妇，直至现在……

陌生女人突然打电话到我家，是四月过半的一个周日晚上。

那女人问：“这里是青田类子小姐的家吗？”

我答“是的”，那女人自报说叫泽木香子，然后开始说话：“请原谅我冒昧打来电话。知道您是袴田阿佐绪的朋友，打搅您了。忘了说：我是袴田亮介的表姐。”

这位女士声音有些尖，但说话方式郑重优雅。她不是那种职业训练出来的说话方式，也没有装腔作势或公事公办的冷漠。是成长在富裕家庭、受到充分关爱和良好教育的女人，让人觉得天真烂漫又优雅的说话方式。

泽木香子再次为突然打来电话表示歉意之后，开始说事情。

那天下午，袴田亮介的远亲租了文京区某饭店的大厅做法事。袴田夫妇预定出席的，但袴田有万不得已的急事，只有阿佐绪来了。法事之后吃大餐，阿佐绪有点喝过了头，感觉不舒服，由泽木香子换到了另一个房间。因为联系不上袴田和水野，想让女佣人来接的，但阿佐绪本人声称非青田类子不可。虽然不好

意思麻烦素未谋面的人，但她还是问了阿佐绪电话号码，打过来了。她问：“能否麻烦您过来？”

她虽然没有明说，但阿佐绪大醉的模样已历历在目。我猜她是可怜阿佐绪受了出席法事的亲戚的白眼，悄悄给阿佐绪另设了房间吧。

“我先生去世早，我一个人过的，没有非早回家不可的理由，”泽木香子说着，从容淡定地笑笑，“无奈家里养了只猫，不能太长时间不在家。”

已过晚上七点。法事的客人散了之后，还独自留在饭店房间里照料大醉的阿佐绪，设法安排她回家——此时我已对这位泽木香子有了好感。

“明白了，我马上过来。”我说道。

我问了饭店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便挂断电话，然后按我的记忆，拨了正己家的电话号码。今天是周日，正已在家。

为了见正己，把阿佐绪当做一个借口，自己这样也挺可笑的。无论到何时，我约正己都挺笨拙，令人想到初中生的小小恋情。

那个春天的晚上，都已经肌肤相亲、信上深情厚谊了，我对他的思念，都极少直率地表达为“我想见你”。想见他时，我还是不找一个无聊的、孩子气的借口，就拿不起电话。

借口之中，最容易说出口的，还是阿佐绪——阿佐绪说又想喝酒了，去吧？好久没去阿佐绪家了，一起去吧？

阿佐绪、阿佐绪、阿佐绪……作为正己性爱观念的象征、幻想性交的对象、我的情敌阿佐绪，总是这样成为我和正己之间重

要的、丘比特般的角色。

我在电话里解释了阿佐绪的情况，正已马上说“我们一起去”。然后他轻轻一笑，加了一句：“不知又怎么了。”

“怎么了？”

“她不是担心被亲戚说‘不知哪儿冒出来的’的吗？再怎么说明，在亲戚们面前大醉不起，也挺奇怪的。”

“对呀。”我说道。我也不认为，她因为面对亲戚太紧张，不知不觉喝过头了。只能说，做法事的时候发生过什么事。

饭店在文京区汤岛。自动门入口挂着毛笔字小牌子“汤岛庵”，令人想到极普通的荞麦面店。反倒是庄严的瓦屋顶颇为复杂，掩饰了茶室式建筑内进之深。

进了自动门，是铺了御影石的宽阔水泥地。前方是一个传达用的内客厅，铺青色的榻榻米。客厅正面是带照明的装饰性壁龛，模仿葫芦的模样；壁龛里点着小小的香。这里给人的印象与过于简朴的入口大相径庭。这种隐秘的风雅，说明了一部分人选这家店的原因。

向出来接待的半老女子说明了情况，这位穿和服的女子恭敬地带我们到玄关旁的房间。那里是有中庭的茶室。我和正已一入内，很快就来了别的女子，恭敬地送来有盖茶具的煎茶。

等了约十分钟，茶室的拉门打开了，阿佐绪在一位小个子的苗条女子的搀扶下进来了。阿佐绪穿着带无纽扣上衣的深蓝色连衣裙，打扮端庄合宜，但衣服满是皱纹，而且脸色极差。

“突然电话打扰，实在抱歉。我是泽木。”女人让阿佐绪在榻榻米上坐下，就向我们低头致歉。

她年约六十五六岁，脸庞端庄优雅，与想象中的一样。白衬衣配淡灰色裙子，裙子是喇叭状的，剪裁得宜；立领的胸前挂了一串珍珠项链。人偏瘦，但颇具老妇人的独特神采。

“类子，你来了，好高兴。”阿佐绪有气无力地说着，用食指按住太阳穴，“头要裂开了。好严重。这究竟是哪儿呀？不好玩。”

“刚才睡着了。”香子说道。也许她习惯眯眼看人吧，挺真心地看着阿佐绪。“迷迷糊糊又睡又起的。不过呀，阿佐绪夫人，该回家啦。这里不是旅馆，不能一直待在房间里呀。所以，就请了你的朋友过来啦。”

阿佐绪在榻榻米上自在地伸长两腿，手在身后支撑着，哈哈大笑：“连正已也来了。闹大啦——什么呀，那种眼神。看不起人啊？有意见？”

“该走啦，阿佐绪。”正已说着站起来，我慌忙向香子介绍了正已。

我一说他开了车来、可以送阿佐绪回家，香子就松了一口气似的微笑起来，说：“好极啦！亮介看见阿佐绪大醉，可能会生气呢。你们在一起的话，可以免了吧。太好啦，阿佐绪夫人。”

“袴田先生已经习惯了。”正已挤出笑容说，“我们一起喝的时候，阿佐绪也经常这样。”

“哎哟，是吗？”香子说着，掩嘴窃笑。

正已抱起阿佐绪，先走出茶室。带我们过来的女人悄然出现，摆好鞋子。

阿佐绪在水泥地上踉踉跄跄，大声喊叫。正已小声责备她。

“那个。”香子从后搭话。我在拉门处停步，回头。

“这种事您也许不必当真听……”

“什么事？”

“今天法事之后，有人对阿佐绪夫人说了点不好听的话。”

面对面站着，香子的脑袋也就到我的胸部而已。她眨巴着小眼睛，仰望着我，点了点头。是那种少女式的点头方式。“是关于亮介从前的事情。时至今日特别告诉阿佐绪夫人，实在是过分了。我察觉时，已经没办法……阿佐绪夫人喝醉酒，肯定是这个缘故吧。”

我想问不好听的话的内容，但香子似乎觉得说太多了，慌慌张张来了个深鞠躬，说道：“那就辛苦二位了。我家养的猫十七岁了，据说按人的年龄算，已经过九十啦。你喜欢猫吗？”

“喜欢。”

“我只要离开半天，它就寂寞得要弄出乱子啦，连去旅行也不行。”

我微笑道：“公的还是母的？”

“跟我一样，是老猫婆子。相依为命过日子。”

香子留在饭店，说等饭店叫车子来了再走。我跟正已带阿佐绪出门，找到饭店停车场上的大众车，让阿佐绪坐在后排。

我没有坐在副驾驶座，而是坐在阿佐绪身边。因为我有种不祥的幻觉：阿佐绪会打开行驶中的车门、在精神错乱的状态中扑出去。也许我挺在乎阿佐绪听到的“不好听的话”。

车子刚刚开动，阿佐绪突然从后排大喊起来：“要去哪里？”

“去哪里？你家呀。肯定的吧？”正已瞧一眼倒后镜，说道。

“讨厌。我说了讨厌！我不再回去了。那种家，为什么非回去不可？哎，在这里放下我，正已！现在马上就放下我！”

阿佐绪跺着脚，双手拍打驾驶座的弹性头垫，骂正已。然后又回头对我说：“类子，你为什么来接我？拿了袴田多少钱？跟刚才的老太婆串通的吧？”诸如此类，她开始找茬寻衅。

迄今已经好几次见过阿佐绪发酒疯，但无论多严重，都只是一会儿的事情，一把她弄上车子，她马上老实了。况且向正已和我口不择言还从没有过。虽说找茬，但阿佐绪的醉法你恨不起来。

我抱着她，哄她，抚她的手臂、后背。被我一碰，阿佐绪不乐意地扭动身子，不快地绷着脸，怒喊着：“别瞧不起人！”

可能因为是周日晚上吧，道路畅通。我担心她要从飞驰的车里开门扑出去。我尽量把她的身体挪离车门。

阿佐绪的身体感觉像是个装了水的袋子。我觉得她每次活动手脚，身体深处就传出水晃动的声音。

她呼出的气息有很重的酒味。她说：“你们真烦，给我烟抽！”我劝她别抽了，她反问：“为什么？”我答她：“抽了好多了吧。”“类子你这笨蛋。”阿佐绪说着，好像要啾我似的，贴近我的脸瞪着我。

无论她如何耍泼乱来，骂她、瞧不起她，最终又做好人，接受了很蠢的拜托——我不觉得是这样。那天晚上的阿佐绪，看起来缩小了一圈。我想，如果自己和正已不帮她，谁帮她啊？即使我们围着她，她还是孤立无援。

就在第三、四次等交通信号灯的时候，我想让阿佐绪改变一

下心情，就对她说起了无聊的绕口令。

我说：“阿佐绪，你说说看这个绕口令。你说好了，就证明你没醉。”

阿佐绪仰躺在座位上不做声。我无奈自己说了一遍这个绕口令。说得不溜，好几次都这样。正已笑了。我也笑了。

阿佐绪突然哀怨地看着我，说道：“知道今天为什么我一个人去法事吗？”

我没说话。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听起来异常地大。我知道正已在倒后镜里瞥了一眼这边。

“袴田呀，有一个患者自杀了。二十八岁的男子。患抑郁症。说是早上起来，在客厅的梁上上吊。他的父亲是政治家呢，跟袴田是老朋友。”

“嘻嘻。”阿佐绪笑一笑，继续说，“你什么感觉？儿子死在自家客厅，那客厅还会使用吗？尸体就那么吊着啊。就在它下面，以后也能够喝喝咖啡、吃点心吗？”

汽车进入首都高速公路。看不出阿佐绪醉了。

“袴田呀，前一位太太叫佳代。类子，你知道吗？”

突如其来的问题。我说不知道。

我对袴田前妻的名字没印象。也许听阿佐绪说过那么一次吧。不过，我没理由非得记住袴田前妻的名字嘛。

“听说佳代这个人死前怀孕过三回，而三回都流产了。我第一次听说。”

我不做声，心里想：香子所说的“不好听的话”，就是这件事情吧。

阿佐绪在座位上大模大样地后仰着，抱起胳膊，嘴边带着笑容，简直像在说一件愉快的事情。“要说为何几次怀孕又流产呢？理由挺奇怪啊。佳代这个人，是袴田的患者吧？听说佳代是不喜欢做那件事的人。据说她不喜欢，又明知晚上跟袴田一起睡就得做那事，所以，两人是分房睡的。而袴田呢，最喜欢这样的女人，对吧？到了晚上他就兴奋，肯定要潜入老婆房间的。袴田这人变态哩。喜欢溜进去、硬来。所以就三次怀孕了。肯定是这样的。”

阿佐绪嘴里蹦出金属般的笑声。“看来我是没戏。我不是性冷淡。感觉很正常。跟普通人一样感觉舒服。哎，正已，干一回试试？”

我看出正已肩头微微一晃。不过，他没有任何反应。

车里感觉闷热。我稍微开了点窗。

阿佐绪对着前方，嘟囔道：“我想要孩子。”

会怀上的，我说。这是愚蠢的安慰方式，明摆着没有任何作用。但除此之外我找不到其他话说。

“最近，我老做同样的梦。”阿佐绪说，“怀孕的梦。我梦见肚子鼓了起来，身体怪怪的——哎呀，怀孕了！很有感觉的梦啊。跃跃欲试，挺幸福的，跟性交时的感觉完全不同。可是呢，静静地出神的时候，就醒过来了。醒的瞬间，还想是真的怀孕了吗？伸手去摸肚子。可是没怀孕呀。没理由的嘛。做这种梦的时候，到天亮一夜无眠。”

汽车由首都高速转入东名高速。不知是酒醒了，还是当初就没醉装醉而已，明知车子驶向自己家，但阿佐绪已经不再对此说

什么了。

“我不是想要性生活。”阿佐绪嘟囔道，“性生活要不要都行。我只想要孩子。真的。让我怀上孩子就行了。简单吧？夸张点说，搞一次就行了嘛。真的就一次。那就行了。哎，对吧？你觉得是这样吧？”

那天晚上，阿佐绪说出的话，听来都令人痛心。我觉得，就她一句“性生活”，已经收起了她放荡、孩子气使坏的影子，只留下衣衫褴褛的女人乞求的悲哀。

“我原以为他阳痿呢。”

阿佐绪脱口而出的话如此之猛烈，我吃了一惊，不知所措。实在太赤裸裸了。同时，那也是我和正已都最不想听见的话。

阿佐绪继续说：“我原来想，袴田阳痿了。他原本就不大行，所以也没跟我做。我这样想，就没事了。可是，那是大谎话啊。他天天晚上搞前一位太太嘛。人家越是逃避，他越要追，搞得人家怀孕嘛。没错，所以，他是背着我，跟初枝有一手。这就很清楚了。”

阿佐绪一副快哭出来的、发怒的口吻，说话颠三倒四，但尽管颠三倒四，意思还是明白的。

阿佐绪突然身子往前一趴，双手抱着驾驶席的头垫：

“哎，正已。给我搞个孩子嘛。”

我看着倒后镜。镜子只反射着高速路上一连串一晃而过的淡蓝色灯光，看不见正已那时的表情。

“正已！”阿佐绪像撒娇孩子似的跺脚，“搞一个嘛！”

“我要这么干，袴田先生要杀掉我啦。”

“我不在乎。他也随心所欲了嘛。”

“我觉得你想过头了。”

“你讨厌跟我睡？”

“不是那么回事。”

“你是说，我的身体不合你趣味？”

“我一句也没说吧？”

“那就睡啊。”

我紧闭双眼。仿佛不那样子，我就听不下去了。

“那就定了！”阿佐绪大声说道，使劲转向我，“我决定让正已帮我怀孩子。没错。为什么之前就没想到呢？很简单嘛。正已出马，马上成功。而且一次就行了。我呢，每天都在测基础体温，很清楚什么时候干能怀孕。我说‘就这天’，跟正已……”

“你打算怎么跟袴田先生说？”我慌乱地打断阿佐绪的话，“他马上就知道了，不是你们夫妇之间有了孩子吧。”

阿佐绪两眼放光，说道：“那谁知道啊。比起我，他更喜欢初枝。如果他说三道四的，我就奉送给初枝好了。有了孩子，我跟正已结婚就好了嘛。哎，正已，好吧？会跟我结婚吧？”

她好像异乎寻常地亢奋。不知有什么好笑的，阿佐绪突然笑得前仰后合。她笑个不停，似乎再也不会停下来了。

“正已，你喜欢我吗？”阿佐绪突然收住笑，用撒娇的声音问道。静静震动的车内，阿佐绪表演一般的悄悄话像甘甜的水一样渗透着。

“怎么不回答？我问你呢。”

“我从没讨厌过你。可我……”

“可我……”那时候，正已说道。之后的话接不上了。他的确说了“可我”。然后，之后的，他永远说不出口，他一定咽下了千言万语。

阿佐绪拿腔拿调地信口胡诌起来：“正已，正已，我好喜欢你。你是我宝宝的爸。”

正已握着方向盘，没有说话。我也沉默。

阿佐绪不唱了，肩头大幅度耸动着吸气。一连几次痛苦、难受的叹息。

“类子，”阿佐绪脸朝着前方说道，干巴巴的，“难受。我想吐。停车。”

汽车仍行驶在高速路上。幸亏很快就出现紧急停车带了。正已连忙打开紧急灯，靠在停车带上。

阿佐绪自己打开车门，连滚带爬地冲出去。她跑到停车带的墙边，手扶墙壁呕吐起来。

好几辆车从停车带旁轰然驰过。我下了车，跑近阿佐绪，摩挲她的背部。

吹着微暖的风。仰望天空，小星星一眨一眨地闪着。远处是大都市烧糊黑暗似的光在扩散。它就像黎明时的山棱线，让所有的轮廓灰蒙蒙地凸显。

这片风景似曾相识，我想。那一定是跟正已二人在袴田家附近的山丘上所眺望的风景。在那时二人所见的高速路的好几束光线中，此刻我们几人，就是米粒般的大小。

“类子。”阿佐绪低着头，用沙哑的声音说话。有吐唾沫的动静。“对不起。我刚才胡说八道。对不起。”

“没事啦。”我说。

我只以为阿佐绪在继续呕吐，但她的后背轻轻颤动，抽噎着哭了。

2

想来，我跟能势那么狂烈地交欢，却一次也没有避孕失败，挺不可思议的。

并不是偶然地都对上了“安全日”。我不像阿佐绪，做梦都想着要自己的孩子，我很在意避孕，这一点在能势那儿也一样。

我认识几个女人，很认真地主张无论多么小心、即便认为已采取完美的避孕措施，女人都要怀孕，上帝就是这样创造女人身体的。难说这是错的。性交频率越高，毫无疑问避孕失败、怀孕的概率就增加。要是这样，那时候我怀上能势的孩子也绝不奇怪。

在跟男人的身体稍一接触就轻易怀孕的女人看来，也许会羡慕我。相反，在阿佐绪那样朝思暮想要孩子的女人看来，也许觉得可怜。总而言之，我免于怀孕。

我也曾想，对方若不是能势，而是正己的话，会怎么样？我会像阿佐绪那样，想要正己的孩子，明知不能实现，就喝个烂醉，深夜里在高速公路上痛哭吗？会像个疯女人一样，不论是谁，提出请人家搞一次，说我测了基础体温，一次就搞定吗？

那年的四月底，进入黄金周前，我发现例假来晚了。晚了大

概十天左右。晚这么久，是第一次。

我心里惴惴不安：莫非坏事了？我翻出记忆，几乎把月历盯出一个洞来。

不论怎么想，那个可能怀孕的时期，我确实没有见能势。最危险的时期里，在床上赤身相拥的不是能势，而是正己。

我想：这是跟正己有的孩子吧？这个没有现实感的、愚蠢的妄想，出乎意料地给了我满足感。

做过一次梦。在梦中，我告诉正己怀孕了。我的腹部已经圆滚滚地鼓起来了。正己脱下我的衣服，把脸贴在赤裸的腹部，幸福地闭上了眼睛。就是这么个没有声音、没有色彩的梦。

我觉得，我那时候是能势的完美女人、模范情人。跟已婚人士发生关系时，必须守的规则我守得好好的。

我一次也没让能势的妻子起疑心。沉默电话、匿名信、别有意味的礼物——一切不太美好的恶作剧，我一次都没做过。跟有妇之夫交往的女人，明知“绝不可那么做”，同时又按捺不住坏心眼，总要假装不在意地做那么一两回。我没有尝试，甚至都没想过。

耐不住寂寞搞恶作剧、试验对方如何反应——我没有一次产生这样的冲动，这就是我跟能势的关系。

然而，我如此模范的交往方式，很讽刺地，有点让能势不爽。他肯定要跟我急：你只想跟我有身体的关系吗？如果被他那么训斥，我恐怕在对这个太滑稽的问题愕然的同时，大为首肯吧。我会反问他：有何不可呢？

然而，在现实的男女关系中，很少发生如此戏剧化的交锋。

那些只在通俗连续剧或者电影里产生，我觉得，实际上就像水由高处向低处流动一样，寂静无声，有些地方稍稍改变了而已。

能势平时不会直截了当问我的例假是几时，但当时在床上完事后，他稀罕地说：“奇怪呀，这个月还没来？”

“还没来呢。”我说。

“晚了呢。”能势说道，“上个月好像是二十号左右吧？不，更早。十八号的样子。”

我没打算告诉他，有点担心怀孕了。我马上转换话题。然而，能势没理会新的话题。

“真的还没来？”他重复道。

“晚这么点常有的。”我说。

能势凝视床边的月历，屈指数起来。“晚了都十天了。”他说。

“看来是，不要紧的。”我说。

能势微微皱起眉头，点燃香烟。他老有这种犯难的样子，看着并不让人愉快。

由此可知，能势是会这样反应的男人。他做出这种通常的反应，让我产生了被污辱的感觉。

黄金周开始，学校放假，能势也难外出了，见面机会也就少了。但能势在假日里还是每天打来电话。有时说突然想见面，三十分钟也行，就飞车过来会面了。

没别的，他疑心我而已。除了他以外，我还跟驾蓝色大众的男人有关系，跟那人有了孩子吧——他只是这样子疑神疑鬼而已。

他赶来短暂见个三十分钟，把狭小的房间看个遍，一副调查

有没有其他男人痕迹的模样。当明白别无他人、至少没有留下我外遇的痕迹时，他又郑重其事地问：“还没来吗？”

我缓缓摇头，答道：“还没来。”我觉得这种对话很没劲，没心思往下说。

能势于是摆出怒气冲冲的样子。一想到每次他想到我可能怀孕、我跟其他男人做那事的情景就像噩梦般纠缠他，我就觉得好笑。

我想跟他说：我跟开蓝色大众的男人之间，不可能有孩子。如果知道了正已肉体上的秘密，能势会是什么表情？认为我在撒谎吧？

关于正已的身体，我没打算告诉能势任何事情。我不想对任何人说正已的隐私。那是正已最低限度的礼貌，是友情。

黄金周的最后一天是星期天，晚上，迟迟未到的东西到来了。我已有万一时的思想准备，当时没有太大不安，但终于看到了标志时，还是松了口气。

第二天，午饭时在学生食堂排队买饭票，偶遇了能势。跟我一起的同事，跟与能势一起的高中部化学老师有共同话题，说得起劲。食堂乱得很，学生也好，教职员也好，全都忙于买饭票、拿饭菜到桌子上去，谁也没看我和能势。

趁着这点儿空隙，我走近能势，快快地低语了一句：“昨晚终于来了。”

“是吗？”能势说道，他满脸生辉。我想，他妻子生下宝宝的时候、他听说亲人手术成功的时候、孩子考上著名私立学校的时候、宣布自己晋升的时候，他肯定就是这副面孔。

我仿佛看见他脑子里盘旋着“她没怀任何人的孩子”的念头。我感觉看见他对我的疑虑随即消失无踪。

与此同时，不知何故，我明白自己身上对于能势的、几乎可以说不带任何意义的性方面的强烈执著，在那一瞬间如同肥皂泡般“啪”地消失了踪迹。那一瞬间，我对能势……不，是对能势的肉体，失去了兴趣。

那一周的周六晚上，能势跟往常一样来了我房间。作为礼物，他买来了上等的红酒；他也跟往常一样，一进房间就搂紧了我。

我问他：“住下吗？”他挺遗憾地回答：“唉，今晚不行。”他说是丈母娘来了。

我们喝红酒，吃了我做的简单饭菜。像往常一样，我们吃饭中途吻了起来，就那样躺倒在床上。我像往常一样，发出喘息声。那是跟往常一样，由精彩性事、肉与肉奏出的完美的、没有一丝不协调的精彩乐曲。

完事之后，我们喝咖啡、抽烟来让自己清醒。已是大汗淋漓的季节。从打开的窗户，隐约听得见都市的喧嚣。

突然感觉跟能势两人在房间里好憋闷。

我说我想坐车兜风。他问去哪里，我说哪儿都行，就在这附近绕个圈吧。

已经过了九点。能势有点儿嫌麻烦。

他似乎在想，开车兜风乘凉，之后把我送回这里，就直接回家，这样也挺好。能势有点儿恋恋不舍，但还是老老实实穿上衣服，拿上车钥匙。

我坐在副驾驶座，车子从五反田穿白金、过广尾，驶向西麻

布。每次停车等信号灯时，能势就揽着我，开玩笑地来吻我的脖子。我也回应他，抱着他的脖子，往他耳朵里吹气。

能势痒痒的，发出快活的声音。我笑了。能势回敬我，把手放在我大腿上摩挲。他很清楚这么一来，我就会兴奋。

可是，我握住他在我大腿上滑动的手，说道：“哦，我，有了喜欢的人。”

车正好驶到西麻布的交叉路口，因为红灯停着。

能势的身体一瞬间僵硬了。他轻轻从我身上收回手，握紧了方向盘。信号灯变成绿色。他发动汽车，打右转灯。往右去是六本木。

“喜欢他超过任何人。不过，他喜欢的不是我，是别人。”

我那样说道。能势沉默。我窥看他的侧脸。他面无表情。

那一带的路上有点拥挤，车速时快时慢，来到了六本木的交叉路口。能势再打右转灯，转向饭仓方向。六本木的市街挤满初夏之夜玩乐的年轻人。

“跟你很开心。”我说道。胸口意外地有点热乎起来。挡风玻璃外明晃晃的街灯晃动起来。“真的很开心。”我重复道。

能势沉默不语，继续开车。车子在饭仓交叉路口右转，过古川桥，再驶向五反田。

受不了他的沉默，我问道：“我错了吗？我这样说错了吗？”

“没有。”能势说道。他就说了这么一句。

回到五反田我的公寓，能势在停车场停好车，在关掉发动机的车里沉默了一会儿。那一瞬间，我知道，在某种意义上，自己真的执著于能势五郎这个男人。

那时，突然之间，我害怕失去能势。我有点不知所措，害怕失去跟能势的性事，害怕失去保持着无关精神、纯粹肉体关系的男人。

“上去一下就走，好吗？”能势说道。“当然。”我说。

返回房间之后，能势静静地拥抱我。跟能势这样平静地相拥，是第一次。

我吻他，他就慢慢回味般爱抚我的身体。

房间里，还摆放着喝剩的红酒和吃了一点的饭菜。床单乱了，床头的烟灰缸里堆着烟蒂。

很奇怪没有翻腾欲望之波，也没感觉到性的灼烧。我只是由着他，接受他的爱抚而已。

我想，这个男人的肉体，自己一定一辈子也忘不了吧。这种肌肤的气味、汗的触感、在床上弯起的硬膝盖、湿润的唇的滑动、性器官、所有的一切。

能势突然悲伤地吼叫起来，最后，倒趴在床上。

一切结束之后，能势冷冷地上了洗手间，返回后穿上内衣裤、衣服，一边用手指往后梳头发，一边正经地看着我。

“是那个开大众车的男人吧。”

我点头。

“单身？”

又点头。

“要结婚吗？”

摇头，使劲摇。

“我最后问一个问题吧。之前担心可能怀上的孩子，弄不清

是跟他有的还是跟我有的，是吗？”

“不，”我说，“绝对不是。”

“不妨说真话嘛。类子，你别生气。我只是……”能势说到这里，声音略微哽咽，“我只想知道一下真相。”

我摇头，说道：“跟对方没性交，怎么会怀上孩子？”

他盯着我，轻轻点头，移开了目光：“明白了。我相信你。”

然后，我送能势到门口。他穿上鞋子，往门外走时回过头说：

“对我来说，你的身体无与伦比。”

“你也是。”我答道。回答的瞬间，眼角湿润了。

能势走了。

不大有分手的真实感。我的身体里头，那时候，还留有能势的痕迹。跟能势一直以来的关系中，我在性方面太满足了，不认为还能更棒了。

清晰地意识到与能势已成陌路，是几天之后、看见他被几位高中部女生簇拥着走在校园里的时候。

那时候，感觉能势已跟我毫无关系。一想到自己了解这个男人的裸体、这个男人的性器官，实在难以置信。

能势正在听学生们提问题。他热心地回答，不时仰天笑，忽然发现了我。我像四月份在赤坂的饭店大堂对能势夫妇做的那样，客套地点头致意。

他也回以同样的客套致意，保持着笑脸。我想，这个人也跟我有一样的想法吧：我了解这女人的裸体，了解她的性器官……

擦身而过的身后，五月阳光灿烂，学生们笑声轰然。

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是幸福的分手。

那天晚上，阿佐绪时隔许久打来了电话。

“下个周日，袴田要搞游园会呢。”她说。声音发颤，很有劲头的样子。

“要他买的车终于送来啦。想让你看看……回来吧？正已也叫上啦。”

我问她游园会以什么名义办，但阿佐绪兴致勃勃地说起了新车，半路把话题岔开了。我知道那是袴田的小型出版纪念会，是大谈一番汽车的事情之后。

“什么书？”我问。但阿佐绪只说：“不清楚，我也没弄清楚，是本图画书。”

她又说回汽车的事。我甚至觉得，即便靓车到了，这兴奋劲儿也有点儿不正常。感觉这种略微异于寻常的兴奋，背后潜藏着阿佐绪的寂寞。法事那晚，可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吧。

我笑她忘掉发酒疯的样子了，她笑着连声说对不起：“那天真麻烦你们啦。我得谢谢你。这次见面得好好说说那事儿。”

“那时的事情早忘了吧？对吧？”

“才没忘哩。只不过，之后我就忙这忙那的，帮着秘密埋葬了袴田的那个自杀的患者。袴田为那个人的事情忙乱了一番，来客很多，我也疲惫不堪，啰啰嗦嗦的，于是袴田就带我去夏威夷了，黄金周一直待在毛伊岛上。”

“真没办法。”我取笑她，“大闹一通让人担心，最终是虚惊

一场。”

“嘿嘿。”阿佐绪打马虎眼地笑笑，不置可否。

“夏威夷好玩吧？”

“还行。”

“两个人干什么啦？”

“不是两个人，是四个人。因为水野夫妇也一起去了。游游泳、睡睡午觉、吃吃喝喝，就这样呗。”

她的声音有点低落了。我假装没察觉。

“当天天气好就好。”阿佐绪说道，“在外头喝啤酒最棒了。对吧，类子？一定得来啊。”

我心中没有任何预感之类的东西。至少，在这个天真的邀请中，我没嗅到任何不祥的气味。

在五月的晴空下举办的袴田邸宅的游园会，盛装打扮的女人，打开香槟的声音，杯中冒起的泡沫，有小虾的烤面包，切成小块的好看的巧克力蛋糕，围绕邸宅的葱绿树木，树叶摩挲的声音……我联想到的，尽是这样的东西。

“我很高兴出席。”我回答道。

“那星期天等着你啦。”阿佐绪说着，挂了电话。

3

阿佐绪要袴田买的车，是MG的跑车。颜色是令人联想到深山绿色的“英国绿”。这辆车比想象中小得多。

袴田家二楼作水野夫妇居室的大车库前，自鸣得意似的停着

那辆新车。阿佐绪站在车子旁边，每逢出席聚会者新奇地窥探车子、提出问题时，她就会像等待已久一般回答。

那天，阿佐绪身着奶油色薄雪纺裙子，长及膝盖。短袖的部分，从肘部成扇状展开，用和裙裾相同的蕾丝饰边。内卷发的头上，缠着同样布料的头巾，耳垂挂着大大的银色耳环——只要阿佐绪稍微晃一下脑袋，就会叮当乱响。

这是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天气晴朗。在令人联想到盛夏的阳光中，阿佐绪比任何时候都更美、更年轻有活力。聚在一起的人议论纷纷、感叹不已的，据我所知，不是“英国绿”的跑车，而是她。

庭园的露台中央放着一张圆桌，蒙着白色桌布，上面有几本袴田亮介写的书，装帧精美，呈扇形恭敬地摆放着，如同摆着钞票一样。

书名为《唯美与倒错——世纪末象征派绘画论》，是彩图版函装豪华本，说是限定出版两百部。结实的函套上，毫不惋惜地使用了拜罗斯淫荡、美丽的插图。这是真正的珍本，体现出袴田讲究的品位，只有他才会这么做，只在自己有趣味的领域挑选读者。

然而，遗憾的是我不但没得到这本书，甚至没读过。只有二十部署了名的书赠送给获邀前来的客人，获赠者都是交情甚笃的各界名人。

很久以后，我想弄到这本书，一动念即迫不及待，到处寻找。在旧书店没找到，我问了熟悉限定出版物的人，也未能如愿以偿。无处可找，于是我心中的袴田亮介远去了。那是何时的事情？

唯美与倒错——正仿佛袴田演出的舞台剧的标题。我想起，我问“袴田出了什么书”时，阿佐绪答是“图画书”。我那时深爱阿佐绪的天真。

值得大书一笔的是，阿佐绪完全没有理解艺术、提高教养的意愿。许多人为了炫耀，出于维护面子或者自尊心，勉强要去掌握的一切东西，极少吸引阿佐绪的注意。唯美也好，倒错也好，拜劳斯也好，世纪末也好，对于阿佐绪只是无意义的词汇。

我喜欢这样的阿佐绪。无用的教养有时会扭曲人。阿佐绪没有扭曲，即便不算精明，也是直率地活着。那是她的魅力，至少那天的阿佐绪看起来就是那样有魅力。

我来到庭园里的游园会，从临时雇的、打着领结的侍者处拿了饮料，从桌子上的大盘子里拿了小吃。这时，阿佐绪从远处踮着脚向我挥手。我也朝她挥手。

她好像片刻都不想离开车子。那时，袴田已经在会场里应酬着客人。他看阿佐绪没有过来的意思，像年轻人一样“切！”地咂咂嘴，在客人面前装苦笑：“我老婆被车子拐走了。”

“你这是自己送给夫人一个眉清目秀的男朋友啦。”袴田身边的一个老人说道，假牙嘎啦响着，发出黏着痰似的笑声。“可实在是漂亮。袴田先生，挺担心的吧？”

“哪里哪里，她很迷恋我的，不需要太担心。”

“呵呵，”老人发出猫头鹰似的声音，“很有自信嘛。羡慕你呀。我等尽是招内人烦哩。”

“我一向认为，夫妻是一种形式。只要形有了，无论多么走样，也能成某种器。人大多不是从舒适的器出发的啦。”

“您又说难懂的话了。到处都在传，说是袴田先生先迷上太太、穷追不舍的。”

一位中年妇女加入谈话，奉承地说。

“啊哈哈！”袴田开怀大笑，说道，“我这人呀，就是喜欢美的东西。”

“哎哟哟，显摆呀。这是在寒碜我们吧。”

周围爆发出哄笑声，一起望向阿佐绪那边。不知阿佐绪是否意识到了，她像有镜头感的女演员一样略歪着头。

“呵呵！”装假牙的老人发出了赞叹之声。阿佐绪明显是向着我、而不是向着老人调皮地笑着，从腋下小包里掏出香烟，故意做个轻佻手势点燃。

来客人数不如新居落成纪念聚会时多，但既是出版纪念会，便也邀请了很多给袴田捧场的人。尽管袴田并不讨厌在媒体上露面，但他的私人聚会依然不请媒体的人。那天前来游园会的，有作为袴田患者的多年好友，有画廊和古代美术方面的人，有文艺美术评论家、大学教授、我不认识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家人，几位亲戚也混杂在其中。

我跟泽木香子再次见面，也是在那一天。香子一身雅致的作客打扮，跟一对袴田亮介的远亲老夫妇在一起。我向他们打招呼寒暄，他们也亲切地回应；就我跟阿佐绪的关系进行解释了之后，没有特别的话题。

“哎呀，之前做法事时的阿佐绪夫人，吓了我一跳哩。”髭须已白的老绅士顾自笑着说，“香子真是好人，照料得周到啊。要是香子不在，谁也不会照顾她呀。这亮介，娶了个不得了的太太

啊。真是喝得酩酊大醉。”

“您瞧，也不能坐视不管呀。”

香子说着，向站在老绅士身边的夫人暧昧地点点头。夫人只是眯眼微笑，让人觉得她是个不插话的温顺女人。

“这回还送不得了的太太豪车，”老绅士看着车库那边微笑，“是 MG 的 B 系列，阿佐绪真开得了吗？那家伙速度好快哩。”

“美国车颜色真漂亮。”

香子悠闲地说。老绅士捧腹笑起来，说道：“香子对汽车一无所知啊。那是英国车呀。好像是一个叫莫里斯的人开了店，店名的缩写，就成 MG 了。嗯……是叫什么来着？是莫里斯·加拉治吧。”

“哎哟，您这么清楚。”

“我什么事情都不如亮介，就汽车的知识比他强。那辆 MG，大概也是阿佐绪死命求他才买的吧。因为他那死心眼只记得奔驰车。”

“奔驰好呀，又安全，震动又小。”一直沉默的夫人第一次开口。她声音尖、有点哆嗦，像飞来院子里啄食的野鸟似的。“因为亮介给佳代买了奔驰嘛。您记得吗？佳代第三次怀孕的时候，亮介说不会让她再流产了，所以出门必坐奔驰……”

出乎意料地蹦出了“佳代”的名字，我的身体僵硬了。我还想听下去的，但香子不经意地、轻轻给老妇人使了个眼色。老妇人若无其事地闭嘴了。这事便到此为止了。

我看见正已走进大门。他没看见我，直接走勾栏旁的路去了车库，轻轻挥着手向阿佐绪笑。

阿佐绪的脸上绽开了笑容，她开始对着正已吹嘘车子。正已点头，神往般地打量了一番车子，问了一两个问题，然后坐上驾驶座。

阿佐绪在正已面前探出上半身，指点着仪表。她臀部的轮廓隔着衣服凸显出来。因裙裾提起了，清晰地看见她绷直的膝盖窝。

在小小的车子里，正已的身体向后仰，避开阿佐绪几乎压下来的上半身。阿佐绪笑着，开玩笑地打他的肩头。

阿佐绪想要直起身，可能失去了平衡吧，她的身体猛地一倾。一瞬间，她的身子挂在驾驶座这一边关上的车门上。她蹬着两脚，裙子翻起。

我看见正已的手突然揽住了阿佐绪的腰。阿佐绪两手搂着正已的脖子，发出少女般的笑声。

正已的手臂没有马上离开阿佐绪的腰。阿佐绪好不容易抬起了身子，正经面对正已。一瞬间，他们来了一次充满情爱的轻轻拥抱，仿佛印证了多年来的友情和信赖。

拥抱之后，先撤离身体的是阿佐绪。阿佐绪仰着身子，还在笑。笑声乘风飞到了庭院里。那是幸福、满足的笑声，是风骚地诱惑了男子、最后又拒绝了他的笑声。

驾驶座上的正已看见了我。他挥起手。阿佐绪也向我挥手。阿佐绪做着“过来这边”的手势挥手。

我点点头，由阳台走出玄关门廊，向他们走过去。水野夫妇正在玄关处。水野穿着黑色西服，打着黑色领结。初枝是白色罩衫配西服裙，一身会场女侍者的打扮。二人正打开玄关旁的储藏

室，默默整理客人寄存的随手物品。

电话铃响了，水野走进屋里。

我想，正已刚才有何感觉呢？抱着阿佐绪的腰，嗅着她身体的气息，有何感觉呢？那种触感，那种弹力，那种分量……两手抱着名为阿佐绪的肉体，有何感觉呢？想到了什么？在他的感觉中，有了什么变化呢？

我想知道这一切。现在，在这里就想知道。想知道的念头如此之强烈，我的心几乎狂跳起来。

我来到阿佐绪和正已身边，正已已从车上下来，目眩似的看我，我也看他。

想触摸这个人，想感觉这个人的温暖，想被这个人包裹着，也想包裹着这个人——猛烈的欲望在身体深处翻腾，但那也只是刹那间的事情。

面对正已，我觉得自己安稳下来了。想要正已的感觉，到了膨胀、就要破裂的时候，难受剧增，但感觉心底里有一片安静的沼泽，一切摇晃不安的感情或者欲望，全都被吸入其中、镇住了。

水野走出玄关，双手戴着白手套。

“我要赶往鹭沼车站接客人，”水野对阿佐绪说道，“要把车子开出车库，您稍微移动一下车子好吗？”

“接谁呀？”阿佐绪问道。水野说了一个我不知道的人名。

“哦。”阿佐绪说道，一副愠气的表情，“让他坐出租车来就好了嘛。”

“老爷吩咐了去接。”水野背对阿佐绪，开始打开车库闸门，“车子就麻烦您了。或者让我来挪一下？”

“不必。”阿佐绪生硬地说。

在我们眼前，阿佐绪发动 MG。也许是油门拉过了，发出轰然的排气声。

庭园里的人不知发生何事地回头看阿佐绪。阿佐绪装作若无其事地换低挡，启动车子。

车身“咯噔”猛晃了一下。发动机差一点熄火，但车子总算动了，从车库开出门口几米处，又“咯噔”晃了一下，停下了。

庭园那边爆出些许笑声。我不知道那是包含爱意的、半含嘲讽的失笑，还是轻蔑的失笑。

水野从车库开出深蓝色的奔驰。奔驰车从小 MG 旁边经过时，水野轻按喇叭。阿佐绪完全不加理会。

传来袴田喊阿佐绪的声音。阿佐绪下了车，过了勾栏，向庭园小跑。在青青的草坪上，阿佐绪一袭奶油色的柔裙划过一道白光。

我和正已并排从玄关门廊入内，通过邸宅里头出阳台。“吃点什么？”正已问我。

我指指阳台桌子上的三文治，自己拿到碟子上，吃了一口。是夹烤牛肉的三文治。

“味道怎么样？”初枝从后上前，问我，“面包片干了吧？”

“是吗？我没觉得。”

“那就好了。”初枝微笑道，“先做起来的时候，忘了蒙上保鲜膜了，所以有点担心。”

“很好吃。”我说。

“太好了。”初枝说着，再次向我微笑。我觉得她脸色有点不

好。她的白色罩衫一直扣到最上面，好像有些浆过了头，使她的身体比平时显得僵硬。

桌子上有搁了烟蒂的烟灰缸。初枝替换了那个烟灰缸，向我和正已轻轻点头致意，退了下去。

正已往杯子里倒了啤酒，拿过来给我。我们在阳台的椅子上并排坐下来，喝啤酒。

没有人来跟我们搭话。袴田邸宅在五月灿烂的阳光下的四周青翠欲滴。

庭园里的人群中，阿佐绪的身影时隐时现。她比谁都美，同时又比谁都显得寂寞。仿佛只有阿佐绪所在之处被无形的茧包着，与外部隔断了。

也许是早早喝了香槟吧，我有轻微的醉意。因此，人们的哄笑声听起来像是蜜蜂的嗡嗡声。

我跟正已说起袴田出的限定豪华版书。正已说，他曾经看着某杂志介绍的拜劳斯的情色插图手淫。说得满不在乎。

是什么时候？我问。

“读初中的时候。”

“读三岛的《假面告白》和看拜劳斯的画，哪个在前？”

“几乎同时吧。它们都很色的。你呢？”

“我可没有看着拜劳斯的画自慰什么的。”我笑道，“不过《假面告白》是很色。”

“有感觉？”

“有点吧。”

“比如什么场面？”

“主人公看着《圣塞巴斯蒂安》这幅画射精的场面。”

“我也觉得。”他说。他仿佛只是在谈论天气似的，抬头盯着远方。

杯子空了。也许是因为天气热，觉得越喝嘴巴越干。

我找了侍者，但两个侍者都在桌边为客人舀冰激凌，手上没空。

会场上预备的啤酒瓶都空了。知道没有了，反而变得很想喝。我站起来，说：“我去拿啤酒来。”

4

不明白我那时为何那么在乎啤酒。还有许多别的饮料。冷冻的白葡萄酒、带冰块的堪培利苏苏打酒、苏格兰威士忌……庭园一角的桌子是饮料角，走过去的话，冰冻饮料随意喝。

可是，我想喝啤酒。这也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可以随意去厨房，跟初枝要啤酒吧。

我从阳台直接进客厅，穿过餐厅拐角，出了后面的走廊，来到厨房。

按榻榻米来算，厨房约有二十张榻榻米那么大，很宽敞。中间有一张细长的烹调桌。桌子上，搭配甜点的意大利蒸汽咖啡快准备好了。

我看见初枝背向我这边，双手撑着窗边的洗物槽站着。洗物槽放着水。

“初枝小姐，”我对她说，“不好意思，没有啤酒了。我可以

拿一瓶走吗？”

初枝点头，人还是面朝着前方。“请拿吧。”我听见她的声音。
“量不大的话，冰箱里应该有。”

大冰箱在厨房内靠左边墙。我打开冰箱门。在冰箱门内凹槽，只看到一瓶啤酒。

“只剩一瓶了，拿走好吗？”

“请拿吧。”初枝再次说道。

我取出啤酒，说道：“那我拿走啦。”

初枝保持着脸朝前方的姿势点头。她一只手捂着嘴巴，看起来像是强忍着咳嗽。

就在我要走出厨房的时候，背后传来由身体里涌出的声音。我回头一看，初枝脸低到洗物槽里弓着身子，难受地呕吐着。

该走过去为她摩挲后背呢，还是装没看见呢？我犹疑不决。一种无形的东西制止了我。

这时，厨房后门被打开了，发出了很大的响声，水野走了进来。看来他去鹭沼车站接人刚回来，手上还戴着开车用的白手套。

由于隔了个大冰箱的缘故，从厨房后门不容易看到我站的厨房门口附近。看样子水野没发现我。

“又来了？”水野看着初枝，说道。那口吻冷冷的，带着嘲笑的意味，甚至能感觉到厌恶。

初枝俯向洗物槽，后背微微颤动，没有回答。水龙头依旧哗哗放着水。初枝伸着脖子，使劲呼吸，抵抗着要涌起来的東西。

“明天就去看医生吧。”水野说着，小心地脱下白手套，对折后放进裤兜里。

然后，他伸手到洗物槽边上的架子上，从叠着的盘子里，取出一个方形银色的盘子，看也不看妻子说：“说什么胃不舒服，你打算瞒到何时？瞒不住的，肯定是怀孕了吧。”

初枝用手捧起水龙头的水，含在嘴里再吐出来，如此重复了好几次。水野把盘子夹在腋下，嘲弄地瞥了初枝一眼，没说什么就从厨房后门出去了。

初枝关上水龙头。有手背擦拭嘴边的动静。

我听见的不是呕吐，而是抽噎似的声音。是呜咽，忍了又忍还是压抑不住的哀怨呜咽，像是小声的悲鸣。

我悄悄转身，不让她察觉。“嘎吱！”走廊的地板突然发出很大的声音。

初枝吓了一跳，猛然转头过来。她发白的脸上，眼眶红红的。我假装没看见，移开目光。

灯光照不到的、微暗的走廊里，这时有了阿佐绪的身影。阿佐绪像呆立在昏暗中的幽灵一样，垂手站在那里。

感觉虽是大热天，来自走廊的凉气还是顺着腿爬了上来。

“怎么啦？”我的声音走了调。

阿佐绪脸上一瞬间空虚得像开了个洞。

“你怎么啦？”我再次问道。

阿佐绪似乎因为我的声音而清醒过来，突然哈哈大笑。是种出其不意的笑。“我才要问你怎么那副脸色，像见了鬼似的。刚才挨袴田训了，说一瓶啤酒也没有、为什么没多买点。连箱子一起买了一大堆的呀，应该还有很多的，我过来叫初枝拿一下。”

我点头，示意一下手中的啤酒，说是刚才从初枝那儿拿的。“怎么，才一瓶？”她气乎乎地说，“麻烦了，偏偏在这种时候，最关键的啤酒没有了。怎么回事呀？”

“初枝，初枝！”阿佐绪大声喊着，从我身边经过，大步走进厨房，“还有啤酒吧？应该有的呀。都冻好了吧？怎么会这么快都没了呢？奇怪呀。”

看来初枝已匆忙拭去泪水。呕吐之后好些了，除了脸色还是有点不佳，她已恢复原有的神色。

“对不起。啤酒全部拿出去了。”初枝说道。

“糟糕。真的吗？”

“要商店送货的时候，应该确认过的……因为其他饮料也挺多的。那个……我马上打电话让店里送货。平时要货的那家店，会拿冻好的过来。”

“我说初枝，今天是星期天呀。那家店休息吧？”

“对。”初枝说。初枝上半身前倾，右手轻轻梳理有点儿乱了的头发，她突然神情凛然地说：“那让水野去买吧。会有开门的店的。”

就在初枝要从厨房后门出去的时候，阿佐绪喊住了她。

“哎，初枝，你跟我一起出去买吧？”

初枝在门口回过头来。

阿佐绪笑笑说：“天气好，我也想开车。MG的储藏室是放不了多少，不过没关系，又不要买一大堆。没啤酒可是个问题，不管客人喝不喝，冻啤酒往那儿一放，袴田也就满意啦。你跟我来，好吗？”

“当然可以。不过夫人要应酬客人，那种事叫水野……”

“由我去吧，”我插嘴道，“正已开车来了。搭正已的车出去，买整箱的冻啤酒回来，简单得很。”

但阿佐绪回头对我半开玩笑说：“客人闭嘴。你跟正已好好待着。我跟初枝去一下就回来。卖酒的店找一下就有了。嗯，二十分钟就回来了。你跟袴田说一声。”

后来我想了无数次：那时我为何轻易就点了头呢？为何我没有强硬坚持——阿佐绪是今天聚会唯一的女主人，所以必须雷打不动，不论有什么事情都要奉陪客人到底。即使不那样，也该严厉警告喝了香槟的阿佐绪不能酒后开车啊。

能去买啤酒的人有的是。我也行，正已也行，水野也行，初枝也行。虽然离袴田邸宅有点远，但那时在二子玉川车站前，已经有了高级超市明治屋。动脑筋的话，一个小时之内，全世界的啤酒都能弄来。

不是没察觉情况异常，但也没清晰地意识到，情况的确很异常。这一切，不过是后来回想时的生拉硬拽。

警方也询问了好多次：“出门前是否感觉阿佐绪有可疑之处？”

“没有很特别的地方。”我回答。这不是在撒谎。出门前的阿佐绪的说话方式，就跟她平时一样。表情也好，眼神也好，没看出一点异常之处。阿佐绪跟平时一样美，呼吸轻盈，动作也一样麻利。

除了一点：她呆立在走廊上。

不过，这一点我没跟警方说。她未必听见了水野跟初枝在厨

房的对话，未必知道初枝在呕吐。

我害怕说出没有任何根据、不知是否属实的事情。也许阿佐绪那时只不过恰好进入家中，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即便在千钧一发之际，如果什么也没听见，那就是一样的。

她呆立在廊下的事，纯粹是不确定的、一瞬间的事情。从她那一瞬间的表情推导出所有的结论，终归是不可能的。我这样告诉自己。

然而，我知道，阿佐绪听见了。她听见了水野对初枝说的简短的话。阿佐绪知道初枝怀孕的瞬间，就认为，那孩子肯定不是水野的，而是袴田的。

在走廊表情漠然的阿佐绪，已经不是之前的阿佐绪了。区区几秒钟之间，阿佐绪身上发生了大变化。那是难以置信的大变化。

阿佐绪在怪力的控制下走进厨房，邀初枝一起去买啤酒。那一瞬间，阿佐绪脑海里构思了一个剧本。谁也不能把阿佐绪拉回原来的世界。她置身于不可能再回来的地方。

这一切，我都知道。

阿佐绪让初枝坐上副驾驶座、开出家门一个小时后，就在我们觉得应该回来了的时刻，袴田家的电话响了。水野去接电话。

水野脸色像纸一样白地跑来庭园。他凑近袴田，一只手挡在嘴边，在袴田耳边低语。

袴田正对泽木香子说笑，听了水野的话，脸上一下子失去了表情。香子奇怪地仰望着他。

当时，袴田一瞬间做了个奇怪的动作。他把一只手放在水野肩头，猛然使劲抓住那黑色短上衣下的结实肩膀。

是打击太大、身子发软才那样的吗？或者还有其他意思？或者没有意义，只是陷入恐慌的反应？

水野被按住肩膀，纹丝不动地伫立着，好像坚信这样做是自己的使命似的。

“妻子发生了交通事故。”袴田靠着水野，说道。自言自语似的，声音不太大，不过还是清晰地传到了阳台上的我和正已耳朵里。

周围一下子寂静无声。所有人像石头一样不动。正在吃东西的人的嘴巴僵住了。在碟子里叉东西的声音、晃动杯子里的冰块的声音、点烟的打火机声音——所有声音都中断了。

青青的风吹过，摇动树叶。桌布下摆哗哗响。

“各位应邀特地前来，实在抱歉。我现在得去医院了。我的这位秘书水野，他妻子也在车上。据说两人都……”袴田说到这里，放开在水野肩头的手，静静地垂下头。

难耐的沉默、惨人般的寂静。袴田又缓缓抬起头，然后一口气说道：“据说两人都没救了。”

人群发出的声音既不是叹息，也不是低声惊呼。碧空之中的小鸟吵闹着，好像是白头翁。

我在椅子上半弯着腰，胸口难受。

我看看坐在旁边的正已。正已嘴巴张开着，面朝前方。

他的眼睛什么也没看。

阿佐绪让初枝坐上副驾驶座，从东名川崎立交桥开上东名高速公路。为何开向横滨方向？为何不是用贺方向？假如目标是二子玉川的明治屋，应该往用贺方向的。

总之，阿佐绪在立交桥转向横滨方向。她一个劲地加速，车速计直往上蹿。时速达到了一百四十公里。

左前方出现了巨大的隔音壁。在车道上毫不减速的阿佐绪就这样猛撞在隔音壁上。

新买的“英国绿”MG 靓车毁坏严重。驾驶座、副驾驶座都压进了车体前部，简直就是被丢在废铁厂的汽车残骸。

还是有人马上喊了救护车。也许那人认为，人不会那么简单就死掉吧。

救护车赶到了。然而，急救医生已无能为力，阿佐绪也好，初枝也好，都已经没气了。

现场没有刹车的痕迹，也没有轮胎打滑的痕迹。

据目击者说，完全看不出阿佐绪的MG要超别的车。当时，没有一辆车跟阿佐绪的MG并行，也没有要超MG的车子，更不像是耍闪避高速公路上徘徊的猫狗而打错方向盘。阿佐绪向着左边隔音壁猛打了方向盘。

简直就像着了什么魔，自己主动向隔音壁猛撞似的。

致青田类子：

我一直只把阿佐绪当做空想。对我来说，阿佐绪是性的幻

影、是失去了的官能的女神，是绝不能到手、且正因为不能到手才永远从旁眺望的玩具。

我不知道她怎么看我。我既没跟她说过这事，也没想过问她。

至少阿佐绪不是我的恋人，也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爱慕之人。两者是不同的，类子。你会懂吧？

想有钱、想做美女、想受欢迎、想出大名，这样的愿望都是健全的。有愿望、定下生活目标，也是必要的。不过，我长久以来都没有活在这样的世界里。

“这也要、那也要”，在世俗意义上是健全的，活在跟这种健全无缘的世界里，就像面对着回声度日。我问“为什么”，回声也答复“为什么”。我说“所以”，回声也报以“所以”。反反复复，绕来绕去。我的生活，只存在于无意义的回声之中。

阿佐绪是这么一个我想出来的、唯一的幸福幻觉。这个幻觉消失了。每次想象着那个性器官般美丽的肉体破碎不堪、淌着血躺在水泥地上，我就受不了。

我钟爱的性器官死掉了。我失去了肉欲的对象。我回到了原先的性无能中。

我觉得她是个蠢女人。实在很蠢。即便袴田先生的前妻佳代怀孕了三次，她也不必那么悲伤难受吧。袴田先生不至于让区一个女佣初枝怀孕吧。有什么必要把初枝怀孕跟袴田先生出轨相联系呢？还认准了袴田先生喜欢性冷淡的女人、对不是那样的女人没兴趣。要我说，这已不是愚蠢，而是滑稽了。袴田先生只是年龄过大、不像年轻时那样跟阿佐绪共度良宵而已。

但是，袴田先生并不是悲叹自己肉欲老弱衰退并引以为耻的人。对于他而言，那种俗气的哀叹只能是敌人。即便自己的肉体变成了腐尸，他也一定不会叹息，而是在其上构筑新的形式美吧。

袴田亮介这个人，尽管肉身活在现世，却不是那种不能活在现世的、可悲的恶魔。他的现实只存在于观念之中。他是连肉身也能坦然放弃的恶魔。

另一方面，阿佐绪毫不惭愧、坦然地活在感性之中。恶俗的、满是手垢、有点儿脏兮兮的感性。阿佐绪的感性远离美的概念，难得有她这种人。可她自己直到死之前，一直是美的象征。

袴田先生爱美、与美结合，又因为无意义的事情失去了美。袴田先生像爱抚珍贵的陶器、抚摸唯美风的世纪末画作一样爱她。袴田先生不是编织一个健全的梦去爱女人的，他不会吻她、爱抚她、甜言蜜语，也不会说要几个孩子、怎样抚养、上哪个小学、上哪个大学……袴田先生爱的是观念中的阿佐绪。

可以说，就是这种脱离世俗的爱法，让阿佐绪产生了天大的误解，但也许我也一样。

阿佐绪内心某处肯定在捉摸我：正已说不定是个同性恋，他连个恋人也没有，不想碰女人一个指头，不会跟某个人冲动结婚，有空就读书，白天体力劳动锻炼肌肉，诸如此类。她不方便对我说吧。她跟你说过吗？

以这种方式失去了美的化身，但袴田先生会活下去。而我也。因为失去了重要的东西，就一个个不活了，人类马上就完蛋了。我也好，袴田先生也好，都要活下去。背着仅剩的一点虚

荣心。

阿佐绪的遗照很漂亮。是谁拍的？那么美丽的照片，简直就是为遗照准备的。照片里她戴的那顶装饰有小葵花的帽子，我记得在哪儿见过。我左思右想，却想不起来，就放弃了。不料写这封信的时候，突然一下子想起来了。

初三的秋季运动会时，她戴着很相似的帽子。也许你也记得。灯笼裤配一顶装饰有小葵花的草帽。那是大家都戴脏兮兮的廉价布帽子的时代，只有她那么醒目，照例被女孩子们嫉妒、厌恶。

不过，阿佐绪在人生的最后，是按自己的意志行动的。尽管不清楚那是否是一次把初枝卷入的自杀，此刻我深深感觉到，阿佐绪的死是阿佐绪的意志。

阿佐绪行动了。只拥有凡俗价值观的阿佐绪，身为美的化身、却只拥有远离美的、微不足道的感性的阿佐绪，在她人生的最后，选择把所有的一切付诸于一个行动上。这么一想，我不可思议地治愈了伤悲，神清气爽。

类子，感觉我们好久没见面似的。你肯定想象不到，一直以来，我想到有你在，感到多么慰抚！

秋叶正己

六月十六日

第七章

1

阿佐绪的丧礼在青山斋场隆重举行。那是个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的日子，吊唁的人很多，多半是与袴田有关的人。

初枝已在水野的故乡岐阜县上八幡市悄然下葬。水野送别妻子之后，连夜赶回东京来帮忙筹办阿佐绪的丧礼。他脸色苍白得像幽灵一样。

阿佐绪之死在报纸的社会新闻版下方有小小的报道。几份喜欢八卦的杂志刊出暗示她的死等同自杀的报道。

也有女性杂志刊出盛装的阿佐绪与袴田一起出席派对时的照片，以《三岛由纪夫亡灵作祟？建了与三岛邸宅同样房子的袴田亮介夫人与住家女佣一同死于交通事故之谜》为题，往离奇的命运上扯。报道还挺细致，说完了命运，甚至把焦点对准与阿佐绪同车死亡的初枝。

住在初枝故乡函馆的、初枝的表妹接受了这份杂志记者的访问，指出水野不想要孩子。

“据说，水野跟初枝结婚时，就说了‘我主张不要孩子的，这一点你得明白’。初枝两次打掉了跟水野有的孩子。在水野面前，初枝一向顺从……不过，知道这次怀孕的时候，她觉得是最后的机会了吧，在电话里兴奋地对我说，这回即使瞒着丈夫也要生下来。我也鼓励她说，努力吧，生下来，水野也会改变想法的。谁知竟然是这个样子……”

即便这位初枝表妹是真实存在的，也很难搞清楚这番长篇大论的真实性。有可能是杂志根据只言片语弄出来的、故弄玄虚的报道而已。

不过，且不论其真实性，我注意到这位表妹所说的、关于水野的话。我觉得这里头有真实的地方。水野可能就是那种男人。这么一想，一切线索都吻合了。

阿佐绪死的那天，在袴田家厨房，水野对有妊娠反应的妻子不近人情地冷言冷语，不就因为他不喜欢妻子怀孕吗？水野察觉妻子怀孕，不赞同这回定要生下来的妻子，反而怕得要死，执意要妻子第三次堕胎吧？

而阿佐绪恰巧碰上这样的场合，把水野的话嵌入她自己创作的故事里。就像嵌入最后一块拼图似的，她的悲剧故事，在那个瞬间完美落幕了。

袴田也好，水野也好，对于屡屡涉嫌中伤的报道保持沉默。袴田断绝了与所有媒体的接触。

丧礼之后，我跟正已再也没去过袴田邸宅。只收到了作为香奠回礼的银高脚杯，杯子的装饰图案很优雅。没有来自袴田方面的任何消息。

七月初，时隔许久我跟正已又相约去了阿佐绪下葬的青山墓地。在袴田家墓地，插在刻有“袴田家累代之墓”的大墓中，相对立着两块旧墓碑，阿佐绪长眠于中间那块墓碑之下。

袴田家的墓地四周，有修剪得很好的绿篱环绕。阿佐绪长眠之墓里侧，有一棵枝繁叶茂的桦树。花瓶里有一束鲜艳的小黄菊，不知是谁供的。

正已手持自家院里长的紫阳花。包在报纸里的大朵紫阳花有抱在胸前沉甸甸的，像小孩子不安分的脑袋摇晃着。

拿开小黄菊，供上紫阳花。在袅袅香火中，我们并排在墓前双手合十。风吹过，有桦树叶子掉落的声音。远处汽车驶过青山大道的声音隐约可闻。

那是一个梅雨暂歇、很闷热的下午。墓地处处升腾着热气，所有墓碑看起来都在摇晃。

我们默默注视了墓碑好一会儿，然后不约而同起身、走动起来。在狭窄的墓间小道上走啊走，正已突然揽过我的肩头。

那举动仿佛是逆流划船时的悲壮决断。

颤颤阳光之中，有青草的气息。豹脚蚊在脚边飞。我心中有了无处可逃时的安心。无处可去，也不必去了。仿佛世界之门在自己周围缓缓地关闭。

自己要正已，肯定是怎么要也不能满足，只是勇往直前地恋慕，从中感觉到莫大的幸福……这样一想，就像恐惧癌症的患者被宣判的那一刻，我的心情出奇的安稳，仿佛松了一口气：再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那一年到七月中，梅雨期结束了，开始了懒洋洋的炎热夏天。

一进入八月，就得到消息，住在札幌的父亲在公司宿舍的楼梯滑倒，右脚踝骨折。我原本没打算那个暑假回父母身边的，这样一来就匆忙离开了东京。

母亲也陪父亲住在医院里，本来并没有这个必要。两人好得像新婚时一样。一没看见母亲的身影，父亲马上就向周围的人打听：“我老婆呢？”

我买来的布丁，母亲用勺子喂父亲，父亲伸着嘴巴等着吃，就好像骨折的是他的两只手。母亲用勺子舀了布丁送到父亲嘴里，幸福地笑着说：“真没办法！”

除了骨折，父亲没什么可担心的。我没事可做。

札幌拥挤着夏季的游客。我或者逛街，或者搭弟弟的车跑到小樽去。

弟弟毕业于东京的大学，因为与广岛的女孩子热恋，就去了广岛的一家电视台工作，住在广岛。弟弟也是听说父亲骨折赶回来的。我们姐弟好久没见面了。

弟弟知道阿佐绪去世了。“可惜了，很漂亮的人啊。”他说。

读初中时，阿佐绪一来我家玩，弟弟必定来我房间。我们也曾一起打过扑克。

那时候，弟弟才小学五年级。他每逢被问“要找怎样的女朋友”时，总是害羞地说出阿佐绪的名字。我想，弟弟青春期的某个阶段，也许也有那么几回，是想象着阿佐绪，进入性的桃花源的吧。

在小樽看海的时候，我突然想邀正已一起去海边。

后来我想了无数次：为什么非得是海不可呢？去山里应该也行，去泡温泉也行吧？我只是想跟正已两个人去旅行而已。地点应该哪儿都行的。

离开东京就四五天，却平添了对正已的思念。那种思念并不像只是分开两地的恋人，每晚打打电话、写写信就能满足。那是让我焦躁不安的思念。那是只有“渴望”一词能够形容的、被灼烧似的思慕。

让我感到没劲的是，我就连在医院里看父母的相处，也会想起正已。真的会想象一番：在这里的如果是正已，我像母亲那样用勺子舀布丁送到正已嘴里的话，会是什么样呢？

我也试着想象自己跟正已结婚、成了夫妇的情景。我想，那样的话，我可能会忘记性器官的存在来爱正已吧。到了晚上，我们会在床上相拥入眠吧。我们的生活中，会去掉一切性的气味吧。

我可以轻易地想象，我跟正已安稳的生活。与此同时，能感觉到这种爱法很浪漫，也更具官能性。

事实上，我那阵子已经开始用这样的方式去爱正已了。难以置信自己曾忘乎所以地想要能势、化身为情欲怪物。我正变得不再想起自己有性器官、能跟正已相处了。

我为此而高兴、自豪。我想，也许自己跟正已一样，开始知道观念的性、虚幻的性了。

说到去海边，我不要夏威夷、关岛之类人人去的地方。我想，冲绳的离岛的海滩怎样？找个盛夏旺季告一段落的时候，可

以的话待一个星期。什么也不干，就两个人躺在沙滩上，趴着晒太阳——这样一想起来，就心烦意乱。

回到东京，返回公寓途中，拐进旅行社，搜罗了冲绳八重山群岛的行程介绍。旅行社的年轻男子态度和蔼，问我是否是新婚旅行。新婚旅行——这个词儿听起来清新悦耳。

不是，我微笑着答道。男子说：“那么，是跟朋友去？”我点点头，脱口而出：

“是跟男性的朋友。”

男子微微一笑：“那么，这个岛怎么样？”那是位于日本最南端的八重山群岛中的、叫小浜岛的小岛，距冲绳本岛西南四百八十公里。真正的酒店叫“小浜岛酒店旅游度假村”，是那年夏天岛上新开业的。男子说，占了小岛五分之一面积的酒店，目前还不是太热闹，既安静，设备又好，肯定很享受。

我抱了一大堆介绍八重山群岛旅行的小册子回公寓，当天晚上，我给正已打电话，问他旅行的意向。

我说打听过旅行地点和酒店了，只要你答应，我们就一起去海边度过夏末。正已一听马上答应了：“很好啊，去吧。”

虽然声音没显得特别兴奋，也感觉不到年轻人斟酌旅行计划时的那种天真，但正已这样子毫不含糊地接纳我，还是让我感动。

我说了旅行社推荐的、小浜岛酒店旅游度假村的情况，诸如大院内放养着孔雀和山羊、客厅可将钴蓝色的大海一览无余、有所有海上运动项目、什么都不干待着也很好等等。他很满意的样子。

我们决定进入九月后出发，具体日程对照工作计划后确定。

要挂断电话的时候，正已问：“这样行吗？”是迟疑不定的语气。

“你指什么？”

他无力地笑道：“我们要住在同一个房间里啦。”

“我知道呀。”

“也可能睡在同一张床上。”

“对呀。”

“我到了那种地步，又会有特别的感觉，可能会让你难为情的。”

“什么事情会难为情？”我直率地问，“想跟我性交又不行的事吗？为什么要难为情？”

正已被说中了似的沉默了。

“对不起。”我说，“那事我没多想。假如你想跟我做，你就尽管做。做不做都行。我们会赤裸相对吧。我觉得光这样就很好……哎，正已，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什么呢？”

片刻沉默之后，他低语道：“类子，就是你说的那样。”

我闭上了嘴，心中感慨万千。

我绝不认为，那时候他心中就有了那个可怕的计划。我邀他“一起去登山”、“一起去温泉”的话，他毫不犹豫就会照办的吧。在他而言，应该没有非去海边不可的理由。

有多少次我后悔：如果自己没定下那样的旅行计划就好了。我为何非约他去旅行不可呢？在咖啡馆或酒吧见面、开车兜风、约吃饭、看电影——一辈子跟他这样交往也不妨啊。

那次旅行并不是以跟他肌肤相亲为目的的，我根本就沒往那方面想。我的确强烈地想要他，但并不是爱他的性器官、他的精力。

可我特地邀他去遥远的南边岛屿了。我记不清了，我说不定在电话里，还说过肥皂剧里的烂俗台词，什么“一起去看南十字星吧”之类的。当想跟所爱的男人肌肤相亲时，女人会沉溺在无意识地利用的、那种幼稚的浪漫主义里。

最终，我被推落在永远得不到答案的问题的熔炉里。问题执拗地重复着，至今在责难我。

然而，那种折磨多少也感觉到些微甜美，究竟是为什么呢？当然，有这样的感觉，是时隔好久的事情，且没有持续多久。尽管如此，到现在，我还不时把记忆中的那点甜美，像糖果般摆弄在舌尖上回味。

为什么呢？渴望得要死的念头，反而保持了我自己身上的平衡、把痛苦改变成甜美的东西了吗？目睹意想不到的落幕，只让我变成了无痛症一般吗？

又或者，是因为秋叶正己这个男人，对我而言并不那么具有现实感，从一开始就是存在于理想远方的男人吗？

2

从那霸飞石垣岛五十五分钟，再从石垣港乘三十分钟船，就到了小浜岛。

小浜岛大致位于八重山群岛中央，附近有西表岛、竹富岛、

黑岛等岛屿。

小浜岛人口不足四百。海岛东南部盛开南国之花，有红树、榕树、鹦哥花、木槿、九重葛等等。这里有新开发的小浜岛酒店旅游度假村，号称占地四十八万坪，正好占全岛面积的五分之一。

建成一层或两层的客厅，全部是别墅式。要说四周的色彩，有琉璃瓦的暗红、墙上珊瑚石的白、天空和海洋的蓝、映照着阳光的植物的绿、盛开的鲜花的红……如此这般都是原色竞艳，可谓目不暇接。

如旅行社那小伙子所说，大院子里放养着无数孔雀。它们时而在大草坪上飞，时而开屏展现美丽羽毛。孔雀的姿彩也融入了海岛的原色盛宴之中。

不知是什么名字的蝉，各处响彻在本州没听过蝉鸣声。我刚听到这种声音时还想，这海岛该不会有某种来历不明、性情暴烈的动物吧。

听惯了时，就觉得这声音是在强烈反射的日光中，朴素、执著地讴歌生命，有时则像懒散午睡般轻柔。

酒店范围内到处可见“注意毒蛇”的牌子。我记得和正已散步时，遇上这种牌子，然后就把扔在地上的破绳子误看成毒蛇、发出尖叫，叫声仿佛融入了周围蝉鸣不断的热空气中。

酒店在大水池里养着水牛，可以要求爬到水牛背上。我穿着短裤爬上水牛背，事后正已一再问我是什么感觉。我稍微夸张了点说，大腿贴在牛背有点暖暖的感觉、黑毛硬硬的；正已有点儿调侃我，重复说：“有感觉了？”

一开始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当我知道是问性方面的感觉时，吃了一惊。

“哪里呀，完全没有。”我顺着他的腔调开玩笑，“水牛那张脸不合我的趣味。总体而言，还是喜欢你的脸。”

他大笑，夸张地伸开双手搂紧了我。

旅行的手续全由推荐我们这个行程的旅行社小伙子代办。我跟正已只要在九月初的星期六到后一周的星期五的七天里，获得假期上飞机就行。

在我工作的 K 女子学校，漫长暑假后的第二学期刚开始。学校教职员里，没有人特地在这个时候请假。

递交请假申请时，我提出的理由是父亲骨折。我完全没去想，一个该回札幌的人，休完假晒得黑乎乎回来，人家会怎么想。后来正已指出这一点的时候，我大笑。

在酒店我们换了一次房间。因为周六抵达之后，在分到的南国情调房间里，我们受到了壁虎的欢迎。

我不讨厌壁虎，反而觉得好玩，把它当宠物看；但房间墙壁上、洗澡间墙壁上、玻璃窗上等，都趴着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壁虎，心情实在无法轻松。

跟前台一说，马上换到别的房间了。这边的房间没有壁虎，从露台可以眺望无际的大海。

我走出露台看夕阳迟迟不落的大海，正已来到我身边。他抱着我的肩头说：“有礼物给你。”

当时，我穿着短袖的橙红色 T 恤衫。正已在我 T 恤衫的胸前放了个东西。

“是胸针喔。”正已说。与此同时，我发出了吓人的惊叫。

一只小小的壁虎趴在我胸前，它也许被我的惊叫吓坏了，飞速跳下、逃之夭夭。一对在院子里散步的年轻情侣抬头看我们，不知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搔着正已抗议。正已坏笑着拉住我的手，拉我进房间。房间里没有开灯，映出天空的淡紫色，到处看起来粗粗的。

我们笑个不停，就倒在床罩上面。正已笑得太厉害，眼角带着泪光。他的横膈膜随着呼吸大幅度上下，震动着床铺弹簧。

在停不下来的笑声中，我趴到他身上，吻他的鼻子、嘴唇、耳朵、脖子。他马上让我仰躺着，也趴在我身上，同样地吻我的脸。

他的唇带着呼气触碰我耳畔时，我不禁发出小小的喘息。为了憋住劲，我搔他侧腹。他向后仰身笑起来，也同样搔我的侧腹。

房间里开了空调，但可能因为开着窗子吧，很热。我们汗淋淋地打闹嬉笑，累瘫了；两人呈大字躺着，突然陷入沉默，不约而同地眺望着暗下来的天空。

我们的休假以这样完美的方式开始了。回想那时的情况，都是片断的记忆，没有脉络，一件事连着一件事复苏过来。

一想到自己曾为当胸针的壁虎惊呼，就想起还因看到岩石缝里的海蛇而喊叫。一想到浪涛拍打岩石的声音，就想起自己戴着潜水用具在浅海欣赏美丽小鱼畅游在眼前时的满耳水声。

水声中听得见正已的声音。“类子，类子，过来这边！有条怪鱼呢。”

自初中起正己就是游泳好手。他以姿势潇洒的自由泳，一下子就超过了我。然后踩水浮在海面上，兴致勃勃地向我招手。“类子，没事的，有我在嘛！到这边来。这边很漂亮。”

每次我都在水里迟疑不决。我在游泳池里虽然能轻易游个一百米，但说实话，却很怕海。一想到身体下面是深不可测的黑暗，我就很怕。我既怕波涛翻滚的海，也怕恶魔般静悄悄的海。心中很怕，自己却像受到诱惑要游向大海远方似的，这样的自己更可怕。

“类子！”正己呼唤我。“知道啦，我过来。”我回应道。我想，假如是正己呼唤，即便那里是地狱，自己也会高高兴兴地去吧。

我用自由泳游到正己身边，正己表扬我：“好啊，游得很棒！”我跟正己牵着手，漂浮在海面上。

海里有巨大的珊瑚礁迷宫。色彩鲜艳的热带鱼在迷宫中间游来游去。在这个神秘的乐园里，太阳光线直射海底。水深约二十米。周围什么也没有。

自己规则的呼吸声从潜水用具里传来。正己因为戴着小小的潜水眼镜，不时得露出海面，像鱼一样灵巧地呼吸。

我们牵着手，就这样乐此不疲。在没有声音、光线充足的温暖海水中，我从牵着的手上感受到正己的体温。

我使劲握他一下，他也使劲回握我一下。我想，他就在这里，现在我们是世界上最孤独、最幸福的人。然后，一种想哭般的强烈一体感汹涌而来，我甚至想，就这样在阳光拥抱中，两人一起沉入海底也不妨。

到了晚上，我们把床头柜挪开，拼成一张双人床。我们光着

身子躺在自拼的双人床上，兴致勃勃地东拉西扯。

正已时不时边说话边用手指画线一样滑过我的身体，也曾用双手拢起我的乳房，嘴唇凑上去，轻咬乳头。

然而，有性感觉的接触仅此而已。尽管全裸着，但他不触碰我的性器官。我也一样。

我们也谈到了阿佐绪。关于阿佐绪的死，我们反复谈论着。渐渐地，阿佐绪的话题，就只是无数话题之一而已了。

从那时起，阿佐绪终于开始成为我跟正已的过去了。那是确实的。阿佐绪的死，终会作为完全过去的事情之一，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然后我们谈论起她的时候，不再带来痛苦的感觉，就像聊到从前一起眺望的天空一样——我这样觉得。

窗子开了一点点，感觉到隐入黑暗中的海。在海天无法分际的、群青色的巨大宇宙中，星星像小小的宝石一样闪烁。

我们聊到夜半三更、睡魔袭来为止。我问了什么，他没回答，突然发现他已发出轻轻鼻息。在听见他鼻息的瞬间，我也幸福地睡意朦胧了。

深吸一口气，脸贴着干燥的床单，睡眠随即来临，如同身体被吸入了热沙之中。

在有微微海水味儿的寂静中，传出正已的鼻息，我很快就跟他合奏起来了……

3

酒店里，除了客房楼之外，还有一栋被叫作管理中心的建筑

物。诸如服务台、大堂、餐室、卖特产的小卖店等等，所有服务设施都在里头。

这楼里还有一个大交友室。我和正已认识了来自日本关西的一队大学生，在抵达五天后的周三晚上，我们相处得很融洽。

他们男女共十儿人……也许有近二十人，全都是大学戴水肺潜水爱好者会的成员，其中也有女生，所有人都晒得黑乎乎的。

爱好者会的集体住宿点选择在小浜岛，但以学生的身份，挤不出住高级酒店的费用，所以选择了岛上的家庭旅馆，能省不少钱。他们因为第二天早上就要回大阪，最后一晚要游个痛快，所以全都来了酒店的大交友室。

那天晚上，交友室除了我们就别无他人了。天花板是抹白灰泥配深棕色梁木的山中小屋风格。但除了粗大的石柱子之外，交友室没有任何东西间隔。柱子外面就在庭园灯的照射之下了，看得见悄悄蠢动、呼吸着的南国之夜。风带着潮气吹过。那个闷热的晚上，桌椅也好，别的什么也好，感觉身体碰到的任何东西都带着湿气。

交友室里放有一台立式钢琴，可自由弹奏。一名女生用钢琴弹起了盖西文《夏日时光》，弹得很棒，我和正已不禁鼓掌了，于是跟他们熟络起来。

“我们刚才一直在议论，你们是什么关系。”个子最高大的男生说道，他是潜水爱好者会的会长，“大家羡慕极啦，认为你们是绝配。”

那位男生当时已经坐在我们桌子前，递给我们掺水果的冲绳烧酒。那水果是当地的，叫“斯库华沙”。他说：“不妨试试吧，

味道很不错。”

听他说大家咬牙挤出钱来买整瓶的冲绳烧酒，我跟正已作为答谢，请他们所有人喝加兑的顺风威士忌。都是好性情的学生。我们简单地互作介绍。

弹奏盖西文作品的女孩子名叫君子。要说为何只记得她的名字，是因为她跟初中时阿佐绪的住家女佣人同名。君子说，她因父亲工作的关系，在纽约读小学，钢琴是跟一位喜欢爵士乐的邻居老人学的。

耳闻“君子”的名字、眼见黑亮的钢琴，唤起了我从前的记忆。初中时，阿佐绪在音乐室，得意洋洋地为班上同学弹奏钢琴。阿佐绪多喜欢钢琴啊。她出众的美貌以及不像少女的性感身段招致周围的误解，干什么都不行。唯一能够大方面对大家自豪地表现的，只有她的钢琴。

从阿佐绪手里夺走钢琴的是袴田。阿佐绪从没提到这样很难过。至少我一次也没听到过。然而，有时为了抚平狂躁的情绪，她也想到让手指滑动在琴键上吧？也想过在我和正已面前一显身手吧？这样一想，我觉得可悲。

“我们当中也有情侣哩，您猜是谁和谁？”小伙子问。我胡乱猜了一下，竟然说中了，他们就更来了兴致。

君子又坐到钢琴前，弹起了披头士的《Michelle》。一个学生和着曲子蹩脚地唱起来。那对情侣被大家取笑着，走到交友室中间，模仿起贴面舞。

正已拉起我的手，说“跳啊！”

是因为醉意吗？或者因为那个晚上怎么喝也不醉，从醉不了

的寂寞中，自己想要振作呢？正已少有地大胆。

在大家的喝彩声中，我们站到正跳着贴面舞的情侣旁边，正已让我的身体贴着他。学生们兴奋地齐吹口哨、鼓掌。

也许我们看起来与其说是在跳舞，不如说是在众人面前交合。他用腰和着节奏，用很色的动作拉紧我的身体。

我感觉他的动作很色，但他的身体发凉。我做出抵抗的样子，笑了起来，他也觉得有趣，伸着下巴仰脸笑着，更使劲地把自己的身体压在我身上。

“哎，各位！大家看好戏了吧？”一位头目似的学生大声说，“大家睁开眼睛好好看啦！”

“我今晚要兴奋得睡不着啦。”

“我来陪你怎么样？”

“扰人清梦啊，笨蛋。”

学生们的对话引起一阵哄笑。鼓掌声和口哨声更响了。

正已突然离开我的身体，向学生们招手：“你们也来呀，快来呀！闹通宵啊。明天就得回去了吧？”

君子改弹别的乐曲。是快节奏的曲子。路过的酒店客人颇有兴致地驻足看我们。我担心闹得太过头会有人投诉，但酒店的人没干涉，还聚集到交友室外面，倾听君子弹钢琴，鼓掌为我们的瞎闹助兴。

“整瓶买”的冲绳烧酒马上就空了，半瓶顺风威士忌很快也没了。正已请学生们喝啤酒，我们举杯大声喊干杯。

“要是你们明天还在这里的话，可以跟你们学潜水呢。”我这么一说，那个头目样子的学生说，“真的呀，好遗憾。难得有这

番交情！”我觉得他是真心的。

学生中有人带了照相机。我们一张又一张地拍合照，最后用定时排了全体纪念合照。

我手头没有当时的照片。一不小心，忘了跟他们要东京的住址。

应该每张照片都拍了正己。揽着我肩头、跟学生们勾肩搭背、猛聊潜水、像孩子一样冲镜头伸出头、开玩笑地打出胜利手势的正己。

后来我无数次想，如果他们第二天还留在岛上呢？有他们在，我也好，正己也好，应该跟他们去潜水了。我跟正己可能会跟酒店交涉，租船去附近的潜水地点吧。也许晚上又跟他们在酒吧喝酒了。然后周五一早，他们离开家庭旅馆的时候，我们也从酒店出发、踏上归途了。恐怕也就平安无事地……

然而，他们按计划在第二天周四离开了海岛。他们肯定希望再留一天，但经济条件不允许。

那天晚上，我们道了别，回到夜晚充满潮气的房间。我们洗了淋浴，上床。跟之前的晚上一样，我们都赤裸着。我虽然醉得厉害，但意识很清楚。

没多久，正己伸手摸到我的身体，开始静静爱抚。月光照进了灯的房间。窗边嵌着玻璃桌面的藤制桌子洒满月光，仿佛澄澈的池塘泛着光。

爱抚跟刚烈无缘。也没有渐渐逼进的黏劲，令人感到带着一种哀怨似的。

遭强日晒的皮肤擦着床单，微微有点痛。仿佛为了抚慰这

痛，正已的手指、手掌、嘴唇专心地一一疗治我，怜惜、确认般地在我的肌肤上滑过。

我微喘起来，他闭着眼，幸福地露出微笑。我憋着，双手推他的身体。我想尽可能传达：你不必这样做，跟你一起入眠就行，我没有任何不满足。

可是，他的身体像钢板一样硬，像岩石一样重。我的双手轻易就被挡回了。

窗外传来轻轻的空调马达声。醉意和舒适的倦意渐渐唤起我身体的快感。我明白意识之外的什么事情要开始了。正已的手掌抚摸着乳房，正已的嘴含着乳头。正已的手指像妖怪般蠕动，从乳房滑向肋腹、腰、臀部，抵达性器官。我硬挺着、咬紧大牙，但脑子某处清醒地想：我的湿润一定让他喜悦、满足。如果我不硬挺着，就会发出断续的喘息。实际上，我可能已经憋不住喘起来了。

床单浆得有点过，稍动一下就发出干干的声音。我不明白，为何自己还继续抵抗呢？我心中着了魔似的只有一个念头：必须那样做。我咬紧牙关，换一个姿势向他伸出手。我想帮他。明知没有奇迹，那也行。向他呈现自己的性器官，也怜惜他的性器官来回报。我想疼爱它。

然而，他使劲把我伸出的手摁回床上。我不放弃地重复同样的动作。

他生气地抓住我的手腕，像把可恶的东西示众似的举到空中，说：“不用了！”声音低得可怕。“别理我。”

那时，我很明白他要对我做什么。眼泪突然渗出。喉头发

热。我嘴唇颤抖着，贴在他的嘴唇上。

我想，现在正发生着很悲伤的事情。心里这样想，身体却不这样想。身体和心四分五裂，简直无法区分。

如此模棱两可的状态实在受不了，但身体却自作主张地不断反应。我明知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很不愉快的、错误的、难以容忍的，但还是无法停止身体的反应。

都要被拖入快乐之中去了，惟有意识在没有意义地顽抗，抵抗之烈增加了痛苦。与之相反，痛苦越是增加，性的快感却更遍及身体每个角落。强忍住不委身于快感，强忍本身却唤起新的快感。而意识忠实地观察着此刻发生的一切。

我巨细无遗地知道正己的手指、正己的唇触碰我肉体的哪一处、如何动作。尽管我闭着眼，他的眼睛看什么、怎么眨动，他的表情如何变化，我全都明白。

正己的指头快动起来。他微喘着。我的身体向后仰。

奇特地发冷，发着冷，快感却如不可思议的浪涛汹涌而来，仿佛在嘲弄分裂的意识，贯穿全身。

察觉时，我已仿佛一片小鸟羽毛飘落永无尽头的地底似的，随着正己的手，寂静地迎来性高潮。

第二天是在海岛的最后日子。早餐后，我们去海边，在大阳伞下读书、抽烟、游泳、打瞌睡。

也许是因为连日好天气之故吧，沙滩的沙子更加热，在日照下快要烧起来似的。大海始终风平浪静。浸到海水里，脚旁就有无数热带鱼画着美丽的图案逃走。天空中只有几丝云彩，没有要

变天的预感。

在海滩退后一点的地方，建了雪白的休闲别墅，可眺望海滩。建筑物没有小卖店之类，只有洗手间；在左右延伸的、好看的长露台上，摆了几组白色的圆桌和椅子。

在大阳伞下呆够了，我就走去那座休闲别墅。然后坐在椅子上，远眺躺在大阳伞下的正已。白色的装饰性屋顶，是藤架式等距排列木板的。阳光透过屋顶变成粗线，在我身上描出图案。

所有一切都呈蓝白二色。海里，几个年轻人在玩帆板。不时能看见一条摩托艇发出不大惹人注意的马达声疾驰过海面，翻起好看的白色波浪。

那天，海边除了我和正已，就只有一个家庭和一对学生模样的情侣。那对情侣时而轮流用望远镜看玩帆板的人，时而往彼此身上抹油，时而互扔沙子玩。

三把反射阳光的白色大阳伞中，最后那把大阳伞下的是正已。他躺在斜斜的白色躺椅上，定定地眺望着大海。只有喝身边的瓶装饮料时，才略微侧过脸来。他每次喝水，戴着墨镜的端正侧脸凸显出来，让我心焦。

午饭返回管理中心，在餐室吃。我要了海鲜意大利面条，正已要了有椰子肉的咖喱饭。正已吃了咖喱饭，说还没饱，又点了双层芝士汉堡和可乐。

汉堡包是打包的，正已说在海边看海时吃。

下午的海边，不见了年轻情侣的身影，只见四人的家庭在休闲别墅摊开了酒店的特制饭盒。

正已在大阳伞下看着海，吃掉了汉堡包，喝着可乐，点上香

烟。他慢慢地带着回味抽完烟，在当烟灰缸的空罐里小心揉灭了烟蒂，瞥了我一眼。

“怎么啦？”

“没什么。”他说着，微笑起来，“为什么跟你在一起就那么开心呢？”

“来旅行好吧？”

“嗯，太好啦。”

“时间眨眼就过去了。想到明天就得离开，真是难以置信。”

“真想待下去啊。”他说，“跟你一直待在这里，一起看海，一回头两人都映着大海的颜色，眼睛变蓝了——真想过那种生活。”

略微起了点风。我使劲点头，感觉到头发被吹到脸上了。

然而，我们不约而同地凑近脸，轻轻吻了一下。跟我们之前不时有的、包含爱情和友情的吻一样。他唇上温暖的气息中，夹杂着芝士味、香烟味和海水味。

“我去游一下。”他说着站起来。

“你刚吃完呢。对消化不好吧？”

“没事儿。”

我点点头，说我在这里读书：“你小心点，别游太远了。”

不知他听到没有。正已戴上潜水镜，没戴呼吸器，也没穿上脚蹼，很精神地踏了几下步，笑着向我轻轻挥手。

正已转身向大海走去。午后的日照强烈，不戴墨镜眯着眼睛，正已的身体在反射着日光的白沙子上，隐约只能看出一个黑色的剪影。

跟往常一样，正已迈着健步走入海中。浅滩伸得很远，他怎么走都还能看到他的上半身。

他心急了吧，在水略深一点的地方，他弯下腰，两手做划水的动作。波纹荡开去。他脖子以下的身体浸到水里，看不见了。

他掀动小小的白水花，开始游泳。是自由泳。他左右两臂缓慢地交替划动，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滑行着远去。

没有任何声音。看不到上午驾摩托艇的男子，也不见玩帆板的几个年轻人。宽阔无际的钴蓝色大海上，就只有正已一人。

风吹过，太阳伞的波形褶边翻动着。

我喝一口他剩下的可乐，拿起正在读的文库本。是长篇的翻译小说，意大利作家写的。

我打开文库本开始读。在休闲别墅的一家四口吃完了饭，回到太阳伞下来。父亲抱着小女儿走去海里。女孩也许是怕水吧，发出不知是欢呼还是惊叫的喊声。

书中的句子老是读不进脑子，不知是什么原因。

我抬起脸。看见继续游泳的正已黑色的头，看见他动作标准地划水的手。我合上文库本，从躺椅欠起身。

海上漂浮着一个个红色浮标，是为了海水浴游客的安全。意思是往外就是禁止游泳的区域。这是入住酒店时，酒店方面强调的几点之一。

就在我目光落在书上的一下子，看来正已已经越过了那些安全浮标。

我站起来，手搭凉棚望去。没错，他的确开始游在禁游区域了。

我感觉不妙。我不知道他为何非游到那边不可。他老说在浅滩游没劲，但也没必要因此越过安全浮标。在允许游泳的区域里，没顶深的地方有的是。

我冲到水边，再走入浅滩，海水浸到膝盖，我呼喊正已的名字，一次又一次，不停地喊。

呼喊过好几声之后，我看到正已回头了。他踩着水，向我挥手。那张戴了潜水镜的脸，远远看去不像他的脸。像是浮在水上的小昆虫的脸似的。

“回来！”我大声喊，“你游去哪里？危险呀！”

正已再次使劲向我挥手，示意“我明白”。

我松了一口气，笑了。“真拿你没办法。”我再次使劲挥挥手，转身往回走。

我要往大阳伞走，中途停住了脚步。我看见脚下清澈的水里，沙子在翻动起来。细沙中，几条小指般大的小热带鱼排成一列轻快游动着，像飘着一条好看的橙色丝带。

光在水里反射，晃着我的眼。

莫名地有不祥的感觉，我回过头去。仔细看，应该往回游的正已，正游向相反方向。他是不停地游向大海深处。

他游得并不急，但也不是很享受地慢慢游。他的游法很正规，仿佛火箭在按命令飞行。

我不明白。那附近没有可休息的小岛或沙洲，也看不见小艇、摩托艇。只有无垠的大海。

我凝视地平线。他的头只是一个小的又小的黑点了。就像在产生光晕的光中看映像，那个黑点不久也难以分辨了。

我想起上午在海边大阳伞下眺望年轻人玩帆板的那对情侣带着望远镜，我急忙回到海边，寻找他们。

明知他们不在了。明知的，还是想要望远镜。只要有望远镜，就能确认正已平安。我一心想着望远镜，在海边来回走。

肉眼已看不见正已的身影。虽觉得波浪间有黑点似的东西时隐时现，但已无法分辨那是否是正已的头。

远方地平线上涌起白色奶油似的积雨云。风吹起，远处的海泛起微波。

我的心脏狂跳。“我不要！”我喊出声来。

我凝视着刚才正已游去的方向。因为我想，他也许会游回来。他必须游回来。他无论如何不能那样施施然、从海边溜走似的游走，我这样想。

太阳变成粉末状，扎着站在海边的我的皮肤。一分钟过去了，三分钟过去了，五分钟过去了。我看不见正已的身影。

脑子一片空白。我呆立着，呼吸困难，头晕眼花。

我跑向一家四口人的大阳伞。父亲正在装相机胶卷，女儿坐在他膝上。我气息奄奄地站在他面前。

我想说“救命”，但喉头哽住了。我的焦虑骤增，时而两臂上下摆，时而以手掩面，时而转向海，时而痛苦掩胸。

男人身边坐着像是妻子的女人，她胸前抱着一个两岁的男孩。

“有事？”那女人问我。她脸上的妆掉了，涂得过多的防晒霜白白的。看见我，她好像挺害怕。

是我害怕呀——我这么一想，喉咙深处发出了小声的悲鸣。

我喘粗气，脖子使劲向两边摇。

“您有什么事吗？”男人说道。

我没作声，颤抖的手指向大海。

因恐惧而哆嗦的手指，指向安静、温和地飘荡的海。大海微妙地分成几层蓝色，延伸向正已消失无踪的地平线远方，平和而庄严，仿佛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事情。

夫妇俩终于大致明白了情况，用休闲别墅的紧急电话打给酒店前台。有海难事故即赶来的当地年轻渔民，会同酒店请的海上运动教练，或出船，或潜水寻找。

他会冷不丁回来吧？他会嘴里说着“折腾什么呀，我玩玩潜水而已”不慌不忙地出现吧？我抱着这样的希望，眺望他们的海上搜索。

当天晚上，动静越来越大的时候，在海上发现了正已的尸体。死因是溺水。

据渔民说，发现正已的时候，他嘴里含着一条美丽的海鱼，长达七厘米。

第八章

1

正已死了，我继续活着。

小说或电影里常见的激烈感情，诸如恸哭、绝望以致精神错乱、自己也想死掉之类，这一切都没在我身上发生。我只想着一天开始了，然后结束它。

重复十次、三十次、六十次，不久翻过两个月的月历，新的一页出现，又开始了新的时间。我相信，只要重复那么几回，自己就得救了。

可依赖的，只有时间层叠、堆积的分量。总有一天，自己对正已的强烈向往也好、跟正已赤裸相拥的夜晚也好，甚至正已的死，必定会化为一段朦胧、晦暗的记忆——梦境与现实模糊难辨的、现实感稀薄的风景。

我相信会这样的。假如无法相信这一点，不如死掉更好。

一九八二年二月八日晚，我和正已初次肌肤相亲的新日本酒店发生火灾，死伤不少。电视现场直播了火灾现场，住客从浓烟

滚滚的窗户跳下逃生的情景令人触目惊心。

那是一家阴森、杂乱的酒店，满是尘埃，似乎象征着古老的权威、都市的冷漠。但对我而言，那简直就是自己爱的家——自己曾住过的、铭刻了可爱记忆的家，我就像通过电视目睹它被烧毁似的。

一想到熊熊烈焰中的一个房间，是自己跟正已初次肌肤相亲的地方，我就受不了。建筑物被烧毁的同时，二人在那里的对话、代替千言万语的肌肤温存，仿佛也同样失去了。

我想自己找时间一个人去住曾跟正已睡过的酒店房间。我记得房间号，也记得从窗口看见的、说不上美的大都市风景。我想再看一次那个风景，想再看一次感觉有点脏的、褐红色的床罩。一想到这也不成了，眼泪就涌出来了。

袴田邸宅发生火灾，也在同一年的秋天。我从第二天的报纸上知道了这个消息。

一般民宅发生火灾，报纸都重视报道。深夜十一点左右，二楼的袴田书房附近起火。袴田外出不在家，另外住的秘书水野察觉有异常，报告了消防队。正好那时风干物燥，火势蔓延很快，消防车赶到时已经无从扑救。起火当时，书房没有火种，起火原因不明。报道总结说，数日前袴田邸宅附近的农家频繁出小火警，不能排除纵火的嫌疑。

奇怪的是，袴田邸宅在十一月二十五日被焚毁，跟三岛由纪夫在市之谷陆上自卫队驻地切腹自杀是同一天。

那天，报纸的社会版中间，以《三岛由纪夫自杀后第十二年》为题，有带线框的醒目报道，令人觉得三岛由纪夫跟袴田亮

介之间有不可解的缘分，有点吓人。

在三岛由纪夫《金阁寺》一书登场的主人公，深爱金阁寺绝对的美，又因此而憎恨它，纵火烧了它。同样，袴田亮介也深爱自己完美的家，爱它，也恨它，自己放了一把火吧？——我这样想。

只是想象而已。只不过这么一想，不知为何就释然了。

心不在焉地看电视，假如艺人在节目里说出了年龄，我就会想：我跟正已好的那阵子，这女孩子几岁？或者，老艺人提及自己的年龄或生日，我也在想同样的事：跟正已在一起时，他几岁？

即便想出来了，也无济于事。然而，一算起来就没完没了。我真的在脑海里罗列数字，埋头做这种特别没意义的空虚事情。

正已死后，我一直独身，直到我三十三岁时，遇上了大我四岁的木岛。

在我工作的学校的大专部，每逢举办文化节，校方会请几位学者或文化人来搞特别纪念讲演会。其中一个就是木岛。他是在上野国立科学博物馆工作的鳞翅类动物研究人员。所谓鳞翅类，也就是蝴蝶。

他出过几本面向一般读者介绍蝴蝶的通俗读物，还受聘为几所大学的讲师。

他来我校讲演那天，我奉命接待他。主要工作是带他到休息室或会场、预备饮料、迎送等。

几天后，他寄给我一封郑重致谢的信。我也回了信。他又给

我寄来一本签了名的著作。我又写信表示感谢，他就来电话了。一来一往之中，我和木岛之间，慢慢萌生了一些东西。

要称之为“恋爱”，是太平静了，但也不是彼此无意，确实有些地方彼此强烈吸引。然而，我们之间从一开始就没有可称之为激情的东西。

我们一起吃饭、散步，有时应他邀请，进山寻找天然纪念物的蝴蝶。说来，我们主要待在户外，其中一半是跟他的同事、学生在一起。

木岛是个理性的人，目光总是冷静的。他是滴酒不沾的体质。也就是说，他不会喝了酒胡来，性急地要求亲热。彼此距离总不能缩短之下，时光在流逝。

先提出结婚的是我。我直率地表明，我希望过波澜不惊、安静的生活。我补充道，为此我需要你。他第一次用热情的目光盯着我。

“你跟我，大概是在同一个世界生活过来，今后也如此吧。”他说。

不一样，我心里想，但没说出来。他从一开始，就是解脱了强烈追求或被追求的人。他所需要的，只是理解、信赖、诚实、安静而已。

木岛对从前的我一无所知。这就好。我喜欢他觉得我跟他很相似。安静、踏实；没有犹豫也没有渴求，什么都没有；两人的交往像水流般悄然开始、悄然结束。这种淡泊让我放心。

跟木岛结婚十三年了。有好几次想要孩子的，但没成。

知道试过好几次都不可能，我就想，自己作为女人的能力，

在跟能势或正己的交往中用尽了吧？这虽然是个愚蠢的念头，却也觉得在某种意义上很合适。

木岛天生体质不大好，年过四十之后就小毛病不断。虽没性命之虞，却都是不能坐视的病。每次发作时他都挺难受的样子，为谨慎起见要看病、卧床休息。

丈夫的病弱，很奇特地让我们夫妻间保持了紧密的关系。我们之间产生了超越男女的、作为有生命生物的实在的联系。

我下班回家时，丈夫躺在床上读蝴蝶之类的书。他说“你回来啦”，我答“我回来了，今天感觉怎么样？”为他做容易消化的饭菜，考虑营养平衡，为此考虑买什么菜，我并不觉得为难，还感觉到单调生活中的色彩，我反倒乐意。

他恢复健康，我就很高兴，像看到了自己的成果。每天一成不变，既为他好，同时对我也好。

因为他自己身子弱，他对我的身体也特别在意。我一说有点头疼，他马上整好床铺，硬要我躺下，拿来头痛药和水杯。他拉上窗帘，让房间暗下来。尽管我说了没必要，他还是悄悄关上门，到房间外面去。很少发烧的我一感冒卧床，他就一样样弄来有退烧功效的东西，什么香菇煎汁、焙烧梅干之类的。

如此一来，我们很快成了互相体贴过日子的老夫妻。在聊共同的朋友、聊书、聊电影、聊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以前，我们肯定会互相问一句：“还好吗？累不累？”

我从没感觉到社会上总说的、这样老去的寂寞和不满，甚至没有梦想过其他的生活方式。

到了早上，我就一如往常出门，去学校的圆顶图书馆。六点

半我已经买好东西回家，开始准备晚饭。丈夫有精神时去上班，回家是在七点左右。过了八点，我们已经吃过晚饭，把餐具搁在洗物槽，喝起了饭后的茶。

丈夫在书房开始查资料、写作、准备讲义时，我就读我的书。到夜深困乏时，我们就轮流洗澡，上床睡觉。

一天下来，他会比别人累一倍；他有时在床上抱过我的头，说“对不起”。意思是太累了，实在无法亲热。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道歉。性事不是非做不可才做的，是想做才做的。况且我们不年轻了，不再相信那是爱情的证明。而且，性事不是官能的象征。也就是说，我曾认为，那只不过是进入官能的小门口，但我也懒得跟他解释。

但是，木岛这样跟我说的晚上，我肯定会想起正已。想起那时自己欲望之强烈：有多想念正已，有多想跟他合二为一。而每次，我都切实地感觉到，那些感受跟性快乐的饥饿感相去甚远。

我对正已的需要，是不同意义上的。就这一点，经历了反复检验，也是确实的、不可动摇的事实。

记忆中，跟正已性方面的印象连带着的，是他的雄辩滔滔。他用语言表现官能，把它们给予了我。回想那些散落在谈话和书信中的言辞，把它们拼接起来，就见出正已这个男人的整体。

正已，正已。有一个时期，这个名字就是我的一切。他唐突的死，夺去了我的一切，让世界转暗。尽管这样，我似乎觉得，他的死是他人生里最幸福的瞬间。

莫名地失眠的晚上，我时而会想起，在灿烂的阳光下、正已从海边向着遥远的海平线无声地游去。

他缓缓地划水，向前、再向前。他不慌不忙，不惧空寂，耳听晃动的水声，浮动在光灿灿的旋涡中。

他周围游动着无数海鱼。温暖的水包围着他。除了水声，什么也听不见。一望无际的是蓝色的世界。

他平和而满足，融入大自然和宇宙中，无法区分。有了一种难以言喻的祥和，他置身于其中。

啊，我已不再孤独——正已的感觉原原本本地传递给了我，那一瞬间，我听着丈夫的鼻息，在卧室的黑暗中看见无垠的宇宙。

2

摄影家小寺行秀说过帮我查查袴田的住址，他打电话到学校给我，是七月过半的时候。

自从看了他题为《东京回顾摄影展：过去了的盛宴》的摄影展，已经过去了一个月。小寺跟我是初次见面，彼此毫无关系。我都开始认为，他忙于工作之时，把说好的事情抛诸脑后了吧。

他没有任何开场白，就像是昨天刚约定似的：“比想象的要难呀。”

这种干巴巴的说法，有点儿不祥之感。我联想到袴田已死。终于找到的人死了……我已经历过阿佐绪的死亡和正已的死亡，感觉那是故事的自然过程似的。

“我说过我有个熟人，原来跟袴田很熟吧？他原先是报社记者。首先要联系上他就很够呛。”小寺开始说，“我搞清了他是弄坏了身体、辞去工作，在福岛买了便宜的乡下房子，当起农民

了，但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福岛的住址。”

看样子他是从某地的公用电话打来的。话筒里隐约能听见汽车来往的声音。

小寺继续说：“我还是综合了相关信息，找出了他购买乡下物业时的中介。这才终于知道了住址，跟他取得了联系。据他说，袴田先生在因火灾而失去了家之后，搬到秋川的桧原村了。”

“桧原村？”我追问道，“那，找到了吗？”

“这个呀，电话本上也没登载呢。袴田先生大约十年前脱离了医师会，从那条线索也查不下去。到这一步，我觉得，不妨直接去看看。到当地去了，会有结果吧，我觉得。我刚好想拍山谷的照片，之前已经过来了。其实我现在就在武藏五日市的车站附近。”

实在没想到，他会做到这一步。我就说：“很不好意思，您也挺忙的吧。不要太勉强，您已经找到这一步了，下面就由我来寻找吧。”

不过，小寺并没理会我的话，说道：“我现在来到车站附近的银行，想取现金。很偶然，我在这里银行的留言板上，看到了这个名字。”

“啊？”

“那是一块安在墙上的黑板，当地人可以自由交换信息，比如说‘来领养刚出生的小猫吧’、‘廉价出售缝纫机’之类的。上面有这样一条：‘我是以读书为唯一乐趣的老人，眼睛因病失明了。寻求为我朗读的女性。’这个人的姓是袴田，没写名字。只是袴田而已。”

我沉默了。也许哪儿都有姓袴田的人吧。也许是偶然。不过……

“怎么样？”小寺问道，“留言板上只写了电话号码。是我现在打电话过去确认呢，还是……”

寻找兼职朗读者的这位袴田，我感觉非袴田亮介莫属。一定是袴田眼睛失明了，不想依靠盲文书，所以要人在旁朗读。我感觉，他这个人即使双目失明——不，即使要死了，也必贯彻贵族趣味，继续活在自己构建的形式美之中。

我郑重向小寺道谢，他竟跑到武藏五日市那么远。我说：“我自己给这位袴田打电话吧。”

小寺挂断电话，过去看留言板抄电话号码，然后又再打过来，告诉我电话号码。

“这里真是个好地方，”小寺说，“都保留着自然状态。附近有叫‘黑茶屋’的餐馆，稍有名气，是移建了原先的村长家，原样使用的店，很有感觉。以前我曾经路过，今天既然来了，就拍一下那家店。”

“那太好了，”我说，“再次道谢。”

“要真是袴田先生，”小寺说，“请代我问好。他不记得我了吧。”

我向他保证，若能见到袴田，一定向他报告见闻，然后就挂了电话。

我当场就想打电话过去，但正好是午休时间，学生们涌到图书馆来，我忙于应对。到了下午要上课的时间了，同事们才去吃午饭。

在没有人的图书馆还书柜台，我拿起了电话。

不可思议的是，希望这位袴田不是那位袴田亮介的心情油然而生。说不清的隐隐不安向我袭来。有一种要把封盖上锁、存放在阁楼的箱子打开时的紧张感。

“您好，袴田家。”长长的电话铃声之后，一名男子拿起电话说道。

是听见过的声音。假装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的、刻板透明的声音。事务性的、机械的应对方式……他是水野——我的直觉告诉我。

我更紧张了。我确信，我打电话的地方，就有袴田亮介。因病双目失明、寻求兼职朗读者的袴田亮介。

导致水野的妻子初枝死亡的，正是袴田的妻子阿佐绪。尽管如此，看来水野还是带着伤痛，陪伴在袴田身边。令人感觉到袴田与水野有着不为人知的、密切的关系。

“喂喂？”水野说道。带着戒备心的声音。

我猛然想到撒一个谎：“我看了银行的留言板，知道您要找朗读的人，很希望能录用我。”

水野恢复了正常的腔调，应该是明白我打电话来的缘由了吧。没有破绽的平稳腔调，显示出他自小所受的严格教育和完美的礼仪……

“我是袴田先生的秘书，姓水野。不好意思，您贵姓？”

“我姓木岛。”

“您有朗读的经历吗？”

“没有。不过，我从小喜欢读书，又是东京生、东京长，没

有口音。应该没有困难的。”

“说实话，应聘者太多了，真是幸福的烦恼。所以，为了解音质等方面的情况，要进行简单的面试。由袴田先生面试了，再确定最适合的人选。我们负担往返交通费。还有，为了慎重起见，请带一份履历。您看这样合适吗？”

“没问题。”我说道。

“那就尽快吧。明天能过来吗？”水野问道。他说，袴田每天上午散步，下午五点左右就提早吃晚饭，晚上八点就回卧室了。所以面试以下午一点至三点之间为宜。

从后天起，学校就放暑假了，图书馆也闭馆了。之后我就自由了。

我没提自己在上班，说明天有点不便：“后天可以吗？”

“没关系，就定在后天吧。”水野说道。

我问了桧原村袴田家的地址和从武藏五日市过来的路线，约定了后天下午两点左右上门。

要挂电话的时候，水野说要补充一句：“袴田先生今年七十七了。身体相当弱，根据当天情况，不能长时间会客。面试时间是比较短的，请谅解。”

错过问病情和失明的原因了。我说“明白了”，挂了电话。

去武藏五日市，从新宿乘直达电车最方便，但直达电车只有早晚才有。从立川开出的五日市线也很少有直达班次，最终我采取了从立川乘青梅线去拜岛、再换乘五日市线的走法。

十一点离开新宿，抵达终点的武藏五日市车站时，是十二

点半。虽同属东京都，这一带的空气能感觉到绿的气息、水的气息。

月台也好，检票口也好，都是崭新的。车站很宽敞。一起下车的乘客连我在内，只有十几个人。安静的车站像是在打盹儿，没有说话声，只隐约听见远处艳阳中的蝉声和走在前面的乘客的脚步声。

一起过了检票口的乘客三三两两散开，没多久，周围就没有人的动静了。车辆不时驶过的声音似更添静谧。

梅雨刚过，市镇笼罩在夏天的光照之中。马路上四散的反射光很刺眼。建筑物投在马路上的影子颜色很深，像用墨描的。

在水野说的巴士起点站等待前往数马方向的巴士。巴士班次比想象的少，好不容易上了巴士，已经一点二十分了。

巴士缓缓行驶在桧原街市上，上下车的乘客很少。每次停站，也就上一个、下一个的样子。是暑假刚开始的原因吧，也看不到利用休假来旅行观光的家庭。

因光反射而白得触目的马路上绿意渐浓，拐弯也多了。摇晃的车内射入斑驳日光，树木长长的枝杈弄出各异的影子。

巴士一点一点驶近袴田家。我身子随车晃动，回想自己迄今一路走过来，经过漫长的、梦幻般的旅程，自己此刻正走向旅行终点，我想。

终须要做而不能的事情，自己现在要去做了。这么一想，似乎蓦然明白了为何跑来这里见袴田了。

跟正己和阿佐绪一起走过的、年轻时的那段旅程，是名副其实的官能之旅、忘我之旅。这次旅行，始于偶遇那位奇特的男子

袴田亮介。

他总待在我、正已和阿佐绪的一旁，喜爱三岛由纪夫的作品和美学，一副不是自己模仿三岛、而是三岛像自己的神色。他是个现实感稀薄的男人，由于稀薄而非要在自定的舞台上、自导自演冷门戏剧不可的男人——给我的旅行敲上结束印戳的，也是他。

走出武藏五日市车站三十分钟，巴士抵达水野所说的站，我下了车。

目送巴士开走，我走过比较热闹的一角，进入沿街的路。水野说，按女性的速度，一般也就走七八分钟。

这一带起伏多，像是山地。盖在田地旁的民居引人注目，是在倾斜地上修石垣再建的。各家的院子和门前，夏季的树木花草很茂盛。吵闹的蝉鸣淹没了其他声音，连自己走路脚步声也听不见。

额头、鼻尖渗出汗水，手上的纸袋子装着作为礼物的点心盒，走起路来就晃。

前天的电话里，水野说“能看见深棕色高墙。这一带有这种墙的宅子就我们一家，一下就能认出”。

有深棕色高墙的家在马路左边。围墙是用细黑的竹子扎成的，一路延伸，可见院子之大。

有门柱而没有门扉。圆形门柱黑乎乎的，节眼也多，上面挂着小小的木牌。上书“袴田”。

这是一所有黑色护墙板的旧平房。长满青苔的石板路长长地绕着房子。雅致的石板 and 围墙之间，栽种了无数毛竹，地面满是

竹叶，周围阴暗潮湿。

也许是改建自酒馆、餐厅之类的建筑物吧，石板通道尽头是拉门的门口。门口外壁有抹掉了店名的长方形灯，还照样留着。

我站在洒了水的门口，按了旧式门铃。沉滞的铃声响起，我听见它传入层层深院里。

应门的就是水野。他穿着的没一丝起皱的雪白衬衣开了两个扣子，黑色裤子像是学生服。

他也该年届花甲了吧，皮肤、容貌上的确显得衰老了。梳得锃亮的头发也变成了银灰色，人看上去瘦了一圈。只有注视对方的目光深处，如湖沼映出月色一般蓝蓝的、澄澈的光一如往日。

水野直直腰，也没太吃惊地看着我。

“是你呀。”他说。

从他的声音中感觉不出任何人的情感，诸如怀念、伤感，或者厌恶、失望。他只是客观地用语言说出眼前所见的事实而已。

“好久没见面了。”我低头致意，“我结婚了，改姓木岛。本该在电话里说出来的。对不起。我怕您知道是我，也许不会让我见袴田先生……”

“我没有那样的权力。”水野冷淡地说，“先生等的也是叫木岛的女人。你也不算撒谎吧。”

我简单解释了我如何知道了袴田在桧原村的住所。即使听了一切始于我在涉谷举办的小寺行秀摄影展上看见了令人怀念的照片——袴田邸宅落成纪念聚会，水野仍然沉默。

感想或是只言片语，什么都没有。我仿佛面对着巨型麦克风在自言自语。

“是吗？”他只说道，“那请吧。请进。”

对着转过身去的水野，我无所适从地说了声：“请问——”
水野回过头。

“袴田先生为什么失明了呢？”

“是糖尿病性视网膜剥离。”

“糖尿病？他以前身体很好。”

“发觉时已经晚了，无法避免失明。先生完全失明已经两年了。有一段时间由我朗读，但先生说，还是女性的声音容易听……”

感觉想问、想知道的事情堆积如山，但是，不知从何说起。

我在想措辞的时候，水野带着“还有其他问题吗”的神色看着我。

“您挺健朗的。”我微笑道。

“托您的福。”他说着，再次转过身，在门口放了一双拖鞋，是感觉清凉的靛蓝布拖鞋。

“请进吧。先生在等。”

走廊久经擦洗，乌亮乌亮的。周围凉浸浸的，仿佛大热天跳进了钟乳洞。走廊中央垂下一盏手抄和纸制作的、竹笼形状的电灯。昏暗之中，开着的电灯发出朦胧的黄光，像一个黑夜里的灯笼。

走廊拐弯处有竹窗棂，透过窗棂能看见院子。因为朝北吧，院子里一片阴森，像从洞穴窥看远处的光亮似的。

水野在窗棂旁更暗的走廊尽头停下，用目光示意我止步，自

己弓腰站在拉门前。

“先生，木岛小姐来了。”

拉门里头传出一声湿咳。仅此而已。没有声音回应。

水野耐心等待着。寂静的家中，某个房间传来座钟报时声，与蝉鸣声叠在一起。

拉门里头悄无声息。水野像雕像一样保持着弓腰的姿势，没向我作任何指示。

正难熬得不知如何是好，一个沙哑的声音终于传到走廊：“请进。”

水野双手去开拉门。从无声滑开的拉门里头，怒涛般涌来白花花的夏天日光。我一时目眩，呆立在原地。那是一个跟晦暗的走廊恰成对比的、阳光灿烂的房间。

“请进吧。”水野催促我。我脱下拖鞋，脚尖在榻榻米上滑动着进入里面。

八席大的简朴房间里，只有壁龛。壁龛上挂着书法。榻榻米可能刚刚更换，青青的很好看。

窗户大开的宽阔外廊上，挂着窄帘子挡太阳。外面可见铺着草坪的葱绿庭园。

榻榻米上铺了小块波斯地毯，上面放了木摇椅。摇椅上坐着一位戴深色太阳镜、穿细条纹衣服的老人。老人看不见东西的眼睛对着庭园。即便我跟水野进入房间，他也没动弹一下。

袴田亮介不是瘦了一圈，简直是缩小了两圈。以前总是挂着嘲讽微笑的嘴角，爬满了皱纹；青紫色的嘴唇，看起来像黏土。不知从何时起，鼻子下留起了白白的髭须，但没了髭的强悍劲，

只是掩饰了不好的脸色，起到一点假面的作用。

“好久没见您了。”我端坐在离开袴田一点的榻榻米上，双手扶地俯首致意，“做梦也没想到，会这样子见到您。”

看得出袴田有了一点点反应。他不易察觉地缓缓转过脖子，朝向我。

黏土似的嘴唇微微颤动。像有人在上下拉线扯动似的，他的嘴巴微张，说道：“这声音我听过。以前跟你在什么地方……”

水野在榻榻米上蹭近袴田，一只手挡在嘴边从容地对袴田耳语。

不知他们在说什么，好久的耳语。庭院里日光泛滥。树丛中蝉鸣不断。

水野耳语完，恭敬地退下。袴田神色不改，头也没点一下，对水野说：“请上一点凉的饮料。”

水野深鞠一躬，也没瞥我一下，拉上拉门，脚步声在走廊上远去。房间里只剩下袴田和我。

“失去了视力，就全靠听了。”袴田没有抑扬地说，脸又转向庭园，“像这样，连院子里有几只蝉，我都听得出。风吹过、树枝摇动的声音也各有区别。夜间的风跟白天的风不一样，很有意思。所以，人的声音，我也很清楚。只要他叹一口气、呼一口气，是谁在那里，我都知道。”

“我以前没怎么跟您说过话，您都记得我的声音，真是荣幸。”我说道，“我结婚了，改姓木岛。丈夫在国立科学博物馆工作。我仍旧在学校图书馆当管理员。除了结了婚，我什么都没变。只是年龄增长了而已。”

不知他听见了没有，袴田没有回应我的话。

我从纸袋里轻轻取出带来当小礼物的日式点心盒子，放在榻榻米边上，说道：“我刚刚才知道您的病名。您也许吃不了甜点心……我却买来了。虽说事前不知道，还是很不好意思。这些点心能储藏，也可以招呼一下客人的。”

是老字号的高级点心。袴田郑重地道谢，让我交给水野，然后又咳了一声。

袴田苦着脸咽下了黏在喉头的痰，沉入摇椅中，就像置身于渗透阳光的蝉鸣之中。

沉默持续。我也默然。

“我记得你。”袴田突然说道，“是……类子吧。抱歉一时想不起你的姓了。不过，你是记得的。据我所知，阿佐绪的朋友只有你。阿佐绪喜欢你，打心底里信赖你。”

停顿了片刻。那天他第一次在我面前有了弱弱的笑脸。“说不定，比起我，阿佐绪可能更信赖你呢。”

我摇头，垂首。蝉鸣声更加吵闹。

一声低低的“对不起”，拉门打开了。水野无声地进来，圆托盘上放了饮料。

雕花玻璃杯装的冻绿茶送到我跟前。只有我的，没有袴田的份。我把点心盒递给水野，再次为不了解病情而带来了甜点道歉。

水野要起身离开，袴田叫住了他。

水野像听命令的忠实的狗一样弯腿弓腰，等着袴田发话。

“你去书库，拿《天人五衰》来好吗？”

“遵命。”水野说着，身影消失在拉门外。

袴田用沙哑的声音问：“你喜欢三岛由纪夫吗？”

我点头说是。唐突的问题。我唇端发麻，鼻翼微微颤动。

袴田轻轻晃着摇椅，说道：“口渴吧？你喝点饮料。”

我道谢，把圆盘上的玻璃杯拿在手上。我用吸管轻轻吸着，随即满口是甜甜的凉抹茶味儿。

“我呢，曾经喜欢三岛《天人五衰》的最后场面。”袴田执着而认真地说，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三岛作品表现的、抑制的感情，我都喜欢；但我读他的作品，没一处能超过那个场面的美。那是决心去死的作家最后写下的场面。那场面虽弥漫着死的气息，但因此也更美。也许，与死相邻之时，人才能够感知一生最美的东西吧。说具有讽刺意味，那也是。没办法的。归根结底，美的归结处是死亡嘛。”

拉门外传来水野的脚步声，水野拿书来了。是带函套的《天人五衰》。

“这部小说的书名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吧？”袴田从水野接过带函套的书，用手指爱惜地摩挲着，问道。

“我记不清了，好像是表现天人将死时变化的样子。听不见优美的音乐、肌肤衰退……其他忘了。总之，意思似乎是到死为止，会有五种变化吧。是出自谣曲《羽衣》的话吧。”

“是的。那么，这部作品，你……”

“对，”我说，“我读过。”

袴田满意地点头。隐约有水野跺着脚、悄悄离开房间的动静。

似乎起了点风。吹过庭园树丛的风，抚着我脖子上的汗。

“五衰一开始，谁也止不住。”袴田缓缓地说，“华美、梦幻

的天人，自某时起突然开始腐败，一边散发臭气、一边变丑死去。过去有多华丽，天人的五衰就有多可悲。但那可悲之中，留下一些寂寞、纯粹的光。在这部作品的最后一幕，我感受到那种纯粹的光。”

我默默听着，袴田在摇椅里大幅转过身来，隐在太阳镜后的眼睛转向我。

“你读一下吧？”

“您说朗读吗？”

“你远道而来，抱歉要你干这个。跟你一聊起来，就想再读……不，再听一次最后的场面。”

我接过袴田瘦弱的手递来的书。带函套的书沉甸甸的。这是令人怀念的书，现在在书店已经买不到了。我一般只从文库本中挑选阅读三岛由纪夫的作品。

我对书产生了疑问。我问道：“据说以前的房子遭遇了火灾，书籍损失也很大吗？”

“起火时我不在家。水野先发现了，他想尽量从书库抢出点书，可也只能搬出二三十册而已。这可是冒火搬运啊，豁出性命的。”

“那这本书也是……”

袴田点头：“是水野抢出的、宝贵的书中的一册。”

这是一本装帧精美的旧书，有蓝灰色腰封。《天人五衰》的书名和其下并排的“三岛由纪夫”都是横写。蛇、象、鹿、孔雀的图印在四个圈里。包括书名、作者名在内，四条橙色的蛇像装饰图案围绕着函套。

我轻轻从函套里取出书，留神不落下腰封。封面图是三岛由

纪夫妻子瑶子画的抽象画。深不可测的大海，因光的强弱显出不同颜色。天空涌动着积雨云，一条小船驶向远方地平线……

翻开书，这时有东西飘落在榻榻米上。

“呵！”我叫出了声。一瞬间我就明白了：那是什么、为何夹在书中、又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此刻从我手中飘落。

“怎么？”袴田问道，“你怎么了？”

“哦，”我说，“没什么。”

呼吸艰难起来。庭院里的蝉鸣，听起来像小虫子在耳中乱扑乱飞。我捡起落在榻榻米上的东西。

那是一片艳丽的枫叶。十九年前，一九七八年十一月。袴田家举行新居落成纪念派对时，我获邀前来，与好几年没见的秋叶正已重逢。我去参观邸宅的书库，跟正已一起站在三岛由纪夫作品架前时，我手里拿着这片枫叶。

它来自袴田聘请的造园师正已在袴田家栽种的枫树。派对当天，枫树叶子鲜红如火，翩然飘落在石头长椅子上。

最先是阿佐绪捡起它的，然后递给我，我用手指摆弄着叶子。那天，那片叶子又被递到正已手上。后来，在袴田家书库里，正已不觉把它夹在了《天人五衰》里头。从正已被突然现身书库门口的水野吓一跳、合上书的那一刻起，这片枫叶直到十九年后的今天为止，曾不为人知地被抢救出火灾现场，悄然休眠于书中，保持着鲜血般的艳丽。

“请翻到最后一页。”袴田说道，“最后那一页。可以了吗？那里该有‘布谷鸟叫了’之类的、寺庙小和尚的话吧？”

“是‘今天一早就布谷鸟就叫了’的地方吗？”

“对。从那句话之后开始，一直读到最后，好吗？”

我把枫叶轻轻放在榻榻米上，拭去额上的汗。双手捧书。胸口发热。我压抑着要冲口而出的呜咽，开始朗读。

草坪边缘长着一些树，大多是枫树，从中可以窥见通往后山的柴扉。虽时值盛夏，枫树却已红了，从绿丛中燃起火焰。几块园石悠然点缀着绿地，石旁开花的红瞿麦一副楚楚可怜的情态。左面一角有一眼辘轳古井。草坪中间有一深绿色瓷凳，一看就知被晒得滚烫，怕是一坐上去就会灼焦。后山顶上的青空，夏云耸起明晃晃的肩。

这是一座别无奇巧的庭院，显得优雅、明快而开阔，唯有数念珠般的蝉声在这里回响。

此后再不闻任何声音，一派寂寥。园里一无所有。本多想，自己是来到既无记忆又别无他物的地方。

庭院沐浴着夏日无尽的阳光，悄无声息……

《丰饶之海》完

昭和四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①

一道泪水趟过脸颊。我没理会，轻轻抬起脸，窥看袴田。

袴田看上去像死人。他沉在摇椅里，失去光泽的脸依然朝向庭园。

^① 从《天人五衰》引用的部分采用了林少华译文，出自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天人五衰》（林少华译）。

“谢谢。”过了一会儿，他低声说。就说了这么一句。

我合上书，拿起枫叶。能感觉到叶子因天长日久，已经发脆，但叶脉清晰，色彩鲜丽一如往日。

袴田身子下的摇椅“嘎吱”响了一下，他问道：“那男的怎么样了？”

“男的？”

“老跟你在一起的那个小伙子。他很帅，真是个帅小伙。”

“他去世了。”我两手包住枫叶，说道，“在那之后，马上就……是在海上……”

沉默开始了。长长的、仿佛没有尽头的沉默。

从庭园洪水般泻入的光中，突出了袴田虚弱的身影，令人觉得是光留下的幻影。

袴田缓缓开口了。“为什么，到了今天，”他说，“为什么，到了今天，要来见我？”

“不知道。”我答道，“只是想见您。只是这样。”

因为曾挚爱的人跟您有些相像——我想说的，没能说。

“打扰您了吗？”

袴田制止我似的浮现出微笑，静静地却断然地摇头。

凉风摇动庭园草木。透过夏日阳光，看得见树叶舞动、翻起叶底。

与刚读完的三岛由纪夫描写的一样，这庭园里也是什么都没有。只是繁茂的树木和草坪，在嘎嘎的蝉鸣声中，四周寂静，笼罩在纯粹、寂寂的光辉之中。

昏暗中白茫茫的雪，让袴田家显得像孤立于世界尽头的宫殿一样。周围的杂木林掩埋在昏暗中，前方蜿蜒的梯田白白的，看起来像砂子的斜坡，而不是田地。斜坡前方什么也没有，只有白白的东西不断降下，压缩、覆盖了昏暗似的。

车子即将开上宅前道路时，我向后回望。我看见在玄关门廊下，阿佐绪站在黄色灯光下的样子，让人觉得那剪影是个黑色偶人。

那是僵立的孤独。一说到“孤独”这个词，我就想起那个大雪之夜阿佐绪的身影。阿佐绪怯生生、孤零零站在雪中，像个被抛弃的孩子。

ISBN 978-7-5321-5



9 787532 153190 >

定价：32.00 元